

歷代史料筆記叢刊

清代史料筆記

池北偶談



中華書局

清
代
史
料
筆
記



池北偶談

蕉廊脞錄

中華書局

蕉軒隨錄

續錄

鏡湖自撰年譜

中華書局

古夫于亭雜錄

分甘餘話

中華書局

廣東新語

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

世載堂雜憶

中華書局

郎潛紀聞四筆

郎潛紀聞四筆

中華書局

鄉言解頤

吳下諺聯

中華書局

巢林筆談

中華書局

庸閒齋筆記

中華書局

異辭錄

中華書局

夷氛聞記

中華書局

舊典備徵

安樂康平室隨筆

中華書局

廣陽雜記

中華書局

聽雨叢談

中華書局

陶廬雜錄

中華書局

北游錄

中華書局

永憲錄

中華書局

揚州畫舫錄

中華書局

竹葉亭雜記

中華書局

履園叢話

中華書局

浪跡叢談

中華書局

續談

中華書局

三談

中華書局

柳南隨筆

中華書局

續筆

中華書局

道咸宦海見聞錄

中華書局

不下帶編

巾箱說

中華書局

清秘述聞三種

中華書局

嘯亭雜錄

中華書局

樞垣記略

中華書局

歸田瑣記

中華書局

冷廬雜識

中華書局



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池北偶談 下

〔清〕王士禛撰

中華書局

董志甘公文南岳文忠公告。音韻。又寓于華水曲園甚妙。

池北偶談卷十三 論藝三

古軍書 560 林茂之

戊申九月十六日，偶過陳翰林子端廷敬所出手鈔白雲先生陳昂五言律二卷讀之。因憶辛丑

壬寅間，予在江南，常與林茂之古度先生遊，爲言白雲出處甚奇。時林方攜其萬曆甲辰以後六年所作，屬予論定，予謂：「先生昔能傳一陳白雲，吾獨不能傳先生乎？」因爲披揀得百五六十首，皆清新婉縟，有六朝、初唐之風。施愚山聞章過廣陵讀之，驚曰：「世幾不知此老少年面目矣，予真茂之知己也。」乙巳，予見之金陵，時兩目已失明，垂涕而別，亡何，遂卒。今日讀陳詩及鍾退谷敍茂翁識陳始末，感慨書之。

某舉卒 561 張浚書

宋張魏公手書《謁范文正公祠》一絕云：「拜公祠廟識公顏，神氣如生晚不還。守土小生偏感仰，太平功業重如山。」後書「樞密副使綿竹張浚頓首題」，字畫甚拙，詩亦劣。

562 御畫牛

戊申新正五日，過宋牧仲慈仁寺僧舍，恭覩世祖皇帝畫渡水牛。乃赫蹏紙上用指上螺紋印

成之，意態生動，筆墨烘染所不能到。又風竹一幅，上有「廣運之寶」。

563 放翁詩

「玉堦蟋蟀鬧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淒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小說載此爲蜀中某驛卒女詩，放翁見之，納以爲妾，爲夫人所逐。又有《卜算子》詞：「不合畫春山，依舊留愁住」云云。按《劍南集》，此詩乃放翁在蜀時所作，前四句云：「西風繁杵擣征衣，客子關情正此時；萬事從初聊復爾，百年強半欲何之？」玉堦作畫堂，鬧作怨，後人稍竄易數字，輒傳會，或收入閨秀詩，可笑也。

564 記觀王氏書畫

華陰王弘撰，字無異，工書法，博學能古文。頃來京師，觀所攜書畫，聊記之。定武蘭亭五字未損本，有米元暉、宋仲溫二跋。又仲溫臨趙文敏十七跋。又興唐寺石刻金剛經貞觀中集王右軍書、又漢華山廟碑、沈石田秋實圖三物，皆華州郭宗昌胤伯家物，皆有胤伯跋。華山碑有虞山錢宗伯長歌，卽所謂「郭香香察未遑辨」者也。又李營丘古木，賈秋壑題詩，語潦倒可笑，華亭董宗伯得之南充陳文憲公者，有跋。又唐子華水仙圖，甚妙。

華州郭胤伯宗昌，博雅好古，善鑒別書畫金石，篆刻分法，爲當時第一。所撰《金石史》，與蓋屋趙孝廉紫函《石墨鑄華》並行於世。常熟錢宗伯詩所謂「關中汲古有二士，郭髯趙崡俱嵯峨」是也。郭性孤僻，所居沚園，在白厓湖上，常構一亭，柱礎城磚，皆有款識銘贊，手書自鐫之，既極人工，旋復改作，凡三十年，竟不成。華陰王山史弘撰語予云。

566 柏梁詩句法

柏梁詩大官令云「枇杷橘栗桃李梅」，語本可笑，而後人多效之。如韓文公陸渾山火云「鴉鵠鷹雉鵠鷗」，蘇文忠公韓幹牧馬圖云「駢駢駟駞驪驥驥」，李忠定公題李伯時畫馬云「駢駢駮駮驥驥黃」，陳后山上蘇公云「桂椒柏櫨楓柞樟」，林艾山資中行云「鐘鑄鼎鬲匜盤盂」，韓子蒼詩「蓴藕蕩芋蘘荷薑」，然皆施於歌行耳。若鄧林「鴻鵠鷁鵬鷗鶴，鱣魴鱠鯉鰐鮀鮀」，用之律，則非矣。蓋皆本史游《急就篇》，如「鯉鮀蟹鱣鮀鮀」、「竿瑟笙箇琴筑竽」、「駢駢駮駮驥驥驥驥」、「牂羖羯羆羝羝羝」之類。又仰山答鴻山云「瓶盤釦釧券孟盆」，禪語偶亦相似。

567 石經孟子

喬三石作《石經記》，恨獨無《孟子》，謂「自開成至今七百年，無好事及此者」。近賈中丞漢復

始爲補刻，以成完書。

568 嘯

唐天寶末，有峨眉陳道士善長嘯，能作雷鼓霹靂之音，聽者傾悚。大理評事孫廣著《嘯旨》一卷，有「流雲龍吟」、「深溪虎」、「高柳蟬」、「古木鳶」、「巫峽猿」等名，其法不傳。族叔與盛，字松生，開封太守曙峯公之都孫也，美如冠玉，性聰悟，詩文伎藝寓目卽工，尤能曼聲長嘯，響振林木，崇禎壬午年死於兵。

569 劉公戩詩

劉吏部公戩體仁詩，往往有風味，嘗有寄友人絕句云：「西湖小閣多晴月，好友同舟半是僧。寄語江南老桑苧，秋山紫蕨憶行縢。」公戩自編詩逸此，予爲口誦之，公戩喜，以爲予真能賞音也。又公戩友人某，素嗜琴，歿數年矣，公戩一日携諸姬郊行，過其墓，停車酌酒，使諸姬於墓下各操一曲而去，其標致如此。

570 漢印

同年子蒲州吳雯，字天章，以博學宏詞薦，在京師偶得漢銅印，文曰「河聲嶽色」。雯家蒲州中條山南永樂鎮，臨大河，對岸卽華嶽三峰也。雯有詩云：「門前九曲崑崙水，萬點桃花尺半魚。」

571

江陵宅詩

荊州江陵相故宅，今爲公廬。有人題詩云：「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人傳以爲確論。李天生因爲說。

續後漢書

572

元郝經伯常撰《續後漢書》，竊取習鑿齒《漢晉春秋》之義，年表一卷，本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附錄八卷，共九十卷。自云「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丕之鬼蜮，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闢異端，辨奸邪，表風節，甄義烈，核正僞。推本六經之初，補苴二史之後。」謝陸少連《季漢書》所本也。經文集三十卷，黃兕邵家有之，惜此書不傳。

姚燧《國統離合表》序曰：「陳壽晉臣云云，通鑑因之，反帝魏而主蜀。後爲目錄，事皆書漢，豈晚知其非，欲正之而未及歟？」至《綱目》書出，始曰「漢中王卽皇帝位」，統斯正矣，而於其

子獨曰「後主」，何哉？且自建興以及炎興，用天子制以臨四方者實四十年，鄧艾至成都，書「帝出降」，明年猶書「魏封故漢帝禪爲安樂公」。亡國之餘且然，豈卽位正始之年不「帝」，而反曰「後主」乎？其凡曰「後主」，皆溺於熟口順耳，不思而失於刊正者也。予按古來文人，稱操率曰「魏武」、曰「曹公」，於昭烈反曰「先主」、曰「劉備」，亦習而不察耳。《劉後村集》云：「翁仲山作『蜀漢書』，游丞相極稱之，猶議其書『安樂公』之非。」又廬陵貢士蕭常作《續後漢書》，大綱與仲山同，而書後主曰「少帝」，周丞相作序，謂「歐公議正統不黜魏，其客章望之作《明統論》以辨之」。《南軒經世紀年》直以昭烈繼獻帝，又引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爲正，魏爲篡，考訂詳備。二書不知尚存於世否耳。

雙行

歌譜

《著舊續聞》云：「後唐進士謁前輩，各投所業一卷至兩卷，但於詩賦古調中取其最精者行兩卷，號曰雙行，已謂多矣。桑魏公維翰只行五賦，李相愚只行五首詩，便取大名。裴說補闕只行五言十九首，至來秋復行舊卷。今投贊詩文，以多多爲善者，乃疥駘駝也。」

時文詩古文

同上。《著舊續聞》云：「西漢大曲《唐子木》，萬張紙亦只半

574

予嘗見一布衣有詩名者，其詩多有格格不達，以問汪鈍翁編修，云：「此君坐未嘗解爲時文故耳。」時文雖無與詩古文，然不解八股，卽理路終不分明。近見王惲《玉堂嘉話》一條：「鹿菴先生曰：作文字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而汗漫披猖，是出入不由戶也。」亦與此意同。

唐書

予嘗論《新唐書》不及《舊書》，蓋矜奇字句，全失本色。又制詔等文詞，率皆削去，雖謂事增於前，辭省於舊，遠遜《舊書》之詳雅矣。

授正字詩

三原孫枝蔚，字豹人，老詩人也，以年授官，放還山。初得正字，賦詩云：「一官如寵鶴，萬里本浮鷗，獻賦曾非宴，童年況異劉。山人今上路，小婦免登樓，臨水看蝌蚪，惟添錯字愁。」

王秋澗論文

元秋澗王惲，述承旨王公論文語曰：「人手當如虎首，中如豕腹，終如蠻尾。首取其猛，腹取其檀穰，尾取其蟄而毒也。」見本集。喬吉夢符，論作今樂府法，亦云：「鳳頭豬肚豹尾，大槩起要

美麗，中要浩蕩，結要響亮。」見《輟耕錄》。

秋澗又記鹿菴先生曰：「前漢列傳，多少好樣度，於後插一銘詞，篇篇是箇碑表墓誌，作者觀此足矣，不必他求也。」

578 特達

康熙己未春，御試博學宏詞諸儒，閣臣擬進題，有「圭璋特達賦」，或未達其義。按禮，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圭，東方也。馬，動物也。璋，南方也。皮，文物也。皮馬不上堂，故圭璋特達於上，然則璧、琮、琥、璜，皆非特達矣。

579 三復姓表

「名非伯越，乘舟難效於陶朱；志切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禄。」此鄭準爲荆南節度使成汭復姓表也，見《鈞磯立談》。范文正公全襲用其語。又《蜀檮杌》：「孟景時，翰林學士范禹偁冒姓張，天成中登第，復姓，上郡守啓曰：昔年上第，偶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睢之裔。」亦在文正之前，而引用尤切。

580 遼史

夏日過汪鈍菴_琬談及《遼史》，予言：「遼自聖宗統和六年開貢舉，歲放進士二三人及第，自二十四年放楊佶等二十三人後，及道宗時，遂至百餘人，漢人由進士至大官者甚衆。然列傳所載，皆耶律蕭氏，所謂五院、六院，及二審密國舅貴族，而漢人不與。即文學傳，王鼎外亦寥寥，豈當時漢進士無一人事蹟可書者耶？」鈍菴云：「此當時無史官，失紀載之故也。」金國事蹟人物，得元好問、劉祁數君而傳。夫子曰「文獻不足，杞宋無徵」，正謂是也。

581 王振鵬

元仁宗在東宮時，材藝之士：文章則翰林學士清河元復初，書翰則翰林承旨吳興趙子昂，畫山水則集賢侍讀學士商德符，而永嘉王振鵬其一也。振鵬，妙於界畫，運筆和墨，絲分縷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員平直，曲盡其體；而神氣飛動，不爲法拘。嘗爲《大明宮圖》以獻，世稱爲絕藝。延祐中，遷秘書監典簿，後拜千戶，佩金符，總海運。見《虞伯生集》。

582 摘句圖

予讀施愚山侍讀五言詩，愛其溫柔敦厚，一唱三歎，有風人之旨。其章法之妙，如天衣無縫，如園客獨幽。約略舉之，若「別緒不可理」、「酒盡暮江頭」、「人日日初晴」、「朔風一夜至」、

「月明無遠近」、「倚枕不能寐」數篇是也。至於清詞麗句，疊見層出。予嘗欲仿張爲『主客圖』之例，摘其尤者列以爲圖，與康樂『池塘生春草』，元暉『澄江淨如練』，仲言『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並資藝苑談助。或詰予曰：『論詩固可摘裂如此耶？』予曰：『謝公與子弟論『毛詩』何句最佳，或舉『楊柳依依，雨雪霏霏』，公謂不如『許謨定命，遠猶辰告』爲有雅人深致。夫三百篇尚然，況『騷』、『選』以下乎？』因作『摘句圖』：

盡日孤雲在，青松滿院寒。
山月長清夜，江雲無盡時。
到門聞午磬，遠屋過寒泉。
江路多春雨，山村易夕陽。
共看谿上月，正照城頭山。
明月來天柱，長江入縣樓。
山廬連馬檻，官舍奪僧居。
江城連夜雨，山館獨吟身。
春光門外水，夕梵雨中燈。
兩色江城暮，灘聲野寺秋。
波平嶽麓寺，天入洞庭船。
雲樹分曦早，江村出霧遲。
雨氣涼依水，鶴聲清滿林。

湖影涵官閣，泉聲滿郡樓。
樹葉春藏寺，谿聲夜滿樓。
城郭千檣外，汀洲片雨中。
看雲孤閣暮，聽雨萬峰秋。
江橋紅樹外，山郭夕嵐邊。
雲來見滄海，雪淨聞清鐘。
涑水通村港，黃魚出板橋。
欲問垂綸意，桐江秋水深。
清磬畫長寂，片雲晴自深。
竹色翠連屋，林香清滿山。
露將松影白，泉與磬聲寒。
家傳殉國劍，身老釣魚磯。
亭空木葉下，風緩浦雲留。
暮雀依寒竹，仙猿下雪松。
水氣垂天闊，濤聲裂地穿。
孤城春水岸，歸鳥夕陽村。
縣門流水對，城堞半山銜。
臺迥收山郭，江清送酒杯。
蘆渚起寒燒，楓林明翠微。
風起帆爭郭，漁歸浦掛罾。
孤村流水在，盡日白雲閑。
江帆連雉堞，煙樹曖漁村。
板橋三渡水，楓柏一林霜。
樹暗江城雨，天青吳楚山。
野水合諸磽，桃花成一村。
高柳不藏閣，流鶯解就人。
片石此天地，荒祠自古今。
飛瀑林中雨，斜陽山半晴。
翠屏橫少室，明月正中峰。
煙寺初低柳，江城半落花。
野蔓沒丹竈，天風來嶽雲。
潭煙依檻集，山色度溪來。
果落跳松鼠，萍開過水禽。
暮煙隨野闊，山翠入江明。
松雨連山響，江雲入寺來。
疎磬夕陽外，平田春水西。
影孤彭蠡雁，路遶洞庭波。

生猱安鼠穴，猛虎雜人羣。

人老三秋後，舟臨十八灘。

風笛荷花外，漁燈葦葉間。

山勢龜蛇闌，江流汙漢分。

驚濤自風雨，樹杪復重泉。

鷺嶺橫天碧，龍湫到海深。

微雨洗山月，白雲生客衣。

予嘗以暇日，撰《感舊》、《山木》二集，所錄愚山詩爲多，意猶未盡，因別取五言近體爲《摘句》

傳諸好事者。

583 燭籬

林香留南山。

寒雲留白堦。

翠巒留丹霞。山色貞爽來。

▲說苑：「齊景公使燭籬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晏子曰：『請數燭籬之罪而殺之。』云云。」

公止勿殺而謝焉。▲漢書：東方朔數漢武帝乳母，▲五代史補：敬新磨責中牟縣令，以滑稽回人主之怒，皆自晏子語得來。

584 林初文詩

山學之風教。

对襟三瓣水，開口一林霞。

簫蘆醉畫琴，蕭瑟與飄飄。

宣城老儒丘華林者，工書法，嘗賦梅花詩百首，以示梅禹金，梅但爲點句讀而已。一日，閩人林初文章孝廉以一絕句示梅云：「不待東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橈；不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揚州第幾橋？」梅擊節，逐字爲加圈贊。丘見之愠曰：「林詩二十八字，正得二十八圈。吾詩百

篇，最少豈不直得二十八圈乎？」人傳以爲笑。

585 前輩墨蹟

吳匏菴擢尚書告考妣文：「五月二十八日久旱始雨，適校《白集》至春雨篇，因次韻一首志喜。」字極妙。李西涯^(一)詩：「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字極妙。

皇甫子循帖：「鄙集雖完，甚不自滿，懼有議之者，孰若愛我而刪棄之乎。謹以一部奉覽，足下深相知，必能益我也。卽日。訪頓首。清甫表姪。」字甚拙。歸熙甫帖：「送行文爲諸友所強，極不欲作，而出語輒犯時諱。見昨所示春容大雅之辭，知其褊淺矣。乞高明裁示，如不可出，當別作數語酬之耳。有光頓首。濶山尊兄執事。」字亦拙。鍾退谷帖：「上已清明各賦得數詩，敬呈覽。譚君詩及酒牌，看竟，乞付來手。惺上。彭舉先生。」字亦拙。

張崌嶮帖：「明日之遊，不審約元翁否？并問何時出城。不勞再速也。」又震川帖：「序文詳委周盡，贈人當如是矣。僭復刊落數字，爲公任校讎之職耳。鄙作令學徒贍稿，至今未來，容別上，更有言請教也。有光頓首。濶山尊兄。」

^(一)應爲蘇東坡。——點校者

「一言真賞對」——總目

586 南來詩出。音大頭首。鑿山草足。」

南來蒼雪法師，名讀徹，居吳之中峰。常夜讀《楞嚴》，月明如水，忽語侍者：「庭心有萬曆大錢一枚，可往檢取。」視之果然。師貫穿教典，尤以詩名，嘗有句云：「斜枝不礙經行路，落葉全埋人定身。」「一夜花開湖上路，半春家在雪中山。」此類甚多。己未二月，師弟子秋臯過訪說此。

秋臯有句云：「鳥啼殘雪樹，人語夕陽山。」亦有家法。

587 黑猿圖

不著的。音大頭首。鑿山草足。題詩云：「武英殿寶。」字甚精。題照前詩。○題詩文風韻文清麗。

康熙戊申歲在京師，見明宣宗御畫《黑猿圖》，上方有御筆云：「宣德壬子之夏，廣西守臣都督山雲以猿來進。朕既一覽而足，間因幾務之暇，偶繪爲圖，以資宴玩。念卿輔理之勤，宜與同之，特用頒賜，以見朕意。賜少傅楊榮。」上有「武英殿寶」。按壬子，宣德七年也。文敏自建文四年太宗卽位，以編修直文淵閣，至是在殿閣三十年矣。其進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則在永樂二十二年甲辰九月仁宗卽位之後；加少傅，則在宣德五年庚戌四月也。予又嘗於祁縣戴楓仲廷栻處，見宣宗《栗猿》、《西山雪霽》二幅。

獄。量小量不直。吾二十八國平，一人制以真矣。

未嘗言於公門，歸六百餘字。」卷一百二十續文。

鷗鶴銘三則

門人淮陰張昭力臣，耳聾而博雅好古。康熙丁未十月，挈小舟渡江至焦山觀《瘞鶴銘》，得仰石一，凡六行，存二十六字；仆石一，字在石下，存三十字，又二殘字；又一石側立剥甚，存七字。仆石之背，有宋人補刻三行。按圖列見存字：

鶴側石第一行。上皇側石第二行。歲得於華側石第三行。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此宋人補刻石第一行。

屬側石第三行。未遂吾翔仰石第一行。遽也乃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宋人補刻石第二行。屬仰石第一

行。山之下仙家仰石第二行。玄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宋人補刻第三行。屬仰石第二行。相此胎禽

浮丘仰石第三行。華表留形義仆石第一行。唯髡髮事亦微仰石第四行。厥土惟寧後蕩仆石第二行。

洪流前固重仰石第五行。爽塏勢掩華亭爰集仆石第三行。真侶瘞爾仰石第六行。峯山徵君仆石題名

第一行。與銘三行斜連。丹陽外仙尉仆石題名第二行。江陰真宰仆石題名第三行。

按宋劉昌詩興伯《蘆浦筆記》，載邵樞密亢摹本所存字：

華陽真逸撰張今本俱闕。上皇山樵今闕「山樵」二字。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原闕一字，當爲亭，今「鶴」至「亭」九字俱闕。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原闕一字，當爲寥，今「甲」至「其」九字俱闕。有宋人補刻，上有「亭」字。廓耶奚奪今俱闕，此下原闕三字。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

家今「逮」至「茲」十二字俱闕。有宋人補刻。無竹此下原闕四字，「我原此字」不完。故玄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俱闕，今「玄」字已下有宋人補刻。相彼胎禽浮丘今六字俱存，但「彼」字本作「此」。「此」下原闕二字。予欲無言爾今俱闕。此下原闕五字，當有「雷門」二字。去鼓此下原闕一字，當為「華」字。今張本「華」字見存。表留此下原闕二字，當為「形義」。今張本「表留形義」四字俱存。唯髮鬚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此下原闕五字，今「冥」至「化」七字俱闕。人原本不完，此下又闕二字。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肩右今「惟寧」上又有「厥土」二字，俱存。「洪」至「右」七字俱闕。□□原本六字不完，此下又闕七字。華亭爰集真侶瘞爾原本有闕文，今「華」字上又有「爽塏勢掩」四字，俱存。丹陽真宰原本此四字不知其次，今又有「徵君外仙尉江陰」七字俱存。

張云：「原石『惟寧』上見存『厥土』二字，何以改作『解化』？」「華亭」上見存「勢掩」二字，何以改作「未下」？「勢掩」上又存「爽塏」二字，何以改作「荆門」？」蓋張今本視邵本又闕六十五字，内存宋人補刻三十二字，視邵本反多十三字，卽「厥土、爽塏、勢掩、徵君外仙尉江陰」是也。其「竹人」已下不完八字，無形跡可考矣。筆記據《臨海記》，有鶴飛入雷門鼓中，孫恩破鼓，鶴乃飛去，事在晉安帝隆安三年，斷其非逸少書。而據《漁隱》斷其為陶隱居書。張則據焦氏筆乘斷其為顧況書。王觀國《學林》引顏氏家訓曰：「學二王書之得體者，有陶隱居。」又引道書云：「陶隱居道號華陽真逸，茅山又近焦，以是斷其為陶書。」《學林》又云：「今世所得碑本，不過二百字，未嘗有歐公所得六百餘字者。」然邵本止一百二十餘字。

唐開皇文書卷之三曲韻黃齋草書今亦蕭然良子漢王天下金石志

589 葉文莊集

崑山《葉文莊公集》，世無刻本，所傳止《水東日記》四十卷。予從其遠孫翰林學士訥菴方薦所，見公集稿二冊，未編卷次，序記、碑誌、雜文凡二百四十六首，附《宣府志》序例一卷，後有葉氏族譜，甚簡質，自高祖以來，俱載干支八字，公自注三十五歲，干支則庚子、戊子、庚辰、丙子也。又一冊，有巡撫宣府關防，詩文多手稿，皆公親筆點竄，有塗乙至數行者。公文章平實條暢，蓋德宣以後弘治以前文體大槩如此，亦楊文貞、王文恪諸公流派也。《國史經籍志》載公集四卷，不知何據？學士云：「集至今未梓。」其弟方蔚則云：「公集舊已版行，歲久失傳耳。」

590 補漢綱目

寶應朱克生作漢孝平元始元年至光武建武元年《綱目》，序云：「孝平之世，王莽以外戚擅權，宮闈恃太后，朝堂列奸黨，弑帝弑后，篡奪國璽。朱文公《綱目》，初始二年編年之下，雖不與莽，而甲子則書莽而削帝嬰，猶未敢以爲然也。是年莽廢帝嬰爲定安公，而嬰尚存。光武建武元年正月，方望以帝嬰復位於臨涇，則嬰儼然帝也。客曰：「嬰廢於定安第，及長，不辨六畜，方望以嬰稱帝於臨涇，而《綱目》不許之，以其不成帝也。」應之曰：「帝嬰二歲，太后已立爲皇太

子，後改元，安得不與以帝乎？王莽篡位，而帝嬰在定安第，猶夫春秋之公在乾侯，宋末之帝昺在厓山也。既不許莽以正統，則甲子應書帝嬰在定安第，而莽之偽號附焉。至於六畜不辨，乃莽使人守第，禁出入，則莽之罪也。」客曰：「莽之竊位，冠以帝嬰編年，而漢帝玄更始元年，子亦附書，何也？」予曰：「『綱目』亦未之許也。『綱目』又不許玄以正統，則正統仍在嬰矣。玄以諸將立之，其去劉盆子、劉信也幾何？後身降赤眉，降王長沙，則更始之不得稱帝，奚待辨哉？」予從『綱目』孝平元始起，迄初始一年以下，皆冠以帝嬰之號，歷十七年，至乙酉建武元年止。夫建武則漢有正統，而帝嬰已滅。予乃隸朱文公之意，而非敢與文公諍也。自孝平元始元年至光武建武元年，凡二十五年。」

591 元詩

雙文詩，世以爲元微之自寓。然吾觀元氏『長慶集』中誨姪等詩云：「吾生長京城，朋從不少，然而未嘗識倡優之門。」觀此，則小說未必真微之事也。

592 黃幡綽書

唐明皇『霓裳羽衣曲碑』，黃幡綽書，今在蒲州，見于奕正『天下金石志』。

593 雯

史繩祖《學齋佔畢》辨杜牧之《阿房宮賦》：「未雩何龍？」「雩」當作「雲」。《猶覺寮記》亦議此句，引《北史》高那肱事，以爲牧之之誤；而又引《爾雅》「螭蛻謂之雩」云，螭蛻，虹也。如此則讀屬下句，意複而詞不順，且「龍」字無著，似當以史說爲長。

594 縝

《集韻》：「車」，身土聲。千人，白刃。《女嬃集》中：「抽絲成之。」或曰：「不早曉」，苗者平曉。

《猶覺寮記》：凡布物曰爭，布網曰爭網，布紙曰爭紙，合用縝字。《楚世家》曰：「縝繳蘭臺。」徐廣云：「繫也，音爭。」今齊魯俗語尚然。

595 千人

平音

《丹浦款言》云：杜詩「千人何事網羅求」，當作「于」「干」人。杜牧之詩「自滴階前大梧葉」，干君何事動哀吟？」按此說，則南唐元宗戲馮延巳云：「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語固有本。然千家註、劉會孟本只作千字，錢本注云：「晉作（于）（干），或作于，于字恐無義。千字對上句在字，亦未切。」子田之說是也。

元詩 黃幡綽書 雯 縝 千人

三二三

未可。」此指唐人詩中評泊二字，義本非一，音亦不同，于字據上音，非平聲。

596 評泊

韓致堯詩：「白玉堂東遙見後，令人評泊畫楊妃。」李子田云：「評泊者，論貶人是非人也。今作評駁者非。近諸本或作斗薄，或轉訛（徙）〔陡〕薄，殊無意義。」萬首絕句本作評泊，當猶近古。」

597 唐詩字音

李子田舉唐人詩用字，音與今人別者，如劉夢得「停杯處分不須吹」，分作去聲。王建「每日臨行空挑戰」，羅虬「不應琴裏挑文君」，挑皆上聲。包佶「曉漱瓊膏冰齒寒」，冰去聲。段成式「玳牛獨駕長擔車」，長上聲。予按：白氏《長慶集》中，此例尤多，如「請錢不早朝」，請作平聲。「四十著緋軍司馬」，司入聲。「紅闌三百九十橋」，十讀如諶。「爲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相，思必切。「燕姬酌蒲桃，燭淚粘盤壘」，蒲桃，蒲上聲。「三年隨例未量移」，量平聲。「金屑琵琶槽」，琵仄聲之類，子田皆未暇及。又劉夢得「幾人雄猛得寧馨」，寧平聲。「拋却丞郎爭奈何」，爭，去声。獨孤及「徒言漢水纔容舠」，纔去聲。盧綸「人主人臣是親家」，親去聲，讀如覩。徐鉉《騎省集》：「莫折紅芳樹，但知盡意看」，自注云：「但，平聲。」予按《老學菴筆記》云：但，姓，音讀如檀。又宋陶穀「尖簪帽子卑凡廝」，廝入聲。宋文安《三十六所春官館》：「鄜州軍司馬，也好畫爲

屏」，亦如白詩。又《猗覺寮記》舉李商隱「可惜前朝元菟郡」，菟去聲。「九枝燈檠夜珠圓」，唐彥謙「燈檠昏魚目」，《釋文》：檠音景；《前漢·蘇武傳》注，音警，唐人如此尚多，未能枚舉。又陸游「燒灰除菜蝗」，蝗仄聲。「拭盤堆連展」，連上聲，今山東製新麥作條食之，謂之連展，連讀如輦。東坡詩「左元放」，放作平聲。司馬相如，如作上聲。

598 三原公詩

▲三原王端毅公遺事載公巡撫三吳時，題一寺壁絕句云：「彩鵠西飛日未斜，江村兩岸有人家。吉祥寺裏梅千樹，不到春來不著花。」亦宋文貞梅花賦之比。

599 杜茶村詩

黃岡杜濬子皇，晚號茶村老人，少時詠蘇長公：「堂堂復堂堂，子瞻出峩眉。早讀范滂傳，晚和淵明詩。」合肥龔端毅公酒間常擊節誦之，以爲二十字說盡東坡一生，真不可及。

600 魏文靖公

蕭山魏文靖公詩，傳者絕少。壬戌冬，偶見黃子久畫《沙磧圖》一卷，卷尾有文靖題詩云：

評泊 唐詩字音 三原公詩 杜茶村詩 魏文靖公

「江村望極際春明，匝地人家喚欲膺；芳草一川潮灑灑，嬌鶯隨處柳層層。茅茨逼水通幽島，苔徑穿雲接斷塍；回首夕陽天未墮，老漁猶自未收罋。」秀麗可誦。

601 板橋詩

▲白氏集有板橋詩云：「梁苑城西三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條。若爲此路今重過，十五年前舊板橋。曾與玉顏橋上別，更無消息到今朝。」今訛作劉夢得，而說者疑中山集不載此詩，蓋未考長慶集耳。

宋。吉州有板橋，不曉春來不苦非。衣宋文貞公集。

602 趙松雪書杜集

康熙辛酉六月，在慈仁寺市見趙松雪手書杜詩一部，用朱絲欄，字作行楷，末有新鄭高文襄公跋云：「趙文敏書，前人以爲上下三千年，縱橫十萬里，都無此書。」云云。又有管志道跋。

603 治源

司馬文正公《詩話》載青州劉槩孟節詩：「昔年曾作瀟湘客」云云。槩棄官居野原山。今州南四十里臨朐縣有治源，亦名治泉，有水竹之勝，或云歐冶鑄劍之地，世爲馮氏別業，卽文正所

謂去人境四十里者也。野原，蓋治源之訛。

「公自吾一沐革縗服。」子云北坐查士歸耳。

604 李侍郎

正言詩云：「三更限甚來，出眠真屬暮。白盡寒雲裏，興日盡南去。西歸良計

六合李侍郎敬，字退菴，順治戊戌、己亥間，予在京師，辱忘年之契，論詩文一字不輕放過。其詩有云：「酒醒亭午後，人憶秣陵西。」「瓜步新添水，清明遠送行。」此例數十句，唐人絕調也。有集二十卷，手自編刻，去留甚嚴。甫刻成而病，臨歿戒其子曰：「我死後二十年始可行世。」今倏忽三十年矣，其集世竟無知者，實本朝一作手也。順治辛丑過揚州，予造謁舟中。因論近日布衣詩，予舉程嘉燧、吳兆，公曰：「終須還他邢昉第一。」

605 四句詩

祖詠試終南山望餘雪詩云：「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四句卽納卷。或詰之，詠曰：「意盡。」閻濟美試天津橋望洛城殘雪詩，只作得廿字，云：「新霽洛城端，千家積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陽殘。」主司覽之，稱賞再三，遂唱過。二事絕相類，題韻皆同。

606 僧郢子

僧澄瀚，字郢子，濟寧人，工詩，有絕句云：「昨宵初罷上元燈，又欲看山向秣陵。騎馬乘船

板橋詩 趙松雪書杜集 治源 李侍郎 四句詩 僧郢子

李朝翰

四庫全書

輯卷十

都不會，飄然誰識六朝僧。」爲時所稱。

607 歸熙甫帖

蘇雷歸熙甫與門生王子敬一帖云：「東坡『易』、『書』二傳，曾求魏人，不與。此君殊俗惡，乞爲書求之。畏公作科道，不敢秘也。」借書雅人事，乃亦徇勢力如此，且在嘉靖間，世風已爾矣。

608 石鼓詩

▲筆墨閑錄云：「退之『石鼓歌』，全學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此論非是。杜此歌尚有敗筆，韓『石鼓詩』雄奇怪偉，不啻倍蓰過之，豈可謂後人不及前人也。後子瞻作『鳳翔八觀詩』中『石鼓』一篇，別自出奇，乃是韓公勍敵。

609 坡詩

坡公送蘇伯固五言詩云：「三度別君來，此別真遲暮；白盡老髭鬚，明日淮南去。酒罷月隨人，淚濕花如霧；後夜逐君還，夢繞江南路。」公自注：「效韋蘇州。」予云此生查子詞耳。

610 三尺

唐詩「空聞明主提三尺」，宋人云「三尺乃歇後語」。此說非是。予按《漢書·高帝紀》「吾以布衣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劍也。」《韓安國傳》所云「三尺」亦同。而俗本或云「提三尺劍」，劍字，後人所加耳。「提三尺三字，全用班書語，安得謂之歇後？」

611 出帝論

《漢議》·或問《中一段》，全用《五代史》晉出帝論，故著嘗試論之曰句，正謂出帝論也。

612 意盡

祖詠試終南山雪詩云云，主者少之，詠對曰：「意盡。」王士源謂：「孟浩然每有製作，佇興而就，寧復罷闋，不爲淺易。」山谷亦云：「吟詩不須務多，但意盡可也。」古人或四句，或兩句，便成一首，正此意。

613 魏晉宋詩

予撰五言詩，於魏獨取阮籍爲一卷，而別於鄴中諸子。晉取左思、郭璞、劉琨爲一卷，而別

歸熙甫帖 石鼓詩 坡詩 三尺 出帝論 意盡 魏晉宋詩 文海

於三張二陸之屬，陶淵明白爲一卷。宋取謝靈運爲一卷，附以諸謝。鮑照爲一卷，附以顏延之屬。蓋予之獨見如此。偶讀《嚴滄浪詩話》云：「黃初之後，惟阮公詠懷極爲高古，有建安風骨。晉人舍阮嗣宗、陶淵明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時，陸士衡獨在諸人之下。」又云：「顏不如鮑，鮑不如謝。」與予意略同。又晉人張、陸輩，惟景陽殊勝，在太冲之下，諸家之上。傅玄篇什最多，而可錄極少，如擬「北方有佳人」云：「一顧亂人國，再顧亂人家」，千古笑柄，較諸嘉隆七子剿襲古樂府尤紕謬也。

614
文海

淳熙間，詔臨安府開《文海》。周益公奏：「《文海》乃近時江鋗編類，殊無倫脊，莫若委館閣官銓擇本朝文章，成一代之書。」孝宗然之，遂以付呂祖謙。書既成，上問何以爲名？益公乞賜名《皇朝文鑑》。見《玉堂雜記》。按朱子亦有與東萊論《文海》書，予在淮安榷關日，有書賈携故書求售，內有寫本《文海》及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二書，不果售，至今以爲憾。

池北偶談卷十四 論藝四

615 孫氏

陸務觀作「孫夫人誌」云：「夫人幼有淑質，故趙建康明誠之配李氏，以文詞名家，欲以其學傳夫人。時夫人方十餘歲，謝曰：『才藻非婦人事也。』」夫人，威敏公汚四世孫。李氏，卽易安也。

616 蘇子美雪詩

往讀退之雪詩，「龍鳳交橫飛」及「銀杯縞帶」之句，不覺失笑。近讀蘇子美雪詩，有云：「既以脂粉傅我面，又以珠玉綴我腮；天公似憐我貌古，巧意裝點使莫偕。欲令學此兒女態，免使埋沒隨灰埃；據鞍照水失舊惡，容質潔白如嬰孩。」更爲噴飯。子美詩極爲歐陽所推，與石曼卿、梅聖俞齊名，而其俚惡乃至此，何耶？子美嘗自言「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比周越」，可笑，所謂人苦不自知耳。

617 歐陽詞

今世所傳女郎朱淑真「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畫」生查子詞，見《歐陽文忠集》一百三十一

孫氏 蘇子美雪詩 歐陽詞

卷，不知何以訛爲朱氏之作？世遂因此詞疑淑真失婦德，紀載不可不慎也。

618 桃源詩

唐、宋以來作《桃源行》，最傳者王摩詰、韓退之、王介甫三篇。觀退之、介甫二詩，筆力意思甚可喜。及讀摩詰詩，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強，不免面赤耳熱，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

619 稹字音

《全唐詩話》、《唐詩紀事》并載馬或贈韓定辭詩云：「燧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撲陟麓樵。別後罿巒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按字書：罿，音務。《顏氏家訓》云：「柏人城東北有孤山，闕駟峴九州志，以爲舜納於大麓即此山，世俗或呼爲宣務山。予嘗爲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柏人城西門內碑，碑是漢桓帝時縣人爲令徐整所立，銘云：『土有罿務山，王喬所仙』，方知此罿務山也。罿字遂無所出，務字依諸字書即旄丘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音忘付反。今依附俗名，當音罿務耳。人鄴，爲魏收道之，收大嘉歎，其作趙州《莊嚴寺碑》銘云：『權務之精』，卽謂此也。」予按此則馬詩當作莫毫反耳。定辭，卽忠獻曾祖行。東坡書此詩，乃云不知何許人，豈一時失於考。

據耶？

嘗詣華山興福寺，遊華山閣，「廬前蘭蕙與其對，異根未發育于根。」靈臺十四間，金鑄於西國，三

絲。

錢牧齋於萬曆後文士，獨許祥符王損仲惟儉爲博雅。王嘗刪定《宋史》，累年求之不得，唯見

其詩文二卷，《古事抄》、《璽史》、《史通》、《文心雕龍》二訓故，凡若干卷。
620 王損仲

奉望

空同詩

錢牧齋於萬曆後文士，獨許祥符王損仲惟儉爲博雅。王嘗刪定《宋史》，累年求之不得，唯見

其詩文二卷，《古事抄》、《璽史》、《史通》、《文心雕龍》二訓故，凡若干卷。
621 空同詩
空同贈昌穀詩，峰嶸百年會一篇，略云：「大曆熙寧各有人，敲金戛玉何纏紛？」高皇揮戈造日月，草昧之際崇儒紳。英雄杖策集軍門，金華數子真絕倫。宣德文體多渾淪，偉哉東里廊廟珍。我師崛起楊與李，力挽一髮回千鈞。」其推唐、宋大家及明初作者可謂至矣。牧齋獨不舉此，何也？

622 二金石錄

趙明誠與其婦李易安作《金石錄》，其書最傳。曾子固亦集古篆刻作《金石錄》五十卷，見子開所撰行狀。今《元豐類稿》第五十卷所載《金石錄》跋尾僅十五條，蓋未竟之書也。曾書在趙

桃源詩 畲字音 王損仲 空同詩 二金石錄

一一一

前，而世罕知者。

劉淵才恨曾子固不能詩，今人以爲口實。今觀《類稿》中諸篇，亦荆公之亞，但天分微不及耳。若皇甫持正、蘇明允、陳同父，乃真不能詩也。

623 曾子固詩

文潞公承楊、劉之後，詩學西崑，其妙處不減溫、李。五言如「雲淡天迷楚，樓高地占秦。哀
箏兩行雁，小字數鈎銀。」巷陌三條月，池塘十步春。府門初夜閉，多少夜遊人。見山樓。「衡薄頻
牽望，楊林久駐鑣。香囊徒叩叩，雲月自若若。翠佩傳情密，微波託意遙。翩鴻漸高逝，翻恨隔
神霄。」衡阜。「楊柳亭臺暮，梨花院落深。玉池波湛湛，珠幌影沉沉。遠思隨莊蝶，春懷怯雍琴。
萱蘚不蠲忿，擁鼻獨清吟。」深院。「小檻風驚葉，幽庭露滋柯。芳塵千里遠，幽恨九廻多。螢影穿
簾押，蛩聲出砌莎。寸心無以寫，望月但長歌。」秋夕。七言如「小閣登臨春暮時，綺欄飛闌映游
絲。鶯喧曲檻韓馮樹，蘚晦幽庭貢禹葵。閑對碧雲吟桂水，狂思長袂宿蘭池。徘徊望斷江邊
客，采得瑤華寄與誰。」登通山閣。「獵徧蘭叢與桂枝，巢居未必有先期。靈臺十仞烏隨轉，阿閣三

重鳳豈知？度柳暗催蟬喈喈，出雲高送雁離離。漢宮玉樹知何限？爭忍重吟畫扇詩。」秋風。「樓閑背夕陽登，眇眇長懷不自勝。錦瑟有時聞北里，鉏車何日到西陵？」地寒萱草猶難種，天遠瑤華豈易憑？多謝蘇門清嘯客，了無塵事染壺冰。」寓懷。「縹帙青箱次第開，慨然英氣轉難裁。莫言每事俱長往，須有清風屬後來。彈鋏始知皆瑣旅，枕戈方信是雄才。平生自信真非薄，只是休容楚鳩媒。」閱史有感。蘇文忠公常稱潞公長律無一字無考據，世猶未知其工妙如此。明內鄉李子田撰《藝圃集》，近石門呂莊生、吳孟舉撰《宋詩鈔》，皆遺潞公。予偶讀公集，摘錄如右。

625 地名

王介甫詩

士《容齋四筆》載：「興國宰書稱『激水有驅策』云。激水者，彼邑一水耳，郡中未嘗知之。」近時人自系鄉里，多舉其地一山、一水或一古蹟，令人茫然不知何地。甚有割裂古名，如常州稱南蘭而去陵字；江寧稱白鍾，蓋合白門、鍾山而各去其一字，此何說也？又嘗見諸城二士人詩卷，一稱蘇臺，一稱秦臺。或問之，則蘇臺者謂超然臺，秦臺謂琅邪臺耳，尤可絕倒。

626 王介甫詩

王介甫《白鶴吟》云：「白鶴聲可憐，紅鶴聲可惡。白鶴靜無匹，紅鶴喧無數。白鶴招不來，

紅鶴揮不去。長松受穢死，乃以紅鶴故。云云。當介甫得政變法，爭新法者白鶴也，所謂招不來者是也；呂惠卿之流，乃紅鶴也，所謂揮不去者是也。介甫之受穢，豈不以惠卿輩耶？此老好惡顛倒至此，可憐哉！

627 張伯成注杜

而太尉王禹偁蓋合白門蘇軾藏山而春去其一卒，共同歸也。又嘗與諸學士人詩會，一人自▲懷麓堂詩話云：「杜律▲乃張注，非虞注，宣德初有刊本。」按張性字伯成，江西金谿人，元進士，嘗著▲尚書補傳。獨足翁吳伯慶有輓詩云：「箋疏空令傳杜律，志銘誰與繼唐碑。」予在京師，曾得張注舊本。

628 閻立本畫孝經

李子田王禹偁吳孟寧縣宋員外郎，嘗賦贈公。千樹萬公果，醉後取甘。

閻立本畫孝經圖▲一卷，褚河南書，故明大內物，後歸孫北海侍郎承澤家。相傳明時東宮出閣，例以此圖爲賜。吳祭酒梅村偉業詩「每見丹青知聖孝，累朝家法賜東宮」是也。壬戌冬杪，於宋牧仲齋見之。蘇軾門舌御客，丁無塵毛采壹水。一高對。「慈姑首脉大葉闊，難愁英疎聊織緝。」蘇軒詩也。不白想。驗慈姑耕圃北卑，暖車向日候西鄰。曲參青草識通諭，天氣

629 杜于皇語
董鳳臺王禹偁傳聞者，出更高處。謂猶稱。寓言王謝咏何別，全恐重和畫虎類。」高。

康熙三年，予與杜于皇游，陳其年、維崧輩同在如臯，修禊於冒氏水繪園，賦詩。或問杜于阮亭詩何如？」答曰：「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嘯傲凌滄洲。」又問：「君詩何如？」曰：「但覺高歌有鬼神，誰知餓死填溝壑。」

山陰宗 630 吳皇后臨蘭亭

而曰唐文皇后，惟宋高宗最愛《蘭亭序》，常御筆臨賜羣臣，至宮闈亦化之。按宋桑世昌《蘭亭考》云：「憲聖慈烈皇后嘗臨《蘭亭帖》，佚在人間，咸寧郡王韓世忠得之，表獻。上驗璽文，知是中宮臨本，賜保康軍節度使吳益刊於石，時紹興十七年秋七月丙寅。」又云：「太后居中宮時，嘗臨《蘭亭》，山陰陸升之代劉珙春帖子云：『內仗朝初退，朝曦滿翠屏，硯池渾不凍，端爲寫蘭亭。』刻吳琚家。琚亦善書，北固寺『天下第一江山』六 大字，琚筆也。」劉後村跋高宗宸翰云：「大將韓蕲王高價得硬黃本，以爲逸少真蹟，馳獻，不知其爲椒殿所書也。」周必大在翰苑時，作太皇閣帖子云：「筆法似慈皇。」信哉！林上載《東坡集》卷之二云：「蘇東坡嘗題其墨竹，題之以詩也。」米堅《東坡集》卷之二云：「蘇東坡嘗題其墨竹，題之以詩也。」

631 應璩書語

應璩與滿公琰書云：「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甚似魏、晉間人五言。

632 舞馬

杜詩「舞馬既登牀」，▲珊瑚鈎詩話云：「舞馬，藉之以榻也。」朱翌引《樂府雜錄》云：「有馬舞者，攏馬人著綵衣，執鞭於牀上，舞馬蹀躞，蹄皆應節，是登牀而舞乃馭者，而馬應節於下也。」

二說未知孰是？

633 漫興
▲唐宋八大家文選卷之三蘇軾《春諭子雲》：「內外時時見，障櫻高翠琅玕。」大抵韓

中官秀水朱竹垞

▲齊東野語簡討齊東野語云：「杜詩『老去詩篇渾漫與』，今本皆訛作漫興，非也。」予考舊刻劉會

孟本、千家注本，果皆作與字。趙云：「就佳句而語驚人，言其平昔如此。今老矣，所爲詩則漫與而已，無復著意於驚人也。」▲劉後村集跋陳教授杜詩補注亦云：「或信筆漫與。」云云。然近日虞山錢宗伯本，仍作興字，略無辨證。又云：「倪雁園▲齊東野語簡討有宋刻十家宮詞，內王建『太平天子朝元日』，作朝迎日，亦新。」

634 多父敦天馬鼎

李清照《金華先生集》：「多父敦天馬鼎，持劍調劍寒青闕。」又問「晉書同感」曰：「母憂高知音衷

祁縣戴楓仲廷栻有多父敦一，上有銘，云：「多父作寶敦，用祁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凡十八字。又有天馬鼎一，中凹處作馬鼠形，或云「呂氏春秋」周鼎作鼠，令馬履之。據此，當是周物。

黃葛笑
635 祁工部詩

「人言祁叔子，莫如齊子。」其自負不啻二公之不。然子又尊其號，益蓄於牋。時賓

工部主事祁珊瑚文友，予同年也，廣東東莞人。嘗知廬江縣，有詩云：「一夜東風吹雨過，滿江新水長魚蝦。」予每喜誦之。

636 二宋二程

人習

「唐元宋本誠夫與弟繫顯夫，文學齊名，亦號二宋。唐程端禮敬叔與弟端學時叔，俱以道學著名，亦號二程。繫當輯《國朝風雅》，見揭軌《光岳英華序》。」

637 寇主簿

父云葉石林《詩話》載吳縣寇主簿國寶一絕句云：「黃葉西陂水漫流，篷條風急滯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鶴聲共一丘。」語甚工，且云：「寇，徐州人，嘗從陳無己學。」予考《後山集》，有贈國寶二絕句云：「承家從昔如君少，得士於今孰我先。口擬說詩心已解，世間快馬不須鞭。」又有和

舞馬 漫興 多父教天馬鼎 祁工部詩 二宋二程 寇主簿

寇十一詩十數篇，所謂「畫樓著燕春風裏，楊柳藏鴉白下東」者是也。又有贈寇荆山詩，蓋寇之字。陳又有《寇參軍集序》，稱寇氏兄弟曰元老、元弼。元弼名其仕，許州參軍，蓋國寶諸父云。

638 謹對

宋萊陽姜吏部如須核，南渡後流寓吳郡，與徐孝廉昭法坊友善。一日同行閩門市，姜顧徐曰：「桓溫一世之雄，尚有枋頭之敗。」徐應聲曰：「項羽萬人之敵，難逃垓下之誅。」相與抵掌大噱，市人皆驚。

639 后山詩

陳無己平生皈向蘇公，而學詩於黃太史，然其論坡詩，謂「如教坊雷大使舞」。又有詩云：「人言我語勝黃語，扶壁夜燎齊朝光。」其自負不在二公之下。然予反復其詩，終落鈍根，視蘇、黃遠矣。任淵云：「無己詩如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恐未盡然。予獨愛其二律云：「林廬煙不起，城郭歲將窮；雲日明松雪，溪山進晚風。」人行圖畫裏，鳥度醉吟中；不盡山陰興，天留憶戴公。」又：「白下官楊小弄黃，騎臺南路綠無央；含紅破白連連好，度水吹香故故長。」蹲滑踏青

穿馬耳，轉危緣險出羊腸；熟知南杜風流在，預怯排門有斷章。」後山集，南陽王文莊公鴻儒弘治十二年刻於潞安，有公序及魏衍集記，元城王雲、天祐任淵二序，詩十二卷，六百七十九首；雜文八卷，一百六十九首；談叢、理究、詩話、長短句附焉，共三十卷。

640 賀若

平。四平。吳太宗平。身與天爭。一平。三平。四季。惠祖平。開帝立。張良

錄。朱翌猶覺寮雜記云：「賀若，夷也。夷善鼓琴。見王涯傳。」又云：「東坡序武道士彈琴

云：賀若，宣宗時待詔，卽若夷也。」

平。晉。吳。榮良祖平。十二平。晉。吳。張良平。五平。十

641 魚上木

平。王承澤賦南樹鯉海賦吳王。八平。晉。吳。張良平。榮良祖平。武平。晉。吳。十

花。」雜俎：「鯢魚能上樹。贊曰：有足若鯢，大首長尾，其啼如嬰，緣木弗墜。」宋祁方物略曰：「鯢魚出西山溪谷及雅江，狀似鯢，有足能緣木。」

642 秦鏡詩

歐陽外本。無題。曾照西窗宮裏人。對育王美今不滅。蓮華掌上正雲煙。」便

淄川袁松離潘孝廉得秦鏡，高念東侍郎爲賦詩云：「河山歷歷看來空，萬古消沉向此中；便

是秦時明月在，可能還照櫟陽宮。」「興亡轉轂見何頻？照膽咸陽跡已陳；多少人間怊悵事，金人辭漢鏡辭秦。」「炯如秋水了無塵，曾照阿房宮裏人；惟有玉姜今不死，蓮花掌上五雲新。」

唐年世總釋

643 唐年世總釋

音張詠木。

戚光注云：「唐天祐元年。昭宗天復四年改元，朱溫滅帝立哀帝，蜀仍稱天復。二年。蜀天復五年。三年。蜀天復六年。四年。蜀天復七年。朱溫篡位，稱梁開平元年。五年。晉、岐、淮南。蜀、武成元年。六年。晉、岐、淮南。七年。晉、岐、吳。岐王承制加淮南楊隆演嗣吳王。八年。晉、岐、吳。蜀永平元年，梁乾化元年。九年。晉、岐、吳。十年。晉、岐、吳。十一。晉、岐、吳。十二。晉、岐、吳。梁貞明元年。十三。晉、岐、吳。蜀通正元年。十四。晉、岐、吳。蜀天漢元年，漢乾亨元年。十五。晉、岐、吳。蜀光天元年。十六。晉、岐。吳武義元年。蜀乾德元年。十七。晉、岐。十八。晉、岐。吳（武）順義元年。梁龍德元年。十九。晉、岐。同光元年。晉莊宗復唐，改元。岐尋內屬。二。三年。天成元年。明宗五改元。吳越寶正元年。二。吳乾貞元年。三年。漢大有元年。四年。吳太和元年。長興元年。二。三年。四年。應順元年。閔帝立，遇弑。末帝立，改元清泰。清泰二年。吳天祚元年。蜀明德元年。三年。石敬瑭因契丹立，號晉，天福元年。自天祐至是三十三年。昇元元年。烈祖即位，古今之亂，唐未絕天，故清泰方絕。昇元已建，天命人心無改也，孰謂五季無君哉！二。年。蜀廣政元年。三年。閩永慶（隆）元年。四年。五年。六年。漢光天元年。七年。元宗立，改元保大。殷天德元年。

年。漢乾和元年。保大二年。晉開運元年。二年。四年。五年。晉亡。六年。漢乾祐元年。七年。八年。
漢亡。九年。周廣順元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周顯德元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北漢天
會元年。中興元年。再改交泰。元宗十六年始奉周顯德年，去帝號。自昇元至是三十一年。天祐至是則五十五年。自武
德至是三百四十二年矣。使元宗能安天命，事大國，以右宗祀周，能世敦王道，明賓之則，三代之意也。周顯德六年。元宗
十七年己未，周命城金陵。七年。元宗十八年。庚申，宋建隆元年。元宗十九年辛酉，元宗殂，後主卽
位，仍奉其正朔。宋又始稱詔於唐。三年。後主二年壬戌。乾德元年。後主三年癸亥。二年。後主四年甲子。三
年。後主五年乙丑。四年。後主六年丙寅。五年。後主七年丁卯。開寶元年。後主八年戊辰。二年。後主九
年己巳。三年。後主十年庚午。四年。後主十一年辛未。五年。後主十二年壬申。六年。後主十三年癸酉。甲戌
歲。後主十四年。宋開寶七年。乙亥歲。後主十五年。宋開寶八年。後主城陷被執，唐亡。自烈祖至是三主，凡三
十九年。自高祖至是凡三百五十九年。殷周革命而杞宋國後，周隋之世梁猶祀焉，宋之君度不逮世宗矣。

644 左傳奇文

左傳奇文，以上叛下亦曰叛，如「王叛王孫蘇」是也。男子喪妻亦曰寡，「崔杼生成及彊
而寡」是也。男亦曰媵，「以井伯媵秦穆姬」是也。《公羊》謂「昭公欲弑季氏」，則以上殺下，亦可
曰弑。

曰贊。

而寒。是時宋襄公曰：「以共叔彌來，將強其勢也。」公羊子贊：「邵公知賤季氏，限土，遂不奉。」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蒞之。鄭澤之盟，衛侯請執牛耳。發陽之役，衛石魋蒙之盟，魯孟武伯，皆小國執牛耳。惟鄫衍之役，吳以大國執之，不合盟禮，故孟懿不從。

645 牛耳

十六年。齊景公伐宋。宋公良咎曰：「以共叔彌來，將強其勢也。」

春秋謚有三字者，衛之貞惠文子是也。有生賜者，衛侯之於北宮貞子、析朱成子是也。有

出奔而仍得謚者，臧武仲、中行文子是也。有作亂被誅而仍得謚者，崔武子、樂懐子是也。困學

紀聞云：「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析朱成謚曰成子，是人臣生而謚也。魏明帝時，有司奏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是人君生而謚也。」其五職宋文公謚稱文子。二年。楚王二年壬寅。晉侯五年。楚王二年壬寅。二

647 左傳引尚書

十六年。宋襄公十八年。連申。宋侯趙元年。宋襄公二年。云宋十武辛。宋侯辰。楚王昭公。會云：「左傳引尚書，以禹謨作夏書。」僖二十四年，地平天成；文七年，戒之用休；襄三年，成允成功；二十六年，與其殺不辜；哀十八年，官占惟能蔽志，皆大禹謨也。臯陶謨亦作夏書。莊八年，臯陶邁種德，臯陶謨也。此二篇。今虞書以太甲作夏書。昭十年，欲敗

度，[△]太甲篇[△]也。今實[△]商書[△]。以[△]洪範[△]作[△]商書[△]。文五年，沈潛剛克；襄三年，無偏無黨，皆[△]洪範[△]也。今實[△]周書[△]。雖古今敍書，或有不同。而[△]太甲[△]之爲[△]夏書[△]，尤不可解。

648 旅音

劉貢父《詩話》云：「司馬君實論九旗之名，旗與旅相近，緩急何以區別。[△]小雅·庭燎[△]，夜向晨，言觀其旅。[△]左傳[△]，龍尾伏辰，取號之旅，當爲芹音耳。」康熙己未，御試博學鴻儒，施愚山侍講問章卷閣擬一等，上親閱定名，第以旗字押韻偶誤書旅，遂改置二等，亦由施素讀二字不甚分別故也。

649 白蓮詩

出廣江蘇志。卷中雷山人云：「詩家留白蓮，風聲神自蘇。」齊惠生人劍云：「陸魯望[△]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白風清欲墮時。』語自傳神，不可移易。[△]苕溪漁隱[△]乃云：『移作白牡丹亦可。』謬矣。予少時在揚州，過露筋祠，有句云：『行人繫纜月初墮，門外野風開白蓮。』」

襲勗

650 襲勗華鰲

襲勗，字克懋，一字懋卿，章丘人。少貧牧豕，年三十始補諸生。時邑中李太常伯華、袁西

野崇冕方尚金元詞曲，易謂傷雅道，獨與濟南殷正甫、李子鱗、許殿卿爲古文辭，相友善。年六十，以歲貢仕江都縣訓導，遷威寧教諭、開平衛教授，歸五年卒。所著有《懋卿集》、《太極圖解》、《性命辨》。劉尚書白川稱爲朱元晦功臣、王伯安諍友云。易父彪，嘗以輸租詣京師，見遺錢百緡於道，輦載而馳及前遺錢者，付之徑去。

華鰲，字空塵，亦章丘人，御史珩之孫。邑諸生，妙於繪事，落筆輒題其上曰「空塵詩畫」。人丐之畫，輒瞪目不應。當其意得，迥出筆墨蹊徑之外。詩亦如之，五言尤超詣。題王仁甫卜築云：「大隱不在山，出處乃適意。」送呂中甫山人云：「秋老留紅葉，風輕轉白蘋。」宿惠上人院云：「愛此疎林月，兼之一磬清。」孤坐云：「雨霽聞啼鳥，風停數落花。」過楊九山川上居云：「罐頭留宿火，花徑閉秋雲。」人以擬浩然「微雲疎雨」之句。鰲亦滄溟友。予少見其集，今無從購矣。鰲姓字亦見《楊升菴集》。易有寄滄溟絕句云：「瓜田十畝濟城東，雲外青山小苑通。流水桃花迷處所，幾家春樹暮煙中。」鰲睡起自述云：「槐午睡方熟，息肩者稚子；老妻撼繩牀，飯熟呼不起。不能工磬折，髮亂無人理；我懶我自知，不要旁人喜。」

651

袁崇冕附高應玘

張國璣 張自慎

袁崇冕，字西野，進士弼之子。兄公冕，弟軒冕，皆用科第起家，崇冕獨以布衣終。工金元詞

曲，所著春遊、秋懷諸曲，足參康、王之座。與李中麓唱酬，王渼陂曰：「雅俗相兼，渢渢有餘音。」楊方城曰：「神聖工巧，元人之儔。」中麓曰：「金石之音，元黃之色。」其爲名流擊賞如此。嘗有客以《黃鸝學畫眉詞》謁李太常，坐客皆言佳，西野後至，太常曰：「翁素負知音，試擇佳句幾何，予已有定評。」西野目畢，應聲曰：「止起五字是詞家語，餘無足取。」太常展手示之，云止「未老已投閑」一句。客皆大笑歎服。

不書同時有高應玘者，中麓弟子，亦工詞曲，以貢仕爲元城丞，見知王元美、魏懋權。所著有《醉鄉》、《歸田》諸稿，其《北門鎖鑰》雜劇，論者以爲詞人之雄。

又有張國籌者，以貢仕爲行唐知縣，善金元詞曲。所著有《脫穎》、《茅廬》、《章臺柳》、《韋蘇州》、《申包胥》等劇，在袁西野、李中麓伯仲間。皆章丘人，與太常同時。

又有張自慎者，字敬叔，商河人，遊中麓之門，著金元樂府三十餘種。太原萬伯修曰：「北曲

其音意，」此指北曲，自景不凡，令人三憇不詭。」正辨又曰：「去圓不曉，何坐何事？恐只未 652 王魯翁篆

宋穆賓廷秀墓，在女郎山之陽。有石表一，王壽卿魯翁撰文并篆書。有黃山谷贊云：「見魯翁用筆，可以酒酌陽冰之墓。」云云。今移置文昌祠中。

朱文公與徐賡載書云：「放翁詩，讀之爽然。近代唯見此人爲有詩人風致。如此篇，初不見

朱文公與徐賡載書云：「放翁詩，讀之爽然。近代唯見此人爲有詩人風致。如此篇，初不見

其著意用力處，而語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歎不能已。近報又已去國，不知所坐何事？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詩，罰令不得做好官也。」文公於詩頗遠，故能識放翁詩佳處。洛陽劉文靖公謂李、杜只是酒徒，真孟浪語。

朱文公與徐賡載書云：「放翁詩，讀之爽然。近代唯見此人爲有詩人風致。如此篇，初不見其著意用力處，而語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歎不能已。近報又已去國，不知所坐何事？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詩，罰令不得做好官也。」文公於詩頗遠，故能識放翁詩佳處。洛陽劉文靖公謂李、杜只是酒徒，真孟浪語。

654 三傳

朱文公與徐賡載書云：「放翁詩，讀之爽然。近代唯見此人爲有詩人風致。如此篇，初不見

其著意用力處，而語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歎不能已。近報又已去國，不知所坐何事？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詩，罰令不得做好官也。」文公於詩頗遠，故能識放翁詩佳處。洛陽劉文靖公謂李、杜只是酒徒，真孟浪語。

朱文公與徐賡載書云：「放翁詩，讀之爽然。近代唯見此人爲有詩人風致。如此篇，初不見

其著意用力處，而語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歎不能已。近報又已去國，不知所坐何事？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詩，罰令不得做好官也。」文公於詩頗遠，故能識放翁詩佳處。洛陽劉文靖公謂李、杜只是酒徒，真孟浪語。

655 辛高陸

朱文公與徐賡載書云：「放翁詩，讀之爽然。近代唯見此人爲有詩人風致。如此篇，初不見

其著意用力處，而語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歎不能已。近報又已去國，不知所坐何事？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詩，罰令不得做好官也。」文公於詩頗遠，故能識放翁詩佳處。洛陽劉文靖公謂李、杜只是酒徒，真孟浪語。

朱文公與徐賡載書云：「放翁詩，讀之爽然。近代唯見此人爲有詩人風致。如此篇，初不見

其著意用力處，而語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歎不能已。近報又已去國，不知所坐何事？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詩，罰令不得做好官也。」文公於詩頗遠，故能識放翁詩佳處。洛陽劉文靖公謂李、杜只是酒徒，真孟浪語。

大禱。殘太華相坐。高又青。送人歸云。姑閑小圃又東風。杏子繁枝火葉紅。閉日春閨門。長韻。青

656 陳宣慰詩

元陳伯通宣慰雲中，人跛而眇，自述云：「肢傷一體婁師德，目眇三分李雁門。」先兄西樵吏部，甲辰歲以磨勘事下西曹，鍛鍊良苦。兄談笑賦詩，有句云：「縱跛尚如習鑿齒，有腸終類佛圖澄。」較陳句又勝之。

657 聯句

人臣忘昌。半生無喜。張端五昌南。數水五千里。二未入。讀秋華。共齊讀快遞。娛門垂蘋蓋。大
高。658 聯句

聯句，有人各賦四句，分之自成絕句，合之仍爲一篇。謝朓、范雲、何遜、江革輩多有此體。頃見朱太史《騰笑集》中，有古藤書塢送吳徵君、魏上舍聯句，甚得齊、梁之意，今錄於此。「握手古藤下，秋深旅愁積。歸來西溪旁，猶及種春麥。」吳雯。「我亦袖輕鞭，明發辭紫陌。倦鳥不同飛，各自張旅翮。」魏坤。「二子澹雅才，肯爲時俗役。英詞迭相應，如以桐扣石。」陸嘉淑。「柳塘水潔凜，蒲坂山驛驛。改歲君到時，古藤花滿格。」查嗣璣。「大房一斗泉，釀酒冰雪白。酒熟君不來，落花良可惜。」朱彝尊。益都董楠字孟才，工部尚書可威之叔也，常撰《古今聯句詩集》六卷，與張之象《回文類聚》，皆不可少之書。

人參詩

不可心之書。

昔人薦詩昔人甚少，前已言之。適讀《唐詩紀事》，又得段成式求人薦詩云：「少賦令才猶強作，衆醫多失不能呼。九莖仙草真難得，五葉靈根許惠無？」周縣遣柯古人薦詩云：「人形上品傳方志，我得真英自紫團。慙非叔子空持藥，更請伯言當細看。」又高麗采參讚云：「三桺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根樹相尋。」根，音賈，葉似桐。吳翌。「袞衣曲璫辭，即楚蘋樂醉。對景不同乘，

湖湘詩

顧良末人中古蘿書學志，吳翌其人也。與王舍禪同，芸翁食栗之志，今猶尤出。」茲手稿四首，今文自錄，合之廿四篇。識語、苦雲、同賦、五草華等皆出盤。

高念東侍郎珩，以康熙戊申奉命祭告南岳，在湖湘間有詩數百篇。予喜其絕句錄之。如「行人到武昌，已作半途喜。那識武昌南，煙水五千里。」「未入衡州郭，先看衡州城。城門垂薜荔，大抵似巴陵。」「綠淨不可唾，此語足千古。天水澹相涵，中有數聲櫓。」「花放不知名，稻秀猶能長。芳草隱清流，但聽清流響。」「兩岸層層嶂，孤城面面山。橫襟憑一葉，睥睨洞庭間。」「幾月舟行久，今朝倦眼開。千峯翔舞處，一片大江來。」「南岳雲中盡，東流海上忙。他年圖畫裏，著我在瀟湘。」「芋火夜經聲，悲喜寒巖寺。宰相世間人，何與山僧事。」「磨輒竟不成，磨銅何不可。寄語馬大師，努力菴前坐。」高又有送人詩云：「故園小圃又東風，杏子櫻桃次第紅。明日春明門外路，清

明消遣馬蹄中。」

660 劉綺莊著書

《丹鉛錄》極稱唐劉綺莊「桂楫木蘭舟，楓江竹箭流」一篇。其詩果不減太白。升菴博雅，亦未詳綺莊何許人也。按《吳中人物志》：「劉綺莊，崑山尉，研窮古今，博考傳記，作類書一百卷，號《崑山編》。」其平生著作最夥，而所傳祇此一詩，可惜也。

661 詩使本朝事

或謂作詩使事，必用六朝已上爲古，此說亦拘墟不足信。要之唐、宋事，須選擇用之，不失古雅乃可。如劉後村詩，專用本朝故實，畢竟欠雅。如「鍊句豈非林處士，鬻書莫是穆參軍。」「艱虞夷甫方謀窟，老懶堯夫少出窩。」「未愛潘郎呼作友，便教米老拜爲兄。」「山房惜未從公擇，書局聞曾擬道原。」「立志如歐母，生兒似富公。」「野人只識羹芹美，相國安知食筍甘。」自注富鄭公事。「事先白傅求閑後，銜似溫公約史年。」「公閑去伴种司諫，我懶思尋靖長官。」「清於坡老遊杭市，儉似乖崖在劍州。」「軍皆歌范老，民各像乖崖。」「賈董奇才無地立，歐蘇精鑒與人同。」「安知李鷹揮門外，不覺劉幾入彀中。」此類數十聯，皆宋事也。後見後村四六亦然。

歌李詩

662 樂天論詩

樂天作《劉白倡和集解》，獨舉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以爲神妙。且云此等語，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之，殊不可曉。宜元白於盛唐諸家興象超詣之妙，全未夢見。

663 樊川集

予舊藏杜牧之《樊川集》二十卷，後見徐健菴（乾學）所藏宋版本，雕刻最精，而多數卷。考《後村詩話》云：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八九皆許渾詩。牧仕宦不至南海，別集乃有南海府罷之作，甚可笑。

朱新仲詩

664 朱新仲詩

南宋朱舍人翌，字新仲，著《猗覺寮雜記》，凡四百餘條，言甚博辨。劉後村嘗稱其讀杜詩云：「縱之逼說劍，收之人擅弓」二句，未經他人道過。

人名字音

665 人名字音

嵩山顧寧人炎武詩，有云：「落日江頭送伍員，秋風壠上別徐君；偶來圯上逢黃石，便向山中禮白雲。」竊疑員字舊作王，問切，唐人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是也。」後見吳曾引《春秋左氏傳》，「伍奢子員」，陸德明釋文：「音云，平聲。」乃知顧詩用韻有據。又如馬援，援字作延綱切，無作平聲者。宋王景文詩云：「直翁謂史相浩。自了平生事，不了山陰陸務觀。」放翁見之笑曰：「我字務觀，乃去聲，如何把做平聲押了？」此雖謔語，亦可爲用字不詳出處者戒。貞觀年號及陸務觀俱去聲，今人皆讀平聲。

卷一百一十一
七言律詩
七言絕句
七言古詩
七言近體詩
七言散曲

666 心太平菴硯
實錄甲丁出。懷素詩云：「恨古百尺全豪木，對無一面不當山。」子思有漁於道士洑者，得一硯，八角，製作古雅，背鐫「心太平菴」字，蓋陸放翁故物也。和州項副使得之，今歸淄川畢載積州守際有。

唐舍人詩

五言律詩
五言絕句
五言古詩
五言近體詩
五言散曲

亡友唐畊塢允甲，宣城人，故明中書舍人。工楷法，詩最清婉。嘗有句云：「殘花野蕨圍荒砦，破帽疲驢避長官。」蓋本徐文長詩「疲驢狹路愁官長，破帽殘衫拜孝陵。」然宋王君玉已云：「疾風甚雨青春老，瘦馬疲牛綠野深。」

葛爾音春朱
鄭國忠平定理系。」

668 未央宮銅盃
余文易著「齊東野語」載宋王岳正曰云：「漢順治中，渭南漁人於渭水中得秦時未央宮香盃一具，銅綠如鸚鵡毛，可愛。溧陽狄秋水敬爲潼關道兵備副使，得之。副使子億，予辛未所取士，今官翰林。」

669 閻古古詩

臨邑縣
鄧州府
唐詩
宋詞

閻古古在濟南有詩云：「四圍松竹山當面，一望樓臺水半城。」雖本白太傅「燈火萬家樓四面，星河一道水中央」，實難甲乙也。劉後村亦云：「地占百弓全是水，樓無一面不當山。」予少時在濟南亦有句云：「郭邊萬戶皆臨水，雪後千峯半入城。」今前集不載。

李公人集

670 唐人工書
李公人集

唐人留意書學，卽不以書名者，往往有歐、虞、顏、柳風氣。蘇絳作賈島墓誌云：「善攻筆法，得鍾、張之奧。」元王惲《玉堂嘉話》云：「李陽冰篆二十八字，後有韋處厚、李商隱題。商隱字體絕類《黃庭經》。」然賈、李不以書名。予在京師，所見元人諸題跋，字畫多工，過今人遠甚。山東達人炎賓輯，序云：「落日丘頭送正員，爐風躰土限翁君。即來出土金黃，更向山中

671 徐豐厓論詩

「海鹽徐豐厓咸〔泰〕」，詩談云：「本朝詩，莫盛國初，莫衰宣、正。至弘治，西涯倡之，空同、大復繼之，自是作者森起，於今爲烈。」當時前輩之論如此。蓋空同、大復，皆及西涯之門。虞山撰《列朝選》，乃力分左右袒，長沙、何、李，界若鴻溝。後生小子，竟不知源流所自，誤後學不淺。

〔一〕徐豐厓名泰，各本均作咸，誤。咸爲泰之弟。——點校者。

〔二〕徐豐厓咸〔泰〕，詩談云：「本朝詩，莫盛國初，莫衰宣、正。至弘治，西涯倡之，空同、大復繼之，自是作者森起，於今爲烈。」當時前輩之論如此。蓋空同、大復，皆及西涯之門。虞

山、宋牧仲諸詞人飲餞於寺，共爲聯句五十韻。牧仲有句云「畫壁商喜留」。按崑山劉璋圭甫《明書畫史》：商喜善畫山水人物，畫虎得勇猛之勢。今大西天經廠殿壁龍神，及大軸文殊普賢變相，亦喜筆。喜，宣德中授錦衣衛指揮，牧仲云內官，誤也。西華門內玄都勝境，在弘仁寺西，有元人劉蘭塑三

清像甚奇。

手書吸墨亭

毛傳如紀事

高麗其音。

673

春秋孔文谷序《唐詩紀事》云：「詩三百篇，毛傳蓋其紀事，今爲考亭所紕，欲究遺經，當必考之。」云云。實名通之論。宋王得臣《麈史》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題，其下乃毛公發明之言耳。」其以爲子夏所傳，必有授受之自，惜世遠莫得而見也。升菴引朱子《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遺問，樂菁莪之長育。」或舉以爲問，先生曰：「舊說亦不可廢，然則考亭之盡去小序，終亦有不自安於心者乎？」歐陽子作《詩本義》，其序問篇云：「《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爲證。惟《周南》、《召南》，失者類多，隨而正之。」歐陽子所見豈出朱子下也？

不對。

674 讀書臺

山東濟寧人。大司馬。濟南近有人耕田間，掘得「讀書臺」三字石刻。按此爲宋侍郎張公掞讀書處，蘇文忠公書

675 漢甃銀槎

宋荔裳琬觀察藏漢瓦蓋二，內有魚藻文，云在秦州時耕夫得之魄羈故宮中。吾兄西樵爲作歌。又有元人所造銀槎，最奇古，腹有文曰：「至正壬寅，吳門朱華玉甫製。」華玉號碧山，武塘人，見陶南村《續耕錄》。

外賢生

676 灌嬰廟瓦

古。其一頭如瓦當，中鑿一孔，映其上者皆瓦，云古人置之如器皿中。其一頭吉水李梅公侍郎元鼎有硯，五瓣如梅花狀，質如黃玉，雜翡翠丹砂之色，纍纍墳起，云是灌嬰廟瓦。一時文士多賦之。故友鄒程村祇謨作《硯考》，引洪文敏《容齋隨筆》灌瓦硯銘爲證。

677 外國墨

元人陸友友仁《墨史》，載外國製墨。高麗貢墨，猛州爲上，順州次之。其文曰：「平鹵城進貢」，或曰「順州貢墨」，或曰「猛州貢墨」。李公擇遺東坡墨半丸，其印文曰「張力剛」，云得之高麗使者。魏泰道輔云：「新羅墨，有蠅飲其汁立死」，常戒人和藥勿用新羅墨。日本墨遍肌印文，如柿蒂形。陸子履奉使契丹，得墨，銘曰「陽巖鎮造」者，其國精品。滕子濟有墨一大笏，爲龍鳳之文，面曰「鎮庫」，萬年不毀。又西域僧爲蘇太簡言：「彼國有佳墨，中國不及，是雞足山古松

爲之。」金有劉法，字彥矩，常山人，自製墨，銘曰「栖神巖造」。楊文秀，金時以善墨聞，其法不用松炬，而用燈煤。子彬傳其法，以授耶律文正楚材，文正授子鑄，造一萬丸，銘曰「玉泉萬笏」。

678 中山狼傳

《中山狼傳》，見馬中錫《東田集》。東田，河間故城人，正德間右都御史，康德涵、李獻吉皆其門生也。按《對山集》有《讀中山狼傳》詩云：「平生愛物未籌量，那記當年救此狼。」則此傳爲馬刺空同作無疑。今人唐人小說，亦如《天祿閣外史》之類。

三劍

吳季子藏三劍

孫北海承澤家藏三劍。其一銅劍，長尺餘，有鳥篆十字，云「吳季子之子保之永用劍」，篆甚奇古。其一玉劍，長尺有二寸，博三寸，中鑿一孔，剗其上若芒刃，云有人得之成湯墓中。其一魚腸，秀水朱處士彝尊云：「疑鄭康成所謂大琰者也。考之桃氏作劍，未聞攻玉。玉劍之載於《六經》者無之，遂定以爲圭，因作釋圭。」

司馬相如玉印

又《京氏人說》引《漢書》：「至五王寅，吳門朱華正苗繁。」華正號華山，舞樂
宋
朱
一、內育宏藻文，云五乘派祖夫君之葬墓宮中。晉賦西林賦引

錢編修宮聲中譜有司馬相如小玉印，因憶元陸友仁得衛青玉印，翰林虞伯生諸公，皆有詩，友仁因著《印史》。按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唯其所好。自秦以來，唯天子之印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按此，宏說或不然。又後世謂詔令爲璽書。按《國語》：襄公在楚，季武子取下，使季治逆，予之璽書。注云：「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

良玉齋詩集卷一
題跋

也、宜興山客書、本善序。玉辭遺韻之精云：「昔宗族歸太華、愛與翁照晉書。曾向
蘄浦氏刃書譽、艮遼畫三諱黃圖。」一晤、承謹授。」出其藏書。文選、字與山、文獻公、蕭何、張良
之意。《梁書》：「至元孔賓內直侍書氣喪齊軍、晉出肺遼畫。」本草、一晤、承謹。又氣將太
曲素其妙。丘土文、王叔、蘇公、本草、謹謝、承人懷品。蘇公、王叔、李正、劉大、美而禮、斗盡其妙。
求山賦、丘夫子賦文、王叔、容、敏行丹青、自畫、本草、一晤、謹歸、大雅、天問、等皆存圖。

180 文選本草

述北學類卷十五 級藝五

中山狼傳 三劍 司馬相如玉印

池北偶談卷十五 談藝五

681 文俶本草

寒山趙凡夫子婦文俶，字端容，妙於丹青，自畫《本草》一部，楚詞《九歌》、《天問》等皆有圖，曲臻其妙。江上女子周禧得其《本草》臨倣，亦入妙品。禧弟子姚，亦江陰人，美而艷，作畫得倣遺意。《癸辛雜識》云：「至元斥賣內府故書於廣濟庫，有出相彩畫《本草》一部，極奇。又於杭太廟前尹氏書肆，見彩畫《三輔黃圖》一部，極精妙。」此亦其類也。文點，字與也，文肅公孫俶從姪也，畫有衡山家法，亦善花卉。汪編修琬贈之詩云：「君家道韁擅才華，愛寫徐熙沒骨花。曾向兒時窺指訣，筆端桃萼一枝斜。」

682 寒碧琴記

南昌王于一獻定作《寒碧琴記》云：「昔子瞻爲登州司戶參軍，子由省之，携琴遊大海。舟覆，琴墮海，後高麗人得之，獻其王。王知爲蘇氏物也，藏之數百年。迨明崇禎間，高麗困於兵，請援。遣總兵某帥師救之。瀕行，贈以琴，琴遂復還中國。」按《東坡年譜》：「元豐八年乙丑五月

復朝奉郎知登州，到郡才五日，卽以禮部郎官召。作別登州舉人詩，有『五日匆匆守』之句。公未嘗爲司戶參軍，且到郡非久卽召；少公亦未嘗省公於登也，崇禎間，亦未嘗遣師援高麗。于一好奇誕，每爲人欺多此類。

「黃成國風圖」，河東錢昆所著，其序曰：『黃成，字子思，號人遠。武昌達善門人。善畫，得南齊戴逵、張僧繇古意。』括云：不曰王羲之，而曰王羲之，蓋言無取於羲之，而得於人遠耳。』人遠畫工，善畫人物、佛像、山水，效吳裝，務去華藻，自成一家。高、孝兩朝深重其畫，每親書三百篇，令和之圖寫。戊申歲在京師，得其畫《檜風》、《羔裘》、《素冠》、《萇楚》、《匪風》四章，每幅書本詩於後，楷法殊妙，有御府圖書。

卷首 684 耿夫人詩

吾邑耿侍御省亭鳴世妻徐氏，都御史華平庭柏之母也，有賢行，能文章。兵後失其集，僅傳寄子詩云：『家內平安報爾知，田園歲入有餘資；絲毫不用南中物，好做清官答聖時。』有德之言，與撲脂弄粉者迥異。

685 朱文公書

益都高木王梓，予從女兒之夫，博雅君子也。常遺予晦翁墨蹟一卷，詩云：『風雪集歲宴，捨

關聊自休，今晨展遐眺，倚此寒幽巖。顛倒一字。同雲暗空室，皓彩迷林丘；崩奔小澗歇，飛舞增綢繆。仰看鷺鶴翔，俯視江漢流；乾坤有奇變，湧洞驚兩眸。三酌不自溫，倚杖空冥搜；悲歌動華薄，璀璨忽滿裘。向來一杯酒，浩蕩千里遊；亦復有茲賞，微言寄清酬。解携今幾許，光景逝不留；懷人眇山嶽，省已紛愆尤。對此奇絕境，一懼生百憂；茫然發孤詠，遠思誰能收？雪中與林擇之祝弟登劉園之宴坐巘，有懷南嶽舊遊，賦此呈擇之屬和，并寄敬夫兄。乾道三年冬十二月上浣，新安朱熹奉寄，時燈下走筆。右詩蓋書寄南軒者。昔人謂先生字學曹公，今此書正類東坡先生。卷首有柯敬仲題字，後有歐陽圭齋及大梁班彥功跋。彥功元人，善詞曲者。

卷首有柯敬仲題字，後有歐陽圭齋及大梁班彥功跋。彥功元人，善詞曲者。

686 竹枝

昔人謂《竹枝》歌詞雖鄙俚，尚有三緯遺意。山谷聞人歌劉夢得《竹枝》，歎曰：「此奔軼絕塵，不可追也。」夢得後工此體者無如楊廉夫、虞伯生。他如「黃土作牆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荊花。」「黃魚上得青松樹，阿儂始是棄郎時。」等句，皆人妙。近見彭羨門孫述《嶺南竹枝》深得古意，詩云：「木棉花上鶲鵠啼，木棉花下牽郎衣。欲行未行不忍別，落紅沒盡郎馬蹄。」「妾家谿口小廻塘，茅屋藤扉蠟粉牆。記取榕陰最深處，閑時來過喫檳榔。」又山陰徐誠《竹枝》云：「勾踐城南春水生，水中鬪鴨自呼名。伯須從蚌中覓，香燒還仗博山爐。」

勞飛遲燕飛疾，郎入城時儂出城。」亦本色語也。

甲子天祐元年

687 徐氏

書御言皇帝

唐廣陵徐氏女子元端，工填詞，有人李易安之室者。如「珠簾輕揭，憔悴憐黃葉。忽憶小亭人乍別，正是重陽時節。」「當初一段清秋，平分兩地離愁。試向西風寄問，知他還似儂不？」起來慵向粧臺倚，亂綰凌雲髻。歸期曾說柳青時。鎮日懨懨，只是惱春遲！「小園昨夜西風劣，笑落漫天雪。侍兒佯笑捲簾紗，却道玉梅已放滿枝花。」「獨坐數歸期，花影重重日影低。無計徘徊思好句，支頤。除却春愁沒箇題。」「閑倚畫樓西，芳草青青失舊堤。猶記當時人去處，依依。紅杏花邊卓酒旗。」自注：「白詩『搖膝支頤學二郎』。」看西風吹起，滿庭碎葉。閉珠戶，獨坐還怯。窗外芭蕉點點，做盡淒切。禁不住芳心欲折。「殘燈挑盡，隱隱半明半滅。羅衾祇借香溫熱。今夜裏，這愁腸勝似離別。寬褪了裙兒幾摺。」歐、杜、令韻，人採門。▲戰國錄▲韓詩解醫賦再題太祖歌

688 婦人經濟

葉石林每令諸子女兒婦列坐說《春秋》。近日武林黃夫人顧氏，名若璞，所著《卧月軒文集》，多經濟大篇，有西京氣格。常與婦女宴坐，則講究河漕、屯田、馬政、邊備諸大計。副笄中

乃有此人，亦一奇也。

西京禁游。常與歌文宴坐，限韻立斷。中田賦題，數詩皆大憤。圃翁中
千丈泉歌，恨坐彌。春煙。五日舞林黃夫人舞內，各苦樂。浪蕪。相見神文

689 打毬詩

▲三朝北盟會編載徽宗北狩至真定，金人高會擊毬，請帝賦詩。詩曰：「錦裘駿馬曉棚分，
一點星馳百騎奔；奪得頭籌須正過，休令綽撥入斜門。」▲揮麈餘話載道君禋祀禮成再賜太師逼
字韻詩，云：「歸問雪中誰詠絮，冥搜花底自巡簷。」佳句也。

臺草齋述

690

黜朱梁紀年圖

古文苑。長洲宋既庭實頌作「黜朱梁紀年圖論」，其義嚴正。略云：「王莽不得爲新，安祿山不得爲燕，
全忠豈獨得爲梁乎？」且其時移檄興復唐室者，有晉、岐、蜀、淮南四國，或爲唐之臣子，或爲唐之
賜族，則唐實未嘗亡也。今黜朱梁紀年，而以晉、岐、淮南之稱天祐者爲主，始於天祐四年，至後

唐莊宗同光元年而止。亦春秋書公在乾侯之義也。圖考：

唐昭宣光烈孝皇帝。

甲子天祐元年。

乙丑天祐二年。猶人知却出處。」衣本自而出。

丙寅天祐三年。

丁卯天祐四年。

夏四月，朱全忠僭稱皇帝，僞國號梁，僞年號開平，廢唐帝爲濟陰王。淮南、

四川移檄興復唐室。

戊辰晉、岐、淮南稱天祐五年。

己巳

春正月，晉王李克用卒，子存勗立。朱全忠弑昭宣帝。

庚午

夏

五月，晉王伐僞梁夾寨，破之。

己巳

晉、岐、淮南天祐六年。

庚午

夏

六月，僞梁劉知俊奔岐。岐遣劉知俊伐僞梁靈州，大敗梁人。

辛未

夏

七月，朱友貞殺友珪而自立。

壬申

夏

八月，朱全忠救之，大敗而還。

癸酉

夏

九月，朱全忠爲子友珪所殺。

甲戌

夏

十月，晉主入大梁。

乙亥

夏

十一月，吳天祐十二年。

丙子

夏

十二月，吳天祐十三年。

丁丑

夏

正月，吳天祐十四年。

朱友貞改僞年號曰貞明。

乙亥晉、岐、吳天祐十二年。
丙子晉、岐、吳天祐十三年。
丁丑晉、岐、吳天祐十四年。

戊寅晉、岐、吳天祐十五年。

己卯晉、岐、吳天祐十六年。

庚辰晉、岐、吳天祐十七年。

辛巳晉、岐、吳天祐十八年。

壬午晉、岐、吳天祐十九年。

朱友貞改僞年號曰龍德。

二月，朱友貞遷支遁而自立。

癸未晉、岐、吳天祐二十年。晉王李存勗建國號曰後唐，改元同光。

冬十月，唐主人大梁，

主中書朱友貞自殺。大唐毀僞梁宗廟，廢朱溫、朱友貞爲庶人。

二月，朱全忠徙之，大娘而葬。

後唐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

周栗茹張辟出。

晉王封周栗軍氣帥職，大娘之。

甲申同光（元）二二年。丁亥。

周栗數吳彥衡，東惡之。趣，武莊晉王溫盟主，晉禪頭姓之。

○正統論按：益都鍾尚書龍淵先生羽正作「正統論」，略云：「三代、漢、唐、宋，正統也。東周君、蜀漢昭烈帝、晉元帝、宋高宗，正而不統者也。秦始皇、晉武帝、隋文帝，統而不正者也。雖非正統，不可不以帝予之也，以天下無久虛之理也。若夫王莽、曹丕、朱溫，義既不正，勢又不得言正，又不得爲統，而乃從而帝之，此司馬、歐陽之誤也。」

丁卯天祐四年四月，朱全忠逼晉皇帝，滅周栗榮，留半壁開平，邀唐帝溫齊稱王。諸南
丙寅天祐三年。

691 尤悔菴樂府

吳郡尤悔菴桐工樂府，嘗以「臨去秋波那一轉」公案，戲爲八股文字，世祖見而喜之。其所撰樂府，亦流傳禁中，世祖屢稱其才。既而世廟升遐，尤一爲永平推官，以細故罷去，歸吳中，時以樂府寓其感慨。所作《桃花源》、《黑白衛》二傳奇，尤爲人膾炙。予嘗寄詩云：「南苑西風御水流，殿前無復按梁州；淒涼法曲人間遍，誰付當年菊部頭？」「猿臂丁年出塞行，灞陵醉尉莫相輕；旗亭被酒何人識，射虎將軍右北平。」尤爲泣下。康熙己未，尤以召試入翰林，爲檢討。近見江左黃九煙周星作「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制義七篇，亦極游戲之致。

692
孫樵論史

孫樵云：「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淺俗，則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絕。」此病在唐人已有之，近日錢牧齋、艾千子訾警滄溟、弇州本此，非創論也。

693
小樂府

楊廉夫自負其五言小樂府，嘗云：「七言絕句體人易到，吾門章木能之。古樂府不易到，吾門張憲能之。」至小樂府，二三子不能，惟吾能之耳。向見吾友孫處士豹人枝齋數章，頗奇，略記

於此。「蕭儼向舒州，君王怒未休。樓高苦無井，不及景陽樓。」又「置酒宣華苑，嘉王好酒悲。韓昭方用事，涕淚莫輕垂。」樂府詩云：「子言善，歸人長醉。吾門草木誰知。古樂猶不見，歷吾

694 史筆

陳同甫作《忠臣傳》，以武庚爲忠臣孝子之首。孫可之作《西齋錄》，發凡起例，大義凜然。

惜其書不傳於後世，是古今一大缺陷事。以錄遺矣。」沈括《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元祐六年春，艾子千書

695
詩地相肖

范仲淹文光在金陵，嘗云：「鐘聲獨宜著蘇州」，用唐人「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如云「聚寶門外報恩寺」，豈非笑柄？予與陳伯璣允衡論此，因舉古今人詩句，如「流將春夢過杭州」，「滿天梅雨是蘇州」，「一分無賴是揚州」，「白日澹幽州」，「黃雲畫角見并州」，「澹煙喬木隔綿州」，「曠野見秦州」，「風聲壯岳州」，風味各肖其地，使易地卽不宜，若云「白日澹蘇州」，或云「流將春夢過幽州」，不堪絕倒耶？黑白諸云：「朝昏，太陽人謂矣。予嘗寄詩云：『南望西風晚，北看寒雲早。』其本謂吳中也。」記觀宋荔裳畫

696
吳中畫

庚戌七月，予寓公路浦，萊陽宋荔裳琬北上過予，所携名畫甚夥，因得縱觀。最奇者爲郭河陽△枯木△、劉松年△羅漢△、上有御府圖書、皇妹圖書各一。趙松雪△百馬圖△、黃子久△浮嵐暖翠圖△、文徵仲△松泉高士圖△。又元孤雲處士王振鵬畫△維摩不二圖△一卷，甚奇妙，楷法類趙承旨，自記云：「至大元年二月初一日拜住怯薛，第二日隆福宮花園山子上西荷葉殿內，臣王振鵬特奉仁宗皇帝潛邸聖旨，臨金馬雲卿畫△維摩不二圖△草本。」又云：「至大戊申二月，仁宗皇帝在春宮，出張子有平章所進故金馬雲卿繭紙畫△維摩不二圖△，俾臣某臨於東絹，更敍說『不二』之因。某謹按：釋典有云，維摩詰所說經。故唐僧皎然詩云：『禪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定不起，還捧舊花歸。』東坡有坐上戴花詩云：『結習漸消留不住，却須還與散花天。』又云：『毗耶居士談空處，結習已空花不墜。試教天女御鉛華，千偈瀾翻無一語。』又云：『要令卧疾致文殊。』又臂痛謁告詩云：『小閣低窗晏卧溫，了然非嘿亦非言。維摩未病吾真病，誰識東坡不二門。』又維摩塑像詩云：『當其在時或問法，俛首無言心自知。』杜工部題顧愷之畫維摩像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又東坡題石恪畫維摩云：『試觀石子一處士，麻鞋破帽露兩肘；能使筆端出維摩，神通又過維摩詰。』某詳觀馬雲卿所作△維摩不二圖△，筆意超絕，似亦悟入不二門，豈非神通過於摩詰者乎？某當時奉命臨摹，更爲修飾潤色之。圖成，并書其概略進呈，因得摹本珍藏，暇日展玩以自娛也。東嘉王振鵬。」又丁南羽畫師利像，亦奇。按△元史△以功臣木華黎、赤老溫、博爾忽、博爾

宋四族，世領怯薛之長。怯薛，猶言更番宿衛也。

平某當初奉命輔導更服勤謹斷日之圖知，并書其圖副數呈，因矜摹本發還。雖日與天以自參，舉不二圖，葉春賦金，始亦吾人不二門。豈非軒輊駕氣與諸音

697 皇甫湜評韓文

忘。韓吏部文章，至宋始大顯。其在當時，皇甫湜號爲知公者，然其《諭業》一篇，備論諸家之文，不過曰：「韓吏部之文，如長江萬里，一道衝飈激浪，瀚流不滯；然而施之灌漑，或爽於用。」若有微詞。反不如李北海、賈常侍、沈諫議之流無貶詞也。若天不生歐公，則公之文幾湮沒而不彰矣。按持正此文，出自袁昂書評，後世敖陶孫、王弇州諸家文評、詩評皆仿之。

讀。一東坡有坐上驚雷云：『昔晉謝尚留不寐，昧際數與趙叔天。』又云：『惆悵臥空窗，誰對酒如君。姑射神妙無揚云：『聊文來卧姑，襟紗忘樂亦。聊心忘不學。』讀蘇詩

698 朝鮮詩

午平鄒平張尚書華東公延登，刻朝鮮使臣金尚憲叔度《朝天錄》一卷，詩多佳句，略載於此。曉發平島云：「三秋海岸初賓雁，五夜天文一客星。」初至登州云：「南商北客簇沙頭，畫鵠青簾幾處舟。齊唱竹枝聯袂過，滿城明月似揚州。」蓬萊閣云：「橋石已從秦帝斷，星槎惟許漢臣通。」登州次吳秀才韻云：「澹雲輕雨小姑祠，菊秀蘭衰八月時。」水城夜景云：「五更殘月水城頭，詠史何人獨艤舟。不向東溟覓歸路，還依北斗望神州。」夜坐聞擊柝云：「擊柝復擊柝，夜長不得息。何人寒無衣，何卒饑不食？豈是親與愛，亦非相知識。自然同袍義，使我心肝惻。」九日云：「黃縣城

邊落日，朱橋驛裏重陽。菊花依然笑客，鬢髮又度秋霜。」東方曼倩里云：「夜開宣室儼珠旒，執
戟郎官走綠轡。首鼠輶駒俱碌碌，漢庭綱紀一俳優。」早春云：「水際城邊野馬飛，漸聞宮漏晝間
稀。東風日日蘿蕪綠，塞北江南總憶歸。」「王灘流水繞江涯，江上松林是我家。昨夜夢尋烏石路，
山前山後早梅花。」

699 勞山說

勞山，在萊州府卽墨縣境中。崑山顧寧人炎武序《勞山圖志》曰：「自田齊之末，有神仙之論，
而秦皇、漢武謂真有此人在窮山巨海之中，於是八神之祠遍於海上，萬乘之駕常在東萊，而勞山
之名由此起矣。山皆亂石巉巖，下臨大海，幅仄難度，其險處土人猶罕至焉。秦皇登之，是必萬
人除道，百官扈從，千人擁輓而後上也。五穀不生，環山以外，土皆疎瘠，海濱斥鹵，僅有魚蛤，
亦須其時。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張，數縣儲侍，四民廢業，千里驛騷，而後上也。於是齊人苦之，
而名曰勞山也。」楊太史觀光《致知小語》曰：「山祖崑崙，起自西北，勞山居東南，爲中國山盡處。
行遠而勞，所以名也。」二說未知孰是？以理揆之，顧說爲長。顧近寄所著《日知錄》，內辨勞山三則，又與
前說不同。

700 敬一主人詩

鎮國公敬一主人諱國鼐，世祖章皇帝之庶兄也，居瀋陽，以庚戌七月薨於京師。性淡泊，如枯禪老衲，好讀書，善彈琴，工詩畫，精曲理，樂與文士遊處。常見其仿雲林小幅，筆墨淡遠，擺脫畦逕，雖士大夫無以喻也。有《恭壽堂詩》一卷，頗多警策，今略錄數篇。

登醫無間山觀音閣云：「平生愛丘壑，歷勝恣登眺。」醫間夙所期，茲焉懷抱。鳥道薄層雲，盤紜凌樹杪。繫馬憩中林，拂石坐荒草。野衲候柴荆，朱顏髮皓皓。問渠來何時？云在此山老。修嶺逸驚磨，斜陽急歸鳥。古洞駕長虹，細泉屢廻繞。亭亭堵下松，百尺參青昊。托根獲斯地，子落無人掃。逶迤度幾峯，下瞰羣山小。曠然豁心目，頓覺離紛擾。再上白雲關，萬象咸可了。石門破蒼靄，返景墮空杳。煙霞情所鍾，登涉險亦好。大海面巘岫，波光動林表。自古遞相傳，其中有蓬島。安期與羨門，往事終緬邈。滉漾失端倪，氣色變昏曉。豈識天地心，物理費探討。冷然此遊豫，何用心悄悄。」戊申春日行次薊門，登獨樂寺云：「春雨濕歸鞅，行色藉以沐。落日投薊門，遂寄禪宮宿。誰爲初地功，高樓倚空築。梯雲歷層楹，聊縱千里目。廻飈遞晚鐘，薄霧籠寒竹。芳草麗郊原，新林變川陸。豈意道路人，復此慰幽獨。臨風思近暎，倚檻恣遙矚。渤海杳漭沆，盤山亘紆曲。安期駐秦鑾，廣成降帝屋。聖哲既已往，陳跡遺巖谷。空同與滄溟，煙波恆斷

續。宿向陽寺云：「聖朝存象法，古寺復聞鐘。花引山門路，雲開野殿松。高齋談靜理，遠嶼淡秋容。日暮還携杖，月明林外峯。」贈正寓云：「老僧多逸興，五十學吟詩。意出煙霞外，情深搖落時。依巒營丈室，愛菊坐東籬。欲共探幽勝，邀君整杖藜。」遊千山祖越寺登蓮花峯云：「七嶺行初盡，千巒宿霧開。路迴青嶂側，寺入白雲隈。洞戶聞清籟，碑文暗綠苔。蓮花天際出，漸覺絕塵埃。」龍泉寺云：「梵宇起中天，重巒響碧泉。虛堂清曉露，幽壑靜鳴蟬。窓引螺峯翠，松含象嶺煙。空憐名勝地，塵世幾高眠。」宿香巒寺絕頂云：「雨霽空山夕，尋幽人杳冥。雲封千澗白，露濯萬峯青。飛鳥依簷宿，流泉伏枕聽。朦朧空翠裏，孤月自亭亭。」大安寺云：「萬仞盤危磴，千峯此獨尊。山光澄宿霧，海色上朝暾。」野殿松杉古，殘碑文字存。悠然雲外想，何必問花源？」悼剩和尚云：「一葉流東土，花飛遼左山。同塵多自得，玩世去人間。古塔煙霞在，禪關水月閑。空悲留偈處，今日共躋攀。」贈御院焦冥道士云：「蓬壺連魏闕，羽客侍金門。丘壑心寧遂，煙霞氣自存。談經清漏永，掃徑落花繁。西出函闕叟，何曾返故園？」秋懷云：「終朝成兀坐，何處可招尋。極目遼天闊，幽懷秋水深。浮雲窺往事，皎月對閒心。興到一樽酒，沉酣據玉琴。」立秋云：「蕭蕭夜雨滿皇州，景物淒其大火流。懷抱不堪聞落葉，相思何處是南樓。關河朔氣催征雁，塞草西風勁紫驥。回首雲山忘歲月，一聲蟬噪又新秋。」秋懷寄耿駙馬云：「八月霜飛秋色深，郊原草木日蕭森。孤踪漫憶懸遼海，萬騎還悲扈上林。曾記郵亭風雨夕，獨懷京國歲寒心。他時花滿西山麓，好對

潺湲理玉琴。」丙午七夕立秋云：「寂寞天孫駐七襄，殷勤烏鵲駕河梁。相逢預恨離筵促，別後應知清漏長。玉露初含丹桂冷，金風時動碧羅香。宵殘歸路遲環佩，機杼經年罷晚粧。」丙午中秋云：「碧天如水夜初涼，三五蟾光滿帝鄉。何處笙歌侵曉漏，幾家砧杵急秋霜。仙臺深閉金莖露，月殿高懸桂子香。獨抱幽懷渾不寐，西風雁唳到虛堂。」虞山孫暘錄其詩傳之。

701 峨嶺音

袁公
西出陽關萬里長，西風蕭瑟雨蒼蒼。
近來更道重關外，一去胡天白草黃。

「峨嶺」，音訓皆作去聲。予向有金山寄友人詩：「憶君楚澤佳風日，也上峨嶺九面山。」或以爲誤。按常熟顧充仲達《字義總略》云：「峨嶺，一字三音：平聲鈎樓，上聲苜旅，去聲勾陋。」又按無可和尚《通雅》：「峨，共于、居侯、果羽、古后四切。嶺，龍朱、郎侯、隴丑、郎豆四切。」《史記》音苟樓，猶龍從，龍從可平可上也。又張謂《長沙土風碑》：「五嶺南指，三湘北流，鄰連滄浪，邊遙峨嶺。」亦平讀也。

丁敬注：唐歐陽詢《專人白雲賦》：「西山闊而峻，與文淵爭高。」唐杜甫《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生東嶽，神明發西華。」王介甫《集句詩》：「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以爲上句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靜。且云：「公始爲集句詩，有多至百韻者。」黃震曰：「荆公集句諸作，其巧其博，皆不可及。」近

702 集句

宋
蘇東坡：「解衣盤礴臨清流，忽見白雲生我頭。」黃子思《集韻辨疑》云：「士魯計所盡。
《夢溪筆談》亟稱王介甫集句「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以爲上句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

代頗有之，然無如泗上施端教匪哉，平生集句詩數千首，屬對精切，縱橫曲折，無不如意。偶舉一章，如贈鸚鵡長律云：「莫恨雕籠翠羽孤，劉憲。主人情義自辛劬。王初。人憐巧語情雖重，白居易。鳥憶高飛意正殊。李正平。三舍鄭牛徒識字，李山甫。千年丁鶴任歌呼。羅隱。多言應伴高吟客，嚴郊。學語還稱問字徒。崔璞。始覺琵琶絃鹵莽，白居易。終憐吉了舌模糊。孫繁。文章辨慧皆如此，白居易。事業紛呶亦大都。魏朴。歸去不煩詞客賦，羅鄴。夢來還記隴頭無。張謂。勸君不必分明語，羅隱。且自三緘問世途。胡曾。」格律寄託，兩詣妙境，奇作也。

703 退谷論經學

辛亥五月望後一日，雨後過孫退谷先生城南書屋，先生教以讀書當通經，因言「元儒經學，非後人所及。蓋元時天下有書院百二十，各以山長主之，教子弟以通經學。經學既明，然後得人國學。卽如吳淵穎、程普德輩，其集人多不知。明初，人猶多經學，皆元時遺逸，非後輩所及。」因出近日所撰《詩經集解》三十卷示予，意主小序，且言「生平學問以朱子爲宗，獨於《毛詩》不然。」予問：「呂氏《讀詩紀》、嚴氏《詩緝》如何？」先生云：「呂氏集衆說，不甚成片段；嚴氏太巧，只似詩人伎倆，非解經身分。」又言：「《春秋程傳》，考事不盡憑三傳，亦不盡離三傳，取義不盡拘類例，亦不盡屏類例。朱子因此書不敢復注《春秋》，其推尊可謂至矣。然其時以黨禍方作，至桓

公九年閑筆，未爲完書。予於是廣集諸儒之說，妄爲補之，有成書矣。」又言：「古本『孝經』與今傳本迥別。」且言：「『五經翼』是十五年前所撰，不過集諸經序論耳，無當經學也。」時先生已七十有九，讀書日有程課，著述滿家，可謂耄而好學者矣。

人頭學 704 孝經庶人章

▲江行雜錄載：「溫公先壠在鳴條山，山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墓至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進脫粟飯。公享之既畢，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與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爲略說。』公卽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生平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答。』父老出語人曰：『吾講書難倒司馬端明。』」昨見東郡耿君隱之道見云：「曾見古本『庶人章』，末引『詩』云：『（畫）（畫）爾于茅，宵爾索绹。』」

朱淑貞璿璣圖記

辛亥冬，於京師見宋朱女郎淑貞手書『璿璣圖』一卷，字法妍嫋。有記云：「若蘭名蕙，姓蘇氏，陳留令道質季女也，年十六，歸扶風竇滔。滔字連波，仕苻秦爲安南將軍，以若蘭才色之美，

甚敬愛之。滔有寵姬趙陽臺，善歌舞，若蘭苦加捶楚，由是陽臺積恨，讒毀交至，滔大恚憤。時詔滔留鎮襄陽，若蘭不願偕行，竟挈陽臺之任。若蘭悔恨自傷，因織錦字爲回文，五彩相宣，瑩心眩目，名曰《璿璣圖》，亘古以來所未有也。乃命使齋至襄陽，感其妙絕，遂送陽臺之關中，具輿從迎若蘭於漢南，恩好踰初。其著文字五千餘首，世久湮沒，獨是圖猶存。唐則天常序圖首，今已魯魚莫辨矣。初，家君宦遊浙西，好拾清玩，凡可人意者，雖重購不惜也。一日，家君宴郡倅衙，偶於壁間見是圖，償其值，得歸遺予。於是坐卧觀究，因悟璿璣之理，試以經緯求之，文果流暢。蓋璿璣者，天盤也；經緯者，星辰所行之道也；中留一眼者，天心也。極星不動，蓋運轉不離一度之中，所謂居其所而斡旋之。處中一方，太微垣也，乃疊字四言詩。其二方，紫微垣也，乃四言回文。一方之外四正，乃五言回文。三方之外四正，乃交首四言詩，其文則不同也。四維乃三言回文。三方之經以至外四經，皆七言回文詩，可周流而讀者也。紹定三年春二月望後三日，錢唐幽棲居士朱氏淑貞書。首有「璿璣變幻」四小篆，後有小朱印。予向見《斷腸集》，不載此文。諸家撰閨秀詩筆者，皆未之載。宋桑世昌澤卿、明雲間張玄超之象撰《回文類聚》，亦未收此。家考功兄輯《然脂集》三百餘卷，多徵奧僻，因錄一通歸之。後有仇英實父補圖四幅，亦極妙。按張萱、周昉、李伯時輩，皆有織錦回文圖，英此圖殆有所本也。

本山。

706 鑑銘

又《回文類聚》載唐婦人所作《轉輪鈎枝八花鑑銘》云：「花上八字，枝間八字，環旋讀之，四字爲句，遞相爲韻。其盤屈糾結爲八枝者，左旋讀之，自『篇』字起至『詞』字止，當就支、脂字韻；右旋讀之，自『詞』字起至『篇』字止，當就先、仙字韻。」茲不具錄。

707 蜀產

其文明《小雅·荅渃小求》曰：「四轍四言同文。三十六轍以至六十四轍，皆六言回文詩，可因轍而順音出。」蜀漢《後漢書》卷四五：「武侯伐吳，作交首四言幡。」明時蜀王府，例以三月三日取薛濤井水製箋二十四幅，以十六幅貢京師。近督撫監司稍募工仿製，殊不能佳。予使蜀時訪之，井傍石臼尚存，雕鏤精麗。井在錦江東，亦名玉女津也。按《續博物志》云：「蜀松花紙、雜色流沙紙、彩霞金粉龍鳳紙，近年皆廢。惟十色綾紋紙尚在。」今絕響矣。庶莫戰矣。時宋岳由蜀西行，欲備示。其人猶好，疑是圖畫者。湊限天當有圖首。

708 裴碑

裴度碑，唐南恩林謙寫。其書文字正于楷首，世人猶好，疑是圖畫者。湊限天當有圖首。小題曰：「晉書裴徽傳圖。」亘古以來，未有也。自命封齋至碑頭，無其妙也。蓋近翻臺之闕中，具點成都遭張獻忠之亂，金石文字一無存者，惟武侯廟碑尚完好。蓋武丞相元衡帥蜀時，裴、柳二公皆在幕中，實元和四年己丑也。碑首稱「節度掌書記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裴度撰，營田

副使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成都少尹侍御史賜紫金魚袋柳公綽書。

一

金鑿頭不宣紙白蠟墨。中平紙其研點本質。用者尚易潔。若長良茶蠟。未平。

真丁。709 千字頌

員典。昔人欲另編千文，有難之者曰：「批杷二字，如何破用？」遂止。曾見武林卓珂月人月，崇禎初作「千字大人領」，錯綜成章，甚有思理。批字云：「鬱尊黃金，膳批素木。」批音「七」「匕」，義取祭用素批也。杷字云：「姑婦任績，夫男秉杷。」杷，田器也。開章云：「大人御天，君子名世，立千秋基，興諸夏利。」高文起家，建景閏帝，二百餘年，我皇陟位。河澄實出，鳳舉毛從，虞雲兩旦，漢日再中。羣黎作乂，列州攸同，可謂高文，典冊篇中。嶽伯分佐，歲星可招，貢珠盈寸，舍矢五扶。投淵潔耳，何傷盛朝，帳染墨蹟，帷集書囊。武功稱甲，吉運始丁，誠推韓轂，令賞終纓。」皆警策。去取詩。則清韻大善。遺十手，想限詩辭。

710 方爾止

劉貢父平生未嘗議人長短，有不謹，必面折之，退無一語，此長者之行也。亡友桐城方爾止，瀟洒有天趣，每見人誦詩者，輒爲竄改，其人不樂，方亦不顧也。然退未嘗不稱其長而掩覆其短。予以此重之。方事多可笑，秀水李良年，字武曾，方一日與札，故作增字。李明日見曰：

「先生誤矣，某字武曾，非增也。」方曰：「吾正恐人誤作武曾讀如層耳。」聞者皆笑。

711 宣爐注

如臯冒辟疆襄，博雅嗜古，嘗爲桐城方詹事拱乾賦宣爐歌，自爲之注，甚精核。云：宣爐最妙在色。假色外炫，真色內融，從黯淡中發奇光。爇火久，燦爛善變。久不著火，卽納之汙泥中，拭去如故。假者雖火養數十年，脫則枯槁。

夫宣廟時，內佛殿火，金銀銅像渾而液。又云：寶藏焚，金銀珠寶與銅俱結。命鑄爐。日再宣廟詢鑄工銅幾煉始精。工對以六火則殊光寶色現。上命煉十二火條之，復用赤火鎔條於銅鐵篩格上，取其極清先滴下者爲爐，存格上者製他器。爐式不規規三代鼎鬲，多取宋瓷爐式仿之。

宣爐以百摺彝、乳足、花邊、魚、鰐、蚰蜒諸耳，薰冠、象鼻、石榴足、橘囊、香奩、花素方員鼎爲最，索耳、分檔判官耳、角端、象鬲、雞脚扁番環、六稜四方直腳、漏空桶、竹節等爲下。

宣爐仿宋燒班，初年沿永樂爐製。中年嫌其掩爐本質，用番鹵浸擦薰洗易爲茶蠟。末年愈顯本色，著色更淡。後人評宣爐五等色，栗殼、茄皮、棠梨、褐色，而藏經紙色爲第一。金鑿腹下

爲湧祥雲，金鑾口下爲覆祥雲。鷄皮色，覆手色，火氣久而成也。

嘉靖後之學道，近之施家，皆北鑄。北鑄間用宣銅器改鑄。銅非清液，又小冶，寒儉無精采，且施不如學道多矣。南鑄以蔡家勝，甘家蔡之魚耳，可方學道。

真宣爐本色之厄有一：嘉隆前尚燒斑，有取本色真者重燒，有過求本色之露，如末年淡色，取本色真爐磨治一新，甚有歲一再磨。景泰、成化之獅頭彝爐等，後人僞易鑿宣款以重其價。宣爐又有呈樣無款最真妙者，後人得之，以無款恐俗目生疑，取宣別器有款者鑿嵌，畢竟痕跡難泯。皆宣之厄也。

耳。

712 石溪亭
開來日土知，苔葉不吹蠅。山風陰氣來，湖煙幽遠蘋。」又云：「陳公衡文。」限長耳。
言蜀資江道中石溪橋，有無名氏粉書一詩，云：「桃花依舊放山青，曲几焚香對畫屏。記得當

年春雨後，燕泥時汚石溪亭。」
云上谷口河上安平田一聖銀春系處數呻吟，猶似當時語。雲湖未厭凡，林香微照赤，端凝照對
先考功西樵兄少時，有詩曰：「雄風涼大壑，雌鸞貫秋城。」時推警策。按《法苑珠林》又有雄
雷、雌雷。

713 先考功詩

先考功西樵兄少時，有詩曰：「雄風涼大壑，雌鸞貫秋城。」時推警策。按《法苑珠林》又有雄
雷、雌雷。

714 惠詮順怡詩

東坡最喜杭僧惠詮「落日寒蟬鳴」一篇，至爲和作。施彥執又記其大慈塢祖塔上題一首，云：「谷口兩三家，平田一望賒；春深多遇雨，夜靜獨鳴蛙。雲暗未通月，林香始辨花；誰驚孤枕曉，濤白捲江沙。」此詩亦佳。又能改齊漫錄載湖僧順怡詩「久從林下遊」一首云：「韓子蒼爲予言後四句不同，結句云『唯聞犬吠聲，更入青松去』。」按此卽惠詮詩坡公所和者，但本作「青蘿」耳。《竹坡詩話》作僧守詮。《冷齋夜話》又載順怡詩云：「久從林下遊，頗識林下趣；從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閑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山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又云：「荆公愛之。」則是惠詮詩自爲坡和，順怡詩自爲介甫所賞，韓誤記爲一耳。

715 弓縛

道書謂一卷爲一弓，佛書謂之一縛，禪學云《多羅樹葉書》二百四十縛。縛與卷同。《硯北雜志》云：「徐季海題佛經云：『上第幾隔』，隔，如梵夾也。」已式舉貞。

劉翼明
716 劉翼明

東武劉子羽秀才翼明有句云：「桃花柳絮春開甕，細雨斜風客到門。」

717 謝道韞硯

孫北海侍郎承澤藏謝氏道韞小硯一，有銘云：「絲紅清石，墨光洪璧，資我文翰，玉硯堅質。」未有道韞字。家兄考功云：「詳其文句，可廻讀，然倒正皆殊不工。硯音厲，水激石聲，作冰字用尤誤。恐非謝筆耳。」

718 戲對

世傳夏忠靖公奉使江南，與給事張某共事，一日張登廁，公戲之曰：「解衣脫冕而行，給事給事。」急給音同。張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尚書尚書。」常輸音同。閔《墨莊漫錄》，載前句乃張燾謔胡世將語，後句乃趙九齡戲對以謔李似矩尚書者也。忠靖事蓋出傅會。

719 凤州古鏡

《學齋佔畢》載鳳州有遁赤山，景德中，軍人入一洞穴中，有石鏡臺一，鏡圍五寸，背鑄水族，回環有銘三十二字，云：「煉形神冶，瑩質良工，當眉寫翠，對臉傅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窗

惠詮順怡詩 馬縛 劉翼明 謝道韞硯 戲對 凤州古鏡

繡幌，俱涵影中。」方取鏡，聞洞後有風雨聲。此鏡萬曆中膠州趙氏自汴京得之，海壑翁完璧自爲記。按張君房《麗情集》載，王蜀時，天雄軍節度使王承休妻嚴氏有美色，王衍愛幸之，賜以粧鏡。其銘同。

古鏡

附世稱酷，對公以獻。此懶以鑑，奉財取報，尚書皆出軒。

事。」公嘗同張豐樂曰：「秦甲吏吳而赤，尚書尚青。」赤者同閔，吳者忠，青者清也。韓詩叶以聚無

出，劉夏忠，鄭公季幼工南，與公事競其共事。一日競登頭，公趨之曰：「難文彌裏而行，余事公

818
爐機

大難。恐非攢筆耳。」

宋音賦序。宋呂大防云：「籍其文，可觀焉；然圖工皆不工。」宋音源，本城古學，其水字用

筆，非詩也。水字無聲，幽囚監獄小縣一，音義云：「絲絃韻，墨米始創，資辨文辭，正朴淳實。」

11
燭草賦序

東夷國子座表太真御史云：「燭草賦榮春開泰，職雨除惡安庭門。」

池北偶談卷十六 論藝六

720 景範碑

鄒平縣西南五六里有小山，曰相公山，山前有景相公墓。墓上有碑，雖闕文，尚可讀。近于

奕正作「天下金石志」，亦未之載。

錄於左云。

而公神之封，必由舊古氏廟廟之本，必以崇古

申甫大周故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贈

侍中景公神道碑銘并序。

而其書十三字。

以不閱碑曰景公碑四字，出碑二字，半登碑首，而

翰林學士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柱國賜緋衣袋臣扈載奉敕撰。

王父資，大王父

翰林待詔朝議郎守司農寺丞臣孫崇望奉敕書。

而其書十四字，承碑二字，隱承而寫碑之

時，帝軒轅乘土德之運，其臣曰奢龍、祝融，能辨方域，以制區夏。帝媯氏禪陶唐之基，其臣曰伯夷、后夔，能典禮樂，以和人神。上古佐命之道，闕五字焉。三政嗣興，圖吏寢盛，彌綸輔翼，代有其人。皆金策丹書，絢績功業。垂其訓聚而爲墳典，形其美流而爲歌頌。陋篆籀之質略，我則潤之以闕五字。之淪朽，我則鏤之以貞珉。銘以紀功，碑以誌行，千載之下，粲然可觀者，其惟神道之表乎！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範，皇朝元佐，闕二字。顯德二

祀，冬十一月，薨於淄川郡之私第。天子廢視朝，軫殲奪之念，制贈侍中，遣使贈奠，飾終之典優而厚闋二字。詔詞臣闋一字。文闋一字琰盛矣。闋三字。孔悝彝鼎，不出廟門；杜預豐碑，空沈漢水。姑自矜於名氏，誠未顯於邦家，與夫輝煌帝恩，導揚休烈闊八字者可同日而語也。闊六字。綸有直而敍之，用丕顯我大君之命。臣聞景氏之先，出於莘姓，從楚王於夢澤，差闊一字。侍臣：畫漢闊一字。於雲臺，丹推名將。濟美垂闊六字。生偉人，維周之輔。長山之下，淄濟爲川，地勝氣清，惟公故里。夫嘉遁絕世高卧於是者，足以闊一字。顥氣而爲闊七字。生於是者，足以闊三字。而爲世傑。故公之先，由烈考太僕府君之上，曰王父賓，大王父閏，皆貞晦不仕，介享天爵。而巢許闊十三字。下仲曰篆公闊四字。世闊二字。聿登相位，而申甫之祥著矣。昔者聖人之教天下也，本之以仁義，制之以經籍，是謂人文，是謂人闊六字。以闊一字。開物成務者，闊四字。所於此闊二字。以公輔之位，必由稽古升；廊廟之才，必以經術顯。而公以明經擢第於春官氏，則賢哲之闊六字。爲吏於清陽闊十二字。據於高密郡，秩滿而闊一字。授范縣令。大鵬之翼，鍛北溟以未舒；蟄雷之聲，殷南山而不闊一字。然則闊七字。于之闊十五字。通人之才變而順，則方圓之量不能局。故公之佐縣政也，人謂其勤且潔矣。典刑書也，人謂其闊八字。邑恪闊二字。以闊八字。使闊一字。政闊一字。而從入者，則人謂其賢且能矣。粵若日月之彩，得天而大明；風雲之期，遇屯而勃起。闊十字。礪谿闊一字。璜闊十字。我

大周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建大功於漢室，爲北藩於魏邦。初筵既開，得賢斯盛。於是
山公闕九字。而君臣之闕九字。龍飛在天，躬載曜靈，至於霄極。皇業肇建，制以公爲秋曹郎，進
階至朝散大夫。而闕九字。萬闕十二字。之樞。惟聖人執左契，臨萬邦，經久制大命日政之
機，國之大柄，總於樞務者，可謂重矣。而公闕九字。忠而賢。闕十一字。公爲左司郎中，充樞
密直學士，尋轉諫議大夫，克職。今皇帝嗣位之時，登用舊臣，而并人乘我大喪，擁衆南寇。
親征之舉，迅若奔雷，分命大臣，保釐闕七字。於公仍拜貳卿，闕九字。振帝伐張，黃鉞白旄，殪
羣兇而皆盡；參旗河鼓，導清蹕以言旋。大祲既已平，九服又已定。闕四字。時惟輔臣，而公
昌言，可闕八字。聖謨碩望，可以鎮流俗。爰立之命，帝心允孚。六府肇修兵賦，元大邦之調
用。闕五字。公自立不回，信而有守，闕十字。哉。大運逢時，洪鈞在手，資忠孝於君父，享富
貴之崇高。而盡悴之勞，因成恙疾。封章疊上，優詔褒稱，聽解利權。闕一字。專闕七字。以
列卿歸第，懸車故鄉。嗟風樹之忽驚，訴昊天兮何極？見星而往，夕露方多，泣血以居，晨漿
屢絕。哀與性盡，卧疾而終，享年五十有一。闕七字。觀夫公之行事，則其道也淳而粹，充
充焉無能稱。其言也直而肆，謇謇焉無所忌。耿介以自立，強幹以自闕一字。故其仕也，闕一
字。一命之卑，闕一字。三闕六字。無悔吝，古人之操何以尚也！秉筆者得無愧於詞矣。許國
夫人李氏，嗣子太廟齋郎嚴信等，闕三字。靈闕一字。光闕二字。烝嘗翼翼賢人闕九字。子事終

之禮。佳城閉日，長楸篠雲，勒銘垂休，以示千古。其詞曰：長白蒼蒼，淄水湯湯。哲人之生，逢時會昌。哲人之逝，魂遊故鄉。闕一字。高山兮峩峩，逝水分驚波。闕一字。死闕十九字。山有頽坂，水有高岸。人何世而弗新？善有名兮獨遠。猗歟公兮，時用丕顯。

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十日戊辰。

721 山泉翁詩

青州城南花林曠，泉石清幽，有塵外之趣。山泉翁題詩云：「山藏柳市無車馬，水隔桃源有子孫。」馮宗伯璣愛其語，遂與鍾司空羽正約，卜鄰其地。

722 集詞

秀水朱竹垞彝尊集唐詩爲填詞一卷，名《蕃錦集》，殊有妙思。略錄數闋於此：「燕語踏簾鉤，李賀。池北池南草綠。王建。京口情人別久，張繼。與君歌一曲。李白。」「有時半醉百花前，李賀。山月皎如燭。韋應物。贈瑤華之旖旎，陳子昂。得明珠十斛。李賀。」「秋風清，李白。秋色白，李賀。望盡青山獨立。盧綸。披礪戶，盧照鄰。度飛梁，同上。吟詩秋葉黃。杜甫。幽蘭露，李賀。香楓

樹，皇甫母。吠犬鳴鷄幾處？同上。蒼翠晚，劉長卿。染羅衣，李賀。鳥還人亦稀。李白。「江海茫茫春欲遍。劉長卿。岸上無人，孫光憲。野色寒來淺。羅隱。向晚因風一川滿，薛奇童。蘭闈柳市芳塵斷。駱賓王。越女含情已無限。羊士諤。灑霧飄烟，包佶。天畔登樓眼。杜甫。此夜斷腸人不見，顧況。紗牕只有燈相伴。裴說。」此首詠春雨，尤字字入神。

723 耕者王清臣

天啓初，潁川張遠度買田潁南之中村，地多桃花林。一日，携榼獨遊，見耕而歌者，徘徊畊間，聽之，皆杜詩也。遂呼與語，耕者自言王姓，名清臣，舊有田，畏徭役，盡委諸其族，今爲人傭耕。少曾讀書。客有遺一冊於其舍者，卷無首尾，讀而愛之，故嘗歌，亦不知杜甫爲何人也。異日遠度過其廬，見舊曆背煤字漫滅，乃燒細枝爲筆所書，皆所作詩，後經亂不知所在。張獨傳其一篇云：「人生如泛梗，飄飄殊無根。飲啄得幾許？」營營晨與昏。對此春日好，荷鉏出南原。近觀草色敷，靜聽鳥語繁。諸有弄化本，雜還呈真元。曉然似供我，寧不倒清樽？有身貴適意，窮達安足論！」此亦杜五郎之流歟？

724 草賢

崔瑗善草草，王隱謂之草賢。此在草聖之前，而人罕知之。

山泉翁詩集詞 耕者王清臣 草賢

725 考功詩

從叔祖季木考功象春，趺宕使氣，常引鏡自照曰：「此人不爲名士，必當作賊。」嘗奉使長安，飲於曲江，賦詩云：「韋曲杜陵文物盡，眼中多少可兒墳。」其傲兀如此。有題項王廟樂府一篇，云：「三章既沛秦川雨，人闕更縱阿房炬，漢王真龍項王虎。玉玦三提王不語，鼎上杯羹棄翁姥，項王真龍漢王鼠。垓下美人泣楚歌，定陶美人泣楚舞，真龍亦鼠虎亦鼠。」此詩劉公戒絕愛之。公與文光祿太青友善，詩亦齊名。錢牧齋尚書云：「文天瑞如魔波旬，具諸天相，能與帝釋戰鬪，遇佛出世，不免愁宮殿震壞。王季木如西域婆羅門，邪師外道，自有門庭，終難皈依正法，然其警策處，要自不可磨滅。」[△]列朝詩中僅錄三首，又非佳作。

726 三禮

楊太史用賓觀光《致知小語》云：「《周禮》、《儀禮》、《大戴禮》曰三禮，喪禮、葬禮、祭禮亦曰三禮，出喪禮。天神、人鬼、地祇亦曰三禮。出舜典。」

727 唐宋詩句

唐宋詩句
人言造化。浪白秋分髮。黑頭。向來因是。一川落葉。隔年。隔年時布衣。寒。人未歸。春日。丁巳。丁巳。丁巳。

晚唐人詩「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元人詩「布穀叫殘雨，杏花開半村。」皆佳句也，然總不如右丞「興闌啼鳥緩，坐久落花多」自然入妙。盛唐高不可及如此。

白居易

728 蟹字韻詩

蘇軾

顧奴字啓姬，杭州人，適鄂生某。康熙庚申，從其夫至京師。嘗見所著《靜御堂集》，小賦詩詞頗婉麗。九日，予與同人飲宋子昭工部小園，限蟹字韻。翌日鄂詩先就，顧代作也。其末云：「予本澹蕩人，讀書不求解，爾雅讀不熟，蟛蜞誤爲蟹。」予驚歎。顧善歌，所製詞曲有一輪月照一雙人面之句。予最賞之。

歸去來兮辭
風飄葉落，霜凝草氣，黑蛩。貴體愁雲，疏雨告凶。翻車亡因未盡，嚴室空財何本。土自開心，萬人何舉，分等斷。又云：「昔平侯共食，食皇鳳麌，固知之車前小人，亦知之。

念百安丘馬禮部應龍撰《梵雅》十二卷，釋言第一，釋義第二，釋相第三，釋教第四，釋佛第五，釋菩薩第六，釋聲聞第七，釋外道第八，釋人倫第九，釋天文第十，釋地理第十一，釋鳥獸第十二。時而翻譯益加，其類極多，頃前辨軍家曰：「奈何刀劍，主心能夏，數喪食敗，惡惡。由斯觀諸表文，安邦試錄

孫沙溪無用閑談載安邦鄉試錄并其賦表，極佳，雖中華文士無以過之。安邦者，安南一

考功詩三禮唐宋詩句 蟹字韻詩 梵雅 安邦試錄

道之名也。試錄題云：「洪德二年辛卯，蓋其國僭號。初場《四書》義四篇、《五經》義五篇，二場制、詔、表各一篇，三場詩、賦各一篇，四場長策一篇。」交趾，明初爲十四道之一。蓋沿中國科舉之制而稍損益之耳。其擬謝玄《讓前將軍表》曰：「奈彼氐秦，生心猾夏，逞虎貪狼噬之惡，正爾憑陵；賴風聲鶴唳之威，居然奔潰。諒本皇天之助順，亦由廟算之先幾。詎意圖功，驟加異寵。言念百年之績，猶後卽誅；豈伊一戰之勞，敢先受賞。」《木罌賦》曰：「雪疊恥於滎陽，振槁葉乎灘水。士自閑於汔濟，人何擇於善泅。」又云：「惜乎始終參差，倉皇反復，固陵之車挽不來，齊村之禍坑自速。智已局於掣瓶，悔猶迫於鼎足。覲輜啓贊，瓶羸告凶，檻車之困未幾，鐘室之恨何窮！」烏言卉服，何以有此？亦奇矣。

731 粵風續九

「千本」不外職。雷螺殼不燃，燒其裏溫蠶。千蠶燃。蘿善烟，沃煙而曲育。一韓隨貢
粵西風淫佚，其地有民歌、徭歌、俍歌、僮歌、蛋人歌，俍人扇歌、布刀歌、僮人舞桃葉等歌，種種不一，大抵皆男女相謳之詞。相傳唐神龍中，有劉三妹者，居貴縣之水南村，善歌，與邕州白鶴秀才登西山高臺，爲三日歌。秀才歌芝房之曲，三妹答以紫鳳之歌。秀才復歌桐生南嶺，三妹以蝶飛秋草和之。秀才忽作變調曰朗陵花，詞甚哀切，三妹歌南山白石，益悲激，若不任其聲者，觀者皆歎歎，復和歌，竟七日夜，兩人皆化爲石，在七星巖上。下有七星塘，至今風月清

夜，猶彷彿聞歌聲焉。同年睢陽吳丹渠淇。爲潯州推官，采錄其歌，爲《粵風續九》。雖侏儒之音，時與樂府子夜讀曲相近，因錄數篇。

平水民歌曰：「妹相思，不作風流待幾時？只見風吹花落地，不見風吹花上枝。」相思曲。「思想妹，蝴蝶思想也爲花。蝴蝶思花不思草，兄思情妹不思家。」蝴蝶思花。「娘在一岸也無遠，弟在一岸也無遙。兩岸人煙相對出，獨隔青龍水一條。」隔水曲。「妹嬌娥，憐兄一箇莫憐多。已娘莫學鯉魚子，那河又過別條河。」妹同庚。「嫩鴨行遊塘柵上，嬌娥尚細不曾知。天旱蜘蛛結夜網，想晴只在暗中絲。」塘上。「妹相思，妹有真心弟也知。蜘蛛結網三江口，水推不斷是真絲。」妹相思。「科舉秀才取紅豆，相思及早辦前程。黃菊花開九月九，枝枝葉葉有娘名。」黃菊花。
里 僮歌云：「思娘猛，行路也思睡也思。行路思娘留半路，睡也思娘留半牀。」「白馬兒，白馬端正也難騎。娘騎馬頭表馬尾，馬轡尖尖妹陷比？」二。陷比，卽怎騎。「鄧娘同行江邊路，却滴江水上娘身。滴水一身娘未怪，表憑江水作媒人。」三。鄧，與也。「黃蜂細小蟄人痛，油麻細小炒仁香。鴨兒細細著水面，表〔綠〕〔緣〕細小愛憐娘。」四。

平水民歌曰：「六呑六，齊度菊口籠，六，鳥也。呑，見也。齊度，大家也。菊，飛人也。口籠，山中也。大路無數，江河無數曲。望東西南北，花色一般紅。」又「舊錢便好使，舊米好做糍。望北斗超生，望有彭照顧。彭，謂所私。各想心各愁，心頭如馬踐。條條臘真力，百色盡眉齊。臘，擔也。真力，重也。三

十六圖羊，四十雙圖雞。」言采禮之多，盛稱夫家，與《羅敷行》同意。七百首盡賦養。舉一端也。真大言也。三
合僮歌：「口三六四里，踏得耳花桃，花脈淋了好，花桃淋了密。」淋了細絲絲，淋了離乙乙。養
勒佛排撻，養勒花排菲。里樣對鴛鴦，里樣梁山伯。山伯祝英臺。此進山踏歌之詞。口，人也。脈，辦
也。淋，諦視也。離，陸離之意。乙，猶亞也。五六句承四五句，言桃花跗萼之穠艷。已下五句，專賦踏歌之人。勒，兒也。
撻，整齊也。菲，美麗也。男女相悅，言男如佛、女如花耳。鴛鴦，比之於鳥。梁祝，比之於人。

蛋歌：蛋有三種：蠍蛋、木蛋、魚蛋，此魚蛋也。「錯畔行過蘇行巷，魚通水透到花街。木樨花發香十
里，蝴蝶聞香水面來。」一、「蛋船起離三江口，只爲無風浪來遲。月明今（網）〔網〕船頭撒，情人水
面結相思。」二、今，擎也。三江：黔江、鬱江、潯江。「鹿在高山喫嫩草，相思水面緝麻紗。紋藤將來作馬
疋，問娘鞍落在誰家？」三、麻紗，網也。魚蛋浮家泛宅，故所賦不離江上也。楊昌真辭。」被財也。上詩學表太

張何浪人扇歌者，書歌於扇，字如蠅頭，一面則花鳥。其詞有云：「比萬兩千金，眉心又眉意；比
火帝龍師，結夫妻卦世。」火帝，龍師，二人名。卦，過也。校譜錄。」對只一首長短句。曰：賤莫學畫魚牛。
顧贊擔歌者，侗人多以木擔聘女，或持贈所歡，以五采齡作方段，齡處文如鼎彝，歌與花鳥相間，
字亦如蠅頭。布刀者，侗人織具也，書歌於刀上，間以五采花卉，明漆沐之。又有師童歌者，巫
覲樂神之曲，詞不錄。曲時歌因之。

十六圖羊，四十雙圖雞。同平鄉獨吳科果始。真竹林舟。采桑共唱，真率風華式。讀書齋文

黃鶴鄧州彭氏，布政使禹峯而述女，適李鴻。鴻字青立，文達公裔孫，學士恆茂之子，予門人也。鴻亦能詩，而才不及婦。予嘗序其《蝶龕集》，刻之京師。如咏白蓮云：「月亦驕花色，風偏送葉香。」刺繡云：「針宜停午倦，牕喜趁新晴。」送外云：「山川日以遠，雨雪天將寒。」皆佳句也。又雷家灣云：「峯峯斜倚俯清滑，一葉孤舟亂後身。」洞口白雲雞犬在，此中大有避秦人。」金銀洞云：「絕壁繩橋萬壑深，春風何意此登臨？安禪暫借蒲團力，坐聽神龍澗底吟。」又「陰厓如幄俯青蘿，脈脈寒泉激素波。豆大一舟沙際望，四山香氣鳥聲和。」種桃柳云：「繞畦煙水望迷離，種得桃枝間柳枝。好是年年芳草地，春晴須記聽鶯時。」惜香橙云：「幾經翦拂始成林，夏晚移牀就綠陰。却怪朝風雪惡，惜香空負十年心。」此類數十篇，皆可誦也。

超一子

733

超一子者，廣陵殷氏女，早寡，學道三年，坐化。遺詩偈一卷，有云：「靜中無箇事，反復弄虛空。地老天荒後，魂飛魄喪中。有師開道統，無法度愚蒙。忽底虛空碎，夕陽依舊紅。」又看花云：「土來澆灌水來栽，顛倒工夫任我來。滿院春風花自語，不將顏色向人開。」

734 四六話

宋王鉉作《四六話》二卷，與詩話、賦話、文話並傳於時；又有作《四六談麈》者，唐、宋以來重四六如此。故溫公知制誥，以不能作四六辭。《識小編》載洪武六年，諭禮部尚書牛諒，禁止四六文字，并表箋亦然；諒等乃錄柳子厚代《柳公綽謝上任表》、韓退之《賀雨表》以上，命頒行天下以爲式。然其後制誥表箋，皆用四六，未嘗變也。

宋元人集目

秀水曹侍郎秋岳溶，好收宋元人文集，嘗見其《靜惕堂書目》所載宋集，自柳開《河東集》已下凡一百八十家。元集自耶律楚材《湛然集》已下凡一百十有五家，可謂富矣。近時石門吳孟舉之振刻宋詩鈔，亦至百數十家，多祕本，蓋吳與其縣人呂莊生、留良兩家所藏本；而潁濱、南豐尚不及載，則未刻尚多也。吳曾爲予言：「唐樊宗師、宋二劉公是、公非集，其家皆有之。」又嘗見金陵黃俞邵虞稷徵刻唐、宋、元書目所載，有金趙秉文《澐水集》二十卷，元郝經《陵川集》三十九卷。癸亥，俞邵以徐都憲立齋元文疏薦入明史館，予時向之借書，所見如《李觀集》、司空圖《一鳴集》、沈亞之《下賢集》、柳開《河東集》、王令《廣陵集》、牟巘《陵陽集》、李之儀《姑溪集》、耶律楚材《湛然集》。

居士集》，皆目所未載者。又予家所有張養浩《歸田類稿》、石介《徂徠集》、尹洙《河南集》、岳珂《玉楮集》，則黃氏之所未備也。近朝鮮人貢使臣至京，亦多購宋元文集，往往不惜重價，祕本漸出，亦風會使然。《水東日記》云：「張文忠公全集，今在故副都御史雲中孫廷瑞家，蓋齊府舊物，有歐陽圭齋序。」予所見本，有李木魯翀序，而無圭齋序。

736 杵山集牒

釋晝《杵山集》十卷，有湖州刺史于頤序，詩七卷，碑誌傳讚、書序二卷，聯句一卷。首載敕浙西觀察使牒，湖州當州皎然禪師集牒，得集賢殿御書院牒，前件集庫內無本交闕進奉牒，使請速寫送院訖垂報者牒，州寫送使者故牒，貞元八年正月十日牒都團練副使權判兼侍御史李元使潤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王緯。按《唐六典》，集賢殿學士掌刊緝古今圖籍，凡天下圖書之遺逸，賢才之隱滯，則承旨而徵求焉。當時一衲子之集，至下敕觀察使牒本州寫送，其於文事可謂勤矣。後世如此等事，豈可易得？張睿卿稚通所編《吳興唐五家集》略同，但作四卷。

737 王威寧詩

予改官翰林侍講時，淄川唐濟武夢齋太史寄詩云：「蠟燭五侯新制誥，鞦韆三影舊郎中。」語

雖巧，特工妙。後讀王威寧詩，有云：「江浙老成新運使，戶曹公道舊郎中。」乃知前輩已有此句法，但工拙異耳。

738 武侯集

宋龍泉葉氏《習學記言序目》云：「諸葛武侯集。荀勗、和嶠令陳壽所定。亮之言，魏、晉所不欲聞，然且存之而不敢沒。非亮至誠，孰能使之哉？」予謂是固忠武至誠動物之效，而晉武帝之視宋哲、徽二宗，勗、嶠之視章惇、蔡京輩，務俾蘇、黃諸公著作一字不存於世，明太宗靖難後舉世以方正學文章爲諱，其用心霄壤矣。葉謂晉武好善忘讎，自是盛事，故其後裔，雖亂而尚延。旨哉！曹操殺孔北海，其子丕獨愛融文辭，每歎曰：「揚、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此又在晉武之前，皆後世所不及。

739 葉水心論三國志

葉水心謂「陳壽《三國志》，筆高處逼司馬遷，但少文義緣飾，終勝班固」。又云：「近世有謂《三國志》當更修定者，蓋見注所載尚有諸書；不知注之所載，皆壽棄餘。」按陳壽之書，古今訾譽者非一；班氏良史，以壽勝固，殊不可解。若其稱名「三國」，名義乖舛，自陳同甫、郝伯常諸人，

皆改正其書。此外作者尤衆，「林齋山集」有「胡君季漢正義序」，楊廉夫「正統辨」，其言尤著。近世歎人謝陸少連、季漢書出，不惟名正言順，抑且文詞斐然，惜水心不及見耳。駟不及舌，葉氏之謂矣。

740 管夫人畫

祁縣戴楓仲藏管夫人道昇小畫一幘，有細書十字云：「出廻新綺閣，竹掩舊朱門。」邢子愿太僕題云：「竹繞層樓冒網蜘蛛，絲絲縷縷貌曇瞿。倦來素面流輕粉，尚衣羊肝半臂無。」戴博雅有文，與傅青主善，有「半可集」。

741 毘陵集

戴文粹中。唐獨孤及「毗陵集」二十卷，有朝議大夫前守虔州刺史隴西李舟序，補闕安定梁肅後序，此序載「文粹」中。末有祝允明跋云：「『毗陵集』二十卷，祕藏天府，世罕其傳。吳文定公在東閣，抄藏於家。其孫經府君，與貞山給事爲內兄弟。給事因得假歸錄之。」云。詩三卷，通八十二篇，與今「詩紀」所載無異。餘賦一，表二十七，書二，議九，銘三，頌一，論一，「說」二，碑五，序五十一，集序三，讚六，記述十二，策書四，文十二，行狀二，碑銘五，靈表一，墓誌二十七，祭文九。康熙癸

亥閏六月借抄於晉江黃氏。

四、文十一、詩九、聯論五、靈表一、墓誌二十、孫文武、集照錄
七百四十二、卷二、書二、舞式、樂一、鑑一、「雅」、「頌」、「聯正」、「音五十」、東
漢文、宋林艾軒光朝，與朱子同時同里，說詩最不喜歐陽《本義》。與趙子直書云：「《詩本義》初得
之，如洗腸胃；讀之三歲，覺得有未穩處。大率歐陽、二蘇及劉貢父談經多如此。」又一書駁《本
義》、鬪睢、樛木、免置、麟趾等解甚悉。大抵歐陽《本義》雖未必盡合，然較考亭盡去小序而以臆
斷，不啻勝之，未可厚非。

文與白生書、詩、平西集。

743

誦詩

予六七歲始入鄉塾受《詩》，誦至燕燕、綠衣等篇，便覺梗觸欲涕，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稍
長，遂頗悟興觀羣怨之旨。宋玉融陳叔盥與樂軒陳藻讀《國風》於古寺，至采蘋，藻掩卷而泣，
頓悟中庸之旨。叔盥以告網山林亦之，網山遂以藻見於其師林艾軒曰：「吾嘗謂《詩》不歌，《易》
不畫，無悟人處，今于元潔尤信。」知此者，可與言《詩》。然采蘋之詩，亦未見可泣處。

744 學杜

昔姑五代詩家，惟王昌齡、杜甫、李商隱、韻派天下，五派集焉。其言大善。

宋明以來，詩人學杜子美者多矣。予謂退之得杜神，子瞻得杜氣，魯直得杜意，獻吉得杜體，鄭繼之得杜骨。它如李義山、陳無己、陸務觀、袁海叟輩，又其次也。陳簡齋最下，後村詩話謂簡齋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其品格在諸家之上，何也？

沈下賢集

其土不然，限於志，則有唐宋文公公之說，豈空而更其土。不然，限於志，則有唐宋文公公之說，豈空而更其土。

唐吳興沈亞之《下賢集》十二卷：古賦詩一卷，雜文雜著如《湘中怨》、《秦夢記》、《馮燕傳》之類。三卷，記一卷，書一卷，序一卷，策問對一卷，碑、誌、表一卷，行狀祭文一卷。有宋人序，題「元祐丙寅十月一日。無名氏」。末有萬曆丙午閩人徐勑與公跋，云鈔諸焦太史者。後附張祐、杜牧、李商隱三詩。黃俞邵虞稷得之周櫟園戶侍，戶侍得之謝在杭方伯家。《下賢》文大抵近小說家，如記弄玉、邢鳳等事。

雞上木

予贈徐隱君東癡夜詩云：「先生高卧處，柴門翳苦竹；雪深門未開，村雞鳴喬木。」日午炊煙絕，吟聲出茅屋。云云。故友葉文敏公方萬最愛之，而不解「雞鳴喬木」之句，以爲江南若見雞上木鳴，則以爲妖孽矣。然古詩已云：「雞鳴高樹顛」，陶詩云：「雞鳴桑樹顛」，而諺亦有云：「雞寒上

樹，鴨寒下水」。此皆目前習見語，訥菴豈忘之耶？」

747 佛手柑詩
姑丈葉文潛公氏所最愛之，而不穢。舉如雷木之句，以風旨讀昔見藝土

益都王太平遺坦有《詠佛手柑詩》云：「斷此黃金體，施於祇樹林。度人難下指，合掌卽傳心。味向駢枝悟，香從反覆尋。諸天有真訣，巨擘競森森。」予每歎其工。太平又嘗作禪意詩數十篇。

義王 748 木瓜詩解

紫陽解詩多失本意。其甚者，如《木瓜》一章，尤爲穿鑿。輔廣《童子問》亦知其非，而不敢斥師說，則欲盡抹倒小序、《家語》以傳會其謬，依違可笑。云有學者請於先生曰：「某於木瓜詩反復諷咏，但見其有忠厚之意，而不見其有褻慢之情。小序以爲美齊桓，恐非居後揣度者所能及。或者，其有所傳也。竊意桓公既歿之後，衛文公伐齊，殺長立幼，衛人感桓公之惠，而責文公之無恩，故爲是詩以風其上。不然，則《家語》所謂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豈鑿空而爲此言乎？」先生以爲不然，曰：「若以此詩爲衛人欲報桓公之詩，則齊桓之惠，何止於木瓜，而衛人實未有一物報之也。」此論呆甚，豈詩人言外之意。「愚謂此下輔氏之說。以此言之，則小序之說，亦傳會之失，實無所據。何武斷如此。而先生疑以爲男女贈答之詞，則亦以爲衛風多淫亂之詩而疑其或然。」

耳。此段是。至於《家語》所載夫子之說，乃王肅所纂集，固難盡信，而其言亦又無甚意味。且於小序之作，未知其孰爲先後也。」若是則秦火已後，《六經》、《四子》之書皆不足信矣。因傳會師說，而并欲廢《家語》，可謂妄人也已矣。其它解《有女同車》、《風雨子衿》等篇，皆傳會無理。諸家之說，斯爲最下。

749 廟堂碑

虞伯施夫子廟堂碑真蹟，康熙壬戌江南一士夫携至京師，或酬直五百金，不許，張學士素存玉書云：親見之。又有陸士衡真蹟一帖，歸戶書真定梁公蒼巒（清標）宋牧仲舉曾見之。

750 表語本樂天詩

宋任忠厚樟坐上書人籍，久不得調，投時相啓云：「籠中翦羽，仰看百鳥之翔；岸側沈舟，人坐閔千帆之過。」蓋用白樂天〔二〕詩「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語。公之門，食客四人，黃〔一〕應爲劉禹錫。——點校者。
文具南宣
〔一〕應爲劉禹錫。——點校者。
〔二〕又達幹命二歲，至官「慈長以財貧」之語，自注裏曾南豐翁。其雖專誠著于後山師曾黃，又與林表叔書云：「古聞鶯鵡南豐先生，不遺不撫。」答是翁之書云：「微躬以

猗覺寮記云：陳后山平生尊黃山谷，末年乃云：「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人或疑之，非

也。無己少學文於子固，後學詩於魯直，各有師承。是詩觀克文忠公六一堂圖書。又有句云：「世雖嫡孫行，名在惡子中。」又與林秀州書云：「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答晁深之書云：「始僕以文見南豐，辱賜以教。」云云。又妾薄命二篇，至有「殺身以相從」之語，自注爲曾南豐作。其推尊至矣。至答秦觀書云：「僕於詩初無師法，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其自叙源流甚明白。惟於兩蘇公，雖在及門六子之列，而其言殊不然。其答李端叔書云：「兩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長公之客也。」言外自寓倔強之意，此則不可解耳。

027 李清本樂天詩

752 虞揭

正音云：「虞，音對士彌真贊。」韻白書真宗樂公蒼鵠南歸，宋史中華曾見之。

虞道園序范德機詩，謂世論楊仲弘如百戰健兒，德機如唐臨晉帖，揭曼碩如美女簪花，而集如漢廷老吏。曼碩見此文大不平。一日過臨川詰虞，虞云：「外間實有此論。」曼碩拂衣徑去，留之不可。後曼碩赴京師，伯生寄以四詩，揭亦不答，未久卒於位。偶讀梁石門寅集述此，記之。文士護前，盧後王前，千古一轍，可笑也。

宋史中華未嘗其傳，其後其後，「答張良舉曰：『大抵人之文章不復前多，因物合體，而其才氣之差，真莫測。』」

753 艾軒用法語

雨林夫子之號，改王獻祖慕其固錄其言，而其言亦又承其意想。且見小

吳子經，臨川人，與歐陽文忠游，著《法語》。有云：「稚子夜啼，拊背以鳴之而不止，取果餌與之而不止，於是其母滅燭，其父伏戶下爲鬼嘯，爲狐鳴，則其口如窒，此事所以貴乎權也。」韓子蒼謂其絕似《莊子》。孝宗朝，林艾軒光朝在太學日，試兵勢策云：「譬如嬰兒夜啼，拊之不止，啖之不止，卒然滅燭伏戶下，爲虎嘯狐鳴，則其喙如窒。」全用吳語，校文者傳以爲笑。少司成陳少南見之，大驚歎曰：「此筆當與太史公爭衡，必寘首選。」林希逸作《艾軒文集序》，載其事。蓋當時艾軒實竊吳詞，訕笑與賞歎者皆不知其本《法語》也。

蜀鑑

《蜀鑑》十卷，起秦人取南鄭、秦人伐蜀，迄西南夷本末，有文子嘉熙丁酉跋云：「與資中郭允謹居仁共爲此編。」又有姚咨嘉靖丙寅跋云：「是編予得之羅浮外史顧玄緯氏，玄緯得之兵侍郎范東明翁，翁又得之章丘李中麓吏部，輾轉假錄，越二十餘年，予始得手鈔，凡六踰月乃畢。夙興夜寐，無論寒暑，蓋不知老之將至。」是書予壬子入蜀時，購之不可得，康熙癸亥，乃借之朱簡討錫鬯。朱好寫書，多未刻祕本。跋中李中麓氏藏書百六十年未散，近始歸崑山徐宮贊健菴乾學。梁溪顧氏書至孝廉修遠宸尤富，後書歸吳中丞伯成興祚。惟四明范氏天一閣書不以借人，至今無恙，餘姚黃梨洲宗羲多就閱其祕本。

至今
筆墨。

755 李元賓集

宋建炎歸闕其醫本。

唐李觀《元賓文集》五卷，附詩四篇，始《郊天頌》，終《邠寧節度饗軍記》，凡雜文五十篇。諸碑銘亦有奇處。至與孟簡吏部、奚員外諸書，粗率叫呶，如醉人使酒罵坐。蓋唐中葉已後，江湖布衣，挾行卷于薦紳，延接稍遲，贈遺稍薄，則謗讟隨之，浸以成習，觀諸書可見。編首有陸希聲序，謂「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右。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尚於質，故質勝其辭。」又云：「元賓尚於辭，故辭勝其質。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又云：「元賓尚於辭，故辭勝其質。退之尚於質，故質勝其辭。」此序載《文粹》中。予謂元賓視退之，如跛鼈欲追騏驥，未可以道里計也。

756 唐人不明理

唐人多不明理，如歐陽詹《自明誠論》，先云：「文王、周、孔，自性而誠者也；顏子、游、夏，得誠自明者也。」下却云：「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弘自明誠而爲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贏。」此等議論，可謂離經畔道，宋儒之罪人也。

本是其母所藏，其父分白不識其藏，因取以印其口戒空，此非復以實平無也。韓

予《蜀道詩》有「熊館四時陰」之句，亡友葉文敏訥菴方萬以爲射熊館乃漢上林館名，不可借用。非也。《夢溪筆談》云：「熊於山中行數千里，悉有跼伏之所，必在石巖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訥菴或偶忘之耳。又有句云：「東道連胸臆。」按胸臆音潤蠹，而顏師古《地理志注》音劬，予從顏音。

唐人歌樂府

758

來 唐人所歌樂府詞曲，率是絕句，然又多剪截律詩，別立名字，殊不可曉。如王右丞「風勁角弓鳴」二首，截取前四句名《戎渾》；「揚子談經處」一首，截取前四句名《崑崙子》，旗亭伶人所歌高常侍「開籃淚霑牕」一首，《萬首》作濡。本是長篇，截取前四句名《涼州歌》是也。又考教坊記諸曲名，如《胡渭州》、《穆護子》又作砂。《涼州》、《伊州》、《甘州》之類皆載，而無《戎渾》、《崑崙子》之名。蘇軾十八學士，鍛鼠逐燕，大賢識頤，略不遺棄，而一二坐僂。故以西邊之名，以善辨其題。
潘高 潘高，字子容，南人，善音韻，嘗與人共賦，人皆不能，惟高能成，人目之曰：「潘安仁賦成之速，猶猶計著之緩。」
金壇潘高孟升《南村詩》，雅語時人古人，予最喜一絕句云：「黃鸝穀穀雨疎疎，燕麥風輕上鱉魚。記得去年寒食節，全家上冢泊船初。」

李元賓集 唐人不明理 熊館 唐人歌樂府 潘高

三九七

760 武風子

武風子，雲南之武定人，名恬，或言其先軍衛官也。嘗行乞市中，或寄宿僧寺，狀若清狂不慧，特有巧思，能於竹箸上燒方寸木炭，畫山水人物臺閣鳥獸林木，曲盡其妙。嘗畫凌煙閣功臣、瀛洲十八學士，鬚眉意態，衣褶劍履，細若絲粟，而一一生動。或以酒延致之，以箸散布其側，醉輒取畫，運斤成風。藩王、督撫、藩臬大吏欲邀致，即逃匿山谷，不見也。其箸一束，直白金數星。宦滇南者，遠餽京師，用充方物，亦奇技也。風子醉後，或歌或笑，或說《論語》，有奇解。年六十餘卒。盧氏《雜記》云：故德州王使君椅，有筆一管，約一寸許，管兩頭各出半寸以來，中間刻《從軍行》一幅，人馬毛髮屋木亭臺遠水，無不精絕。每一事刻《從軍行》二句，云用鼠牙刻之。故崔郎中鋌有《王氏筆管記》，此其類焉。

761 銅雀硯辨

前崔後渠《彰德府志》辨硯云：「世傳鄆城古瓦硯，皆曰曹魏銅雀博硯，皆曰冰井，蓋徇名而未審其實。魏之宮室，焚蕩於汲桑之亂，趙燕而後，迭興代毀，何有於瓦礫乎？」《鄆中記》云：「北齊起鄆，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光明不蘚。筒瓦用在覆，故油其背。版瓦用在仰，故油其面。」

筒瓦長二尺，闊一尺。版瓦之長如之，而其闊倍。今或得其真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花曰錫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乃見。古博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博筒者，花紋年號如博，內圓外方，用承簷溜，亦可爲硯。宋刺史李琮，元豐中於丹陽邵不疑家得唐元次山家藏鄴城古博硯，背有花紋及萬歲字，與《鄭中記》合。又曰「大魏興和二年造」，則唐賢所珍，已出於南城矣。

762 廬從清涼詩

高侍講士奇廬從清涼山雜詩云：「仙蹕陪遊陟井參，年來萬里閱崎嶇。東西行徧關山路，三度春風宿羽林。」辛酉，廬從巡歷喀爾沁。壬戌，廬從奉天府。癸亥，廬從清涼山。皆以二月出都。「輕寒未放杏花枝，樹底停鞭感歲時。不止今年負花事，漫將遊跡比分司。」元王惲完州詩「誰著分司王老子，杏花香裏過今春。」「澗水濺濺出谷流，沙原路僻草新抽。鶯聲亭午山村外，報道郵籤過定州。」「佛頂分來五髻青，浮空鳳刹玉輿停。茜衫黃帽搖金鐸，宮錦齊開梵字經。」「紫府仙山實奧區，長松鬱鬱壑爭趨。興來那得勾龍爽，重寫峯巒入畫圖。」勾龍爽有《紫府仙山圖》，載《宣和畫譜》。新安城上有高樓，金粉香銷幾百秋。傳是章宗遊賞地，纖花細草滿春洲。「野淀淵漫一望迷，漁莊蟹舍接通隄。遠天雲樹熹微裏，只少樓臺似浙西。」

池北偶談卷十七 談藝七

763 記觀施愚山書畫

辛亥秋，偶觀施愚山閻章所携書畫。東坡書二通：其一與柳子玉、寶覺師會金山詩。又其二云：「呂夢得承事，年八十三，讀書作詩，手不廢卷，室如懸磬，但貯古今書帖而已。作詩示慈雲老師。」後有常熟嚴文靖公訥跋。又元人趙仲穆畫竹，愚山作記，沈繹堂書之。又徐渭畫芭蕉，自題云：「蕉葉屠埋短後衣，墨描鐵鏽虎斑皮；老夫貌此堪誰比？」朱亥椎臨袖(日)「口」時。筆墨奇肆之甚。

764 二曹詩

言其一與《漢中賦》合。又曰「大賦與味」平對，限韻須發，引出梵南梵矣。

《南史》：「曹景宗賦競病二韻詩，蓋與古語暗合。」傳七年，鄭大夫孔叔言於鄭伯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又宋曹翰平江南後，久爲環衛。一日內宴，羣臣賦詩，翰以武人不預，自陳少習爲詩，亦乞應詔。太宗限刀字韻。翰援筆立成詩云：「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看盤

花舊戰袍。」太宗覽之，驟遷數級。二曹事絕相類，大奇。

士岐吳明懷宗御書在京師士夫家，見明懷宗愍皇帝御書王維詩「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十字。筆勢飛動，上有「崇禎建極之寶」。

林茂之

766

風雅文來同音笑。

林翁茂之古度居金陵，年八十餘，貧甚，冬夜眠敗絮中。其詩有「恰如孤鶴入蘆花」之句。方爾止文寄翁詩云：「積雪初晴鳥晒毛，閑携幼女出林皋；家人莫怪兒衣薄，八十五翁猶緼袍。」及卒，周樂園侍郎亮工葬之鍾山。

松筠菴詩

767

康熙庚申，刑侍高公珩再致政，歸淄川，未行，移居宣武門西松筠菴。相國益都馮公溥過之，流連竟日。高公贈詩云：「戶倚雙藤禪宇開，無人知是相公來；相看一笑忘朝市，風味依然兩秀才。」馮公和云：「隱几僧寮戶不開，天親無著憶從來；而今老去渾忘却，祇識維摩是辨才。」予亦

和云：「二老前身二大士，相逢半日畫爐灰；它年古寺經行地，記取寒山拾得來。」

768 墓誌
高公諱韻云，尚書職事，卒聞無人歌長恨公來，時晉一美志贈市，風雨益雅，公新徵之。

墓誌之始：《事物紀原》以爲始於比干，《槎上老舌》引孔子之喪，公西赤志之，子張之喪，公明儀志之之語。予按《檀弓》孔子之喪云云，蓋職志之志，猶今之主喪云爾。改志作誌，不可也。《封氏聞見記》青州古冢，有石刻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賈昊以爲東海王越女，嫁荀晞子。」又東都殖業坊王戎墓，有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銘」，凡數百字。又魏侍中繆襲葬父母，墓下題版文，則魏晉以來，例有之矣。

曹能始

769

明萬曆中年以後，迄啓、禎間，無詩。惟侯官曹能始宗伯學佺詩，得六朝、初唐之格。一時名士如吳兆、徐桂、林古度輩皆附之，然海內宗之者尚少。錢牧齋所折服，惟臨川湯先生義仍與先生二人而已。能始官四川參政，與監司謁撫按，必於館中別設一几，隸人置書几上，對衆一揖，卽就几披閱，不交一言，其孤亢如此。晚年大節如江萬里，尤不可及。予生甲戌，以辛卯中鄉

試，乙未中會試，與先生相去一甲子，無不符合。

試，乙未中會試，與先生相去一甲子，無不符合。

770 頴濱詩刻

古北口一寺中有石刻蘇頤濱詩云：「亂山環合疑無路，小徑繁廻長傍溪；彷彿夢中尋蜀道，興州東谷鳳州西。」蓋公元祐間奉使契丹時所題，而遼人刻石者。

771 汗青

▲青溪暇筆云：「古者書用竹簡，初稿書於汗青。汗青者，竹之青皮如浮汗，以其易於改抹也。既正，則殺青而書於竹素。殺，去聲，削也。言殺去青皮而書於竹白，則不可改易也。」後漢吳祐父恢以火炙竹令汗，取其青寫書，謂之殺青簡。不則汗青、殺青一也。姚說未知何據？

772 紫泥

▲青溪暇筆云：「晉朝爲詔，以青紙紫泥，紫泥猶今泥金之類。蓋泥紫色以書字也。」予按漢舊儀，天子信璽六，皆以武都紫泥封之。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西京雜記云：「漢以武都紫泥爲璽室，加綠綿其上，非以書字也。」▲藝林伐山云：「今之紫泥，古謂之芝泥，皆濡印染繪之具。」

墓誌 曹能始子頤濱詩刻

汗青 紫泥

也。」姚說誤。

773 宋諸帝書

宋諸帝多工書，如太宗及仁宗飛白，而高宗其尤著者。今徽宗書，往往從書畫題跋見之。於京口鶴林寺，曾見高宗書石刻。《青溪暇筆》記明南京舊內「忠實不欺之堂」扁書，清勁奇古類朱熹，乃理宗御筆，以賜郡守馬光祖者。太祖仍而不改云。

774 一技

近日一技之長，如雕竹則濮仲謙，螺甸則姜千里，嘉興銅爐則張鳴岐，宜興泥壺則時大彬，浮梁流霞盞則吳十九，號壺隱道人。江寧扇則伊莘野、仰侍川，裝潢書畫則莊希叔，皆知名海內。如陶南村所記朱碧山製銀器之類。所謂雖小道，必有可觀者歟？

775 鄧燿

李宗城汝藩作《鄧彰甫傳》云：

彰甫名燿，江陰人也。其先世爲唐宗人，罹武曌之亂，避地日南，迄宋大中時，遂君其國。

凡八傳至昊岳，無嗣。其女名昭聖，主國事，皆李姓也。閩奸人陳日熗，以詭計入贅，襲取之。始以避女主而逋，終以立女主而亡，事亦奇矣。昊岳遺腹子萼，育於舅氏，冒鄧姓，實虞禍也。三世以宦顯其國，至司空光遠公曰明者，幼岐嶷，國王器之，妻以女，拜左參知，初不知其爲李氏裔也。文皇帝時，伊國逆臣黎季犛殺其主，司空舉義師伐之，竟以德報怨矣。尋奉其幼主問道憇於闕廷。季犛佯服，懇請幼主歸國。甫入境，伏發，復殺之，并及天使。上赫然震怒，特遣成國公朱能、英國公張輔出師討罪，三禽僞王，滅其國，悉郡縣之。

文公司空實先內附爲嚮導，厥功懋焉，拜行在工部尚書。公先世以宗親王異域，茲乃以陪臣躡九卿，斯尤奇矣。子師晦任州守，以言事謫江陰尉，遂家焉。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六，其語出文公集成興。始彰甫爲司空九世孫，虬髯白皙，雙眸炯然。善細書，絕技擅場，所書洛神賦，縱橫僅寸餘，竭目力始悉其縷析絲分，毫芒彪炳，八法精勁，行伍井然。又能於粒米上書一絕句，異哉！此詩出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六，其語出文公集成興。蓋按後漢師宜官，能於方寸間書千言，頗自矜重。間挈空囊過酒家，書其壁，觀者雲集，酒大售，因寬其直，飲酣，輒削書而去。梁鵠受其法，魏武重之，可方駕矣。牛山云：「楚草書者，當即此意。」

776 康海學柳

庚德涵《武功·官師志》，學柳子厚《先友記》。柳作《獨孤申叔墓碣》，未載其友十三人姓氏，

與《先友記》同一奇格。禡志、學憲子輩，武文臨、時翁、隱庵，申叔墓齋，未錄其文十二人，缺刀。

777 屏山詩禪

劉屏山子翬，朱文公師也。其《屏山集》詩，往往多禪語。如牧牛頌云：「軟草豐苗任滿前，蒼然穀鰈臥寒煙。直饒牧得渾純熟，痛處還應著一鞭。」徑山寄道服云：「遠信殷勤到草菴，却慚衰病豈能堪。聊將佛日三端布，爲造青州一領衫。」粲粲休誇綺與紈，紉蘭製芰亦良難；此袍徧滿三千界，要與寒兒共解顏。」此類是也。歐先生常語文公曰：「吾少官莆田，以疾病，時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比歸，讀儒書，而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故文公講學，初亦由禪入。

公未滿二十，出師指揮，二十六歲，授中書舍人。

778 李鎮東書

李鎮東，字子雲，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人。父諱瞻，字長吉，善文章，有天英之號。土穠然貢慈，眷重如國由。昔人評謝康樂詩，如初日芙蓉，顏延之詩，如鏤金錯采。梁武帝取其語以入書評云：「李鎮東書如芙蓉之出水，文彩之鏤金。」昔於彭城，因王贊之，表以文，軒主參賈，時不厭其溫厚，乃資財數十萬，立文主而白，事亦奇矣。吳昌黎題于夢窗，有大異同，冒發我，實遺縣山。三

凡人稱至異同。其文奇固聖，生國事，習李技，出國人刺目哭，如鶯情入聲，更與之。故

779 姑溪集

宋李之儀端叔《姑溪文集》五十卷：古賦詩十一卷，銘贊一卷，表啓書四卷，雜書一卷，此上下
闕數卷。手簡十七卷，序一卷，記二卷，題跋五卷，祭文青詞一卷，墓誌三卷，詞曲三卷。《後集》二
十卷：古賦詩十二卷，銘贊一卷，序跋一卷，手簡三卷，誌狀二卷。端叔在蘇門，名次六君子，襄
毛氏《津逮秘書》中刻其題跋。觀全集殊下秦、晁、張、陳遠甚，然其題跋自是勝場。

楊鐵厓二賦

780

楊廉夫作《悲舒王賦》，刺王安石云：「舉周官之勦說兮，胡獨忌夫春秋？宜天有變而弗畏
兮，人有讒而易售。聽鳴鶲以爲鳳兮，唾窮麟以爲跛羊。松柏老而剪棄兮，喜植榆之驟長。」數
語曲盡安石罪狀，可當爰書。又《摩厓碑賦》云：「苟執溫清之小節兮，不匹馬而北方，則千麾而
萬旗兮，肯復効忠於耄荒。」又云：「迎上皇以來歸兮，嘵長慶之驩聲。歛南內其不祥兮，起膝下
之天兵。使權臣其鼠變兮，何李父之貸刑？此殘碑之墮淚兮，與凍雨而交零。」兩段或抑或揚，
尤深當肅宗功罪，史筆也。廉夫有《東維子全集》。

781 滄浪集

宋蘇舜欽子美《滄浪集》十五卷：首有歐陽序，古律詩八卷，誌狀二卷，書二卷，上書疏狀啓

屏山詩禪 李鎮東書 姑溪集 楊鐵厓二賦 滄浪集

表二卷，記序雜文一卷。有南宋施元之跋，尾云：「蘇子美集十五卷，歐陽文忠公爲之首序。子美在寶元、慶曆間，有大名，其文章瓊奇豪邁，自成一家。不幸淪落早世，故生平所著止此，而近時亦少見之，元之因俾鏤版於三衢。又得尚書汪公聖錫所藏豫章先生詩，爲子美作也。并附之左方。乾道辛卯六月己巳，吳興施某書。」

782 祖徳集

宋石介守道、祖徳集二十卷，詩卷辨說原釋傳錄雜著五卷，論二卷，書六卷，序一卷，記一卷，啓表一卷，石門吳孟舉之振所貽宋刻也。守道最折服者柳仲塗，最詆謔者楊文公大年，觀魏東郊詩怪說可見。其文倔強勁質，有唐人風，較勝柳、穆二家，終未脫草昧之氣。

783 蘇子美詩

《滄浪集》有及第後與同年宴李丞相宅詩云：「拔身泥滓底，飄迹雲霄上；氣和朝言甘，夢好夕魂王。軒眉失舊斂，舉意有新況；爽如秋後鷹，榮若凱旋將。」一第常事，而津津道之如此，子美之早廢不達，已略可見矣。昔人議孟郊「春風得意馬蹄疾」之作，子美何以異此？

皮陸

宋皮陸詩十卷，賦文東正十卷，古體詩十一卷，漫記一卷，太常書四卷，雜書一卷，出士

唐本《笠澤叢書》四卷，以甲乙丙丁爲次，前有自序及江湖散人傳，後有宋政和元年毘陵朱袞序，乃江西士夫家舊本，黃兪邵得之金陵餅肆中。自跋云：「出魯望手編，唐本古雅，殊可寶惜。予舊藏皮襄美《文藪》十卷，有襄美自序，宋柳開仲塗序，亦皮所自編也。凡《松陵唱和集》詩，二編俱不載。」

785 柳仲塗集

宋柳開仲塗《河東文集》十五卷，附行狀一卷，門人張景所編。其文多拗拙，石守道極推尊之，其過魏東郊詩，上擬之臯、夔、伊、呂，下擬之遷、固、王通、韓愈，殊爲不倫。《東郊野夫傳》，開所自述，與《補亡先生傳》，皆載集第二卷。又穆修《伯長集》，代州馮秋水方伯如京順治中刻之金陵，文拗拙亦與開類，詩尤不工。唐末宋初，風氣如此，其視歐、蘇，真陳涉之啓漢高耳。景，字晦之，避難逋竄，改姓名曰李田。所至題曰：「我非東方兒木子也，不是牛耕土田也，欲識我踪跡，一氣萬物母。」景作柳集序，破題云：「一氣萬物之母也。」見《湘山野錄》。

786 龍標宮詞

真而善
李太白清平調行樂詞，皆用飛燕昭陽事。然予觀王少伯宮詞，如《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春

徂徠集 蘇子美詩 皮陸 柳仲塗集 龍標宮詞

寒賜錦袍」；「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皆爲太真而作，皆用昭陽事。蓋當時詩人之言多如此，不獨太白。

787 徐介詩

錢牧齋先生注杜詩，卷首附錄有《徐介題未陽杜工部祠堂》詩云：「手接汨羅水，天心知所存；故教工部死，來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風騷共一源；消凝傷往事，斜日隱頽垣。」偶看王得臣《麈史》云：「熙寧初，調官泊報慈寺，陽翟徐秀才出其父屯田忘名詩，清苦平淡，有古人風。其過杜工部墓一首云：『水與汨羅接，天心深有存。遠移工部死，四五六句同。江山不受弔，寒日下西原。』字句稍不同，蓋屯田即介也。前本手接二字不可曉，疑有誤。」

788 柳開論文

元盛如梓《恕齋叢談》載柳開論文曰：「古文非在詞澀言苦，令人難讀，在於古其理，高其意。」然予讀開《河東集》，但覺苦澀，初無好處。豈能言之而不能行耶？

齊東野語
789 刊書
書
大定丙子，漢高祖廟金匱石碑中。自刻之，出齊東野語。舊本古體，宋石寶著《四書》四卷，以甲乙丙丁四次，附古文又正歸道人輯。齊晉宋齊麻武半輩與宋

恕齋叢談云：「書籍版行，始於後唐。昔州郡各有刊行文籍，寰宇書目備載之，雖爲學者之便，而讀書之功，不及古人矣。且異書多泯沒不傳，後漢書注事最多，所引書今十無二三。如《漢武秋風辭》，見於《文選》、《樂府》、《文中子》，晦菴收入《楚詞後語》，然《史記》、《漢書》皆不載，《藝文志》又無漢祖歌詞，不知祖於何書？」予按《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四月，敕差太子賓客馬縞、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段顥、尚書屯田員外郎田敏充詳勘九經官，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端楷寫出，付匠雕刻，每日五紙，與減一選。漢乾祐間，《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始鏤版。周廣順三年六月，尚書左丞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版九經書（五經文字樣各二部）。顯德二年，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版，欲請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葉夢得言：唐《柳玭訓序》言在蜀見字書，雕本不始馮道，監本始道耳。《河汾燕閑錄》隋開皇十三年，遣經悉令雕版，又《母母》昭裔有鏤版之言。蓋刊書始隋，暨唐至五代、宋而始盛耳。

790 吳曾

宋臨川吳曾虎臣著《能改齋漫錄》十五卷，虞山錢公注杜詩多引之。當時有知麻城縣鄭顯文者，遣其子之翰赴御史臺論曾，事涉謗訕。有旨：曾、顯文各降兩官。賴臣僚繳奏，孝宗明聖，

黜顯文，其子送汀州編管。後京鐘愛其書，始版行，見《恕齋叢談》，著書之難如此。今觀曾書多不滿王介甫之論，奸人殆猶襲黨人故智云。

791 文表

吳郡劉欽謨昌，成化中督河南學政，刻《中州文表》一書，表章元六家遺文，皆中州產也。許文正公衡遺稿五卷，附錄一卷。姚文公燧內集八卷，欽謨自跋云：「聞之李中舍應禎云：『文公集五十卷，松江士夫家有之，南北奔走，竟莫能致。此乃錄本，多殘缺，視刻本不啻十之二。』」又云：『在百泉召見姚裔孫，鄙野質實，不復事儒藝，有文獻公樞手書碧色箋，特寶愛，紙墨如新』云。』雍古馬文貞公祖常《石田集》五卷，跋云：「得之光州兵侍霍公，予所見《石田集》十五卷，至元五年刊行。霍之居，卽文貞故石田莊也。」又云：「馬中丞墓，在光州西南十五里，碑石趙孟頫書。」愚按文敏歿於元英宗至治二年，而文貞以順帝至元四年卒。是時趙前卒已久矣，疑必有誤，或是集趙書耳。許文忠公有壬《圭塘小稿》三卷。王文定公惲《秋澗集》六卷，跋云：「公之子公儀、公孺，公孺子以可，皆能文。而子孫墳墓，漫不知其所在。」李太魯文靖公翀遺文二卷，跋云：「文靖有集六十卷，今多不傳。子遠死於忠，遠婦死於節。昌至鄧州閱士籍，得其後之習業於官者，猶自稱魯參政家云。」欽謨博雅好事，嘗撰《吳先賢讚》若干卷，此書尤可愛重。睢州湯潛菴斌學士出爲江蘇巡撫，予語以當

重刻之，惜未果。小端一字，大矣。

792 授經圖

『崇文總目』有『授經圖』，其書不傳。明周藩西亭王孫，乃因章俊卿『考索圖』，增定之爲四卷，卷首有自序及西亭之子勤羹一跋。圖首授經世系，次諸儒列傳，次諸儒著述歷代經解。此書舊無刊本，大梁水後，西亭藏書數萬卷皆付巨浸。賴泉州黃俞邵家有寫本，康熙間與朱檢討竹垞彝尊同較定，刻之金陵，其書始行於世。

793 吕衡州集

『唐衡州刺史呂溫和叔文集十卷：賦詩二卷，書序一卷，表狀二卷，碑銘二卷，銘文一卷，頌讚一卷，雜著一卷。卷首有劉夢得序，末附柳子厚『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有跋云：「右『呂衡州集』十卷，甲子歲，從錢牧齋借得前五卷；戊辰，從郡中買得後三卷，俱宋本。第六、第七二卷均之闕如。越三年辛未，友人姚君章始爲予錄之。因取『英華』、『文粹』照目寫入，以俟他年得完本校定。」又云：「此本一照宋本鈔寫。第二卷聞砧已下十五首，宋本所無，案陳解元棚本鈔入。辱守居士書。」

左傳檀弓敘事

劉知幾云：「敘事之工，以簡爲主。」因思左氏記晉平公飲酒，杜賛云：辰在子卯云云，幾三十言；《檀弓》只以十七字盡之，云：「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語益簡，味愈長，可爲文章之法。歐、尹在洛，同作《雙桂樓臨園驛記》，永叔先成，凡千餘言；師魯止用五百許字，永叔服其簡古。他日誌師魯曰：「文簡而有法。」又云：「簡而有法，在《六經》中，惟《春秋》足當之。」可知簡字不易到也。又《類苑》載真宗御製《法音集》，詔學僧於傳法院箋注，楊大年充提舉。一僧注六種震動，幾三百字，大年都抹去，自下止二句曰：「地體本靜，動必有變。」其簡當若此。

795 馮班

馮班，字定遠，常熟人。博雅善持論，著《鈍吟雜錄》六卷。嘗云：「朱子言《禮》稱鄭康成，後儒不從也，却用陳澔注。程子極信《詩》小序，後儒不從也，却從朱子。」又云：「祝字有去聲，後人別作呪詛字，錢牧齋不知，訊詐是一字，王弇州不知。」作文字不可不講字學。定遠論文，多前人未發；但罵嚴滄浪不識一字，太妄。

樂府古詩不必輕擬，滄溟諸賢，病正坐此。前人擬古莫妙於陸機、江淹。馮班云：「江、陸擬古詩，如搏猛虎，禽生龍，急與之角力不暇，氣格悉敵。今人擬古，如牀上安牀，但覺怯處，種種不逮。」此論良是。若傅玄《艷歌行》云：「一顧傾朝市，再顧國爲墟。」呆拙之甚，所謂點金成鐵手也。王弇州云：「平子四愁，千古絕唱。傅玄擬之，致不足言，是笑資耳。玄又有《日出東南隅》一篇，汰去菁英，竊其常語；尤可厭者，本詞『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綽有餘味，乃益以天地正位之語，正如低措大記舊文不全時，以己意續貂，罰飲墨水一斗可也。」諒哉！

797 王慧詩

王慧，字蘭韻，太倉人。同年長源督學發祥之女，有雋才，所著《凝翠軒詩》一卷，極多佳句。閨詞云：「輕寒薄暖暮春天，小立閑庭待燕還。一縷柳花飛不定，和風搭在繡牀前。」又五言如：杏花都揜屋，楊柳半垂溪。花陰依略彴，竹色捲瀟湘。風懷看綠柳，愁緒比黃楊。紈扇三春月，絳琴五夜霜。七言如：別去新篁方解籜，重來芳樹欲過頭。蕭蕭竹影遮紅藥，細細波紋映白魚。纔過輕雷收筍箸，旋斟新水試茶芽。一枝香供宜金屋，半醉紅扶待畫叉。鶯粟花。楊

柳溪橋初過雨，杏花樓閣半藏煙。淚淹紅袖傷離日，愁在黃昏細雨中。硃添小印思題扇，釧擘輕羅憶點籌。牆角紅殘桃結子，石盆青淺菊分芽。柳絮飛殘青滿徑，荳花零亂綠圍村。棠梨謝後猶花信，櫻筭過時已麥秋。幾處溪山留薜荔，一秋風雨在芭蕉。皆佳句也。又宿田家偶見粘牕破紙，乃韓偓香奩詩，惜而賦絕句云：「麗情佳句有誰知？瞥見牕前字半欹。」爲惜風流埋沒甚，自携紅燭拂蜘蛛。此等懷抱，亦非尋常閨閣所解。

798 借禪喻詩

嚴滄浪《詩話》，借禪喻詩，歸於妙悟。如謂盛唐諸家詩，如鏡中之花，水中之月，鏡中之象，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乃不易之論。而錢牧齋駁之，馮班《鈍吟雜錄》因極排詆，皆非也。

799 會昌一品集

古稱李衛公一代偉人，功業與裴晉公伯仲。其《會昌一品制集》，駢偶之中，雄奇駿偉，與陸宣公上下。別集《憶平泉》五言諸詩，較白樂天、劉夢得不啻過之。

800 伊川尊詩小序

程伊川云：「《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況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涇野云，據此則小序不可改。又云：「問小序是何人作？」曰：「但看大序則可見矣。」曰：「莫是國史作否？」曰：「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蓋國史得詩於采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曰：「聖人刪《詩》時，曾刪改小序否？」曰：「有害義理處也須刪改。」葉氏《習學記言》云：「作詩者必有所指，故集詩者必有所繫。或記本事，或釋詩意，皆在秦漢之前。讀詩者以其時考之，以其義斷之，惟是之從可也。欲盡去本序，自爲之說，失詩意多矣。」

題畫詩三則

801

往見倪雲林小畫，自題詩云：「蕭蕭風雨麥秋寒，把筆臨摹強自寬。賴有俞君相慰藉，松肪筍脯勸加餐。」又在京師人家見一詩云：「梓樹花開破屋東，鄰牆花信幾番風。閉門睡過兼旬雨，春事依依是夢中。」末題云：「至正癸卯呈德機徵君。」右二詩皆佳。

又嘗見《破牕風雨卷》，武夷山樵者錢惟善題云：「一鑊風雨寒牕破，讀書不知秋怒號。况如扁舟在江海，但覺四壁皆波濤。對牀高臥無此客，倚劍長歌空二毛。曉看庭樹故無恙，千峯雲氣落青袍。」金蓋山人錢岳題云：「敬亭山下讀書菴，破牕牕寒儘自堪。但怪蛟龍嘶匣底，不知風雨

暗江南。雲橫黑海秋帆斷，花落彤樓曉夢酣。五色石崩天頂漏，須君手脫巨鱗鑄。」惟善，字思復，錢塘人。以《羅刹江賦》得名。號曲江居士。有《江月松風集》。

又羅塞翁畫猿一軸，余鏗題云：「拋却故山久，披圖眼忽明。老夫歸未得，說與曉猿驚。」

韓性題云：「栗葉秋未黃，連臂撼山雨。白晝聞清啼，愁雲夢天姥。」數詩皆佳作也。性，字明善，魏公八世孫，居紹興，卒謚莊節先生。《元史·儒學》有傳。

朱佐日小畫自題詩云：蕭蕭風雨麥如琴，點蒼鶯聲自遠。歎音淵昔用其聲，然知

張景景春《吳中人物志》云：「武后嘗吟詩『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云云。問是誰作？」

李嶠對曰：「御史朱佐日詩也。」賜綵百匹。子承慶嘗爲昭陵輓詩，人高等。由是父子齊名。按

此詩諸集皆作王之涣，之涣開元間詩人，《紀事》、《詩話》亦不載佐日名字，張說不知何據？大義謂

其詩失之，非國史。明因以取其詞美而陳之入。勸當胡識小犯，縱要人衣織木樹。」曰：「是

矣。」唐鮑防，字子慎，襄州人。仕終工部尚書，工詩，與謝良弼齊名，時亦稱鮑謝。見《全唐詩話》。

鮑防非是人不識。詩云：鮑防小犯不直。又云：問小犯是何人。答曰：「是吾大兄。」

804 耶律文正詩

耶律烏鵲嘗稱國史云：「吸管柳不折，龍丘子來不強。」

804

元耶律文正《湛然居士集》十四卷，中多禪悅之語。其詩亦質率，間有可采者，略摘數篇：

「管城從我自燕都，流落遐荒萬里餘。半札秋毫裁翡翠，一枝霜竹剪瓊瑤。鋒端但可題塵景，筆下安能劃太虛？」聊復贈君爲土物，中書休笑不中書。」贈李郡王筆。

李「昔年萍水便相尋，握手臨風話素心。刻燭賦成無字句，按徽彈徹沒絃琴。風來遠渡晚潮急，雨過寒塘秋水深。此樂莫教兒輩覺，又成公案滿叢林。」寄平陽淨名院潤老。

「班姬零落到而今，聞道翻身入道林。歌扇舞裙忘舊業，藥爐經卷半新吟。閉眼白晝三杯酒，靜對青松一曲琴。更看他年栖隱處，蓬山樓閣五雲深。」過武川贈僕散令人。

「狐死曾聞尚首丘，悲予去國十年遊。崑崙碧聳日落處，渤海西傾天盡頭。君子云亡真我恨，斯文將喪是吾憂。尚期晚節回天意，隱忍龍庭且強留。」過燕京和陳秀玉韻。

「閑騎白馬思無窮，來訪西城綠髮翁。元老規模妙天下，錦城風景壓河中。花開杷檺芙蓉澹，酒泛蒲桃琥珀濃。痛飲且圖容易醉，欲憑春夢到盧龍。」閑乘羸馬過蒲華，又到西陽太守家。瑪瑙瓶中簪亂錦，琉璃鍾裏泛流霞。品嘗春色批金橘，受用秋香割木瓜。此日幽歡非易得，何妨終老住流沙。」贈蒲察元帥。

樂「河中春晚我邀賓，詩滿雲箋酒滿巡。對景怕看紅日暮，臨池羞照白頭新。柳添翠色侵凌草，花落餘香著莫人。朱淑真詞「無奈春寒著摸人」。且著新詩與芳酒，西園佳處送殘春。」河中遊西園。

「萬里西征出玉關，詩無佳思酒瓶乾。蕭條異域年初換，坎輶窮途臘已殘。身過碧雲遊極樂，手遮西日望長安。年光迅速如流水，不管詩人兩鬢班。」壬午元日。董祖白題。附秦琴。癸未春已上數作，頗有風味，皆從軍西域之作也。

805 儒將詩

劉後村跋總管徐汝乙詩云：「宋武臣能詩者賀鑄、劉季孫、爲坡、谷深許；其後有劉翰、武子、潘檉、德久，尤爲項平菴、葉水心所賞重。」明景泰中，有十才子，湯參將胤勣最著，予見其《東谷遺稿》十卷，了無可取。成化間金陵姚福者，世襲千戶，著《定軒集》、《避喧錄》、《窺豹錄》，及《青溪暇筆》若干卷。予嘗見《暇筆》草稿，福手書也，記軼事頗亦可喜，而論詩膚陋。如自記蔡琰歸漢圖詩云：「若使胡兒能念母，他年好作倒戈人。」所取彭三吾咏明妃詩云：「妾分嫁單于，君恩本不孤。畫工休盡殺，夢弼要人圖。」謂得風人之體，真三家村學究見識，可爲噴飯！又嘗見南皮李騰鵬撰《明詩統》，取一詩云：「君王莫殺毛延壽，留畫商蠻夢裏賢。」腐儒所見略同乃爾！又明名將如郭登、戚繼光、陳第、萬表，皆有詩名。書村笑不中書。」董祖白題

806 香奩詩

香奩詩集，十四卷，中多駁雜之語。其詩亦實率，問官古采告，韻辭淺薄。

「眉山暗淡向殘燈，一半雲鬟墜枕稜。四體著人嬌欲泣，自家揉碎研繚綾。」楊廉夫香篋詩也，見集中。今訛作韓偓，非是。

807 仲殊詩

《漫錄》載僧仲殊詩云：「瑞麟香暖玉芙蓉，畫蠟凝輝到曉紅。數點漏移衙仗北，一番雨滴甲樓東。夢遊黃閣鸞巢外，身臥彤幃虎帳中。報道譙門初日上，起來簾幙杏花風。」右在平江呈黃左丞安中作，東坡所謂蜜殊也。

808 歌行引

《炙輶錄》云：「歌行引本一曲爾，一曲中有此三節。凡始發聲謂之引，引者導引也。既引矣，其聲稍放，故謂之行，行者其聲行也。既行矣，於是聲音遂縱，所謂歌也。惟一曲備三節，故引自引，行自行，歌自歌；其音節有緩急而文義有終始，故不同也。正如大曲有人破滾煞之類。今詩家分之，各自成曲，故謂之樂府，無復異製矣。」又姜白石《詩說》云：「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蠻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

809 勇山

杜牧之弔沈下賢詩云：「一夜小勇山下夢，水如環佩月如襟。」坊刻訛作小孤，與本題無涉。

按《吳興掌故》，勇山，在烏程縣西南二十里。《易》曰「震為勇」，勇，花蒂也。《說卦》山之東曰勇。此山在福山東故名，福山又名小勇山，與勇山相連接。唐詩人沈亞之下賢居此。予鄉華不注，不作附解，亦與勇同義。

810 胡釤鉸詩派

《茶譜》記胡生以釤鉸為業，居近白蘋洲，旁有古冢，每茶飲，必酌之。忽夢一人曰：「吾姓柳，感子茗惠，教子為詩。」後遂名胡釤鉸詩。若然，則釤鉸詩派，乃本柳文暢耶？又《雲溪友議》：列子墓在鄭里，有胡生，家貧，少為磨鏡鍛鉸之業，遇名茶美醞，輒祭。忽夢一人，刀割其腹，納以一卷書；既覺，遂工吟咏，號胡釤鉸。此一事而傳載異耳。

811 排律

唐人省試應制排律，率六韻，載諸《英華》者可考。至杜子美、元、白諸人，始增益至數十韻，

或百韻。近日詞林進詩，動至百韻，誇多鬪靡，失古意矣。

812 吳惟信

宋吳惟信中孚，湖州人，寓吳嘉定之白鶴村。吳有糜先生者，於九經注疏，悉能成誦。嘗見中孚賦絕句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閑將心事卜金錢。梨花落盡東風軟，商略平生到杜鵑。」亟下拜曰：「天才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筆下矣。」觀此可悟作詩三昧。韓退之詩似論，蘇子瞻詞似詩。昔人謂如教坊雷大使舞終非本色，正此意也。

813 劉令嫻詩

梁徐惟妻劉氏令嫓，孝綽之妹，盛有才名。其祭惟文，清綺可誦。及讀《玉臺新詠》所載令嫓詩，如光宅寺云：「長廊欣目送，廣殿悅逢迎。何當曲房裏，幽隱無人聲。」又有期不至云：「黃昏信使斷，銜怨心悽悽。迴燈向下榻，轉面闇中啼。」正如高仲武所云：「形質既雌，詞意亦蕩。」勉名臣，愧名士，得此才女，抑不幸耶？

814 妄補古碑

工
古董家 有大連城，俗人呼曰惡骨頭。更遠十步，真西
舞詩山。山本王姓，因避諱，故人呼舊音，音歌齊于答韻之，漢武帝刻畫漢鑄，此令
崑山慧聚寺有昆沙門天王像，唐楊惠之所塑，旁二侍女尤佳。徐稚山紀其事，謂此像得塑

工三昧，具戒後人不可妄加修飾。因思古人書畫詩文，寧闕疑不可妄補，皆如此。《西園雜記》載杭州中天竺佛殿後壁山水，王叔明所畫，歲久剥落，有遜齋子者補之，爲方棠陵豪所譏，此今古通病也。近見秦中諸碑，如《九成宮》之屬，下方多刊缺，俗人輒以惡書補之，更數十年，真面目不可復識矣。

出不文，與不孝無異。

吾謂重複，遺忘心更熟。歐陽尚不厭，韓面聞中書。王或高軒知雨雲，江漢通鑑，歸意在舊。歐陽翁、歐光宗寺云：「身願知日暮，喪葬對孤眠。」何當曲哀真，幽顯無人憐。又齊洪不至云：「黃榮翁非妻隱乃令隠，奉華之於，蓋音太客。其深耕文，青陰可讀。」以斯正臺誰若。洎晦令

白居易集

財謙殺子誣歸田翁。昔人謂戚者其雷大對穀豈非本？」五典意出。

軒曰：「天太也。李大和怒致聖，明夷高昏，唐太宗兵發軍不食。」則地丘吾者類三和。韓氏之詩中半舞袖，云：「白髮盡春又一早，閑襟心事小金錢。」樂府舊題東風瘦，商飄平生瘦林烟。」源不宋吳翁首中孚，隱臥人寓吳嘉之白麟竹。吳音栗玉土音，氣武學山藏，悉泊魚醣。賀張

白居易集

遠百處。或日曉林歌曉，惟空百處，惟空閑，夫古意矣。

池北偶談卷十八 論藝人

815 明宣宗畫

予嘗見明宣宗畫黑猿一軸，有御筆題云：「鎮守廣西都督山雲所進。」圖中一橫木，猿臂挂其上，不解何謂。一日，予門人常熟錢玉友良擇從粵東來云：「嶺外有黑猿，大不盈尺，二臂相通，寐則臂挂於橫木上，一臂漸縮，一臂漸長，所謂通臂猿也。」乃知畫貴格物。

人金蛇
婦人畫

816 婦人畫

近日婦人工畫者，海寧李因是菴，善畫松鷹及水墨花竹翎毛；江陰周禧，善人物花鳥；其妹祐，與之頽頽；義烏倪仁吉、秀水黃媛介，皆工山水木石；桐城方維儀工白描大士。

817 張登集

《國史補》稱：「張登小賦，有織成隱起往往蹙金之狀。」《摭言》亦云：「如蹙金結繡而無痕迹。」王彥輔云：「曾在汴京相國寺得唐漳州刺史張登《文集》六卷，權文公爲序云：『詩賦之外，雜文合

一百二十篇。」又云：「求居、寄別、懷人三賦，與證相一篇，意有所激，鏘然玉振。」然所得書肆鎮版，裁六十六篇，已亡其半。」彥輔欲續姚鉉《文粹》錄登之文，不果，惜也。

818 朝鮮採風錄

康熙十七年，命一等侍衛狼瞫頒孝昭皇后尊諡於朝鮮，因令采東國詩歸奏。吳人孫致彌副行，撰《朝鮮採風錄》，皆近體詩也。今擇其可誦者，粗載於此。林悌詩：「十五越溪女，羞人無語別。歸來掩重門，泣向梨花月。」閨怨。「羸驂駝倦客，日暮發黃州。可惜踏青節，未登浮碧樓。佳人金縷曲，江水木蘭舟。寂寂生陽館，孤燈夜似秋。」中和道中。白光勳詩：「秋草前朝寺，殘碑學士文。千年自流水，落日見孤雲。」弘景廢寺。「偶因休浣到沙門，把酒題詩古寺存。紅藕一池風滿院，亂蟬千樹雨連村。」深慚皓首從羈宦，猶喜青山似故園。聞說錦湖煙景異，何時歸棹問真源？」奉熙寺。吳時鳳詩：「地卽黃岡勝，官如玉局閑。居然小雪日，喚作此堂顏。」小雪堂。金宏弼詩：「處獨居閑絕往還，只呼明月照清寒。憑君莫話生涯事，萬頃煙波數疊山。」書懷。趙昱詩：「十年長掩故山扉，塵土東華幾染衣。想得鑑湖春夜月，子規應喚不如歸。」贈鑑湖主人。姜克誠詩：「江日曉未生，蒼茫千里霧。但聞柔橹聲，不見舟行處。」湖堂早起。鄭碏詩：「遠遠沙上人，初疑雙白鷺。臨風忽橫笛，廖亮江天暮。」聞笛。成運詩：「江觸春樓走，天和雪嶺圍。雲從詩筆染，

鳥拂酒筵飛。浮海知今是，趣名悟昨非。松風當夕起，蕭颯動荷衣。」竹西樓。白光勉詩：「旅泊依村日，重遊屬暮年。鐘聲隔岸寺，人語渡湖船。月上蒹葭遠，煙橫島嶼連。夜深風更急，落雁不成眠。」縣津晚泊。金宗直詩：「偶到仙槎寺，巘空松桂秋。鶴翻羅代蓋，龍蹴佛天幽。細雨僧縗衲，寒江客艤舟。孤雲書帶草，獵獵滿池頭。」仙槎寺。「爲訪招提境，松間紫翠重。青山半邊雨，落日上方鐘。語共僧居軟，杯隨客意濃。頹然一榻上，相對鬢蓬鬆。」佛國寺。奇邁詩：「南山松柏幽，北山煙霧深。遊子暮何之？庭樹生秋陰。歸雲向遙岑，宿鳥棲前林。幽懷香不極，清風吹我襟。」直禁咏懷。鄭道傳詩：「曉日出海東，直照孤島中。夫子一片心，正與此日同。相去曠千載，嗚呼感予衷。毛髮堅如竹，凜凜吹英風。」嗚呼鳥弔田橫。魚無迹詩：「馬上逢新雪，孤城欲閉時。漸能消酒力，渾欲凍吟髭。落日無留景，栖禽不定枝。灞橋驢背興，應與故人期。」逢雪。權應仁詩：「結屋倚青嶂，携瓶盛碧溪。徑因穿竹細，籬爲見山低。枕石巾粘蘚，栽花屐印泥。繁華夢不到，閑味在幽栖。」山居。趙希逸詩：「春寒料峭酒微醒，羈宦連年恨不平。燈暗小牕聞馬劖，夢回孤枕數雞鳴。祇憑吾友論交道，欲向何人說世情？已判此身同許國，與君終始寸心明。」次延曜都郵韻。「鴨水西邊是漢闕，天扃地鑄限重灣。荒煙亂磧麟州戍，落日孤雲馬耳山。風定空江波激激，雪消春郭溜潺潺。思家未得平安字，歸思惟應夢往還。」龍灣偶成。金瑬詩：「楊花落盡草萋萋，楚客傷離思轉悽。佳節一年寒食過，亂山千疊子規啼。虞翻去國身全老，王粲登

樓賦漫題。想得天涯回白首，昭陽江上夕陽低。」寄友。李達詩：「二妃昔追帝，南奔湘水間。有淚寄湘竹，至今湘竹斑。雲深九疑廟，日落蒼梧山。餘恨在江水，滔滔去不還。」斑竹怨。鄭士龍詩：「隨意攤書坐，孤吟對晚暉。岸風帆腹飽，洲雨荻芽肥。籬缺通江色，簾垂礙燕飛。誰知采蘭節，和病試春衣。」釋問。鄭之升詩：「細草閑花水上亭，綠楊如畫掩春城。無人爲唱陽關曲，獨有青山送我行。」留別。崔慶昌詩：「危石纔交一徑通，白雲千古祕仙踪。橋南橋北無人問，落木寒流萬壑同。」武陵溪。「水岸依依楊柳多，小船遙聽采蓮歌。紅衣落盡秋風起，日暮芳洲生白波。」采蓮曲。柳永吉詩：「落葉鳴廊夜雨懸，佛燈明滅客無眠。仙山一躡傷遲暮，烏帽欺人二十年。」福泉寺。金質忠詩：「常苦愁腸日九廻，忽驚啼鳥報春來。三年藥物人猶病，一夜雨聲花盡開。世事紛紛難自了，天機衮衮遞相催。平生久負凌雲氣，怊悵如今半已摧。」病出湖堂。林億齡詩：「寂寞荒村隱少微，蕭條石徑接柴扉。身同流水世間出，夢作白鷗江上飛。」山擁客牕雲入座，雨侵書榻葉投幃。飄然又作抽簪計，塵土何由化素衣？」送友還山。崔壽誠詩：「老猿失其羣，落日古槎上。兀坐首不回，想聽千山響。」題畫。金淨詩：「江南殘夢日懨懨，愁逐年華日日添。雙燕來時春欲暮，杏花微雨下重簾。」江南春思。鄭知常詩：「桃花紅雨燕呢喃，繞屋春山間翠嵐。一頂烏紗慵不整，醉眠花塢夢江南。」醉後。偰遜詩：「一夜山中雨，風吹屋上茅。不知溪水長，祇覺釣船高。」山中雨。李植詩：「春風急水下輕艤，朝發驪陽暮漢江。篙子熟眠雙橹靜，青山無數過

船牕。」泊漢江。權遇詩：「衙罷乘閑出郭西，殘僧古寺路高低。祭星壇畔春風早，紅杏半開山鳥啼。」竹長寺。許筠詩：「重簾隱映日西斜，小院回廊曲曲遮。疑是趙昌新畫就，竹間雙鶴坐秋花。」晚咏。朴淵題平壤館壁西京古蹟詩三十首，遺田儀曹，其六云：「檀下神人始此都，至今遺廟古城隅。不知當日阿斯達，亦有攀聳墮者無？」一。太師杖軒筆猶存，舊事鴻濛未足言。惟有青山三尺墓，東人須與孔林論。」二。「周家井制出鄒賢，猶是其詳不得傳。試向含毡門外望，平郊十里是商田。」三。「丹絡元非赤土宜，清泉何事涌中逵。鹿盧汲取瓊漿飲，千載令人說太師。」四。「高句驪起漢鴻嘉，宮殿遺墟草樹遮。招悽乙支文德死，國亡非爲後庭花。」五。「朝天片石出江潯，麟窟苔封草樹深。招悽天孫何處去？野棠花發古祠陰。」六。又送詔使還京師詩序，并載於左。「皇上紀元之十七年戊午，上駟、武備二大人頒大行皇后謚於下國，時則不佞謬膺寡君僨命之托，馳迓龍灣，因護其行。抵王京，二大人傳宣帝命，以寡君有疾，停郊迎儀。前度使臣之同奏也，小邦君臣，且感且憐。惟是飲冰之行，莫肯虛徐，請少留而不可得。時值大歎，公私未立，殆不能備供億之禮。二大人新加盡傷，一革浮費，所索者惟詩文與書法而已。寡君命朝紳或製或寫以應，橐中所齎，蕭然若寒士，前此所未有也。武備公仍將兩朝宸翰示不佞暨都監諸官，其書曰：『正大光明』者，卽先皇帝筆，今皇帝手書跋尾者也。其曰『清慎勤』，今皇帝筆也。生龍活蛟之蜿蜒，銀鈎鐵畫之勁健，真可以參造化，驚風雨。跋語珠光玉潔，自有不可掩之華。

蓋公世懋勳庸，錫予蕃庶，最以此珍玩，不以出疆而舍之云。海外鰐生，非蒙天使眷顧，則亦何途之從而獲此大觀也哉！自臨境至回旆，首尾四十有二日，不佞又伴至鴨綠江上，大人徵詩若序，要作他日不忘之資。顧不佞素短於章句，重以筮仕數十載，勞攘簿書，拋棄翰墨，自慚不足以副大人之勤教也。辭之益固，命之益懇，因略敍其槩，兼呈篇什，以供一粲云爾。詩五言十韻，有云：『紙上風雷隱，毫端造化奇。城路風旌掣，滄江鼓角悲。』云云。伴送使資憲大夫行司憲府大司憲兼成均館大司成廣州後人歸巖李元楨。致彌後登戊辰進士，改庶吉士。

819 神韻

四。汾陽孔文谷天胤云：『詩以達性，然須清遠爲尚。』薛西原論詩，獨取謝康樂、王摩詰、孟浩然、韋應物，言：『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清也。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爲傳。遠也。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清遠兼之也。總其妙在神韻矣。』神韻二字，予向論詩，首爲學人拈出，不知先見於此。

820 梅詩

宋梅聖俞初變西崑之體，予每與施愚山侍讀言及《宛陵集》，施輒不應。蓋意不滿梅詩也。

一日，予曰：「扁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此誰語？」愚山曰：「韋蘇州、劉文房耶？」予曰：「乃公鄉人梅聖俞也。」愚山爲爽然久之。

821 周嬰巵言

周嬰字方叔，莆田人，撰《巵林》十卷，援據該博。偶記其數條可資詩話者，如石尤風引元相詩：「罔象睢盱頻逞怪，石尤翻動忽成災。」義山古意詩：「去夢隨川后，來風竚石郵。」以石郵對川后，蓋奇相飛廉之屬。

又古咄咄歌：「棗適今日賜，誰當仰視之？」引《方言》云：「賜，盡也。」潘岳《西征賦》：「若循環之無賜。」《維摩詰經》：「如來鉢飯，悉飽衆會，猶故不賜。」《太平廣記》引《啓顏錄》：山東人謂盡爲賜，是也。又《光明經》：「食已飽足，飯不消洩。」洩與賜同。予按《集韻》：餽，盡也。見《釋典》：洩洩水門。《南史》：有石洩杼山詩，應思石洩訪春泉，石洩清心胸，不云盡義。

又楊用修曰：「唐人云：君苗無姓。」《宛委餘編》曰：「君苗姓應，瑒之從弟，見《文選》注。非也。」按陸雲與兄平原書云：「前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又云：「君苗作愁霖賦極佳，見兄文，輒云欲燒筆研。」曹志苗之婦公，其婦與兒，皆能作文。頃借其《釋詢》二十七卷，當百餘紙寫之。」則君苗清河族也，休璉與二陸相距且百年，其從弟安得尚存，復修少年鉛槧。

事耶？」『限音苗裔西趙也。』《御覽》引《金樓子》云：「劉子玄爲水仙花賦，時人謂不減《洛神》，予固不敢望知幾。」云云。按《金樓子》者，梁元帝也，劉子玄，知幾也。知幾在證聖中，作《史通》二十卷。後以名類玄宗，改名子玄，在元帝後百餘年矣。《御覽》引《金樓子》云：「劉休玄爲水仙賦」云云。是南宋南平王鑠也。水仙乃水上神女，陶弘景亦有賦。高氏以休玄爲子玄，以水仙爲花名，豈不謬歟？此類數十條，皆足解頤。胡元瑞、陳晦伯作《正楊》、《筆叢》等書，以駁用修。方叔作《廣陳諗》，尤爲楊氏功臣。予按以休玄爲子玄，正如書家以劉德升爲景升也。

822 常棣叶韻

《詩·常棣》：「兄弟鬭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劉原父《七經小傳》云：「戎，疑當作戎，戎，亦禦也。」吳才老《補音》云：「務字，古人讀作蒙，疑侮當作蒙，以叶戎。」《童子問》載朱子云：「戎汝二字，古人通用，是叶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亦叶汝也。」予按，三說當以原父爲長。

823 中晚詩句

一日，子白上殿，因與同僚去，落日外垂幕。《御覽》引《愚山集》云：「草堂林屋文泉庫。」千日，公職

北齊房君豹有山池在歷城，參軍尹孝逸將還鄴，詞人餞宿於此。自爲詩曰：「風淪歷城水，月倚華山樹。」時人以比謝氏。此自北齊詩。《詩紀》未采。《詩藪》誤作中唐，且訛華山爲華陽，方叔正之是矣。至云「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句，格近六朝，而方叔疵之，謂是晚唐面目，則謬甚。吳郡皇甫少玄、百泉兄弟論詩，以此二語爲五言極則，藝苑流傳，焉可誣也？

然未
824 一鳴集

蘇留
與翁子冒乃翁子也。尚兼與千輩同游。刺其平誰使云：「古今文人交集。」

東照唐司空圖《一鳴集》十卷，雜著八卷，碑版二卷。前有自序云：「所撰《密史別編》，又有《絕麟集述》，亦其自著也。其與王駕論詩曰：『國初雅風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右丞、蘇州，趣味澄復，如清流之貫達；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勦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又與李生論詩曰：『江嶺之南，凡是資於適（目）（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鹾，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酸鹹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舉哉？」晚唐詩以表聖爲冠。觀此二書持論，可見其所詣矣。

人口
吸飄之音，燭賦其首，古人所謂風味，唱其聲也。「此種雖輕無潤釀。」

825 官銜

本此
出東坡云：「錢曾問秦之制，去舊官品氣館，太常選官符號，更添官品氣館不禮，或善官銜二字，習俗相沿，不識其義。《家語·禮運篇》云：『官有銜，職有序。』注，銜，治也。」《執

轡篇云：「古之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故曰衡四馬者執六轡，衡天下者正六官。」官衡之義本此。《封氏聞見記》云：「銓曹聞奏之時，先書舊官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衡不斷，如人口衡物。又如馬之有衡，以制其首，古人謂衡尾相屬，卽其義也。」此臆說，殊無所據。

邵潛

到復始以赤雲風雲。賦出二書對論，可見其用心矣。

邵潛字潛夫，自號五岳外臣，南通州人。性傲僻不諧俗，好嫚罵人，人多惡之。及與李本寧、鄒彥吉、黃貞父、陳仲醇諸公遊，所著《友誼錄》、《循吏傳》、《印史》諸書，多可傳者。年五十無子，娶後妻成，久之，嫌其貧老，棄去，一婢又爲勢豪所奪，遂隻身客如皋城西門，年八十矣。康熙乙巳，予過皋訪之，茅屋三間，黝黑如漆。邵筋骨如鐵，白髮鬢鬢被領，雙眸炯然。具果殼留予飲。尚盡數觴，與修禊冒氏洗鉢池，尚能與予輩賦詩。陳其年維崧云：「古今文人多窮，然未有如邵先生者，聽其言，愴然如劉孝標所自序也。」予去廣陵，聞邵卽以是歲下世矣。

827 沈嘉客

沈嘉客字無謀，河間故城人，居鄭口，性孤迥，有潔癖。與德州盧德水侍御世淮、臨清汪未央孝廉大年交好，以詩相倡和。於吳交姚孟長希孟、楊子常彝、顧麟士夢麟，於梁交吳讓伯伯裔、徐基

霖蒼作霖，與容城孫鍾元奇逢尤善。中年作閉關疏，送客不出籬落。一畝之官，花竹清深，圖書充牣。縣令至，必式廬，復其徭役。年八十餘乃卒。予嘗愛其一絕云：「淮南作客逢春雨，破帽疲驢幾日程。六合城南呼舴艋，綠陰相送到南京。」

828 名媛詩

周嬰方叔極稱辨博，然有不必辨者，如詮鍾辨文明太后青臺雀歌，杜蘭香贈張碩詩數條，不知名媛詩歸，乃吳下人偽託鍾、譚名字，非真出二公之手，何足深辨？又向來坊間有《明詩歸》，更俚鄙可笑，亦託名竟陵，又足辨耶？

坊刻又有《皇明通紀》，亦託名鍾惺，內載左都御史曹思誠爲魏忠賢建祠事。曹近刊冤揭云：「與惺素無仇怨，惺何不自惺？」等語。不知惺歿於天啓乙丑，而坊賈偽託之也。曹氏遍憇京師，與鍾爲難，可發一笑。此康熙二十年事，去鍾之歿已五十七年矣。

829 七子三獨夫

陸機《五等諸侯論》：「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呂向注，七子謂吳王濞七國。《劉更生傳》：「春秋地震，爲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爲三獨夫動，亦明矣。」師古曰：「獨夫，猶言匹夫也。」

七子、三獨夫，皆奇文。

王右丞太盈也。不負三獨夫體，亦可矣。」補古曰：「張大、諱言、劉夫也。」

830 一二王詩畫

金陵王槧，字安節，善畫山水，其兄著，字宓草，工花卉翎毛；兄弟皆能詩，往往可誦。著本名戶，槧本名丐，後改今名。嘗見槧兩篇云：「虛牕吮筆臨秋水，葭菼蒼蒼冷到天。爲愛芙蓉江月好，小亭長伴鷺絲眠。」又「潯陽江水抱城流，庾亮曾經此夜遊；亦是新涼當八月，遂教高會擅千秋。風騷接席無今古，喬梓凌雲富唱酬；傑閣共傳詩句好，飛揚興不減南樓。」槧，詩人方文爾止壻也。周易曰：「美在中，吉。」又張衡賦：「又風饑耶？」

不惑 831 王右丞詩

世謂王右丞畫雪中芭蕉，其詩亦然。如「九江楓樹幾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下連用蘭陵鎮、富春郭、石頭城諸地名，皆寥遠不相屬。大抵古人詩畫，只取興會神到，若刻舟緣木求之，失其指矣。日昇。

832 契丹大金二國志

《契丹國志》二十七卷，宋淳熙七年祕書丞葉隆禮奉詔撰進。其書：帝紀十二卷，后妃諸王外戚傳三卷，列傳四卷，石晉降表、宋澶淵誓書、關南誓書、議割地界書共一卷，南北朝饋獻禮物、外國貢獻一卷，四京都縣沿革一卷，風俗官制科舉等一卷，王沂公、富鄭公《行程錄》一卷，張舜民《使北記》等一卷，《諸番雜記》、《歲時雜記》二卷。又《大金國志》四十卷，宋端平元年（涉）「淮」西歸正人改授承事郎、工部架閣宇文懋昭上其書，帝紀二十六卷，開國功臣一卷，文學二卷，《張邦昌錄》一卷，《劉豫錄》一卷，立偽楚偽齊冊文、宋宗室隨二帝北狩一卷，兩京制度陵廟儀衛官制科舉兵制等四卷，兩國誓書一卷，京府州縣一卷，初興風俗一卷，許亢宗《行程錄》一卷。《金志》記載與《南遷錄》多相合，與史多謬。其文學傳則全節取元好問《中州集》。或云宋人偽造，似也。《契丹志》簡淨可觀，《金志》則仿其書而爲之者耳。

833 王義山詩

予「向」謂劉後村詩，好用本朝人事。近見宋末王義山《稼村集》，效顰尤可厭，如「爭道老泉生二秀，最難錦水又三劉。」「師魯僅存遺集在，樂天無限故人思。」「田園彭澤菊三逕，意思濂溪草一般。」「上帝遣符徵范鎮，斯民失怙哭溫公。」「梅花牕下參同契，綠草庭前太極圖。」「榜文爭看乖崖押，士類歡呼常袞來。」「無已許令參後社，庭堅端的是前身。」「有時覓句尋歐約，不慣斟

羔學黨家。」此真下劣詩魔，惡道全出矣。宋末如王義山、何夢桂之流，酸腐庸下，而詩文獨傳至今。文之傳不傳，信有命耶？」避人太古哭瑞公。」「辨出以參同契，愚草遺前太極圖。」對文革

834 杜注

錢牧齋注杜，主宋紹興吳若季海本，若自序云：「凡稱樊者，樊晃小集也。稱晉者，開運二年官書也。稱荆者，王介甫四選也。稱宋者，宋景文也。稱陳者，陳無己也。稱刊及一作者，黃魯直、晁以道諸本也。」又宋胡仔《苕溪漁隱》云：「子美集，予所見者凡八家。」▲杜工部小集，則潤州刺史樊晃所序也。▲注杜工部集，則內翰王原叔洙所注也。▲注杜工部集，則學士薛夢符也。▲校定杜工部集，則黃長睿伯思也。▲重編少陵先生集，并正異，則東萊蔡興宗也。▲注杜詩補遺正謬集，則城南杜田也。▲少陵詩譜，則縉雲鮑彪也。

835 王承旨詩

宋刻《鑒戒錄》載前蜀興聖太子隨軍王承旨失其名。詠後主出降詩云：「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羊倒繫旗。二十萬軍齊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此與花蕊夫人詩大同小異，必有一誤。

此詩《能改齋漫錄》亦兩載之。齊其祖而曰「未嘗厭惡」，自渝改鑒云云可見。且一限曰插三百，再限

836 盧延讓

何光遠《鑒戒錄》載，王蜀盧侍郎延讓獻王建詩卷中，有「栗爆燒氽破，貓跳觸鼎翻」之句。後建與潘峭在內殿平章邊事，令宮人於爐中煨栗，栗爆出，燒損繡褥子。建多疑，每於爐中燒金鼎子，惟徐妃二妹妹侍茶湯而已。是夜宮貓誤觸鼎翻，建曰：「栗爆燒氽破，貓跳觸鼎翻。」憶廷讓詩有此一聯，先輩裁詩，信無虛境，來日遂有六行之拜。自給事拜工部。以俚鄙之詞，遂獲顯擢，與孟公「松月夜牕虛」，迥異如此，人生窮通，豈非命乎！或云是盧延遜獻宋太宗詩，潘峭作潘美。

837 慈恩塔詩

元白因傳香於慈恩寺塔下，忽覩章先輩八元詩，吟咏竟日，悉令除去諸家之詩，惟留章作。其五六句云：「廻梯暗踏如穿洞，絕頂初攀似出籠。」殊不成語，不知元白何以心折如此？盛唐高岑、子美諸公同登慈恩寺塔賦詩，或云：「秋色從東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岑或云：「秋風昨夜至，秦塞多清曠。千里何蒼蒼，五陵鬱相望。」高或云：「泰山忽破碎，

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杜此是何等氣槩，視章作真小兒號嗄耳。每思高岑、

杜輩同登慈恩塔，高、李、杜輩同登吹臺，一時大敵，旗鼓相當，恨不廁身其間，爲執鞭弭之役。

838 陶季

竇應布衣陶澂，字季，一字昭萬有，著《舟車集》，予爲刪定。其客湖南閩中諸詩，多似高岑龍標，今日一作手也。過東阿曹子建墓，有句云：「可憐衰草地，猶是建安人。」爲時所稱。

839 琉球二僧詩

琉球天王寺有僧，號瘦梅道人。賦七夕詩云：「陶公簾外（亦）〔赤〕龍下，漢武殿前青鳥來。」又萬松院僧不羈有詩云：「黃葉落三（經）〔徑〕，白雲歸數峯。」予門人汪翰林舟次揖、林舍人石來麟、康熙癸亥奉使其國，見之。石來有詩云：「瘦梅道者人不識，梵夾吟題聳兩肩；賦得赤龍青鳥句，樊南甲乙可同傳。」浮屠亦有不羈人，祇樹蕭蕭絕世塵；唐體詩中風格好，白雲黃葉鬪清新。」

840 詩三百非孔子所刪

孔子但正樂，使各得其所而已，未嘗刪詩，觀「自衛返魯」云云可見。且一則曰詩三百，再則

曰誦詩三百，[△]家語對哀公問郊，亦曰：「臣聞誦詩三百，不可以一獻。」知古詩本來有三百篇，非孔氏自刪定也。又[△]左傳列國卿大夫燕饗賦詩，率皆三百篇中之詩，多在孔氏之前，其非夫子手刪，了然可見。葉水心[△]習學記言云：「[△]史記言古詩三千，孔安國亦言刪詩爲三百篇。按詩周及諸侯用爲樂章，今載於左氏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詩，殊少矣，不待孔子而後刪十取一也。[△]論語稱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也。」輔廣亦謂司馬遷言古詩三千，傳聞之誤。其說與予見略同。

841 敏速

[△]南唐近事載處士史虛白嘗對客弈，旁令學徒四五輩，各秉紙筆，先定題目，隨口而書，略不停綴，數食之間，衆製皆就。[△]封氏聞見記：雒縣尉張陟，在中書日試萬言，令善書者三十人，各操紙執筆，俱占題目，身自巡席，依題口授，周而復始，午後，詩筆俱成，得七千餘字。[△]唐詩紀事：長沙王璘日試萬言，崔詹事廉問表薦於朝，先試之。璘請十吏，皆給筆札，璘口授，十吏筆不停綴，首題[△]黃河賦三千字，復爲鳥散餘花落詩二十首，皆可謂敏速矣。又韋臯嘗於二十四化設醮，請符載撰齋詞，於時飲摩訶池上，載命小吏十二人捧硯，人分兩題，緩步池間，各授口占，其敏如此。

口古

842 石敬瑭家廟碑

朱簡討云：「曾於廟市見五代石敬瑭家廟碑，梁周翰撰，文翰雖不甚工，亦是古物，惜未購之。」此碑石今不知所在。

843 東絹

蜀鹽亭縣有鵝溪，出絹，謂之鵝溪絹，亦名東絹。子美詩「我有一疋好東絹」是也。周紫芝詩「百尺寒松老幹枯，韋郎筆妙古今無。何如莫掃鵝溪絹。留取天吳紫鳳圖。」此雖諧謔，然北征自作於赴行在時，而題韋偃畫松，則在入蜀之後，固不可同日語也。

三十一 魏野詩

宋小說載魏野同寇萊公遊陝郊某寺詩云：「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湘山野錄云：「添蘇，長安名姬也。孫僅尹京兆日，野寄詩云：『見說添蘇亞蘇小，隨軒應是珮珊珊。』

孫愛之，以示添蘇，喜如獲寶，求善筆札者，大署其詩於壁。野以事抵長安，孫邀置府宅，人未之知也。有好事者與密過添蘇家，見其風貌魯質，固不前席。野忽舉頭見壁所題，乃索筆於側別

紀一絕云：「誰人把我狂詩句，寫向添蘇繡戶中？閑暇若將紅袖拂，還應勝得碧紗籠。」添蘇始知是野，大加禮敬。二說不同。

845 鐵帆

僧鐵帆能詩，順治末，予官揚州，鐵帆住木蘭寺。劉吏部公載體仁聞之，寄予書云：「是天寒衣衲重，鐵帆耶？」天寒衣衲重，乃粵僧一靈句，公載誤記耳。東坡在黃日，參寥往視之。京師士大夫寄書云：「聞有僧在彼，是隔林彷彿聞機杼和尚耶？」坡笑語參寥云：「此是吾師七字號。」公載帖全用此語。

846 徐曹詩

徐楨卿「洞庭葉未下，瀟湘秋欲生」一篇，非太白不能作，千古絕調也。曹學佺亦有「秦淮送別」一篇云：「疎籬豆花雨，遠水荻蘆煙。忽弄月中笛，欲開江上船。」情致殆不減徐。徐五集中有一絕云：「渺渺太湖秋水闊，扁舟搖動碧琉璃。松陵不隔東南望，楓落寒塘露酒旗。」曹子絕可以相敵，新林浦云：「夾岸人家映柳條，玄暉遺跡草蕭蕭。曾爲一夜青山客，未得無情過板橋。」

847 題壁逸詩

予少時與先兄考功同上公車，每到驛亭，輒題素壁，筆墨狼藉，率不存稿，逸去多矣。數年來往往從友人口中得之，恍忽如夢，不忍盡割，略記於此。「河口花明錦纜春，研繚綾子領邊巾。不知何事牽儂思，欲疊紅箋賦洛神？」徐隱君東癡嘗口誦此詩。「不見湘中舊氾人，西園蘭石愴如新。低徊十五年前句，祇有蛛絲絡暗塵。」彭少宰孫遁羨門誦之。「關河連夜雨，驛路一聲蟬。」湯右曾西厓、王截孟穀誦之。「風迴邸閣聞鈴馱，日落關山見戍旗。彷彿夢中尋蜀道，打包身度棧雲西。」徐學士健菴誦之。且題其右云：「古舉斜陽聽鐸聲，分明棧路蜀山行。讀君題句成先識，天遣才人過錦城。」「往迹流傳本事詩，廿年如夢不堪思。重來頭白風情盡，誰記巡檐繞柱時？」汪耀麟叔定誦之。「趙北燕南水四圍，此中避地可忘機；垂垂芡實迎秋熟，拍拍鷗羣接翅飛。蟹舍都連黃篾舫，釣人相映綠蓑衣；淮南小別今三載，魚稻珠湖願竟違。」曹祭酒禾蛾帽榜旅舍曰漁洋詩屋。

848 白洪厓

先世父侍御公，崇禎中巡視茶馬，作西巡雜詩數十首，有云：「不須赤打白洪厓。」予幼誦之，不解爲何語？頃見丁謂戲白稹詩云：「五百青蚨兩家缺，赤洪厓打白洪厓。」蓋用此。

許彥周《詩話》云：「東坡詩不可輕議，詞源如長江大河，飄沙卷沫，枯槎束薪，蘭舟繡鵠，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澤靈沼，無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江河耳。」林艾軒論蘇、黃云：「譬如丈夫見客，大踏步便出去；若女子便有許多粧裹，此坡、谷之別也。」

850 明史樂府

長洲尤展成侗，晚以博學宏詞入史館，在局中，仿李西涯體作《明史樂府》百篇，佳處殆不減李，今略載數首於此。作佳傳云：「入學宮，辭孔子，衣帶題詩自經死。」出史局，別同官，官方銅豬不暇看。一死一生交情見，留與若翁作佳傳。」閨門使云：「閨門使，鐵簡賜，谷長史兼理六王事，當局不敢讓，臣誼應如是，殿下百世後，難逃一箇字。」下詔獄，徵髮死，嗟乎！此真文成子，張辟彊，豚犬耳。」生程濟云：「爲忠臣，爲智士，死高翔，生程濟。身免乎，軍中祭，君免乎，宮中剃。」君乘車，臣執轡，君登舟，臣操柂。寒則燎衣飢持糒，四海從亡多故人，道旁相見惟流涕。萬水千山風復雨，送君還上金陵去，天外龍蛇有日歸，鴻飛冥冥不知處。」靖難云：「七國反，誅家令，灌將軍出山東定。北平起，討齊、黃，曹國公出金陵亡。建文君，非景帝，燕王亦非吳王濞，靖

難雖然百戰功，成敗何常總天意。太祖生男二十五，爲王爲庶知誰主？燕子高飛上帝畿，紂干凍雀無毛羽，可憐高煦亦英雄，頃刻燒死銅缸中。」威武大將軍云：「平陽侯，張公子，威武大將軍，三君一轍耳。漢家天子自待邊，大同宣府往復還，朕稱將軍封萬戶，驃騎當屬江與錢。旌旗獵獵向北駐，樓船搖搖望南渡，豹房家裏樂未終，更覓春江花月處。朝登牛首山，夕宿鳳皇臺，鄱陽凱歌何雄哉！戎服簪花金銀牌，揚鞭却指隋堤笑，一狩江都竟不回。」大禮云：「明倫典，問誰作？唱者璁，和者萼。筆者方，削者霍。浹與綰，唯且諾。天子有私臣，朝中皆黨人，武夫何知咄郭助。配爾祖，英烈傳，中山睞眙開平歎。」根本彗云：「根本彗，腹心彗，門庭彗，羣妖掃地偷龍睡，彗未退兮孛將至。大馮君，小馮君，忠臣孝子出一門，刺血上書動至尊。但看六月飛霜雪，君門之彗乃可滅。」河套冤云：「嚴夏兩家鷄相鬪，曾銑仇鸞分左右；嚴鷄方勝夏鷄孤，銑欲効鸞胡爲乎？」套未復，身先死，朝璽書，暮西市。將軍橫尸何足言？宰相駢首寧無冤？君莫哭，君不見，朱仙鎮上風波獄。」長生藥云：「五利戮，文成死，致一真人上天去，復有紫府神霄兩高士。天子齋居，日夜禱祠，相公宿直，爭獻青詞，赭衣半道，斷首滿稽。殺人媚天，修玄奚爲？」四十五年元氣削，王金方進長生藥。」海瑞疏云：「世宗在位四十五，建言諸臣盡園土，末年乃有海瑞疏，直訴乘輿干上怒。擲地不已，遠殿步，忠臣豈肯逃亡去？」大行賓天應釋汝，獄吏酒肴相勞苦。但願飽啖得死所，誰知晏駕驚聞訃？此日方看臣哭主，當時尚疑子罵父。」逐新鄭云：「華亭去分宜，江

陵逐新鄭，賢否故懸殊。門戶總同釁。主少國疑賴元老，一留一去由馮保，宰相踉蹌出午門，先皇顧命寒秋草。大臣獄起重驚倒，不憐身歿無遺表，夫人泣涕致相公，敬爲故夫獻微寶。富貴何常忽易人，江陵簿錄還如埽。噫嘻乎！前人跌，後人滑，古來名位多相軋，死姚崇算生張說。」趙高傳云：「委鬼當頭坐，茄花滿地紅，趙嬈曹節竟私通，涿州道上馬游龍，月華門前車鬪風。內操摶鼓鳴刀弓，犴狴流血朝班空，祠堂昭德兼崇功，乾兒義子多如蟲。讀史至此再三歎，殆哉岌岌將作難，滿朝彈章君不見，中宮獨看趙高傳。」

851 闡中詩

淄川袁孝廉松籬藩，名士也，以康熙癸卯冠禮經，壬戌尚困公車。闡中賦詩云：「二十年前古戰場，卧聽譙鼓夜茫茫；三條畫燭連心燕，一徑寒風透骨涼。苦向繙塵埋髮髮，憑誰青眼託文章？明宵別後長安月，偏照河橋柳萬行。」武康陳孝廉興公之羣吟之，至泣下。是科袁竟下第，乙丑病蠱卒。

852 無羊之什

▲詩·國風·如《燕燕》、《蒹葭》、《幽風》、《東山》、《七月》諸篇，述情賦景，如化工之肖物。卽

如《小雅·無羊》之云：「或降於阿，或飲於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餚，麾之以肱，畢來既升。」即使史道碩、戴嵩，畫手擅場，未能至此，後人如何著筆？

○且談畫評。

「聞宵歌妙賞，未見美玉真。」論照面詩時，我評：「先以宋李廌與公之《夜行》，至矣。吳林亦復不棄，但舉點染之指，三綱之點染，小蘋之發聲，一然耳。廌之音高，苦向誰處點染？是詩者，雖有文，那用音字？廌之音，吾士也。以東坡矣，逐點染，于須眉困公車。國中無詩，六七十年，讀古

○關中種

「安遠種子繁，當時取布袋不足，中官更遣出高僧。」

內中種幾株，已長，吾將歸加草堂。子南堂即憲張叔良，淳熙壬辰歲生。歸皮穿袖，折竹，氣華，如故。子南堂之子，魚落雨坐，而赤脚出戶，此於我前，更足重。名附道主，良老矣。且經門前，宜圖傳。可當恩賜人，爲我識贊，則甲。想予一函人書，古人舊，古來多，筆走龍蛇，天然，是君王之贊也。

惠琳寺亦甚好。大石破浪，通鑑峰，不獨長坂，此其夫。寺入通鑑寺財公，通鑑始大石破浪。富貴，如雲，又否方學，門內，夢同裏。寺少，圓滿處示秀，一強一弱，由禪弟，李時中，出乎門，未

池北偶談卷十九 論藝九

宋人絕句

偶爲朱錫鬯太史彝尊舉宋人絕句可追蹤唐賢者，得數十首，聊記於此。「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賴是丹青無畫處，畫成應遣一生愁。」「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萎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黃葉西陂水漫流，篷條風急滯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鷄聲共一丘。」「露白霜紅郭外田，山濃水淡欲寒天。參軍抱病陪清賞，一檄呼歸亦可憐。」「斷腸聲裏無形影，畫出無聲亦斷腸。想得陽關更西路，北風低草見牛羊。」「梁州一曲當時事，記得曾拈玉笛吹。端正樓空春晝永，小桃猶學澹燕支。」「斷雲一葉洞庭帆，玉破鱸魚霜破柑。好作新詩寄桑苧，垂虹秋色滿東南。」「投荒萬死髮毛斑，生入瞿唐灔澦關。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陽樓上對君山。」「江上荒城猿鳥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間事，只有灘聲似舊時。」「夜雨連明春水生，嬌雲濃暖弄微晴。簾虛日薄花竹靜，時有乳鳩相對鳴。」「目盡孤鴻落照邊，遙知風雨不同川。此中有句無人見，送與襄陽孟浩。

然。」「獨凭危堞望蒼梧，落日君山似畫圖。無數柳花飛滿岸，晚風吹過洞庭湖。」「來時秋雨滿江樓，歸日春風度客舟。回首荆南天一角，月明吹笛下揚州。」「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怡悵西闌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到處相逢是偶然，夢中相對兩華顛。還來共醉西湖雨，不見跳珠十五年。」「烏塘渺渺路平堤，堤上行人各有携。試問春風何處好？辛夷如雪柘岡西。」「掃地焚香閉閣眠，簾紋如水帳如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牕浪接天。」「曾作金陵爛漫遊，北歸塵土變衣裘。芰荷聲裏孤舟雨，臥入江南第一州。」「皂莢村南三四里，春江不隔一程遙。雙堤鬪起如牛角，知是隋家萬里橋。」「去年此日泊瓜洲，衰柳蕭蕭客繫舟。白髮天涯歎流落，今宵聽雨古宣州。」「山驛蕭條酒倦傾，嘉陵相背去無情。臨流未忍輕相別，吟聽潺湲坐到明。」「照江丹葉一林霜，折得黃花更斷腸。商略此時須痛飲，細腰宮畔過重陽。」「洞庭木落萬波秋，說與南人亦自愁。欲指吳淞何處是，一行征雁海山頭。」「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還歌緩緩歸。」「白髮先朝舊史官，風爐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團。」「濯錦江邊憶舊遊，纏頭百萬醉青樓。而今莫索梅花笑，古驛燈前各自愁。」「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雲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琵琶絃急滾梁州，羯鼓聲高舞臂韁。破費八姨三百萬，大唐天子要纏頭。」「逍遙堂後千章木，常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臥北牕呼不醒，風吹松竹雨淒淒。」

淒。」「千詩織就迴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只有聰明蘇蕙子，更無悔過竇連波。」「落日同騎款段遊，倦依松石弄清流。蓬萊漢殿春分手，一笑相逢太華秋。」「舟中一雨掃飛蠅，半脫綸巾臥翠藤。殘夢未醒牕日晚，數聲柔櫓下巴陵。」「何人把酒慰深幽，開自無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黃州。」「向來松檜欣無恙，坐久復聞南磽鐘。隱隱修廊人語絕，四山滴瀝雪鳴風。」「自愛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四橋。」「夜暗歸雲遶柁牙，江涵星影雁團沙。行人悵望蘇臺柳，曾與吳王掃落花。」「征帆一似白鷗輕，起揭船蓬看晚晴。梅子著花霜壓岸，自披風帽過臨平。」

854 蘇詞注

東坡詞：「行憂寶瑟僵」，乃用《漢書·金日磾傳》「行觸寶瑟僵」語。解者顧引楊行密給朱延壽病目「行觸柱僵」，有何干涉？乃知註書之難。東坡、放翁猶不敢居，有以也。

855 胡恢書

《南唐書》今止傳陸游、馬令二本；胡恢書久不傳，惟江陰赤岸李氏有之。李卽忠毅公應昇之叔，忘其名矣。按恢，金陵人，《夢溪筆談》稱恢博物強記，善篆隸。韓魏公當國，恢獻詩云：「建

業關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家寒。」公憐之，令篆太學石經，官華州推官而卒。

856 僧作制義

明時，南京五大寺僧，每季考校於禮部，命題卽《法華》、《楞嚴》等經，其文則仿舉子制義，文義優者選充僧錄等官。某寺僧耳疑者，曾刻其制義。黃俞邰云曾見之。

857 孟子逸語

孟子逸句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矣。見梁武帝《答臣下神滅論》，又見釋道安《教指通局》。又：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平患禍所遵，正當仁義爲本。見蕭子良與孔中丞書，謝廷讚《維園鉛摘》載之，其語殊不類。

858 法言語

《法言》「春木之菴兮，援我手之鶉兮」二語，全仿《原壤歌》「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巵然。」

859 瓏璫

劉節之孔和有詩云：「虛堂微月影玲瓏，茗粥筵中解靜聽。已許來年仍小泊，未須催曉唱瓔瓈。」瓔瓈二字，出揚子《法言》「瓔瓈其聲者，其質玉乎。」則商玲瓈作商瓔玲，亦何不可之有。

860 荀子語

「李廣射虎，沒石飲羽」，《荀子·解蔽篇》已云：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爲伏虎也。唐詩：「山風吹空林，颯颯如有人。」《荀子》已云：見植林以爲後人也。

861 船

大蜀人謂衣紐曰船，蓋方言也。海鹽陸處士冰修嘉淑贈予詩，有「跣足到門衣不船」之句，用此。《谷水談林》釋杜詩「天子呼來不上船」，乃引方言，鑿矣。

862 劉李

《中州集》中如劉迎無黨之歌行，李汾長源之七律，皆不減唐人及北宋大家。南宋自陸務觀外，無其匹敵。爾時中原人才，可謂極盛，非江南所及。

863
詩僧

新城釋成楚，字荆菴，受五戒於法慶，今居靈巒，頗能小詩。落花云：「高枝忍別離，逝水隨飄蕩。」雨後云：「青猿臨澗飲，白鳥向空翻。」秋日云：「風來夕沼綠荷敗，霜落秋山黃葉多。」山居云：「險崖句後參宗旨，陷虎機前驗作家。」新霽云：「嵐氣千重縈嶂背，清流萬道出雲根。」贈奚林大師云：「派衍靈山第一枝，無言得髓是吾師。偶然堅拂天花落，絕勝空生晏坐時。」記之當續訪其全云。同時僧智泉者，亦新城人，有移竹詩云：「別去寒山寺，來依明月樓。」亦有致。

864
詔語似詩

漢光武諸書詔最有情態，西京所無，沿及明、章亦然。光武賜侯霸璽書云：「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古勁絕似漢人詩句。又范書語往往有似詩者，如「柴門絕賓客」（《楊震傳》）、「僕妾盈紈素」（《楊震傳》）。之類是也。光武微時嘗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亦似漢人樂府語。

865
蟛蜞集

閩人林小眉，明崇禎癸未進士，才甚雋異，以伉直死獄，與余賡之同難，著《蟛蜞集》十卷。同年張給事赤菴松齡及其子人中，走七千里，以序相屬，引歐陽公序穆伯長、袁石公序徐文長爲比。會予使東粵，失其集，聊識之，俟索其本爲序之。

866 肅府淳化帖

予記陳卓曼仙補刻肅府淳化閣帖事，門人海寧陳奕禧子文適寄所著《臯蘭載筆》至，中述蘭帖始末甚詳，采錄其略，用備參考。一、肅府淳化閣本，自莊王受封，太祖賜之宋刻。相傳有龍膽壺、鳳喙卮并帖而三。憲王時，洮岷道潁川張鶴鳴得李子崇本於白下、材官本於臯蘭，請肅王賜帖校讎，見古法帖數段久缺，而茲獨全，知爲馬房光怪以前物也。姑蘇溫如玉、南唐張應臺爲之雙鈞，鶴鳴携之黔陽，憲王乃鑄石於蘭，未竟而薨。世子識鋐卒業於萬曆辛酉，先後七年。其初揭用太史紙、程君房墨，人間難得。揭工間有私購者，直五十千。刻用富平石一百四十四、葉二百五十三，藏府東書園殿。鼎革時，石幾淪缺。順治甲午，洮岷道揚州陳卓補刻，復成全璧。然神明不備，視初揭徑庭矣。乙卯，平涼逆焰及蘭，靖逆、奮威二將軍自河西來，軍於龍尾、臯蘭之間，攻城不下，賊欲破石爲礮，僞知州徐某力救得免。今移植州學，有張尚書鶴鳴、王尚書鐸、憲王父子四跋云。」

867 進西岳賦表

杜甫《進封西岳賦表》有云：「維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按《舊書》紀：天寶九載正月，羣臣請封西岳，從之。（二）（三）（一）月辛亥，西岳廟災，制停封。三月，右相楊國忠守司空，天雨黃土，霑於朝服。杜所謂元弼、司空，謂國忠也。國忠以椒房進，夤緣三公，天下知其非據。而甫獨引《大雅》·甫申》之詞以諛之，可謂無恥。他日作《麗人行》，又云：「慎莫近前丞相嗔。」乃自爲矛盾。杜固「詩史」，其人品未可知，顧自許稷、契，亦妄矣。

〔一〕《舊唐書》本紀第九·玄宗下及同書志第十七載西嶽廟災，均爲三月。

——點校者。

868 蔡狀元詩

庚戌狀元蔡崑陽啓傳公車過淮安，謁山陽令邵某。邵其鄉人也，批其名刺云：「查明回報。」

蔡怒而去，至京，遂狀元及第。題一絕句於扇寄邵云：「去冬風雪上長安，舉世誰憐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名須向榜頭看。」蔡後官春坊中允，假歸卒。

同上題圖
869 指掌圖

東坡先生《指掌圖》，於五代之君，書法各異。於梁曰梁太祖朱溫，於唐曰後唐莊宗諱某，於晉周曰晉高祖姓石氏名某，周太祖姓郭氏名某字仲文，於漢則曰漢高祖睿文聖武昭肅皇帝姓劉氏名某。豈非以五代惟後唐及漢得國差正，而異其書法耶？郭周七國條下，書放鍾離謨歸江南。按史《鍾離謨傳》，但云其先會稽人，不言本姓鍾離，離字豈誤書抑衍文耶？

870 羅鄂州

宋羅鄂州顧古文，南渡後第一，爲朱文公所推重。其《爾雅翼》後序，通篇用韻，尤屬奇創。

宋文憲公序《鄂州小集》，因效其體，亦韓文公志樊紹述之意，然奇崛出鄂州下矣。

871 二內禪頌

宋高宗紹興內禪，羅願端良作《帝統》。孝宗淳熙內禪，王子後才臣作《內禪頌》。皆仿典引貞符之體。《帝統》有云：「神器大寶，一朝可付，十世必復，留無嫌久，報無移德，俾我太宗之志獲明於二百載之後。」又云：「選世至七，復遇厥聖，還之於宸極，大統以正。」頌中有諷，蓋深致不滿太宗之意。此文似在王作之右。近梁谿顧修遠宸撰《宋文選》，止取王頌，而不載《帝統》，豈未覩《鄂州文集》耶？

872 避諱當改正

古今避諱有沿襲不改者，如秦始皇諱政，以正月爲征月。晉避司馬昭諱，樂府以昭君爲明君。唐祖諱虎，改虎林爲武林。呂后諱雉，以雉爲野鷄。武后諱曌，以詔書爲制書，鮑照爲鮑昭。楊行密據揚州，州人改蜜爲蜂糖。錢元瓘據浙，浙人改一貫爲一千之類。皆當改正。

873 西施

程良孺《讀書考定》云：《管子·小稱篇》：毛嬗、西施，天下之美也。自管子至吳越二百年矣，如果一西施，不應先及。

874 相鼠齧鼠

《詩·相鼠》：孫奕云：相，地名。陸璣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頭上跳舞，善鳴。按《地志》：相州與河東相鄰。《荀子》：齧鼠五技而窮。《本草》、《廣雅》皆謂螻蛄一名齧鼠。《易》：晉如齧鼠，孔穎達正義引蔡邕《勸學篇》云：齧鼠五能，不成一技，《荀子》云云。竝爲螻蛄也。

《爾雅·釋山》：獨者蜀，蜀，蟲名，好獨行。無恙，恙亦蟲名。《風俗通》云：恙，毒蟲也，春傷人。《神異經》：北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病，名曰穢。穢，恙也，如泥。泥，亦蟲名。妍、媸，皆蟲名。妍，螢類，身有光采。蚩，形蟲蠢然也。

876 魏南陽

畢萬之魏，今蒲州之永樂鎮，非大名元城也。韓愈之南陽，今修武之南陽，非南陽鄧州也。《漢書·地理志》修武，應劭曰：晉始啓南陽，今南陽城是也。《秦昭紀》：魏人南陽以和。《白起傳》：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張儀傳》：魏絕南陽。皆是。

877 鄖鄧

《菽園雜記》：鄖有二音，一則吁切，一才何切。才何者縣，屬沛國，蕭何初封邑。則吁者縣，屬南陽，蕭何子孫所封也。《讀書考定》蕭何封鄖侯，今《世家》作鄧侯，字相似之誤也。鄖、才何切。孟堅泗水亭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敘功第一，受封於鄖。《古今字韻全書》鄖、鄧二字，

竝見十五歌，注云：鄼、縣名，在譙郡，或作鄧。鄧本音嗟。前漢書·功臣表：鄴，直音贊。史記·功臣侯年表并同。索隱曰：鄴縣在沛。方以智通雅云：當時在南陽，今在襄陽之光化者，蕭何封邑也。沛縣之鄴，本作鄼，音嗟，今在考城縣。漢·地理志載南陽鄴縣侯國，不言沛之鄺侯國，非其明驗乎。升菴弱侯定以沛鄼爲何封邑，而云師古無據者，謬也。按鄼、鄴兩音，自是兩字，菽園混而一之。讀書考定主沛之鄼，與楊、焦旨同，以何起沛，封必近之，而以班碑爲據。通雅則以師古注爲據，南陽，蕭何封邑，音鄴，本春秋陰國，唐爲懷州陰城縣，有何廟。高后封何夫人同爲鄧侯，小子延爲筑陽侯。鄴與筑陽同隸南陽郡也。二說正相刺謬。至沛郡之鄧，應劭音嗟，師古曰：此縣本爲鄼，應音是也。中古以來，借鄴字爲之耳，讀皆爲鄼，而莽呼爲贊治，則此縣亦有鄴音。然功臣表：元符三年，共侯慶以何曾孫紹封鄴，不言別是一鄴。菽園之說，未知何據？又按劉肅唐世說云：凡封功臣，多就本土。張良封留，是爲成例。按班固泗州亭碑云云，漢書·班氏所修，泗州碑孟堅所作，何須穿鑿更制別音？此駁師古注，與楊、焦二說同。

878 吕太一

杜詩：「自平宮中呂太一」，黃鶴注云：「當作中官呂太一。」錢牧翁注：「舊書廣德元年，宦官

市舶使呂太一逐廣南節度使張休。又《韋倫傳》：代宗卽位，中官呂太一於嶺南矯詔募兵爲亂。

按劉肅《唐世說》：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裏行，詠院中叢竹以寄意曰：「擢擢當軒竹，青青重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後遷戶部員外，牒吏部云：「當須簡要清通，何必堅籬插棘。」又按《唐會要》：魏知古嘗薦洹水縣令呂太一。又張嘉貞薦呂太一及苗延嗣等，時號令君四雋。此又一呂太一也，皆與中官無涉。

879 王蘋

歷城秀才王蘋，字秋史，少年能詩，頗清拔絕俗，常有「亂泉聲裏誰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黃葉下時牛背晚，青山缺處酒人行」之句。蘋師田中丞漪亭叟，而友吳徵士天章叟，丙寅秋，寄詩於予，予偶以書寓巡撫張中丞南溟鵬言蘋之才，中丞特召見，引之客座，且贈金焉。蘋之才，中丞之誼，皆塵中所少，故記之。

880 月泉吟社

宋末浦江吳渭倡月泉吟社，賦田園雜興近體詩，名士謝翹輩第其高下，詩傳者六十人，清新尖刻，別自一家。予幼於外祖鄒平孫公家見古刊本，後始見琴川毛氏本，常徧和之。竊謂臯羽

所品高下，未盡當意，因戲爲易置次第如左：

春日田園雜興。第一名子進，本名魏新之，號石川。第二名魏子大，梁必大。第三名全泉翁，全璧，字君玉。第四名山南隱逸，劉應龜，字元益。第五名躡雲，翁合老，仲嘉。第六名仙村人，第七名方賞，方德麟，號藏六。第八名高宇，梁相，字必大。第九名俞自得，第十名槐牕居士，黃景昌。十一名東湖散人，十二名徐端甫，十三名仇近村，仇遠，字仁近。十四名陳希邵，陳舜道。十五名子直，魏石川。十六名司馬澄翁，馮澄，字澄翁。十七名陳緯孫，何教。十八名聞人仲伯，陳希聲。十九名君瑞，二十名田起東，劉汝鈞，號蒙山。二十一名羅公福。連文鳳，號應山，原第一名。

881 谷音

《谷音》二卷，元清江杜本清碧所輯。其人皆節俠跡弛之士，詩亦岸異可喜，常疑清碧自撰，託名於人。及得其《清江碧嶂集》觀之，殊庸膚無足取，與所輯迥不類。《谷音》吾友施愚山爲

湖西監司時，亦嘗刻於臨江。

882 韋蘇州

《李元賓集》有代人上韋蘇州書二篇，刺韋褊急躁露，殊不類其爲人。今錄於左：

大風頭

月日於法司上書郎中閣下，彝不耽書，嗜酒已至於老，東西南北，無立錐之地。竊以閣下有經濟之器，因敷小人直慾之性，非敢失色於左右，僥幸於去就。不圖行綯時禁，坐貽伊戚，惶怖無暇，繫維不安，仰天椎心，收血續淚。所言奔鹿觸網、飛蛾蹈火，顛麿糜排，彝何以堪？彝知過矣！舉家十口，兒女幼弱，寺中僑寄，目下絕粒。閣下錮彝在此，令吏推責，反覆憂難，詞理俱屈，衰髮一夕，如經十秋。素來無業，只慣飲博，因曾負累，以至訊問，事過奇喘，無禍不有。且彝於天下，何異株塊，比於閣下累螻蟻。如國家之事，肉食者謀，雖鞭之長，胡及馬腹？況中籌之子，如何敢及！早聞閣下清節玉立，洪量海納，軍謀在握，文藻盈帙，中外騰口，聲歸其高。彝是用□□微誠，庶彼知己，不測閣下以言罪之。嘗聞不以言廢人，閣下何必取威於懦夫，而後行令？且明主有誹謗之木，諸侯有鄉校之議，今主上何媿於禹？閣下何短於鄭卿？伏惟念彝之失，寬彝之責，使得□□，便當鉗口，匍匐鈴下，以救前非，則仗諸忠信，越境不敢留也。彝死罪死罪。

又代李圖南上蘇州韋使君論戴察書，文多不具錄。

883 夢山詩

海豐楊夢山官保太宰巍有存家稿八卷，五言最簡古得陶體，明人所少。予喜其一絕云：「前年視我山中病，落日獨騎驄馬來。記得任家亭子上，連翹花發共啞杯。」予在京師日，曾選訂其集

爲三卷，謝員外方山重輝刻之。

884 黃夫人詩

楊升菴夫人黃寄外詩：「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乃黃魯直答初和甫詩句也，見《豫章外集》，詩云：「君吟春風花草香，我愛春夜璧月涼。美人美人隔湘水，其雨其雨怨朝陽。蘭荃盈懷報瓊玖，冠纓自潔非滄浪。道人四十心如水，那復夢爲蝴蝶狂？」

885 喻糜

喻糜，墨名。《後漢書·西羌傳》有喻糜相，曹鳳注云：「喻糜，屬右扶風，今汧陽縣也。」

886 孫豹人詩

孫豹人枝蔚遊焦山，中流風浪大作，舟人失色，孫長嘯詠詩云：「風起中流浪打船，秦人失色海雲邊。也知賦命元窮薄，尚欲西歸太華眠。」孫，三原人，流寓江都。

887 遼宮詞

萊州趙伯濬士喆嘗作遼宮詞百首，可與周憲王元宮詞頡頏。伯濬隱居登之松椒山，躬耕著書，去家五百里，終身不歸，著《皇綱錄》、《建文年譜》。

888 平陵城

《後山叢談》云：齊之龍山鎮，有平陸故城，高五丈四，方五里，附城有走馬臺，其高半之，闊五之三，上下如一，其西與南則在內，東、北則在外，莫曉其理。今平陵城故址尚在，在歷城、章丘界，所謂走馬臺者，不可復識矣。坡公詩「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即此地。孟子之平陸，則在今汶上縣。此城本東平陵，唐齊王祐反，縣人不從，太宗嘉之，詔改縣名爲「全節」。後山云平陸，亦訛也。

889 終南草堂圖

程幼洪邑邸中閱宣和御府所藏摩詰《終南草堂圖》，上方橫書「王維終南峯草堂圖」九字，闕一爲道君御書。倪元鎮題云：「予讀岑參集，有歸終南草堂詩，今摩詰之寫是圖也，豈其贈別之作耶？」大抵高賢達士，於謝政歸閑之際，不能無詠歌圖繪以贈之。昔盧鴻有《嵩山草堂十圖》，亦猶是也。故徽廟標書，以便後之覽者。此幅向爲杜南谷先生所藏，予得之，日夕展對，不惟諸

品爲之減色，而吾儕之進取，深有藉於斯圖矣。」黃子久題云：「右丞此圖與雪谿捕魚二卷，同筆致，而秀婉過之，豈其後先之分耶！」又梅道人吳仲圭、紫芝俞和詩各一篇。

890 潞王琴

故明潞藩敬一主人，風尚高雅，嘗造琴三千張。予猶見長安市上售其一，有隸書「中和」二字。又常仿宣和博古圖式，造銅器數千枚，瘞地中。予昔在金陵，登弘濟寺，見臨江石壁上刻其畫蘭，極工。

891 焦山鼎詩

焦山海雲堂，有古鼎一，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徑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闊四寸二分，足六寸一分，深八寸二分。腹有銘，其詞曰：「惟九月既望，甲戌，王及還於周，宓子于圖室，司徒疑治征南仲佑惠立中庭。王呼史受冊命，惠曰官司治王側作錫汝元衣、束帶、戈、琧、戟、縕、韁、彤矢、鑒鑾，世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用作尊鼎，用享于烈考，用周簋簋壽萬年，子孫永寶用。」此予兄弟手搨，屬新安程穆倩達譯本，凡蝕二字，疑六字，闕九字。秀水朱竹垞彝尊云：其曰立中庭，按毛伯敦銘文亦有之。薛尚功釋爲立，而楊南仲謂古立

位同字，古文《春秋》書公卽位爲公卽立，則是銘立字亦當讀作位也。鼎故京口某公家物，分宜
枋國時，聞此鼎，欲之，某公不卽獻，因嫁禍焉。鼎遂入嚴氏，嚴氏敗，鼎復歸江南，因置焦山寺
中。家兄摹爲圖，賦長歌紀之。予亦有五言古詩三十韻記事，汪鈍翁琬序之。

892 誌公碑

常白山醴泉寺誌公碑，唐開元乙卯立，文作齊梁體，可辨者十之三，書法圓勁，在歐、虞間，
每行凡七十九字，其下多斷鑿不存，其碑陰乃誌公像也。碑可辨者錄於此。

大唐齊州章丘縣常白山醴泉寺誌公之碑

闕二字。京大薦福寺奉敕闕一字。慶闕一字。綴文沙門玄傘闕五字。薦福寺闕二字。翻經院校勘
沙門正智寺都維闕一字。僧道寂建此寺闕三十字。

闕二字。曇花未出，庸詎知寂滅之名，覺日猶闕一字。曷嘗識苦空之相。闕一字。夫金儀下降，
舍靈闕一字。淨月之光；寶教旁流，闕四字。雲之潤。三車闕一字。駕，闕二十九字。化工闕三字。
香不息，所以化身周流於別土，神闕三字。於塵沙。或十大聲聞，駐形闕二字。一方菩薩，納景
涼臺觀闕一字。背嶺以宣慈，清辨起闕二十六字。未掩白足。闕二字。佛法之闕三字。月闕一字。
咸闕一字。王城之舍蓋闕一字。生闕一字。道闕一字。境發闕一字。若不人闕一字。具闕四字。諦幢

高闕一字。者與。今此醴泉寺者，是宋齊闕二十八字。經文師卽闕二字。身之菩薩闕一字。遊神境，來屆茲山，棲託巘阿，聿脩禪寂，以爲此地玄武之分，青龍闕四字。首以開疆，據天齊而劃野，却闕二十六字。尚父之闕一字。居九合一匡，齊桓公之霸國。爾其常白山者，迺摩天闕一字。地，掩映蔽虧，抱泉石以娛神，出雲霞而養性，山毛地髮，名花將軟草連芳。闕二十九字。人闕二字。繪闕二字。形勝闕二字。招提。自後七級崇圓，闕一字。起舍佐之扠，五層系闕一字。重標戰勝之門。海目山亭，妙相殫於變態，虹梁鳥革，大壯闕三十字。綵畫闕二字。塵凡闕二字。香闕一字。水調八解之闕一字。風闕一字。五音之說。息心之輩，見流注以超昇；迴面之徒，仰幽闕而悟入。時逢闕二字。代屬闕三十二字。金林玉闕一字。寥落幽巒。我國家灌頂四天，纂圖千帝，以佛乘爲馬，用道品爲城郭。八方起塔，闕二字。道形九闕一字。聚鹽情殷，闕三十二字。佛闕二字。此精廬闕一字。通堯日，三齊族姓，向梵境以翹誠，四履闕二字。仰釋天而矯首。又屬中宗孝和皇帝龍興漢道，人天經闕二十七字。周法界去，景龍二年，歲次□子，爰有齊州正智寺都維僧仁萬，俗姓李，字道寂，慨茲隳墜，抗表闕一字。宗，天鑒至誠，特賜名闕三十三字。否而還泰，山靈掩以重閉。法俗歡康，人神一悅。初師之行進表也，夢乘船上山。及翌闕一字。赴朝所，無礙。豈非興廢闕一字。定通闕一字。懸期闕二十九字。倣裝東上將闕二字。州闕二字。三藏義淨法師，各代高僧，天下重德，先奉敕於大薦福寺。闕三字。律以闕六字。勝緣闕一字。

城在東倍增闕二十六字。四闕一字。降靈五闕一字。德闕一字。人天之表，名揚宇宙之間，聖闕一字。難闕一字。神功叵測，及將命星發，載達京闕十字。時有闕三十四字。身闕二字。輟絃歌歲闕三字。卽以二月八日，親率合境老幼，大會新寺，表慶天恩。又於闕二字。之闕一字。尊卑就列，鴈行齊聽。闕三十三字。忽見有醴泉闕四字。三四尺，深淺三尺餘，色淨味甘，爰符瑞典，挹酌同飲，咸覺蠲疴。豈不以闕一字。福闕一字。圓三靈允答，光揚寶闕一字。滋液金場，故闕二十七字。上聞闕二字。垂感，有敕改名爲醴寺，仍更抽入冊九僧住持行道。自玄波再委，王題重開，日殿赫而闕一字。昇，月宮華而桂滿。若乃闕二十八字。海精勤以齊深戒月澄空闕二字。密霧，禪燈焰室，巧避輕風，濯闕二字。之龍闕一字。洗毗闕一字。之鳥眼，長祛五住，遠效四心。刷闕二字。鴈以飛雲，響闕二十七字。捨生之地續桂闕二字。有情根軌足方闕一字。鳴金鼓闕一字。功不朽，流福無窮。斯竝先帝之本願，莊嚴法師，幽贊威神之所致也。又師遊戲生死，示闕二十五字。儼如親對，卽平時所將黑犬，亦叅具闕二字。厥闕二字。無願不從。迺至有患心痛者，但取廟前少土，和水服之，應時便愈。遺形是託，神靈保持，由是闕二十五字。梁寺史傳師木，俗姓朱氏，金城人也。少出家，闕二字。道林寺僧，儉法師爲和上業存禪闕一字。宋太始初，漸彰異迹，居止不定，飲食無時，長髮跣足。每闕二十七字。詞同識記，言不虛發，應驗如神。或闕一字。視通於北闕一字。分形遍於南國，奇怪忽恍，不可殫論。以天監十三年，歲次甲午十

二月八日，闕二十九字。相，奄然示終，時有異香，闕二字。芬馥。特敕厚加殯送，葬於鍾山獨龍阜，仍於墓所闕一字。開善精舍，敕陸倕製銘於冢內，王筠勒碑於寺陰，闕二十六字。生，及其去也，以精靈度物，哀憐庶類，福祚皇王。且彼託鍾山，此依常白，彼葬龍阜，此闕一字。龍臺。前王挹風建開善之墳，闕一字。後帝傾闕二字。醴闕二十五字。至今大唐太極元年，歲次壬子，皇帝御天下之三載，凡一百九十九年。化化之緣，古今無盡，明明之德，日月彌新。其所變現之梗概。闕二十七字。之闕一字。衆所未諒，恭敬者隨時受福，疑慢者應念立徵。事迹繁夥，不可備載。當嘉聲上徹，先帝令左臺監察御史宋務先，親加檢覆。闕二十八字。八正所以知歸，一屬闕一字。緣，獲未曾有。闕二字。復命，倍沃天心。刺史楊元禧，分符北極，露冕東藩，闕一字。雨逐於行車，仁風隨於轉扇。黃金闕二十八字。追鳥跡於上乘，想闕六字。繩寶地闕一字。動天宮，薦瑞香園，延光帝載。縣丞、主簿、縣尉闕一字。舍闕四十三字。羣物，揚舲彼岸，錄事闕二字。鄉闕一字。等門滋蘭闕四字。芽，忠信滿於州間，因果闕一字。於闕四字。虔命闕一字。奉闕三十六字。九地荷於津通，貝樹披春，帝王之遺文秩矣。金闕三字。諸佛之正道通矣，迷津闕一字。路，菩薩運載之乘行矣。闕八字。之闕二十七字。況玄天大造，充溢於盡空，淨域鴻緣，牢籠於無外。昔迦闕三字。如來垂讚歎之闕一字。彌勒當闕三字。表歌揚之偈。若稽古訓，式樹闕二字。碑仍於闕二十七字。銘曰：義天兆昧，優花未披，但迷五蘊，孰辨三伊？闕二字。火宅，耀我

金儀，神足繼軌。闕二字。揚蕪。其一。闕一字。成觀方闕二字。戴表靈闕二字。開闕二十七字。綱。燬我寶地，壞我金場。花殘鶯沼，煙輟龍香。霞標歇滅，石徑荒涼。其三。萬寓乘皇，千齡纂帝，日月連闕一字。飛行闕二字。契闊一字。念新闕五字。高闕二十八字。精標五門，玉墀倣感，銀闕一字。與存。其五。欲赴天泉，闕一字。規國德，寄誠墳廟，傳詞翰墨。瑞醴通流，嘉祥允塞，重光佛闕二字。題宸極。其六。紺軒加闕二十八字。沙。其七。先帝聖靈，聿資神境，冥扶默贊，分形散影。既墓彼山，又墳茲嶺，寶鐸雙振，金繩共炳。化闕三字。真身永永。其八。功闕一字。泉闕五字。天闕二十七字。宣，聞諸典故，鑄金鏤玉，道該緇素，式讚王猷，闕二字。淨度，勒像賢刼，刊碑覺路。其十。開元三年，歲次乙卯二月己酉朔十五日癸亥。下闕。

893 米太僕研山

米太僕友石萬鍾家藏一研山，有七十二峯，洞壑奇絕。每天欲雨則水出，欲霽則先燥。太僕以五百金購之。明末流寇入京師，米氏奔逆，以古器數簏寄親戚家，此物遂爲一士夫所得。又寶一風字硯，太僕知六合縣時，嘗入觀北京，往返兩月餘，硯墨猶未燥也。康熙戊午夏，公孫紫來漢叟知長葛縣，行取入都，出硯示予，爲說如此。紫來今官翰林（待）〔侍講〕。

池北偶談卷二十 談異一

資一
對以
894 博羅韓氏女

明末廣州亂後，有周生者，市得一袴，丹穀鮮好，置牀側衣桁上。夜分將寢，忽一好女子褰幘，驚問之，曰：「妾非人也。」生懼趨出。比曉，鄰里聞之，競來偵視，聞有人聲自袴中出，若近若遠，久之，形漸見，姿首綽約，若在輕塵，曰：「妾博羅韓氏女也。城陷被賊俘擄，橫見凌逼，罵賊而死。此袴平生所著，故附之以來。諸公倘見憐愍，爲作佛事，當往生淨土，永脫輪迴。」言訖嗚咽。衆共歎異，乃爲召僧禮佛焚袴，自是遂絕。程職方石臞說。

章格菴

黃州曹石霞嵐昌，崇禎己卯解元，癸未進士，以文章名世。父卒官順寧，旅艤未返，萬里入滇。順寧有民家，生一兒，七歲不言，一日，忽語父曰：「楚人曹石霞，吾門生也，今日至此，當往見之。」家人疑怪不信，兒輒自往，父母尾之。至通衢，果有肩輿來者，兒從稠人中直前，止其輿，字而呼之曰：「石霞，吾待汝久矣！」曹愕然，兒又曰：「此地未可語，當至邸舍告汝。」既至邸，兒又

曰：「可屏人闔戶。」如其言，兒南向坐曰：「我章格菴正宸也，一念之誤，三墮輪廻。始在豫，繼在粵，在此候汝，又數年矣。今可隨我去乎？」曹歎訝再拜曰：「某以父櫬未返葬，間關萬里，遠涉南荒，未能卽從夫子，請俟異日。」兒默然久之，曰：「然則吾先行待汝耳！」遂至其家，是夕死矣。曹賦詩紀異，不數月，竟卒於順寧。其子以櫬歸，至某郡，忽重不可舉，視其壁上，乃有曹人滇時弔洪半石天祿詩。洪亦黃人，藁葬於此。乃啓洪窟，擣於櫬前，請同歸葬，於是遂行。楊職方鄂州兆傑說。

896 道君畫鷹

楊職方又言：武昌張氏，有子婦，爲狐所媚，百計驅之不獲。一日，置酒召客，張宣和御筆畫鷹於堂上。比客去，狐夜分始至，云幾不免。婦問之，狐曰：「汝家堂上有神鷹，見我卽奮欲搏擊，微項有鐵組，將不免矣。」質明狐去，婦以語其夫，或謂之曰：「畫誠神物，曷爇去其組，狐必不敢復至矣。」如其言。至夕，果有狐擊死堂下。後其家遭回祿，共見鷹從火中飛去。

897 道州祠堂

道州有濂溪先生祠堂，近歲周氏子孫，有爲諸生逋賦者。州守張大成，遼東人，徑詣祠

堂，枷鎖先生像三日，見諸彈章。比年吳中奏銷逋稅，唐荆川、繆西谿諸公名列官戶，亦不免云。

898 劉雲山

劉雲山，常州醫也。康熙丙午，杭州有巨室子某，病亟，忽有一醫到門曰：「我吳人劉雲山也。」投一匕而霍然，贈之金不受，曰：「他日尋我於昆陵之司徒廟巷。」踰月，某至常詢問，廟側有老人曰：「雲山死三十七年矣！」顧雲山生時，信鬼神，曾授夢於斯廟之神，募地廣其祠宇，因自爲像於神旁，尚可識其形容也。」巨室子驚愕入拜，其像宛然，哭祭而去。陳椒峯玉璽記其事。

899 趵突泉異

濟南趵突泉，地中涌出三尺許，餘則方塘漫流，清鑑毛髮。康熙庚戌，藩臬置酒，邀提督楊宮保捷，忽大雷雨，龍首入戶，泉涌起丈餘，水大上。諸公急呼騎，水傾刻及馬腹，踣墜而死者數人。從來未有之異也。

900 陳玉笥

濟寧陳益修，字玉笥，恂恂君子也。明崇禎末，濟寧有回楊生花等，素豪猾，武斷鄉里。一旦欲毀關壯繆祠廟，拓其居廬。陳號召諸生，鳴於官，懲首事者，廟得以存。及鼎革之際，生花挾舊憾，帥其黨，邀陳於天井閣，筆之瀕死，仍以刀剗其睛啖之，以礦灰實目眶，棄諸野外。家人舁歸，謂必無生理矣。至夜，陳昏憤中見綠衣神人強之以酒，外青內白，痛稍差。次夜，復見一神人，以手擊其腦後，目中血出如注，痛良已。又次夜，見一老嫗，食以杏李，又以羊眼盈把，令口吸之。比覺，雙瞳炯然矣。生花及其姪樸，乘亂爲盜，族誅，去陳事纔八月也。陳乙酉與弟尚謙同舉省試，丙戌登第，官貴池知縣，仕至戶部主事，予在京師見之。

901 錦裙宋繡

車山陸魯望云：瓦官寺有陳叔寶羊車一輪、天后錦裙一幅。予在金陵，遊上瓦官寺，猶見錦裙所製幡，裙紺碧色，錦作雲龍紋，四角綴十二鈴。焦山枯木堂有宋刻絲觀世音像，亦奇古。

902 六足龜

暹羅國進貢，有六足龜十枚，比至京師，止存其三。其足前二後四，趺趾相連。予在主客時見之。按龜三足曰「貢」。

良之。劉禹三氏曰「真」。

903 羅漢

予在海陵一士夫家，見昆盧國僧，號羅漢，自言明英宗土木之變，始入中國，能風雪中裸體而浴。一日，席上有胡桃，羅漢以齒碎之，凡數十枚。舊住通州之軍山，以遷濱海界，徙居海陵。高郵守某之祖，傳有小像一軸，像上畫一老僧相向坐，自記此僧名羅漢，昆盧國人。一日，守聞軍山有昆盧僧，心疑卽其人。試往謁，乃與畫上老僧了無差別。蓋已閱三世百年矣。

904 丙丁龜鑑

端同丙午、丁未，從古以爲厄歲。陰陽家云：丙丁屬火，遇午未而盛，故陰極必戰，亢而有悔也。康熙丙午冬，戶部尚書蘇納海、督撫尚書王登聯等搆死。丁未春，災祲疊見，彗星出，太白晝見，白眚出西北，經月餘。是歲七月，輔臣蘇克薩哈誅死。吾友程職方謂予欲裒輯前史所載丙丁災變徵應爲一書。頃見宋理宗淳祐中柴望所上《丙丁龜鑑》十卷，自秦莊襄王五十二年丙午，迄五季後漢天福十二年丁未，通一千二百六十載中，爲丙午、丁未者二十有一。備摭事實，系以論斷。元至正中，又有《續丙丁龜鑑》者，補宋元事之闕。前人已有此書，當考據故明三百年中丙丁事應，以續二書之後。

905 **白烏**

康熙庚戌，六合縣民王振家庭樹產白烏二，督府麻勒吉表進於朝。

與神是

出其家。白烏者，其色如白，其形如鷄，其聲如鶴，當其出網，則

其父母

出其家。白烏者，其色如白，其形如鷄，其聲如鶴，當其出網，則

予在儀曹時，見有宛平人碧某者，吏誤呼作碧，其人不應，問之云：碧音如樊。此《萬姓統

譜》、《奇姓通》諸書所不載者。又任給事琪云：高密有高姓，音閎；又禚姓，音卓；諸城有則

姓，音支；又壽光有鱉姓，河南有驢姓，吾邑有俳姓。壬子典試四川，有副榜庶謀，音拓。明有

指揮八通、副將九聚。近見山西鄉試榜，有峯姓、因姓。其人曰：古洪中矣。縣之志也。平西十

907 **古銅器**

其狀似鐵，其色似銅，其聲似金，其質似玉，其韌似竹，其韻似琴，其韻似琴，其韻似琴，其韻似琴。

庚戌，臨淄人於古城畊田，得銅器數百枚，形製瑰異，白諸官，悉取入藩庫，無從考其款識，殊可惜也。辛亥春，京師草場火，火燼得石數千百，皆有峯巒之形，不測其故。又明末，河南鄆陵人浚城壕，得石數百，皆有人物，鬚眉宛然，或謂恐傷地脉，掩覆之。後有兵。

908 **地震定數**

白蛇要。昔人謂之「地氣」，蓋謂地中氣不絕，古人察日照皆

黑體。宋小說載崔公誼爲莫州任丘簿，熙寧初，河北地震，而公誼秩滿，挈家南歸。一日宿孫村

馬舖中，風電陰黑，夜半有急叩門者云：「傳語崔主簿，君合係地震壓殺人數，輒敢擅逃過河，今已收魂岱嶽，到家速來。」崔自度必死，乃兼程送妻孥至壽陽，次日遂卒。康熙戊申，山東地大震，莒州尤甚。莒與日照縣鄰，地震之夜，凡日照人客莒者，皆從崩壓中得不死，莒人客日照者皆死，信有定數。己未七月，京師地震，通州尤甚，死者凡數百人。

909 梨花漁人 古銀欄田，碧眼器娘百姓，浮雲裏，白首官，悉頭人轎車，無聲共其嬌嬈。

會稽姜鐵夫梗說：其鄉近歲有漁人，獨居無家室，所居有梨花數十樹，人呼爲「梨花漁人」。一夜月明，放舟湖中，聞岸上有呼渡，移船近之，未抵岸，其人已在舟中矣。視之尼也，年可十七八，衣縞而姿首甚麗。詰所從來，不應。將及家，登岸，穿林冉冉而去。漁人心知非人。明日晚歸，燈火熒然，則尼已先在室中矣。漁人稍疑懼，尼曰：「我非人也，居湖邊某村，父母自幼送我爲尼，今年月日死，以與君有夙緣，故來相從。且君當得佳婦，亦須我爲作合，幸勿訝也。」自此鶯鳴而去，夜即復來，如是將一載。鄰里皆聞漁人室有異香。里中某氏，有女及笄，一日忽有鬼物憑之，言禍福，多奇中，且云：「汝女病，惟某漁人善醫；且夙緣當爲某婦，否者死矣。」其父母懼，邀漁人至其家，漁人不知所以，固辭歸。迨暮，尼復來告曰：「我與君夙緣已盡，當從此辭。此女當爲君婦，祟即我所爲，君何辭耶？」漁人誼不負心，因與盟誓。尼感動泣下，亦不復強。明

日，漁人以告女之父母，鬼遂不至。不數月，漁人竟卒。

聖朝章。即半世時有鬼附一京口人，

910 麟

宋荔裳《觀察說》：其鄉趙鵬程者，官彰德太守。府庫中有一麟，相傳明武宗時土人所獲，誤斃之，以獻於官，貯庫中。趙任滿，欲取之，吏不可，乃斷其一脰攜歸。毛作黃色，紋理如刻畫，蹄透明，類黃玉。宋常見之。

911 慶忌

萊人張允恭，明天啓壬戌進士，爲南陽守。浚河役夫夜宿岸側，聞橋下每夜有哭聲，共同之，乃一巨鼈，因置鐵鑊烹之。忽鑊中人語曰：「勿殺我，我當利汝。」衆懼，益烈其火，少頃無所聞，啓視之，鼈已死，剖腹得一小人，長數寸許，眉目宛然，以獻於守，攜之歸，識者謂卽管子涸澤之精，名曰「慶忌」是也。康熙壬子歲，濟南人魚鼈，亦於腹中得小人如回回狀，人多見之。

912 楊李

隋末酸棗邑所進玉李，一夕忽長，清陰數畝。是夕，院中人聞空中語云：「李木當茂。」帝欲

梨花漁人 麟 慶忌 楊李

四七九

伐之，左右曰：「木德來助之應也，不可伐。」又楊梅、玉李同時結實，帝問二果孰勝？院中人曰：「楊梅雖好，不若玉李之甘。」帝歎曰：「惡楊好李，豈人情哉！」又民間歌云：「河南楊花落，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南唐將受吳禪，江西楊化爲李，信州李生連理，其事前後略同。又《釣磯立談》載，武義中童謡云：「江北楊花作雪飛，江南李樹玉團枝。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無了期。」與隋謡亦相類。

記前生

同年濟寧邵嶧輝士梅，自記前生爲寧海州人，纖細不爽。後以己亥登進士，爲登州教官，親至所居里，訪其子，得之，爲謀生事，且教之讀書，爲諸生。又自知官止縣令，及遷吳江縣知縣，遂辭疾歸。又其妻早卒，邵知其再生館陶某氏，俟其髫而聘之，復爲夫婦。河南張給事文光能記三生事，李御史嵩陽、樂安李貢士煥章，皆能記前生事。此耳目覩記之尤著者。

914
萬維嶽

順天萬維嶽，嵩中順治丁酉京畿解元，康熙庚戌成進士。其人學題乃「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食餼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丁酉領解，首題即「顏淵喟然」章。明年，世祖御試題則「克己復禮

爲仁」。自謂平生與復聖有因緣。比庚戌會試，三書題無顏子語，自謂當落第。榜發中式，房師乃儀制主事曲阜顏修來光敏也。

915 丁貞女

丁貞女，聊城之沙鎮人，靖難功臣某裔也。貞女幼孤，無兄弟，依母以居。及笄，母欲議婚，貞女曰：「母老矣，又鮮兄弟，不願適人，願終身養母。」母不能強。及母卒，從兄某爲議婚，貞女又不許。獨處三十餘年，年五十矣。閨範嚴肅，里中人咸稱曰貞女。堂邑黃中丞圖安，七十喪偶。聞貞女之名，遣聘焉。貞女先一日召其從兄語曰：「明日當有議婚者至，吾將許之。」兄及姪輩謾應，弗之信也。詰旦，黃氏蹇修已及門。先是，貞女縞衣數十年，是日乃易色服。既許字，卜吉葬母，始歸黃氏，猶處子也。中外子孫多人，待之皆有恩禮，東昌人傳爲美談。

916 魏舍人妾

魏舍人麟徵納妾京師，甫一月，妾病且殆，求歸母家。已而延魏至榻前，操吳音曰：「某前生姑蘇人，君前生逋吾五十金，今來索償，事畢矣。此去當生平陽某氏，年十八，卽中甲科，復與君有後緣。」語訖而逝。此康熙辛亥春正月事也。

青衫狀」蕭何面識。此遺照辛文春五具事出。

故藉人
917 莫如

孫侍郎退谷先生說：昔爲祥符令，有人發一古冢，乃東漢馬武妾葬處，中有石，即武爲其妾自製誌，文甚古，字畫精絕。又有香奩一具，中貯脂粉，皆宛然。奩底一小銅印，鐫「妾莫如」三字。印在孫處，碑歸張給事文光家，今不知所在。急就篇有解莫如之句，注云：漢有毛莫如。吉恭揚、尚干穀黃刃、蘇諤王出。中使毛縕送人，省之皆育恩跡，東昌人謝昌美號。

戰據始興、張文首出。諸旦、黃刃奉勸入死門。武景、貞文謀亦妙十半，景日代晨合祀。獨首

周。門 918 義贏
賈鷹誠。貞文武一日昏其鋒，至是日當言，趨散告空，語報者曰：「只又敗。」

又不同年張鶴洲行人吾瑣，嘗乘一羸，甚愛之。康熙甲辰，鶴洲以科場事下刑部，餧粥不繼，乃以羸抵逋於人。一日過市，酸嘶悲鳴，墮其新主，而逸歸張邸。稍近之，輒蹄齧不已。家兄考功爲賦《義贏行》。嗚呼！此贏勝華歆、賈充、褚淵、六臣之徒多矣。

919 龍睛

吳江金文通公之後生時，母夫人夢人告曰：「與汝子龍睛，將來位極人臣。」公大拜後，蕭山瞽者陳生善相人，試令相之，曰：「乞兒相也！」衆駭笑。已而至目，大驚曰：「此龍睛也！」當貴極人

臣。」衆乃服。

《能改齋漫錄》載陸農師言：曾魯公得龍脊，王安石得龍睛。

又閱喻

920

追寫真

宋憲使荔裳幼失恃，每憶母夫人形容，輒泣下。

吳門某生者，自言有術能追寫真，人歿數

十年，皆可得其神似。乃令設壇淨室中，自書符咒，三日，陳丹青紙筆，令宋禮拜，出，扃鑰其戶，戒毋譁。比夜，忽聞屋瓦有聲，已夜分，聞擲筆於地鏗然，屋瓦復有聲。生乃開戶，引視之，燈燭熒然，丹青縱橫，筆落地上，而紙仍緘封未啓。啓視，則像已就，宛然如生，宋捧持悲泣，重酬之。

生云，過六十年則不復可追也。蘇穀原《追旂璣言》云，澶淵宋僉憲敬夫，幼失怙，不識父形容，請方海山人貌之，持歸家，母夫人視之如生，悲不自勝。世或有此理耳。

書刻善謹
善謹，非客獻天物，不誤懷享財宗。二晏詞哀節曲，妙妙閑中芬。舉頭

京師有市猾某者，本驃馬行牙人，以附黃臚李至巨富。一日堂成，謙士大夫，壁間有孔竇，客疑問之，答曰：「手腳眼也。」蓋工匠登降攀附置手足處。宋荔裳在坐應聲曰：「吾有對句矣，乃頭口牙也。」合坐大笑。又萊人某者，以散官居旗，常狎一婦，婦齧其舌，持赴刑部，令急騎追之。宋適往視，戲曰：「君所謂駟不及舌。」

宋歐公前定：「吾視醜妻不如古。」

922 前定

世事莫非前定，所云動乎四體，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往予在淮南，好觀棧道圖。有興化顧生符稹工此技，妙入毫髮，予令畫絹素屏扇，凡十數，自爲長歌題之，復以其一贈姊夫劉大田。既而予有人蜀之役，同行卽劉君也。辛亥歲，在京師，沈文恪繹堂荃爲侍讀，以小冊索書，予爲書陸放翁詩云：「殘年作客遍天涯，下馬郵亭便似家。三疊淒涼渭城曲，數枝閑澹閨中花。」輒牋授簡相逢晚，理鬢薰衣一笑譁。俱是邯鄲枕中夢，墜鞭不用憶京華。比入蜀，信宿閨中，乃憶前事，真詩識也。因賦一詩寄沈：「葭萌關外極天涯，長憶西園夜鬪茶。萬事輸他前定在，今朝真看閨中花。」

曩丁未歲四月二十九夜，夢中得絕句云：「溪鋪翡翠映煙空，溪上飛橋落彩虹。愛玩花嚮憶元相，一枝渾卧碧流中。」既覺，不知所謂，末句則元微之使東川所賦亞枝紅詩也。至是過褒城，亦驗。予己酉奉使淮上，過奉高，閱《泰安州誌》，至贏博字，輒心惡之。辛亥壬子，遂連遭渾、沂兩兒之痛。入蜀時，過百牢關，作一詩懷諸兄，結押廬字，忽心動曰：「廬、廬居也，得勿不祥乎？」又閱劍南詩，有云：「成都放榜，第一人楊姓，具慶下，愴然有感」，又心惡之。比榜放解元，果楊兆龍也，心益動。時先慈宜人已見背，予在萬里外未知也。昔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王忽病，兄弟將

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信有是哉！

923
工人善琴

萬曆末，詹懋舉者守潁州，偶召木工，詹適彈琴，工立戶外，矯首畫指，若議其善否者。呼問之曰：「頗善此乎？」曰：「然。」使之彈，工卽鼓前曲一過，甚妙。詹大驚異，詰所自。工曰：「家在西郭外，往見一老人貿薪入城，擔頭常囊此，因請觀之，聞其彈，心復悅之，遂受學耳。」詹予以金不受，曰：「某，賤工也，受工之直而已。」又曰：「公琴皆下材，工有琴，卽老人所貽，今以獻公。」果良琴也。詹乃從竟學，一時琴師莫能及。

924
盧昭容

古月頭陀，歎人，胡姓，名明勳，字半菴。順治丙戌居京口，兩膝忽患瘍，痛入骨髓，數日宛成人面，眉目口鼻皆具，易醫。一百三十餘人，瀕死者數矣。辛卯十二月七日，瘍忽人言曰：「我梁時盧昭容也，子害我於洛陽宮，今日報汝，醫何能爲？」詣佛懺悔可耳。既甦，卽謝醫，發願書經，書《水讖》至九卷，遂杖而起；終二十六卷，復閉關書《法華經》、《華嚴經》各一部，遂能行；又書《涅槃經》、《金光明經》、《心地觀經》、《報恩經》、《金剛經》凡五百萬字，瘍竟愈。後在真州，有降

乩者書：盧昭容邀半菴與會，自畫生時像，首飾鳳髻，衣宮衣，問半菴：「洛陽宮相見，今似否？」胡爲悚然。胡天啓中官中書舍人，嘗收左忠毅公骸骨云。

925 義虎

汾州孝義縣狐岐山多虎。明嘉靖中，一樵人朝行，失足墮虎穴，見兩虎子卧穴內，深數丈，不得出，傍徨待死。日將晡，虎來，衡一生麋，飼其子既，復以餕予樵，樵懼甚，自度必不免。迨昧爽，虎躍去，暮歸飼子，復以餕與樵。如是月餘，漸與虎狎。一日，虎負子出，樵夫號曰：「大王救我！」須臾，虎復入，俛首就樵，樵遂騎而騰上，置叢箐中。樵復跪告曰：「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懼不免他患，幸導我通衢，死不忘報。」虎又引之前至大道旁。樵泣拜曰：「蒙大王厚恩無以報，歸當畜一豚，縣西郭外郵亭下，以候大王，某日日中當至，無忘也。」虎領之。至日，虎先期至，不見樵，遂入郭，居民噪逐，生致之，告縣。樵聞之，奔詣縣廳，抱虎痛哭曰：「大王以赴約來耶？」虎點頭。樵曰：「我爲大王請命，不得，願以死從大王。」語罷，虎淚下如雨。觀者數千人，莫不歎息。知縣，萊陽人某也，急趣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大嚼，顧樵再三而去。因名其亭曰「義虎亭」。宋荔裳琬作《義虎行》，王于一獻定作《義虎傳》，紀其事。

順治己亥在京師，於慈仁寺市見鬻故書者賣一敝刺，大書「客氏拜」三字。寶應朱國楨克生以三錢得之，賦《客氏行》。予笑曰：「使當天啓時，此一紙過詔旨遠矣！」

927 驕

先太師公曾於塞上得馬，一角。按《爾雅》：驕如馬，一角。注：元康八年，九真郡獵得一獸，大如馬，一角，角如鹿茸，卽驕也。《王會圖》有俞人之雖馬。注：雖馬一角。

928 來陽伯

東方朔傳。會燕趙圖，送與趙嬪。嬪喜甚，以爲至參。東方朔曰：「此非良藥也。」問其故，朔曰：「來陽伯復，三原人，神於醫，尤多技術。常使人脫靴，脰隨之長，幾丈許，靴亦如之。尤精女紅，官吳中時，刺繡之妙，吳中閨閣無能及者。來，三原人，萬曆中進士，官至布政使。」

929 咳石

仙人煮石，世但傳其語耳。予家傭人王嘉祿者，少居勞山中，獨坐數年，遂絕煙火，惟啖石爲飯，渴即飲溪澗中水，遍身毛生寸許，後以母老歸家，漸火食，毛遂脱落。然時時以石爲飯，每取一石，映日視之，卽知其味甘鹹辛苦。以巨桶盛水掛齒上，盤旋如風。後母終，不知所往。

義虎 客氏刺 驕 來陽伯 咳石

東一
周府馴虎
先祖方伯公爲河南按察使時，周王府有馴虎，日惟啖豆腐數斤。猛虎如此，何異驕虜。

931 楊世榮

楊世榮者，汾陽人，以鬻器爲生。夜夢人告之曰：「汝富貴至矣！」覺則身忽長二丈餘，一衣須布十八疋，每食啖一羔羊，用一鐵鞭重百六十斤。鄒平張方伯毓泰時知縣事，錄爲民壯，後遷寧武道，以之自隨。會流賊亂，每步戰殺賊，賊皆披靡，以積功至參將。鼎革後，不知所終。

932 金蠶

大明
金蠶
先太師舊有金蝦蠶一枚。崇禎辛未，潰卒陷城，一賊得之，置腰間，輒爬其腹，如是者數四。賊怒，擊破之，有白氣冲天而去。

933 劉張二仙

劉吏部公載體仁，劉先生傳云：劉任，字弘父，潁川人。生而一瞳子正方，登隆慶丁卯賢書。

嘗著唐巾，衣淺紅窄衫，乘駿馬，挾彈林薄間。一日，謂家人曰：「仙伯期我海上。」某日暫還，題一詩，有「明白來時明白去，君看直北起雙龜」之句，遂暝。後十五年，有故人從燕中來者云：見先生書一詩於西山蘭若，僧曰：「日者一先輩留此，亦時時往來寺中。問其狀，則先生也。」遲寺中數日待之，不復至矣。

公開孤丘劍恩齋香木共齋山起谷之居也。姑主軍門處事。吾當與好。一朝
又同里張葵孝廉者，髮長等身，無一莖異。七歲時，讀書樓上，忽一黃冠來告曰：「從吾步空下，卽仙矣！」葵有難色，黃冠叱之，卽能步空下。居城東十里許，一日有道士服過之者曰：「吾望氣而來，乃子耶。幸勿墮落！」遂別去，然張竟無他異。

真誠。公所遺詩。明日，果登第。未文首，果爵一貢。遂之，中音文字，古拂曉輩。龍虎榜
嘉祥如。明日大魁，對不可處，對拜送之。達臘苗育古錢一對，每對四塊，即願美爵共焉。晉辟

康熙癸丑，吾邑旱，東山曹村，有鳩千百成羣食麥，近羽孽也。

程曰：「美哉，誠不遠百草矣。」

935 蟻蠅硯

真誠張華東公延登，崇禎丁丑三月遊泰山，宿大汶口。偶行飯至河濱，見水中光芒甚異，出之，則一石可尺許，背負一小蝠，一蠶，腹下蝠近百，飛者伏者，肉羽如生，蠶右天然有小凹，可以受水，下方正受墨。公製爲硯，名曰「多福硯」，銘之云：「泰山所鍾。」汶水所浴。堅勁似鐵，溫瑩如玉。

化而爲齧，生生百族。不假雕飾，天然古綠。用以作硯，龍尾繼躅。文字之祥，自求多福。」爾雅：蝙蝠服翼。郭璞注：齊人呼爲蛾蠅。正因又名之曰「蛾蠅硯」。公門人劉文正理順、馬文忠世奇、夏考功允彝、高中丞名衡諸公皆爲銘贊，亦奇物也。

936 荆州鏡冤

荊州有某氏子，素亡賴。一日，於後圃築牆，夜夢一美女子前拜曰：「妾在地下數百載矣，修煉將成，明日大劫，懼不可逃，惟君救之。妾胸前有古鏡一枚，君慎勿取，但爲妾復掩其藏，誓報厚德。」覺而歷歷能記。明日，集畚鍤掘地，未丈許，果得一棺。發之，中有女子，古粧靚服，顏色如生，胸前有鏡，方圓數寸，寒光射人毛髮。某憶夢中語，欲掩之。其僕曰：「鏡必有異，第取何害？」某遂取之，女子忽化爲灰燼，某駭甚，遽掩其棺。是夜復夢女子泣告曰：「吾煉形已成，爲汝所敗，然自劫數應爾，於汝何尤？汝但珍護吾鏡，吾當福汝。」某遂寶鏡，虔奉之，鏡時時有聲，一旦女子來，曰：「楊相公開府江陵，思得奇才共濟，此功名之秋也。試往軍門獻策，吾當助汝！」時武陵楊相國督師駐荆，某信其言，遂往上謁。楊公與之語，某談兵料敵，高議縱橫，不可窮詰。公奇之，延致幕中，每有戎機，輒與參決，將聞於朝官之。一日，某以小過筆其僕，僕竟死，方在幕府，不知爲計。女子忽至曰：「無傷也，君但請暫歸休沐，輿尸以出，吾能護汝。」如其言，至輶

門，忽輿中血出如注，軍校輩驚視之，得僕屍，馳報府中。召某問之，但云罪當死。既而語以兵事，亦懵然不復能對。公怒究其故，某始對以女子所教，已都不知，今鏡尚在。公命取鏡，鏡忽作大聲飛去，自是女子不復至矣。某竟瘐死獄中。鄭禮部次公日奎在成都說。

937 吳道子水陸畫

平陽普菴堂有吳道子畫水陸百二十軸。明世宗朝，西河郡王城北有隙地，傳爲廢寺址，其地中間方數尺，雨雪不濡，中夜常見光怪。王令人持畚鍤發之五丈許，得石函，以鐵綯二道束其外，發之，又得錫函，最中函以木，木函啓，軸見，乃吳道子真蹟也。王甚珍之。王薨，嗣王以乞揮使呂某，呂又死，其家貧落，寺僧以恆直得之。此崇禎間事，予兄西樵使山右，爲賦長歌，今載集中。三只皆曰當璽。《馬文正集》：鑾，當正也。《五字韻》：璽，聖迹也。鑾，其武

938 兩中式

益大出益大出，其文益發，益圓固增。」處以真義成，非也。兩中式兩中式，其文益發，益圓固增。」處以真義成，非也。魚男魚爺

儀制郎中武進巢五一震林，順治壬辰會試中第一百六十二名，以磨勘革去中式。乙未會試，復中第一百六十二名，名次毫釐不爽，信事有定數也。兵科給事中周根邰，南宮人，丁酉、庚子，亦兩中順天鄉試，辛丑成進士。按宋章惇、曹冠，冠，秦檜客也，皆再登第。

本兩中魚。魚舅魚爺。見宋章惇、曹叔、王、米芾客出，習再登榮。

939

魚舅魚爺

蜀中自嘉定至隆慶，江間有魚，曰魚舅。楊用修《異魚贊》云：「嘉州魚舅，載新厥名。鱗鱗迎媵，夫豈其甥。其文實鰐，江圖可徵。」或以爲嘉魚，非也。嘉魚出丙穴，在漢中府，桃花時，則從穴出，亦名鰐魚，或名鯷。《爾雅》曰：鰐，當鮀。郭注：海魚，似鰐而大鱗，肥美多鰓，今江東呼最大長三尺者曰當鮀。《說文》：鮀，當互也。《正字通》：鮀，呼故切，鰐別名，一名鰐。鮀，其九切。俗作鮀，非。鯷，他鼎切。鯷，魚名。《異魚圖贊》：鯷魚極眇，一斤千頭，名曰姚鯷，不以網收。廣東文昌縣有井，出巨魚，紅頂，名魚爺，見《一統志》。真謂出王甚遠。王臺、國王以《鯷中周氏傳》，兩書不諧。中交常見求對。王令人執筆取範之，正文字，得否函。以無盛二畫束其平頭，著莎堂。吳蕙子畫水鯷百二十幅。庚戌春陽西向帶王歸北首創此，畫具題半批，其

180 吳蕙子水鯷畫

計大捷歸去，自是文子不貳至矣。某童處張燈中，嘆歎暗火公日暮人知暗滅。事亦蕭然不更誦悽。公恐余其嫌，某欲擬以文子視煙，口啞不咅，今猶尚矣。公命與筆，踰踰門，忘興中血出眼毛，軍對輩溢罵之，辱罵最，輒辟仰中。召某問之，母云罪當承。獨面語以矣

藝子。真、閩、浙、蘇、湖、淮、平、南、淮、大、水、曲。于、真、浙、輔、云：「數、且、製、風、山、尋、留。同、人、置、甲、財、事、田。」

池北偶談卷二十一

談異一

940 每牛雖馬菌人竫人

予在禮部，見荷蘭所進西洋小牛，異之。考王會圖所載，有數楚之每牛。注：每牛，牛之小者。王會圖又有俞人之雖馬。注：雖馬一角，大者曰麟。按爾雅：驥，如馬，一角，不角者。驥。大荒南經曰：「蓋猶之山，有小人，名曰菌人。」東經有小人國，名靖人，或曰竫人。

中衣草 941 銀杏樹觀音像

吳香 辛丑、壬寅間，京口檄造戰艦。江都劉氏園中有銀杏一株，百餘年物也，亦被伐及。工人施刀鋸，則木之文理有觀音大士像二，妙覺天然，衆共駭異，乃施之城南福緣菴中。時蘇州瑞光寺有觀音像，亦大木中文理自然結成之。

唐童子

心而半 942 唐童子

松江唐童子勲，五歲而瞽，年十二，詩多可誦。其先有汝詢字仲言者，亦瞽而能詩，嘗註唐

每牛雖馬菌人竫人 銀杏樹觀音像 唐童子

詩傳於世。周宿來茂源贈童子詩云：「家風師曠遠，家學卜商傳。」又永平孟元輔熊弼，忠毅公子，少而失明，好讀書，聽輒成誦，嘗選唐人詩五十家，亦奇人也。

音釋音 943 體香

〔案〕先考功西樵，於癸丑七月廿二日以哭先淑人不起。屬續時，口鼻中作栴檀、蓮華、蘭蕙種種異香，凡三日夜。益都高木王梓，予從姊之夫，孝友忠信人也，以康熙甲寅春捐館，病革時，體中亦有異香。此皆予聞見最確者。

音釋音 944 黃鬚

曰：「蓋諱山，言小人，名曰菌人。」

〔東雅〕言小人圖，名鄰人，亦曰菌人。

宋范公稱《過庭錄》載《黃鬚傳》，即今所傳虬髯事也，然其間云：於汴州見太宗，殊紕謬。黃鬚兒，曹操呼其子彰。而此傳李衛公所遇亦稱黃鬚。

945 柳耆卿墓

儀真縣西地名仙人掌，有柳耆卿墓。按《避暑錄》，柳死，旅殯潤州僧寺，王平甫爲守，出錢葬之。真、潤地相接，或即平甫所卜兆也。予真州詩云：「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爲弔柳屯田？」

真頌齋

不肯賞，而其本手，以玄毛畫大士。宋南鄭士夫寒潭鑑自翻大士。卷長

946 普救寺

西廂傳奇，河中有普救寺。[▲]畫墁錄：郭威宿師河中，逾年，登蒲阪以望城中，憤蒲民固守，曰：「城開日當盡誅之！」幕府曰：「若然，守愈固矣。第告之曰：『誅守城者，餘皆免。』」城既開，乃卽其地爲普救寺。[▲]蒲志云：舊名永清院，院僧與郭威約，城克之日，不戮一人，因改名普救寺。[▲]二書大同小異。然寺名實始五代，傳奇假以成文耳。

突厥真定無不臣服。突厥王一卒卽以父。突厥滅突厥文集。突厥王三卒全母。突厥二字卽萬人也。突厥神鴉、唱一字字亦然也。突厥滅突厥文集。突厥祖眼赤。突厥胡士風。突厥巫峽神女廟有神鴉迎送客舟，陸放翁入蜀，恨不及見。予壬子冬下三峽，至十二峯，果有鴉十餘，往來旋繞，以肉食投之，卽攫去，十不失一。其鴉比常鴉差小，栖絕壁石洞中，得食卽入洞去。[▲]天祿閣外史曰：嘉陵之墟，其鳥曰鳶，臨溪啄影則孕，吐於口而生。方密之以智通雅云：嘉陵漾江之口，下至巴東，皆有神鳥。所謂嘉陵之鳶指此。或謂山鳥穴乳，卽爾雅之鴉。

真頌齋

947

三僧

問：坡詩有「琴聰蜜殊」，謂僧思聰、仲殊也。放翁《筆記》云：思聰，大觀、政和中，以琴遊權貴間。

體香齋黃髮一柳善卿墓普救寺 神女廟神鴉 三僧

四五五

間，遂還俗。官御前使臣。仲殊自縊以死。參寥尤爲坡公所喜，政和中老矣，亦還俗。又《墨莊漫錄》載：呂溫卿爲浙漕，屢起大獄，復欲網羅參寥。參寥本名曇潛，東坡改之曰「道潛」，呂索牒勘驗，竟坐刑之；還俗，編管兗州。

不至四東，留育縣。宿醉未醒，其晨日煮，滿羹和湯限卓，却火口而坐。食盡，以箸舐羹。

949 一字字

筆記云：錢勰字穆，范祖禹字淳，本皆一字。予按古如爰絲、房喬、顏籀、劉乂之類，皆一字字也。今文士有實應陶徵字季，萊陽董樵字樵，二人皆以布衣遊於都門，初不相識，予爲介之曰：「二君非但詩筆相當，卽一字字亦絕對也。」一君遂賦詩定交。按《龍川別志》有隋時道士屈突無爲，字無不爲。晁景迂一字伯以父，見《陸務觀文集》。劉敞、劉攽兄弟字伯貢父、仲原父，見歐公所作《原父墓誌》。前涼張天錫字公純嘏，見《十六國春秋》，此又三字字也。陶一字昭萬有，太原傅山，字青主，一字公之佗。

宋曰：「太白曰當盡吾生。」暮雨曰：「苦然。」中愈固笑。蒙吉曰：「精于報告，義習矣。」樊遜問：

950 趙廣戴祿

趙廣，合肥人，李伯時小史。伯時作畫，常令侍左右，久遂善畫，尤工畫馬，幾亂真。遭亂，爲賊脅之作畫，不肯從，斫其右手；乃以左手畫大士。宋南渡，士夫家所藏伯時大士，多是。

廣筆。

戴祿者，臨邑邢子愿先生家僮，亦精六書之學，與子愿書往往亂真。邢與寒家有姻姪之好，

予幼時多見屏幛間署子愿姓名，率戴書也。

951 古石刻

大梁城西水磨間，土人掘地得一石，有「日月逝酒漿」五字，乃古篆也。周櫟園侍郎摹勒以傳，謂非仙者不能道。施愚山有詩記之。

答曰：「晉書。晉惠帝耳，振野一國。」合坐大笑。山輒題補，奚合姑實。

952 墨魚
蘇軾尚書東坡與歐陽子同游京師。一日向又人所食肉云：「噉只誤噉。吾風雲變。」太人笑蜀嘉州凌雲烏尤山下有魚曰墨魚，行則喫墨，云郭璞注《爾雅》於此，魚食硯墨所化。立春後泛子，漁人以燈火照之，輒止不去。《南越志》謂烏鰌懷墨而知禮。《蜀本草圖經》云，烏鰌名海鰌，九月烏鰌入水所化。不知卽此一種否？予在蜀見之。

953 鐵漢和尚

鐵漢和尚居金陵牛首東峯下，獨坐數十年，嘗蓄二猿子自隨，有所須，猿輒解意。與龍眠方

一字字 趙廣戴祿

古石刻

墨魚 鐵漢和尚

學士坦菴拱乾善，特構一軒，方來卽居之，號曰「坦軒」。和尚化去，二猿悲鳴不食死，葬於塔側。學士題其遺像云：「兩箇獮猴杖一根，獻花石上獨稱尊。怪公事事能超脫，留此贓私誤子孫。」

954 駙馬
釋人本視卦。不疑明也。一卦否。于否覆艮也。

▲懶真子云：御馬之副，謂之駙馬。杜預尚主，武帝拜鎮南大將軍，給追鋒車第二駙馬。吾鄉有爲尚書子婿者，與婦兄同赴京師。一日，向友人訴廄吏云：「婦兄馬肥，吾馬獨瘦。」友人笑答曰：「彼正馬也，君駙馬耳，那得一例。」合坐大笑。此雖戲語，深合故實。

955 厚葬薄葬

秦始皇穿治驪山，上具天文，下具地理。漢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二君之賢愚，人皆知之。乃亦有相反者：宋壽州張侍郎、撫州晏丞相，俱葬陽翟，相去數里。有盜發張墓，得金寶珠玉甚多，遂完其棺槨，掩覆其穴。繼發晏公墓，無所有，器皆陶甓，破其棺，惟木胎金裹帶一。盜失望，大恚，以刀斧碎其骨而出。世謂張以厚葬完軀，晏以薄葬碎骨。事之不可知如此。

益都縣顏神鎮，康熙辛亥冬，鳬鴈駕鷺之屬以千萬計，飛過城中，皆墮地死，遠近四山皆滿。甲寅春復然。已而相國沚亭孫公廷銓薨於私第，公世爲鎮人。

957
二玉璽

順治十七年，富陽典史孫某解餉北上，舟過高郵，見湖中夜有光，令榜人跡之，得玉璽水中，方四寸六分，盤龍雙紐，辨其篆文，漢高帝「大風歌」也。十二月，疏獻於朝。鄧州人丁象輝賦「大風玉璽歌」。又康熙四年十月初八日，溧水民耕田，得玉璽，其文乃「人心惟危」十六字，亦上於朝。

958
青原道場

龍眠無可和尚，本方姓，故明崇禎庚辰進士，早以文詞知名，亂後爲浮屠，曾住金陵高座寺。劉公祓見之，衣壞色破衲衣，行纏束腰，居然苦行頭陀也。最後住吉安青原山，青原古道場也，明王陽明、鄒東廓、南臯諸先生，亦講學於此。住山後，有倒荆久枯，忽發三桺。會施愚山問章分

守湖西，講學白鷺洲，與之往來，青原宗風，一時復盛。

育園僊人林，隱養三書。會試題山陰韋大公極東山，忽然苦計而倒處。最妙在吉安青原山，青原古寺裏也。

959 冰山

康熙戊申，予邑北錦秋湖中，冰立如山，高可數丈許，巖洞林巒皆具，千峯萬壑，宛轉闢通，遠近走觀之。入其中者，如在深山，而表裏洞徹類晶玉。旬日始消。

960 異鴉

邑東北耿氏墓林中，有鴉一隻，碧色，飲啄自異，不與羣鴉爲伍，亦不見其蕃育，人往往見之。按《唐書》：滕縣有羣鳥，噪柴焉城，中有白鳥、碧鳥各一。又城東旬召店有白燕二，居民家井中。皆康熙十二三年間事。

961 昭烈券

甲寅獻賊破荊州時，民家有漢昭烈帝借富民金充軍餉券，武侯押字，紙墨如新。見《綏寇紀略》。

962 蜀府鬼

獻賊據成都，以蜀王府爲宮，所居人鬼相觸。一日，聞後殿有歌吹聲，自往視之，見有數十人，手持樂器，而皆不見其首，大驚仆地，乃移居北城樓，不敢入宮。

蘭山文補閑愁
附錄蘇客來頌賞莫幹歌對土

963 馬岱後

「題星」
中。黎州土司馬金者，蜀漢將軍馬岱之後。張獻忠在蜀，以金印招之，金得印擲之地，誓衆拒之。金時年十六，未幾卒。川高貴猶念東涼，衣自若生懼，和與丈人青轉林喬云，麥黃燭醉知其舉國民出深寒，徒平興効。嘗以平涼自矜，著紫綢，謂妻妾人服之，如其人也。人十

964 張儲

張儲字曼胥，南昌人，大學士位之弟，多才藝，醫卜、星相、堪輿、風角之術，無不通曉。萬曆間，遊遼東歸，語人云：「吾觀王氣在遼左。又觀人家葬地，三十年後，皆當大貴。行伍閭巷中兒童走卒，往往多王侯將相，天下其多事乎！」人以爲狂。既而其言果驗。儲年七十餘卒，其外孫夏吏部抑公以鋒云。

965 孝芝

芸玉齋中，丁十八輩隨香難去一輩，即日更生。雖告歸還十八章之遠云。公自著孝芝請。

一時洛陽呂忠節公維祺撰《孝經大全》三十年，至崇禎十三年庚辰告成，夢神人錫以丹篆，又袖出

冰山異鴉一昭烈券蜀府鬼 馬岱後 張儲 孝芝

一物，如黑飴，倏生二白角，化爲黃羝羊，約七八寸，優游草際。謂公曰：「此孝芝也。」明日，果有芝生庭中，凡十八莖，剝者誤去一莖，明日復生。說者謂應十八章之數云。公自作《孝芝記》。

966 十具牛

夏吏職

王景略臨終，托其子皮十具牛，爲治田之資，不爲求官，亦葛侯八百本桑之意。今江淮以北謂牛四頭爲「一具」，俗語亦有所本。王景略，又號人穿蓑掛，二十半更，習當大賓。詩云：問君何能爾？但使願無違。萬物

967 壽冢

賈誼

梁國兒仕姚秦，封平輿侯。嘗於平涼自作壽冢，將妻妾入冢飲讌，酒酣，升靈牀而歌，八十餘乃卒，可謂達者。近淄川高侍郎念東珩，亦自作生壙，時與友人唐翰林濟武夢賛飲酒賦詩其中。德州程工部正夫先貞，自作一棺，題曰：「休息菴」，自作銘，刻其上，酒酣便卽偃卧。有詩云：「版屋蕭然密四周，愚人息矣聖人休；百年恍惚真疑夢，萬事紛紜已到頭。廣柳何時催去駕，猗蘭此夕詠閑愁；相煩雅客來欣賞，莫待遙憐土一丘。」

968 千里人

人手持尺幅，首不見其首，大驚，呼曰：「此鼠非鼠也，不遠人也。」

趙王御賀宮，遺蜀人鳳眸鏡。一日，聞燭龍夜轡，自卦縣立。良言燭十

南燕慕容超時，高句驪獻千里人十人。

969 毕尚書

淄川畢白陽自嚴先生，明崇禎初，爲戶部尚書，精心會計，爲時名臣。時練餉新餉，諸項目增，臺諫多歸咎司農，一言官以亢旱上疏，有「烹弘羊」天乃雨之語。王先生笑謂人曰：「此非烹弘羊，直是要烹白陽耳！」由是遷撫按，奸不勝計，同自詣之。曾真卿言苗遲，登殿坐，廷諫不

970 謔語

王完虛中丞點，明萬曆甲辰進士，好詼諧，初仕爲鄒平知縣，縣與章丘接境。一日，與章令某相見，令問：「足下以何年生？」對曰：「乙亥。」因問章令，答云：「亦乙亥。」王笑云：「某是鄒平一害，兄便是章丘一害。」公大笑。刺史詔曰：「善。」王笑曰：「吾詰之云：『誰輔吾君，誰輔吾民。』」王表本

971 排調

同年薛給事畜生，以才氣自許，常在淮陰，酒間謂予云：「子文士耳，異日終依我幕下。」予答曰：「恨吾子非嚴鄭公耳！」汪茗文亦有詩調之云：「十載雕蟲稍擅名，未曾縛袴學長征；他年若得

登三事，但取蕭郎作騎兵。」答文衣言插臨之云：「十婦顰蟲訴蟻卒，未曾輸詩學身丘。」

972 同上
引經
答文衣言插臨之云：「以太康自指，當五銅劍；西問監子云：「平文士耳，晏日公卿非寡不。」王答

德清陳端菴凝，順治己丑進士，筮仕爲新城令。性仁厚，每杖人，輒對之泣。有王生者，宅爲人所奪，久不給直，訟於官。陳不能決，第好語曰：「《毛詩》云，『維鵠有巢，維鳩居之。』王秀才獨不能作鵠耶？」聞者笑之。

王答
973 士大夫
答文衣言插臨之云：「以太康自指，當五銅劍；西問監子云：「平文士耳，晏日公卿非寡不。」王答

《南史》紀：僧真得幸齊世祖，請於上曰：「臣出自武吏，階榮至此，卽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穀、謝淪，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穀，登榻坐，穀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上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六代時士大夫之重如此。

974 兩周盤龍劉桃枝

蕭齊時，兩周盤龍：一奉叔之父，於淮陽大破魏軍；一徐州民，與建康僧法智作亂，爲王元邈

所誅。南北朝兩劉桃枝：「北齊人，洋、湛間多拉殺諸王大臣，在涼風堂殺斛律明月者，一陳威
齒將軍，克齊朐山西城。」

975 程蘇謔語

元祐初，司馬公薨，百官方有慶禮，事畢往弔，伊川引「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東坡云云。然
檀弓：「衛太史柳莊寢疾，公曰疾革，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戶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
之臣，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又梁左軍將軍馮道根卒，是日上
春祀二廟，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异引衛獻公以對，上卽幸其宅。伊川何
未衷於此？《樂城遺言》載此條，則是穎濱事，非東坡。

976 孫忌語

南唐孫忌語：馮延巳曰：「僕山東書生，鴻筆麗藻，十生不及君；詼諧歌酒，百生不及君；
詭佞險詐，累劫不及君。」

977 雙塔

京師雙塔，乃安祿山、史思明所造，而劉侗《景物略》不載。元迺賢易之詩云：「安史開元

日，千金構塔基。世尊寧妄福，天道自無私。寶鐸遊絲罥，銅輪碧蘚滋。停驂指遺蹟，含憤立多時。」

978 何老菴

吾邑東六七里，有何老菴。何，元時人，修道於此，獨居數十年，每夜有蛇虎伴之。菴後有積水，曰豢龍池，相傳何老擾龍處。

979 虹橋板

榕城書肆有虹橋板一片，色黝而澤，文理堅栗，發聲清越，材中琴瑟，云產武夷山中，不辨何木也。興化林穆之賓王賦『虹橋板行』記其事。

980 漢人唐人秦人

昔予在禮部，見四譯進貢之使，或謂中國爲漢人，或曰唐人。謂唐人者，如荷蘭、暹羅諸國。蓋自唐始通中國，故相沿云爾。馬永卿引《西域傳》言秦人，我丐若馬。注：謂中國人爲秦人。各以通中國時爲稱，古今不易也。

981 真龍石龍

宋中丞牧仲華說：順治二年在京師，見大內所藏真龍，全身盤屈貯篋中，一角五爪，鱗甲如鐵，長丈餘。陳宮詹說：康熙十四年，陽城張侍郎東山爾素家鑿石，中有石龍一，鱗甲頭角，宛然刻畫，亦長丈餘。孫南隱吳縣志，卷一百十二，遊覽志。

982 淨池（魚）〔鳥〕

宗弟九青侍講豫嘉，扶風人，家渭水上，去太白山二十里。云太白一峯，直上三十里，盛夏雪霰不絕，人無能登其巔者，惟六月可上。上有太白神殿，以鐵瓦覆之，有五池，有鳥紅色，大如雀，池有淬穢，則啣去之，名「淨池鳥」。山奇寒，無林木鳥獸，此鳥亦不知栖止何所也。按《客座新聞》云，每墮葉，則鴛鴦鳥啣出之，紅魚有長丈餘者。

983 五行

木謂之桑，火謂之燔，土謂之坟，水謂之溝，金謂之鑿。《易》文中子曰：「東方木，其德曰生，其數曰五，其味曰苦，其音曰蕤，其色曰赤，其官曰戶，其政曰長，其畜曰馬，其日辰子，其卦曰乾，其音曰蕤，其氣曰明，其德曰生，其數曰五，其味曰苦，其色曰赤，其官曰戶，其政曰長，其畜曰馬，其日辰子，其卦曰乾，其音曰蕤，其氣曰明。」陸象山云：「五行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時所值晨，推貴賤貧富天壽禍福甚詳，乃獨略於智愚賢不肖，曰純粹清明，則歸之富貴福壽；曰駁雜濁晦，則歸之賤貧天禍。」《易》有否泰，君子小人之

道，迭相消長，各有盛衰。純駁清濁明晦之辨，不在盛衰，而在君子小人。今顧略於智愚賢不肖，而必歸之富貴貧賤壽夭禍福，何耶？」沙隨程氏云：「《易》以道義配禍福，陰陽家獨言禍福，而不配以道義。如此而詭遇獲禽，則曰吉；得正而斃，則曰凶。故《文中子》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二說可互證。

984 常熟三鼎甲

常熟南門地名山塘港，琴川水經處，三鼎甲居第相望：中孫扶桑承恩，前趙東田士春，後瞿文懿景淳。三公臚傳年皆三十九，尤奇。扶桑弟舉人陽爲予說如此。太白一拳直上三十里，盤亘雲

985 杜氏

康熙丁酉，山東東昌府館陶縣民婦杜氏，年一百十三歲，載縣志。

986 秦宣太后晏子語

秦宣太后晏子語：楚圍雍氏，韓令尚斬求救於秦。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日，先王以髀加妾之身，妾固不支也，盡置其身於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此等淫穢語，出於婦

人之口，入於使者之耳，載於國史之筆，皆大奇。

又《晏子春秋》：景公蓋姣，圉人視景公，僭者問之，曰：「竊姣公也。」公將殺之，晏子入見，公曰：「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曰：「嬰聞拒欲不道，惡愛不祥，雖使色君，於法不宜殺也。」公曰：「然，若沐浴寡人，將使抱背。」此段問答亦奇。

本傳以昭穆列數人，當念齊榮限執韻，音「元父」，謬誦晏夏子，好風塵不載職事之言，朱著也。

周易士

987 姚康伯

其傳 姚康伯，字休那，晉吳郡人，自丙子至甲申，果以爭而即之，習成其言，聞人

崇禎時，內殿石驟長數寸，上以問大學士何文端公，如寵，何謝不知。歸問其老友姚康伯，康伯曰：「此璞也，中必有玉。」翌日以對。上命剖之，果得玉。上訝其博物，何謝曰：「臣友姚康伯教臣也。」因召見，欲授以官，不受。姚字休那，與文端俱桐城人。張學士敦復英說。

本傳 姚康伯，字休那，與文端俱桐城人。張學士敦復英說。

988

李頻

唐詩人李頻，字德新，睦州人，名列《唐書·文藝傳》。《才調集》所載「中流欲暮見湘煙」一

唐詩人李頻，字德新，睦州人，名列《唐書·文藝傳》。《才調集》所載「中流欲暮見湘煙」一篇，其作也。懿宗時，爲建州刺史，卒，見神梨嶽，郡人祠祀之。宋紹興中，封「靈顯忠惠公」，後加「靈佑善應王」，再加「廣濟王」，又加「福佑威濟信順王」。明洪武初，改「建州刺史之神」，載在祀典。宋真文忠公序其詩，今所傳《梨嶽集》是也。詩人歿而爲神，未有如頻之昭

昭者。鄭書曰。宋真文忠公有其孫。今復有。桑藥葉。吳少。輸入寢而楓軒。未嘗取嚴父之

公。又嘗。齋書王。再嘗。齋書王。又嘗。齋書。鄭書。鄭書。鄭書。鄭書。鄭書。鄭書。鄭書。

989 寶藥

江浦周西水兵部。名于漆。幼不能言。然頗能記前世。爲某邑人。所常栖止處。廣庭中設一几。庭前有紅薔薇一叢。時時夢到其地。七歲時。戲門前。有僧過門顧之曰。『此郎有夙因。』周應聲卽能言。家人驚喜。因令讀書。一過目如宿習。數月徧通經書。《左》、《國》、《史》、《漢》。年十四。讀書山中精舍。一日日夕。憩溪邊石上。遇老僧謂曰。『郎忘七歲門前相見時耶?』叩其名。曰。『我寶藥也。閩人。』周因留之舍中。日夜與論象緯、律曆、六壬、丁甲、勾股、洞章之術。未半載。盡通其說。瀕行。復以黃河、海道、九邊三圖授之。且曰。『吾數學未傳人。今當遊四方訪之。』又祕語。周以十年之內。天下必大亂。君。異代人物也。自丙子迄甲申。果九年而明亡。皆如其言。周人本朝。以明經謁選人。常念寶藥別時贈詩。有「元夕燈前尋賈子。秋風臺下拜鄒生」之句。未詳所謂。及謁選。得房山令。上元與僚屬讌於賈公祠。問之。唐詩人賈閬仙祠也。問有子孫乎。吏對有賈某者。其裔也。見以逋稅繫獄。周急令出之。代完其逋。是年秋。調平谷令。抵縣日。卽出勘田畝。夜宿山村古廟。比晨視其額。則鄒衍祠也。於是悟寶藥之語。一無爽焉。周述其學。著

▲三才儒要三十卷。

陳氏附錄卷之三第廿六首。

雙隱。

追尊始祖

曰：「林 990 追尊始祖。」莫昧良以。蓋道間，四賊曰：「至前萬所，鑿晉宋木，諭半督，風讚聲，氣燭

唐以老子爲玄元皇帝。蜀王衍追尊王子晉爲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四五、舉首甚美，率羣人

991 沈石兄

萊陽沈石兄名迅，明崇禎辛未進士，官給事中，鼎革後家居。一日，其傭奴鋤田，見禾葉上皆有篆書，如蟲蝕者，其文曰：「沈迅死。」是年沈禍作，舉家自焚。

題。釋文：「東漢盛時室中，空無所有，至是則部衣首無氣物之。細而實盡，見一尉成大

992 棗栗

《白虎通義》曰：婦人之贊，以棗栗殷修。棗，取其朝早起；栗，戰慄自正也。今齊魯之俗，娶婦必用棗栗，諺云：早利子也。義本《白虎通》，而稍訛。南宋時，太學生齋祭用棗子、荔枝、蓼花，曰早離了也，殊可捧腹矣。

四庫十六史、輿出財分。

993 一生七子

昌黎公：「某妻一適六十，非處延興二年，形容猶故人一至四果。」

其漢明天啓中，大名民家一生七子，俱成立。每疾病，則七人同之。王比部令少寓天雄，猶及見

寶棻 追尊始祖 沈石兄 棗栗 一生七子

其第三子云。康熙戊申，安徽巡撫張中丞朝珍疏報歙縣民吳士全妻呂氏，一產四子。同年李望石贊元說：順治中按楚，有漢川縣民王某妻，一產六子。按北魏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與此相似。

曰早熟也。未可計數矣。

最妙甲 994 郝推官

郝某失其名，嘗爲湖廣某郡推官。一日，送直指宿驛中，夜坐篝燈，倦而假寐，恍惚見有白衣女子鍼刺其額，驚覺，遂就寢。既卧，又若有刺其股者，創甚，急呼童子燃燭視之，果有鍼在左股。疑其刺客，乃秉燭巡視室中，空無所有，至屋隅暗處，有緯蕭障之，隙而窺焉，見一物如大鳥，人立，遍體似水晶，臟腑皆見，見人即前攫，急以手中梃逼之，遂倚壁上不能起。大呼從人，破窗而入，梃刃交下，乃死，竟不知其何怪也？劉吏部公畱說。

995 林四娘

閩陳寶鑰，字綠厓，觀察青州。一日，燕坐齋中，忽有小鬟，年可十四五，姿首甚美，褰簾入曰：「林四娘見。」陳驚愕，莫知所以。逡巡間，四娘已至前萬福，簪髻朱衣，繡半臂，鳳觜鞋，腰佩雙劍。陳疑其仙俠，不得已，揖就坐。四娘曰：「妾故衡王宮嬪也，生長金陵。衡王昔以千金聘

妾，人後宮，寵絕倫輩，不幸早死，殯於宮中。不數年，國破，遂北去。妾魂魄猶戀故墟，今宮殿荒蕪，聊欲假君亭館延客，固無益於君，亦無所損於君，願無疑焉。」陳唯唯。自是日必一至。每張筵，初不見有賓客，但聞笑語酬酢。久之，設具讌陳，及陳鄉人公車者十數輩咸在坐。嘉肴旨酒，不異人世，然亦不知何從至也。酒酣，四娘敍述宮中舊事，悲不自勝，引節而歌，聲甚哀怨，舉坐沾衣罷酒。如是年餘。一日，黯然有離別之色，告陳曰：「妾塵緣已盡，當往終南，以君情誼厚，一來取別耳。」自後遂絕。有詩一卷，長山李五絃司寇化熙有寫本云。又程周量會元記其一詩云：「靜鎖深宮憶往年，樓臺簫鼓遍烽煙；紅顏力弱難爲厲，黑海心悲只學禪。細讀蓮花千百偈，閑看貝葉兩三篇；梨園高唱『升平曲』，君試聽之亦惘然。」

996 秦時人

遼東醫無間山中，有人斲參，見毛人長丈許，驚而却走。毛人招之曰：「吾非妖魅，乃秦時築長城卒。昔同輩數萬人，今僅七人在耳。」因問其飲食居處狀，曰：「始饑食松柏實，渴飲溪水，久之不復饑渴矣。」言已，去如飛鳥。友人某親聞之操江宜中丞永貢云。又巴山中有白鬚叟，采樵者嘗見之，自云唐時人。岳儀部石齋貞說。

997 離非女子

故友南粵陸東卿孝廉，有小硯，是南漢劉銀宮中物，有銀宮人離非女子篆銘。卿死子幼，此硯不知流落何所。石埭令姚六康子莊爲予言之，姚亦粵人。

998 謝在杭

謝在杭筆洞，閩之長樂人。少讀書邑蕭氏園，園素多怪異，人無敢居者。謝不之信。一夕坐燈下，忽一女子前，拜且泣。謝叱之，女子曰：「妾負冤久，求公申之，非魅也。妾湖州德清人，幼隨父客此。同行某甲者，中表戚也，利父囊橐，遂殺父，恐妾鳴於官司，併置諸死，今數載矣。公異日必官於湖，望逮甲窮治抵罪，使妾家知妾父子死所，父子目瞑矣！」謝許之，戒勿復出爲祟，自是竟無它。是年謝中鄉試，果筮仕湖州推官。抵任後，卽檄縣捕甲至，一訊立伏，遂抵罪，郡人以爲神。姚禮部琅曾令長樂，爲予言如此。

999 南江野人

蜀張獻忠之亂，遣民奔竄山谷，久之遂爲野人。南江有二野人，能手格猛虎，恆擘獐鹿啖美，蜀人呼爲南江野人。南江有二野人，能手格猛虎，恆擘獐鹿啖美。

之，懸崖絕壁，騰上如鳥隼。雖其家人親戚招之，疾走不顧也。岳儀部石齋，南江人，爲予說。

1000 尼涵光

尼涵光，江西宜黃人，姓鄒氏，歸譚大司馬綸之孫。其夫椎魯不知書，涵光棄去，走京師，上書請南遷，不報。會鼎革，遂爲尼。每談故明門戶事，源流甚晰，居寶應。朱秋厓克生曾見之。

1001 陳百史

秀水張侍郎天植流塞外時，一夕召乩仙，仙至，大書云：「我陳百史也，今爲尚陽堡土地」，因謂「諸公可召吾兒來」。時其子掖臣徙居尚陽，家城外。張謂城門下鑰，請俟明日。又書云：「渠今夕飲城內某家。」往偵之，果然。比至，凡書數百言，皆言家事及訓誡之語。後在遼陽海寧相邸中，亦往往見形，與談笑如平生。

1002 宋齊丘語

宋齊丘表請與故吳太子璉絕婚曰：「非獨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出。」此與《左傳》「人盡夫也」之語，可爲絕對。

離非女子 謝在杭 南江野人 尼涵光 陳百史 宋齊丘語

夫也

夫也

漢碑異姓

1003 漢碑異姓

金薤琳琅所載漢碑碑陰故吏門生姓名有絕異者。如韓敕碑有庶次公、充亩、番君舉、加進、元輝、魯人，恐卽元官之後。弓如、骨通國。孔宙碑有叔香、如廬浮、北海劇人。薤章。魯峻碑敢敦、東鄉晨。河間阜城人。景君碑羽質、臨照、水丘郎、營陵人。中、名闕，字季遠。冥詩、立遷。又漢碑陰有弟子、洪丞相、隸釋、謂親受業者。門生、次相傳授。門童、未冠。故吏、掾屬。故民、占籍。處士、非吏非民。義士、義民。非所證。又有故修行、趙明誠謂後漢·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百三十人。晉書·百官志亦有之。修乃循之訛，都穆謂當信碑本，以正漢書之誤。故午山似是皂隸賤役。

1004 香山壘

壘門在香山縣大海中，忽起一石，梗廣十餘丈，長六里許，首尾相屬不斷，如蓮之有莖，中途甕城名關閘，踰之抵壘門，則如蓮菂。番人依山築城，廣袤四五里，三面皆臨巨浸，惟北通地脉一莖耳。海中諸峯包裹，前十里爲十字門，如兩眉橫列，而缺其正中。又南十里爲小橫琴，塞隘口；又南稍折西爲大橫琴，重案也。番人之停舶必於灣，灣之所在，卽名澳，香山故有澳，名浪白，諸番互市其中。而今之壘門，則舊名濛鏡地，有南北二灣。明萬曆中，有大西洋人至此樂

之，遂請濠鏡焉澳，而就二灣停舶。久之，益自彼國遣衆聚居，歲輸稅五百金，本朝除之。番人安其業者已數世，所居率依山爲樓，三層，方者、圓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俱爲螺旋形以人。其教曰天主，其寺曰三吧，高十餘丈，於屋側啓門戶，石作雕鏤，金碧照耀。寺僧曰法王，以時集男女禮拜，其所奉曰天母，名瑪利亞，抱一嬰兒，曰天主，爲耶穌，被服珍怪，障以琉璃，望之毛髮生動，云漢哀帝時人也。寺有風琴，其琴銅絃，彈之以和經唄，并管簫諸樂器，藏機木柜，聯以絲繩，輪牙相錯，一人轉機，則諸音並奏。有定時臺，巨鐘覆其下，立飛仙臺隅，爲擊撞形，亦以機轉之，按時發響，起子末一聲，至午初十二聲，復起午末一聲，至子初十二聲，晝夜循環無少爽；前揭圓槃，書十二辰，俟某時鐘動，則蟾蜍移籌指某位。有千里鏡，番人持之登高以望舶，械仗飄檣，可羈三十里外。又有玻璃千人鏡、多寶鏡、顯微鏡、小自鳴鐘、自行表，以及海洋全圖、璇璣諸器，皆極工巧。花有貝多羅、丁香，禽有五色鸚鵡、么鳳倒掛，獸有獮猿、短狗。其人昂鼻嵯峨，目深碧不珣；貴女而賤男，晝卧而夜起。男有白黑二種，白者貴，黑者爲奴。衣以多羅尼、辟支，曳高屐，戴黑氈笠，相見脫之以爲禮。腰佩長刀，刀著地尺許；間有握赤藤者，則甚貴，舉中四人而已。其女子則華襦寶屨，出以錦被蒙其首，而跣足不襪。其家政女子操之，父死，女襲其業，男子則出嫁女家，不得有二色，犯者，女訴之法王，立誅死，或許悔過，則以鐵鉤鉤其手足，血流被體而免之。舉中有議事亭，番目四人，受命於其國，更番董市事。凡市〔事〕經四人議，衆莫

敢違，及官司有令，亦必下其議於四人者，議得當以報聞。其行賈之地曰馬西，以中國絲帛、白鉛易胡椒、檀香、蘇木以歸，且與馬西約：不得以所產市他國。康熙辛未，馬西背約，私與他國市，舉人怒，駕舸往所市之國責之。馬西患之，遂相仇殺，死者三百餘人，市道中絕。稍西曰小西洋，去中國萬里，半年始至，所產有碧琉璃諸器。極西曰大西洋，去中國九萬里，三年始至，往者以其太遠，祇就旁島遷販，未嘗親至其地也。番舶之出以冬月，冬月多北風，其來以四五月，四五月多南風。既出，則鑿中黑白鬼一空，計期當返，則婦孺遼屋號呼，以祈南風，亦輒有驗。其舵工素與海習，雖卒遇颶母浮椒，亦萬不失一云。右見龔兵部衛圃翔麟《珠江奉使記》。

前擬圖錄，書十二景，然某却遺掉，頃忽忽尋得某處。寺十里，數家舍人村，設齋以迎飯，始外轉入，遇和尚齋，臥平床一張，至平床十二張，皆素齋，無心火，無茶，無水，無火，一人辨識，眼識音並悉。寺宇朝暮，日經甚其不立，外則臺階，俱望道班，亦以燭照，是夜，天更黑，惟火燭人也。手育鳳琴，其琴嚴整，無之以時，其聲清音，無樂器，雖燭木耳，拂以絲絳，其音等曰天母，各取底亞，號一嬰兒，曰天主，鳳琴禮，如耶多羅，謂以聖教，聖之子愛主，曰天主，其半曰三聖，高十幾丈，從基脚到門口，皆斗拱，全碧琉璃。寺僧曰普王，以胡東民丈其靈音曰達哉，視氣宇如山頂勢，三國、六朝、圓音、三武皆六朝八角寺，則此聖號，以人名塔也，故前稱鳳琴，而號三聖塔也。人之至，每百錢，取紙來乘居，每錢銀五百金，本時刻字。普人矣。

池北偶談卷二十二 談異三

1005 銀瓦寺古鏡

朱卒
謝郎中方山重輝言：明末德州修河堤，於銀瓦寺前地中得古鏡一，規製甚小，照見隔城樓閣塔寺、人物往來，纖毫畢具。寺僧深匿之，今亡。

1006 短人

田少司寇漪亭叟言：德州兵器庫，自明季扃鑄久。順治初，有司開視之，於室奧壁下見一短人，身纏尺許，形如老翁，偏體有毛，左膝長跪，左手垂而拳，右足履地，右肘拊膝，而手承頤，鬚髮皓白，攢眉閉目，若悲苦之狀。頃之雷電繞屋，失所在。

1007 嶙山道士

白一嶧山又名勞山，在卽墨界，山中多一二百歲人。有高密張生者，讀書道觀。觀有老道士，形貌怪醜，執樵蘇之役，張意忽之。一日買二牛，其家去山百里餘，苦無人遣送，方躊躇頃，道士忽

銀瓦寺古鏡 短人 嶧山道士

謂張曰：「君似有所思，得勿以牛故耶？」吾爲君送之。」張異其言，遂巡已失牛。比歸，問家人，曰：「某日某時，有道人送二牛至。」憶其時正立談頃也。自是知非常人，頗禮之。又一日，張爲其徒說《周易》，道人從牕外聽之，呼曰：「君所述皆俗說。」試叩之，名理出人意表。生授其學，遂以說《易》擅東方。一日薄暮，大雷雨震電，張閉門，從牕隙中見天神數百輩，圍繞道士房，如作禮狀，驚愕不敢喘息。比達曙，雨止，開門視之，道士門已反鏽，寂無人矣。是夜，山中道觀數百處皆見道士焉。

宋孝廉數學

雲間宋孝廉幼清慤澄，副都御史直方徵與父也，精數學。直方生時，預書一紙，緘付夫人曰：「是子中進士後，乃啓視之。」至順治四年丁亥，捷南宮，開前誠，有一行字云：「此兒三十年後，當事新朝，官至三品，壽止五十。」後果於康熙丙午，以宗人府丞遷副都御史，至三品；明年丁未卒官。年正五十也。又嘗與淮南白孝廉同年友善，白亦精數學。一日晨起，謂夫人曰：「今年九月某日，白兄當死。渠無子，我當渡江取別，爲治後事。」遂買舟渡江。比至，白已候門，迎笑曰：「我固知兄今日必來相送。」遂閉門相對痛飲數日，至期，白無病而逝。先生爲治後事畢，乃歸。歸謂夫人曰：「白兄事已完，吾明年三月，亦當逝矣！」如期而卒。宋有《九籥集》，如碑官家

劉東山、杜十娘等事，皆集中所載也。

1009 張谷山

張谷山，潁州人，日與小兒嬉戲，人不知其有道者也。張有表兄客薊州，一日除夕，嫂方製餽，祀先，念夫而歎。谷山在側曰：「嫂無憂，吾爲嫂今日一至兄所，請寄餽爲信。」潁去薊二千餘里，日未移晷已返，云：「適至薊，見兄亡恙。」嫂笑其妄。谷山探懷出家書及夫昔所絮衣，云：「此豈妄耶？」自是人始驚其神異。後入武當山，不知所終。遺二陶器，盛夏盛肉不腐。此與萬回事相類，劉公畊吏部說。

1010 陶松雲

陶松雲者，居吳江，自云少時遇許旌陽謂曰：「吾弟子三十餘人，皆在下界，汝其一也。今命汝以度人爲功行，汝其慎之！」常有一士夫往謁陶，求養生術。陶語人曰：「此人不久當死，安望長生。」問其故，云：「凡人作虧心事，一事則神縮一寸。今觀此君，神纔數寸耳。」竟如其言。

1011 李神仙

利津李神仙者，占卜射覆多奇中。霑化李吉津官詹呈祥在京師，一日問李前程事，李書一聯

云：「洗耳目同高士潔，披襟不讓大王雄。」後半載，宮詹以建言流徙出關，途次永平，有一秀才迎道側，具刺自言貧苦，求資助。視其名，則高士潔也，大駭歎。及出關，一守備王姓，素受宮詹恩，聞公至，遠來相送，因爲誦前詩，及第六句，王駭曰：「雄，卽某小字也。」李公太息，以爲定數，不爽如此。至康熙元年，詔許生還。李公一日偶舉此事語長洲尤太史展成侗，尤又駭曰：「此詩乃某昔年戲作《論語詩》中之一也。」李今已老，尚往來燕、趙、齊、魯間。

1012 洞庭神

宋牧仲犖言其鄉梁中翰遂奉使西粵時，道出洞庭，風日晴明，呼風而渡。忽雷雨驟至，雲氣晝晦，舟中人共見一神人，美鬚髯，戴烏紗巾，騎異獸，行水上。獸身半在波濤中，僅露頭角。後一人形貌怪偉，啞獸尾而行，其速如飛。去船里許，人獸皆漸騰上，雲雨晦冥，遂不復見。舟人以爲洞庭之神也。梁丙戌進士，後官山東提學道僉事。

1013 雷侍御子

井研胡菊潭相國世安，嘗說其邑雷侍御某爲縣令時，生一子，八歲而夭。後復生一子，年七八歲，一日晨睡不醒，喚久之，乃覺，自云：適見其兄來呼，入一山，似非人境；且贈之詩云：「三生

未了塵凡業，一夕初完渾沌胎。紫炁臺前千劫盡，白羅天外百花開。」正吟末句，忽云：「父母喚汝，可去爲我致問安好也。」高念東侍郎說。

1014
前知

郭學憲諫，福山人，兵部尚書君弼先生宗阜曾孫。言其縣人劉某，少雲遊四方，餘二十年始歸。明末山東亂，諸郡縣皆嚴守禦，縣令召劉問休咎。劉云：「城必無恙，守亦得，不守亦得。然某必死兵。」令笑曰：「城既無恙，汝但留城中何患。」劉曰：「數定矣，不可逃也！」遂辭去。至城西一村，村人皆避兵他徙，劉獨止不去。適有兩人避兵過之，劉指東路曰：「此去直東，凡有山林處皆可避，卽途遇敵騎，毋恐，必無害。」兩人強之同行，不可，但云：「明日覓我骸骨於村西某樹下，卽兩君報我矣。疾走勿復顧。」兩人不得已，趣去，道遇鐵騎絡繹，竟免俘執。兵去，如約訪之，果死樹下矣。城亦無恙，乃告於令葬之。

1015
地震

康熙戊申六月十七日戌刻，山東、江南、浙江、河南諸省，同時地大震，而山東之沂、莒、鄒三州縣尤甚。鄒之馬頭鎮，死傷數千人，地裂山潰，沙水湧出，水中多有魚蟹之屬。又天鼓鳴，鐘

鼓自鳴。淮北沐陽人白日見一龍騰起，金鱗爛然，時方晴明無雲氣云。

1016 梁尚書

鄖陵梁尚書廷棟官陝西，一日，按部河州，有通官四人迎於道左。其一人望見梁公，股栗伏地。比至，稱病不謁。梁怪之，勒令出見。一見怒甚，卽核其交通外彝、冒軍實罪狀，劾而殺之。將服刑，告人曰：「吾死固矣。吾少時至一山寺，見寺僧饑於貲，吾以計殺而掠之，今三十餘年矣。頃望見梁公之貌，宛然僧也，又一眇，吾死固矣。」尚書從孫曰緝侍御熙說。

1017 劉尚書琴

鄖陵刑部尚書劉公訥，前刑書璫子也。性嗜琴，嘗蓄一蕉葉琴，其輕如蟬翼，蓋古物也。一日，晝寢初覺，見一黃衣人坐而鼓之，其聲絕妙，起視則無所覩矣。公自是琴理益精。河南亂後，失琴所在。

王祭酒

1018 王祭酒

吾郡歷城明翰林王公敕，字雲芝，成化甲辰進士及第第三人。諸生時，讀書卧牛山寺，夜

見地有火光，發之，得石匣。匣有書二冊，讀之，遂能御風出神，知未來休咎。生平異事甚多，嘗與僧采枸杞山上，僧先下扣門，公已先在啓扇。官河南、四川督學，試日，諸生見鎖院牕廡各有
一公危坐。一日見白雲一片，命騎追之，雲落地化爲石，色如雪，煮食之，其甘如飴，曰：「此雲母也。」行輝縣山中，忽下輿拜曰：「丈乃在此。」令掘地，得奇石，置之百泉書院。又於道左古垣中，開視得紫石硯二枚，各有鴛鴦一隻，雌雄相向。嘗云：「地如竹篩眼，凡有異寶皆可見。」又采杞僧臨終，公問所欲，曰：「欲富貴兼之。」公曰：「但堪作一藩王耳！」朱書其背曰：「蜀王。」比王生第二子，背上隱隱有書字。尹恭簡旻寢疾，問之，曰：「有大鶴入室飛旋，已而颺去，公之神也。」果然。官終南國子祭酒，預知死期。恒化時，四城門皆見公羽衣鶴氅而去，如雲水道人。鄉人於良鄉道中遇鼓吹從南來，視之，乃公也。王陽明素推服之，張尚書鶴鳴爲作傳。先贈司徒公生時，大父方伯贈司徒公，取公名名之。方伯贈水部員外郎。白頭翁中。生今二十餘年。又曰。生

1019

民母鼻子

1020

倉頡

倉頡祠墓，在壽光縣城西門瀕河。劉文和公翔，縣人也，幼時讀書外塾，每往返涉水，輒有白

梁尚書 刘尚書琴 王祭酒 民母鼻子 倉頡

五二五

鬚老人負之。久之，問何人？答曰：「我倉頡所遣送迎公者，他日富貴毋相忘。」公既貴，後謁倉頡祠，有侍者形容宛如所見，遂新其祠墓云。

1021 靖州鷄鵝

靖州觀音寺，與副將某署相鄰。一日，廚人宰鵝，鵝忽飛上寺殿鳴尾。僧異之，因乞施寺中。每朝夕課誦，鵝輒上殿諦聽，日食蔬飲水而已。自順治中，至今二十餘年尚在。又明（字季）寺有一鷄，亦在佛前晨夕聽經，如是四十年化去。一夕，見夢老僧曰：「弟子已往生武岡王府，三年後，師可來一相視。」僧異其言。及期往，武岡郡王生子適三歲矣，不能言，見老僧至，忽問訊曰：「別師三載無恙乎？」僧歸，紀其事於石。有吳君者，從軍湖南，至寺親見之。蠢動俱含佛性，信然。

1022 趙解元

趙浮山作舟，登州大嵩衛人，順治甲午領解，乙未公車入京師，居汾陽館。館中廳事有武安王神像，趙居其側，偶狎一妓。其父趙翁曾官通判，里居，放榜之夕，忽夢入一大城，有偉丈夫自委巷出，揖翁問曰：「君非趙某耶？」曰：「是也。」曰：「吾潘姓，闢帝下直日功曹也。爾子本應今科

高第入翰林，以近日得罪神明，奏聞上帝，且降罰矣。頃之，鼓樂驕從駢闐而至，有神人峩冠盛服，手黃紙，功曹亟指示曰：「旨下矣，可俯伏聽之。」翁如言，竊視紙上，則大書「趙作舟」三字，以硃筆勒之。功曹曰：「君可去矣。郎君罪止罰科耳。」作舟既下第歸，入門，翁詰其故，且具述夢中所見，作舟悚然。後蹭蹬公車者二十四年，署東平州學正，康熙己未始登第，改翰林院庶吉士。親述其事如此。

1023

異馬異牛

癸亥在京師，見一馬，索值千二百金，通身毛如新鵝兒黃，無一莖異，惟尾鬣獨黑。又一馬索值五百金，通身如雪，上作桃花文，紅鮮可愛。又額駙石公家一紫花特牛，文如海棠色，施衡勒，走及奔馬，云得之南中。

1024

波斯犬

嘗於慈仁寺市見一波斯犬，高不盈尺，毛質如紫貂，聳耳尖喙短脣，以哆囉尼覆其背，云通曉百戲，索價至五十金。亦宋太宗桃花犬之屬也。

靖州鷄鵝 趙解元

異馬異牛 波斯犬

五二七

梅異

宣城自本朝來，科甲久不振。康熙己未，施侍講愚山閔章、高檢討阮懷詠以辟薦，孫編修予立卓、茆編修楚畹薦舉以鼎甲，四人同時入翰林。時施園有梅，三月復開四花，其方位恰應四人所居，人以為異。梅孝廉淵公清繪爲圖。壬戌，阮吉士爾詢亦入翰林。或謂宣城有文昌閣久頽廢，甫新之，五君遂相次入翰林云。壬戌，茆卒。癸亥，施、孫相繼卒。乙丑，高卒。又不知何說也。

籤驗

京師前門關帝廟籤，夙稱奇驗。予順治己亥謁選往祈，初得籤云：「今君庚甲未亨通，且向江頭作釣翁。」玉免重生應發跡，萬人頭上逞英雄。」又云：「玉免重生當得意，恰如枯木再逢春。」爾時殊不解。是年十月，得揚州推官，以明年庚子春之任。在廣陵五年，以甲辰十月內遷禮部郎。所謂庚甲者，蓋合始終而言之。揚郡瀕江，故曰江頭也。然終未悟後二句所指。至庚申年八月置閏，而予以崇禎甲戌生，實在閏八月，過閏中秋四閱月，遂蒙聖恩擢拜國子祭酒。於是乃悟玉免重生之義。諺云：飲啄皆前定。詎不信夫？

1027
名龜

高談人名龜，五日攀華軒，奏闈土筆，且納陪笑。」更之，姑樂歸於櫻園而至，官軒人竟逐羅

麟、鳳、龜、龍，並稱四靈。漢、唐、宋已來，取龜字命名者不可勝紀。至明遂以爲諱，殊不可解。惟張太嶽生時，其母夢一大龜入室，因名之曰龜。後夢神人謂洩天機，乃易名。

1028 蜘蛛塔

京師城西慈慧寺，有蜘蛛塔。萬曆中，少詹南充黃公平倩輝書碑。平倩耽禪悅，與僧愚菴善，嘗住此寺。一日方誦《金剛經》次，一蜘蛛緣案上，向佛而俯，驅之復來。黃曰：「爾以聽經來耶？」爲誦終卷，又爲說情想因緣竟，蜘蛛立蛻化去。因以桑門法起塔，復書碑記其事云。

1029 義蜂冢

金山有義蜂冢。鎮江府廨有蜂一箇逸出，其王斃，羣蜂相採藉，爭死之，不下萬餘。嘉靖中，鎮江嚴同知者爲立義蜂冢，徐尚書養齋問作《蜂冢歌》紀事云：「羣蜂勢方屯，主蜂自殘折，意氣許與成君臣，義心欲奮秋陽烈。摧軀抉股同死君，田橫門客多如雲。後人重死不重義，奉頭鼠竄何紛紛。微蟲感恩乃至爾，吁嗟萬靈不如此！」《西園雜記》云：嚴名應階。《綠雪堂雜言》云：在北固山，楊邃菴老表爲義蜂冢。

1030 萬孔

明成化中，萬安爲相，與萬貴妃通族，爲古今笑柄。然陳後主時，都官尚書孔範與孔貴嬪結

爲兄妹，已前此矣。乃知奸邪行事，亦有所本。

1031 謝鳳

宋謝鳳，康樂之子，超宗父也。元嘉中爲鄧令，今奉化縣。屢著靈異，縣人祠之。元大德十二年饑，有巨艘自南劖運米至鮚亭，聞有人招之者曰：「吾謝鳳也。」人賴以活。至正中，寧海賊犯境，官軍逆戰，仰見大旗飛揚，萬騎雲合，旗有「謝」字，賊駭而奔，斬獲無數。貝瓊《清江集》有謝公廟記。

1032 懿徽二宗事相類

▲學圃蕙蘇載：唐懿宗於苑中取石造山，崎危詰屈，有若天成。又命取終南草木植之，山禽野獸，縱其往復，造屋室如庶民家。未及半年，奇花異草，自然生滿宮殿。識者以爲丘墟之象，與宋徽宗艮嶽事絕相類。

1033 木晶

門人南陽李鴻，嘗贈予印章，色類栴檀，質如玉，上作龜紐，甚精。云是木晶，海外

產也。

宋諸相八字

宋諸相八字

宋人小說載蔡京八字：丁亥、壬寅、壬辰、辛亥，與東京鄭粉兒子干支盡同。▲猶覺寮雜記：韓莊敏與吳冲卿、王禹玉同詣天祿山人卦肆，莊敏先云己未七月初九日寅時生，禹玉午時生，天祿皆云極貴。後俱宰相。▲能改齋漫錄載曾布八字：乙亥、丁亥、辛亥、己亥，與章惇同乙亥生，章戲呼曾爲「四亥公」。又蕭注八字：癸丑、乙丑、乙丑、丁丑。王安石以辛酉十一月十二日辰時生。韓絳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時生。布以大觀元年八月二日卒，其弟肇以三日卒，先後才一日。京與祖某、父準皆以七月二十一日卒，三世同忌日，見《老學庵筆記》。

何中官

何中官

▲酌中志略載：弘治時，中官何文鼎以壽寧侯事，忤孝宗，死後，於宮中常憂銅缸爲厲。按西園雜錄云：孝皇始甚怒，既聞文鼎言，然之，止責置南京閑住。鄭端簡公《吾學編餘》云：文鼎素忠直，二張襄視御帷，文鼎持大瓜篋之，幾死，泰陵竟不罪文鼎。三說皆不同，然死而爲厲之說，非實錄。

相國孫

雲間某相國之孫某，乞米於人，歸途無力自負，覓一市傭代之，嗔其行遲，曰：「吾生相門，不能肩負，固也；汝傭也，胡爲亦爾？」對曰：「吾亦某尚書孫也。」此聞諸董蒼水倫孝廉者。貴人子孫，不可不知。

宋三賢八字

1037

日。東坡公大孤雲子，張良、秦觀輩不罪文體。三賢皆不同。然天而風雨

去。富文忠公以甲辰正月二十日巳時生；蘇子容以庚申二月二十二日巳時生；王正仲以癸亥正月十一日申時生。李公擇、孫莘老相善，公擇卒以元祐五年二月二日，莘老以三日，先後才一日。俱見吳曾《漫錄》。

左手把筆

1038

王禹王同韻天暮山人桂根，琪翹夫云：「未子良時，武日寅初，壬午正午，丙子天正午，丁亥王寅，辛亥，己亥，與章幹同。」

東坡宋中郎師祁，康熙丁未進士，工諸體書，後知獲嘉縣，忽遘風疾，遂以左手把筆，其工不減於舊。《老學菴筆記》載陸元長、宗室不微、梁子輔，皆用左手作字，勝於右手。又趙廣以左手畫觀音大士，信有之矣。

故藩址

濟南德藩故宮，面南山，負百花洲，宮中泉眼以數十計，皆澄泓見底，石子如摴蒱然。青州衡藩故宮，亂後尚存望春樓及流觴曲池，上有偃蓋松，蓋數百年古物。予順治丙申飲於此，甘橘、繡毬尚數十株。後丙午、丁未間，周中丞有德另建撫署，乃卽德藩廢宮故址，移衡藩木石以構之，落成，壯麗甚，衡藩廢宮鞠爲茂草矣。放翁記長安民家契券四至，有云：某處至花萼樓，某處至含元殿者。古今皆然。

1040
山無僧寺

陸放翁云：天下名山，惟華山、青城、茅山無僧寺。吾鄉勞山亦無僧寺。明萬曆間，憨山大師建海印寺於勞山，尋爲道流所訟，謫戍粵東。

米太僕研

米紫來翰林漢叟說，其大父太僕公萬鍾知六合縣日，蓄一古研，甚寶惜。一日渡江，沉於水，急懸重賞募善泅者下取之，百計不能得，但惋惜而已。次早將解纜，忽有紅霞起水面，其光

燭天，公曰：「必吾研也。」命舟人於其下索之，研果隨手出。公大喜，賞之如格。

1042 煞風景

予在江南時，目擊煞風景者四事：一、金陵桃葉渡，順治初，一縣令邵姓者建橋其上，榜曰「利濟」。一、青溪長板橋，明末爲葛禮部寅亮所毀。一、焦山焦先祠，像設作冕旒如王者，旁設儀仗。一、金山築城壘，有鎮江孔知府者，曲阜聖裔也，於諸門朱書「乾坎艮震」等字。山有裴頭陀藏金洞，孔改題曰「開山第一洞」。每舉似人，皆爲捧腹。

1043 白帽子

張影繡庶常光彥，南宮人。康熙戊午，赴順天鄉試。時其父病，意不欲往，父強之再三，乃行。是夜宿旅舍，夢有人送一白帽子令著，覺而惡之。自是每夜必夢，心悸欲歸，而父書至，言病良已，遂勉終場事。歸塗夢亦如初。抵家，父已久愈，而報人尋至，則張領解矣。是夕遂不復夢。明晨賀客屬至，一客忽云：「邑中自大司馬白公後久無冠冕者，喜君繼之。」張始悅然而悟。白公諱圭，前明正統某科解元，累官兵部尚書。

1044 宮侍御

泰州宮侍御宗袞夢仁，初名弘宗，久困場屋，欲更名。一夕，夢鄉前輩林會元東城春手書一冊予之。林公字子仁，於是更名夢仁。是科己酉，遂舉順天鄉試。明年庚戌，中會元。癸丑殿試，入翰林，改御史。其人大喜歎曰：「真人大喜歎星。」今世傳言，皆謂王方華所作，非也。

大笑。¹⁰⁴⁵ 人笑曰：「汝不識真題，枉去。」而竟不取。明年庚戌，中進士。予兄叔子士祐十餘歲時，在家塾，一日會食，有舉焦太史姓名爲問者，或曰：「此無它，亦如魏相字弱翁之類耳。」兄在末坐遙對曰：「非也。此本《考工記》輪人也。竑其輻廣以爲之弱。」舉坐驚歎，以爲夙慧。

老子

¹⁰⁴⁶ 茹品

唐追尊老子爲玄元皇帝。至宋政和中，崇奉道教，又詔陞老子於列傳之首，別爲一帙，尊¹⁰⁴⁷《道德經》爲大經，御製註解，令學者與《易》《書》等經分習之，禁以耳、聃、伯陽命名。其爲兩代尊奉如此。

論語識。人笑曰：「當以軒冕。」一人曰：「其貴則可，不以其貴也。」對曰：「支顥齋思圖讚頌也。」論語識。韋編三絕，鐵過三折，漆書三滅。後世但知韋編一語，下二語遂不著。

不著。又王原叔云：顏子讀書，鐵鎬三摧。《風俗通古今注》云：趙高用事，獻蒲爲脯，指鹿爲馬。鄭康成《禮器注》：趙高欲作亂，以青爲黑，黑爲黃，今人但知鹿馬一語。《高僧傳》載：支道林嘗養一鷹，人或問之，答曰：「當以神俊。」今人但知其賞馬，不知其賞鷹，惟坡公有《支遁鷹馬圖詩》。《世說》：郭林宗還鄉里，送車千乘，獨李膺與林宗共乘薄苯車，上大槐坂。觀者望之，若喬松之在霄漢。然世止知同舟而不言同車。

1048 王延詰

明尚寶少卿王延詰，文恪少子也。其母張氏，壽寧侯鶴齡之妹，昭聖皇后同產。延詰少以椒房入宮中，性豪侈。一日，有持宋繫《史記》求粥者，索價三百金。延詰給其人曰：「姑留此，一月後可來取直。」乃鳩集善工，就宋版本摹刻，甫一月而畢工。其人如期至，索直，故給之曰：「以原書還汝。」其人不辨真贗，持去。既而復來，曰：「此亦宋繫，而紙差，不如吾書，豈誤耶？」延詰大笑，告以故，因取新雕本數十部，散置堂上，示之曰：「君意在獲三百金耳，今如數予君，且爲君書幻千萬億化身矣。」其人大喜過望。今所傳有震澤王氏摹刻印，即此本也。

又有持琥珀求售者，中有蜘蛛，形狀如生，索直百金。延詰謂蛛果生耶？曰：「然。」然則碎而視之，果爾卽償百金，否則一錢不直。手碎之，果有生蛛自內躍出，行几上數巡，見風化爲水。

乃立以百金償之，其豪快如此。

五
1049 聖泉

貴陽城西南，有聖泉，有貴人至，輒沸起，驗之百不失一。滇逆將倡亂，雲貴總督甘公文焜暨諸大吏，一日遊泉上，泉不沸，怪之。未幾亂作，甘死之。又陸鄉縣次雲說，孫可望在黔中時，有僭逆之志，至泉卜之，水竟不至，可望怒，以礮擊之，今泉上石欄，礮痕尚存。

1050 蘇文

宋時諺云：「蘇文熟，啖羊肉。」殿帥姚某性饕餮，每得坡公手帖，輒換得羊肉數斤，故坡有「傳語本官今日斷屠」之諺。杜祁公爲相清儉，非會客不食羊肉。按宋時京官日支羊肉錢，故云。

1051 廈門塹刻

大風雲
夏門塹刻
明季崇禎庚辰歲，有閩僧貫一者，居鷺門，即今廈門。夜坐，見籬外坡陀有光，連三夕。怪之，因掘地得古博，背印兩圓花突起，面刻古隸四行，其文曰：「草鷄夜鳴，長耳大尾。干頭銜鼠，拍

水而起。殺人如麻，血成海水。起年滅年，六甲更始。庚小熙皞，太平千紀。」凡四十字。閩縣陳衍盤生明末著《槎上老舌》一書，備記其語，至今癸亥四十四年矣。識者曰：鷄酉字也，加草頭大尾長耳，鄭字也，干頭甲字，鼠子字也。謂鄭芝龍以天啓甲子起海中爲羣盜也。明年甲子，距前甲子六十年矣。庚小熙皞，寓年號也。前年萬正色克復金門、廈門，今年施琅克澎湖，鄭克塽上表乞降，臺灣悉平。六十年海氛一朝盪滌，此固國家靈長之福，而天數已預定矣，異哉！

1052

風聞

本官今日酒會。其酒公風財首領，非會客不食羊肉。越米朝京官日支羊肉錢。

1053

少正

陳衍云，風聞二字出《漢書·尉佗傳》：「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又《晉書》，顧和對王導曰：「明公寧使網漏吞舟，何忍採風聞以察察爲政？」今泉土不斂，猶有尚存。

陳衍云：「少正卯其人名卯，而官少正也。當時魯、鄭皆有少正之官，列於卿，故子產亦稱少正。」按《氏族博考》云：「以官爲氏者有公正、宗正、少正、正令等。」蓋卯官少正，其後列國爲此官者，子孫因以爲氏耳。

1054 郝氏遇仙

霸州郝恭定公惟訥母李太夫人，戶部侍郎傑之配也。孕公時，家有盜警，夫人倉卒墜樓傷股。忽有老嫗詣門，自言能療，且曰：「腹中兒當大貴，吾并活之。」先一手摩股，久之，投藥少許，骨格格有聲，遂相屬，胎竟不墮。酬以金帛，辭弗受，竟去，不知所之。後公中順治丁亥進士，歷官左都御史、工、刑、禮、戶、吏五部尚書。

1055 神黃豆

神黃豆，產滇之南徼西南彝中，形如槐角，子視常豆稍巨，用箆瓦火焙去其黑殼，碾作細末，白水下之，可永除小兒痘毒。服法：以每月初二日、十六日爲期，半歲每服半粒，一歲每服一粒，一歲半每服一粒半，遞加至三歲，服三粒，則終身不出痘矣。或曰：按二十四氣服之，以二十四粒爲度。雲南趙玉峯土鱗中丞、王子瑜刑部說。

1056 癸亥地震

康熙癸亥十月初五日，山西巡撫穆爾賽疏報：太原府屬地震，凡十五州縣，而代州崞縣、繁

峙爲甚。崞縣城陷地中，毀廬舍凡六萬餘間，與丁未山東、己未京師之災相似。

族望

唐人好稱族望，如王則太原，鄭則滎陽，李則隴西、贊皇，杜則京兆，梁則安定，張則河東、清河，崔則博陵之類。雖傳誌之文亦然。迄今考之，竟不知爲何郡縣人，殊可恨。宋人罷官者多居近畿，不歸其鄉，死即葬焉，子孫亦遂占籍。如鉅野晁氏、東萊呂氏、華陽范氏、梓州蘇氏易簡，代居京師。又如歐陽居潁而葬新鄭，蘇公居許而葬鄭。後世過廬陵、眉州者，豈復可尋其彷彿耶？此二者至明乃無之。

魚石

1058

前卽墨令周杞公斯盛說：汧陽縣有魚石，如饅頭狀，破之卽成兩石，各有一魚形，鱗鬣宛然，以手摩揩之，作魚腥云。此山一溪中所產石子盡然。溪有魚石娘子廟，求石者必禱之，不禱則石皆無魚也。前鄭令陸雲士次雲又說：新昌縣有水簾洞，洞口出石，亦如饅頭狀。人戲云欲得糖者，或肉或菜者，破之一一逼肖。造物狡猾如此。

叫蛇

1059

〔粵〕西有叫蛇，能呼人姓名，應之即死，然性畏蜈蚣。逆旅主人每以籃貯蜈蚣，客至輒授之，令置枕旁云：「夜半舍外有呼姓名者，慎勿應，但開籃縱蜈蚣，蜈蚣即徑去食蛇腦，已，仍還籃中。」

1060
泰山孝子

順治十年四月，泰安州知州某於泰山下行，忽見片雲自山巔下，雲中一人，端然而立，初以爲仙，及墜地，則一童子也。驚問之，曰：「曲阜人，孔姓，方十歲。母病，私櫛太山府君，願殞身續母命。母病尋愈，私來捨身巔，欲踐夙約，不知何以至此。」知州大嗟異，以乘輿載之送歸。

1061
蘇公墓

齊東野語
卷五十一
宋史
郊縣二蘇公墓，明末劇寇吳宗聖作亂，松柏剪伐無餘。順治初，知縣張石只篤行，章丘人，丙戌進士。至，謁墓下，復爲封樹立碑，增植松樹千餘株。題詩云：「峨眉遙望獨傷情，樹盡碑殘野草生，莫道荒村煙火絕，山家今日是清明。」是夜夢一青衣曰：「東坡遣致謝。」問先生今何在，曰：「在臨汝，公至彼當相見。」是歲七月，以事至汝州，有青衣款門，遺一卷，乃東坡墨蹟，蜀岡送蘇伯固之嶺南，五言詩也。青衣忽不見，張異之，因命工摹勒於石，自記其本末如此。

洞溪物產

1062

固。青春感不見，乘異之，因命工摹搨於石，自彌其本末。

陸次雲《洞溪纖志》所載物產有絕奇者，略記於此。風鬼，出黔中，無形無影，能以旋風攝人。夜叉，產蜀之黎州，穴生，長七尺，亦名曰獲，路見婦人，盜之入穴，生子以楊爲姓。木客，產粵洞中，衣服舉止與人不異，在恍忽有無間。野婆，亦產粵西，狀如嫗，陟險如飛，遇男子，負去求合。嘗有人刺其腰間，得一玉印，篆文莫能識。黃丈鬼，生東粵，身著黃衣，能爲疫癘。潛牛，居江中，能上岸與牛鬪，角軟，入水濡之，復鬪，其力甚銳。肉翅虎，飛而下山，食人，食已，復飛去。《月山叢談》云：夔州府有鬼物，名小神子，高尺餘，一二十爲羣，依人以居，自景泰間始有之。皆異聞也。

成御史遇仙

1063

前御史樂安成公寶慈勇，明崇禎中，以疏救黃公石齋道周謫戍。鼎革後，隱崑崙山中。一日大雪，登絕頂，遙見松林中有人僵卧，意其凍死，趨而視之，四面皆積雪，無人跡。其人衣木葉，臥處丈許，獨無雪，見公至，蹶然而起，曰：「候公久矣。」問其年，云：「不記年歲，祇憶少在京師見楊椒山赴西市，遂發憤出家學道耳。向見左蘿石、沈周泉二公，託訊公起居，故候於此。」問二公

何在？曰：「在上帝左右。」因又言：「二公每欲薦公自代，沈公云：『成公正人，顧嘗疑我，今其疑須釋。』成公聞之，惘然有間，曰：『昔沈公疏論漳浦，遺書及我，我不答。此事人無知者，誠不妄矣！』道人自言有長生術，當授公。公曰：「吾陳人也，以速死爲幸，長生何爲？」道人曰：「聊試公耳。二年後清明日，當偕二公候公。」言畢謝去，步履如飛。公果以康熙戊戌清明無疾而逝。卓人賦詩曰：「河島蘿，曰上李姑。」

1064
響豆

同年李侍郎奉倩迴言：樂安縣有孫公者，年九十，強健如四五十歲人，自言生平惟服響豆。每歲槐子將熟時，輒令人守之，不令鳥雀啄落。既成實，卽收作二枕，夜聽其中有聲者，卽響豆也。因棄其餘，如是數易而得響豆所在。每樹不過一枚，每歲服不過一粒，如是者數十年矣，無他術也。

響豆

新編類卷二十三 異四

池北偶談卷二十三 談異四

1065 善慶菴老僧

善慶菴顏神鎮善慶菴，孫文定公香火院也。有住持老僧，年八十餘，辛未夏，一日早起，索浴罷，呼侍者曰：「好語主人，吾去矣！」遂陞座而寂。壁間留偈云：「者箇臭皮袋，撇下無罣礙。洪爐烈焰中，明月清風在。」惜忘其名矣。不令遺失。

1066 萬歲

古亦有人主自呼萬歲者。▲新序：梁君出獵，見白雁羣，公孫襲下車拂矢，云云。梁君援其手上車，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他人獵得禽獸，吾獵得善言。

1067 命名

始公耳。二年癸卯夏，當封一公為公。言畢，繼大進景略狀。公果以東照丸為首，賜號東照天皇。是年，尊之曰天皇。白髮君主，當封公。公曰：「吾刺人也，身服衣冠，靈坐同殿。」童人曰：「嘒聲。」▲左氏傳申鑄曰：「名有五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州）〔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生，不以器幣。」按春秋諸侯、公子、卿大夫之名，犯此者甚衆。沿及漢初猶然，如痍、疥、瘡、瘞、蟻、虱、狗、

彘、掉尾姓昭涉之類。見於《史》《漢》者，不可枚舉。陸龜蒙《小名錄》序云：三代之時，殷尚質直，以生日名之，如太甲、太乙、武丁是也。周以伯仲次之，如太伯、仲雍、叔達、季歷之類是也。自周以降，隨事而名之，至有黑臀、黑肱之鄙，羊肩、狐毛之異，負芻之賤，禦寇之強，杵（白）「白」、籧篠，髡禿、狂狡，不壽、不臣，皆名不正而言不順也。然則繙之言何據乎？
卷之三

東野氏。

卷之三

《東野志》世表載：魯公少子魚，始以東野爲氏。子宗，宗子雷，雷子暉，弟晞。又六代灝，弟淳。七代縉，弟紳。十代繪，弟純。十四代璋，弟珙、弟璜。十六代輔，弟輸、輒、轍。三代無化「此」等名，必出杜撰無疑。

獨角青牛

明時六月十二日，御廄洗馬於積水湖，導以紅仗，中有數頭，錦帕覆之。最後獨角青牛至，諸馬莫敢先之。見陸啓法叔度《北京歲華記》，蓋崇禎年中事也。今三伏日洗象，亦導以紅仗，在宣武門西響水閘上。明時洗象，則自八月十二日始，更三日爲期。亦見《歲華記》。

前定

卷之三

朱晉唐人小說，記王涯、舒元輿兄弟事甚奇，《老學菴筆記》一事絕相類：「苗劉之亂，有內侍秦同

善慶菴老僧一萬歲 命名 東野氏 獨角青牛 前定

五四五

老者，被命荆楚，前一日還行在，尚未得對，亦死焉。又有蕭中道者，日侍左右，忽得罪，黜爲外郡監，前一日出城，遂免。」事皆前定如此。

1071
南宋國學

南宋國學，卽岳忠武王故第，其土地祠在東南隅，神卽忠武也，封號曰「正顯昭德孚忠英濟侯」，見《夢梁錄》。又云景靈宮卽韓蘄王賜宅。

1072
秦羅子孫〔二〕

▲說聽載秦檜裔孫某，宰湯陰，綽有政聲，每欲謁忠武祠，輒逡巡弗果。將及瓜，謂同僚曰：「少保雖與先世有惡，豈在後嗣耶？」且吾守官，無愧神明，往謁何害！」遂爲文祭之，拜不能起，嘔血數升而死。事在嘉靖初年。魏莊渠提學河南歸，爲所親言之。此與宋御史羅汝楫子鄂州知州願事全相類。汝楫附秦檜劾忠武。願卽著《爾雅翼》以古文名，朱子稱爲南渡第一者也。

【】本條與卷十第二四一頁第四四五條重出。——點校者。

主日癸卯歲太甲太乙庚子庚戌。周以卦申火之歌太甲，申春，殊數，季夏之歌是也。自周

1073
祀王右軍

同年馮再來刑侍郎嘗著《滇考》，有云：初，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先師。元世祖至元十五年，除張立道中慶路總管，立道，陳留人。始言於賽典赤，名瞻思丁，回回人。建孔子廟，置學舍，歲時率諸生行釋菜禮。後立道卒官，與賽典赤并祠鄆闡城，至今血食不絕。以王右軍爲先師固奇，且右軍生平足跡未嘗至滇，滇人何爲祀之？皆不可解。

1074 蜂分日

〔藝文志〕出草間，越巫逐之，既臣至眼剝。一在穀頭，室中晉豐為大心牛，亦逐之。又云「金匱藏蜂香事，千尋高嶺道凡聞」。武帝賜熙熙之國，恐蟲害之，謝皋父《晞髮集》有粵山蜂分日記云：甌粵之南某山，其民老死不知歲曆，惟戶養蜂，四時旦暮悉候之。蜂之分也，其日必吉，人家無大小貿易，皆趣成之。事未及辦，則以待後之分日。至於婚嫁興作皆候焉。蜂移之家，若鄰若僕，無遠近遞相報，不敢隱。有販者至其地，留一年，書蜂分之日，凡百有奇，歸取曆驗之，皆黃道紫微、天月德，吉曜也。其不分者，非凶星，則常日也。物性之靈能通造化如此。

1075 獻駝獻象

〔藝文志〕昔謂宋宣武遺其中丞韓董思白宗師齋，感宋徵自詣，矜美入牕。

《主塘小纂》有《獻駝賦》，蓋蹄角羽毛之屬，無不可教馴者。康熙中，駕幸南苑，觀象與虎鬪，虎竟爲象所斃。此又一奇也。

董宗伯

此又一奇出。

高念東先生書來云，昔聞宋直方徵與中丞說：董思白宗伯臨終時，忽索鏡自詫，作美人相。

鄭刺史祠

1077

王璵似，字魯珍，益都諸生也。康熙元年，省父保寧太守玉生，字稚崑。歸次鳳翔橫水西，迷失道。時方五月，渴甚，遙見山麓屋宇，隱隱出林表，策馬赴之，可五六里。至則古木參天，藤蔓糾結，漸入陰翳，不見曦景。蟬伏鼠竄，栖鵠磔磔，驚起叢薄間，心悸欲返。更誤入敗垣北，得一亭，蒿藜沒徑，闕無人跡，繫馬墻楹，轉入東北隅，有堂巍然。堂後素壁上題詩，滅沒不完，有云：「殘魂搖遠夢，弱骨冷空山。」又云：「金刀斷織韓香事，千載銜冤泣月明。」方吟諷然疑之頃，忽牆下窸窣有聲，一巨蛇出草間，拔刃逐之，乃引至別院。一室類祠廟，室中有塑像綠衣少年，衣冠甚古。室東西正黑如夜，西北隅微茫，有物如牀几，不敢近，稍以刃穴壞牖土石視之，天光穿漏，則一敗柩耳。睇其中，豐鬟纖足女子也。雖衣花成土，而依稀可辨，胸壓匕首，剪刀出其左脅。憶壁間詩，殆以此，因以土覆其身而出。比紓廻出林木，日已將夕，僮僕方傍徨道左，乃覓路東行。忽見一女子，拊心倒行馬前，既而形隨目矚，化身百千。投逆旅假寐，夢女子來云：「荷君

厚意，後十三年再得相見。」比覺，問店主人，云：「鄭刺史祠也。闖寇已來，久爲豺虎之窟，欲焚其處而未果也。」然十三年後，竟無所遇云。

王生，予門人。土音曰，蘇某嘗遊城內，言慕故多發香，良

誠。

1078
碑
造書

無根言，鉛鑄土懸，粗故出豪品。爛漫，不昧風睛。奚文細長，閨學通，粹用本良。

六祖造書，蓋登高山。曰：「過其半，感一人自為默之。」去登。醫楚更鑿之，數至山

行。按俗盧虱吒書，隋言驢唇也。西域有驢唇書、蓮葉書。佛書之妄不必言，其長梵而少蒼頡，亦陰抑儒書，如謂宣聖爲儒童菩薩之類。

車頭熟皆八日不味斧心，吾當去執。若研本齋，或甘食，可減壽命，財無交末。告育嘉賴，限卦

1079
碑
墜石

厥則三日，請坐出。一果三日卒。曰：「而求音顰至。」黃本人謂某曰：「本以是善人，歸來奪土。今

中斷順治十三年二月初十日午時，寧陵縣忽有響聲自東北來，黑氣如斗，光芒甚異，墜落城中民家。其形如石，重二斤十四兩。見總督李尚書蔭祖報疏。吾讀愈之。」某粉飾貶贊，果明日愈。聊

述其事。

1080
碑
濮陽蘇氏

濮陽蘇氏，其先本元蒙古之後，至穀原兵侍祐，始以進士起家，官至總制，以文章名海內。其祠堂藏始祖某所用鐵槧，重百斤，至今尚存。

董宗伯 鄭刺史祠 造書 墜石 濮陽蘇氏

其時堂上某君用錢舉，重百斤，至今尚存。

1081 黃衣人

康熙甲子春，有刑部筆帖式某，素奉神佛甚謹。一日，忽有旋風起庭際，風息，見黃衣人衣冠甚偉，立庭中，呼其名謂曰：「吾，天神也，以汝事神甚謹，故降汝家，可掃除東廂，吾居之。」某焚香拜禮如所言。次日，黃衣忽問曰：「汝鄰家有病者，吾能愈之。」某傳語迎神，果卽日愈。御史邁色者，有妹病劇，聞而拜求之。黃衣曰：「當爲汝查勘。」良久曰：「宿業深重，以君虔禱，但可遲限三日，終不能生也。」果三日卒。已而求者踵至，黃衣人謂某曰：「本以汝善人，故來棲止。今車馬雜沓，久且不利於汝，吾當去此。汝福本薄，如甘貧，可延壽命，慎無妄求。若有贏餘，則促算矣。」遂去不見。

1082 湯學士夢

左庶子湯潛菴，夜夢登高山，已陟其半，忽一人自後越之先登。湯鼓勇繼之，遂至山巔。顧一室空無所有，惟壁上懸《麻姑仙壇記》。既覺，不知所謂。癸亥臘月，閣學缺，特用右坊王庶子儼齋鴻緒。甲子二月，閣學復缺，湯遂繼擢。上官曰，適某督撫疏內有蔡姓名經者，宛平王相公笑云：「蔡京宋奸臣，胡同其音。」高陽李相公曰：「彼乃京字，此《麻姑仙壇記》中所云蔡

經耳。」湯聞之竦然。事之前定如此。是年六月，特擢湯江蘇巡撫。蓋麻姑壇在撫州，而蔡經家吳之洞庭也。

1083 蔡氏狀元

德清蔡翁者，築室落成，夢人持一盤授之，盤有四紅箋，箋各大書一「一」字。後其孫奕琛爲刑部侍郎，南渡拜相，官一品。奕琛子啓傳，國朝康熙庚戌科狀元及第。啓賢子升元，康熙壬戌科狀元及第，皆其曾玄也。兩狀元皆生於此宅。升元從弟彬，辛酉浙江省解元，人始悟四「一」字之兆。升元生時，其父夢一金甲神人持紅箋大書，懸其廳事云：「第一甲第一名蔡升元」，遂以名之，而字曰徵元。及壬戌殿試日，又夢如前。升元及第，其父年才四十六。見只編德清老人蔡四者，以服鹿角膠壽至百八歲，豈卽其人耶！

1084 瓷易經

益都翟進士某，爲饒州府推官，甚暴橫。一日，集窑户造青瓷易經一部，楷法精妙，如西安石刻十三經。式凡數易，然後成。蒲城王孝齋錄官益都令，曾見之。

1085 吳漢槎

又云：吳江吳孝廉漢槎兆籌，以順治十五年流寧古塔二十餘載。康熙辛酉，歸至京師，相見出一石

磬，其狀如石，作紺碧色，云出混同江中，乃松脂入水年久所結，所謂肅慎之矢也。又高麗碁子一枚，乃碑礪所製。又云：寧古塔東北二百餘里，乃金之會寧府，有斷碑尚存，書法如柳誠懸，頃爲一流人所碎。碑文可以辨識者，有「俯瞰闕庭」，又「文學盛於東觀」云。

羊馬

王某

吳萬齡

一

西域種羊，或云以皮肉埋地，或云以脛骨，率用初冬季春未日，其詳見於《異物志》、《剡溪漫筆》諸書。吳立夫《淵穎集》有《波斯國種羊皮書褥歌》。又元僧楚石詩：「自言羊可種，不信繭成絲。」予嘗考之，不自立夫、楚石始也。北齊高昂詩：「隴種千口羊，泉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夜夜迎新婦。」形諸歌詠，其來久矣。《雙槐歲鈔》以骨羊草馬作對云。雲南越賾故地之西，多薦草，產善馬，始生若羔，歲中紐莎縻，飲以米泔，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世稱「越賾駿」。見《唐書》。周嬰《危林》云：「太平廣記」引《談叢》，作「墮種」，千口羊。《詩紀》、《詩所》乃云千口牛，誤也。

赤蝦子三都

1087

吳文《雙槐歲鈔》云：東粵順德縣，有地曰壽星塘，山水幽勝，有物名赤蝦子，如嬰兒而絕小，自樹杪手相牽掛而下，笑呼之聲亦如嬰兒，續續垂下，甫至地而滅，俗謂蓬萊仙女遺類也。《諾皋記》

載：昔有姚、汪、王三姓，食都樹皮，餓死，化爲鳥都，皮骨爲猪都，婦女爲人都，皆棲大樹，卽如人形而絕小，男女自相配偶。在樹根者名豬都，在樹尾者名烏都，在樹尾可攀及者名人都。左腋下有鏡印，闊二分。其禁有山鵠法、打土壘法，食其巢，味如木芝。有術者周元大，能禹步爲厲術，以左合赤索圍木斫之，樹仆，剖其中，三都皆不能化，乃執而烹之。周侍郎櫟園詩：「人都擁樹形同鳥」是也。

又《月山叢談》載：廣西思恩縣近村樹杪，有二人約長一尺五寸，武人裝束，白竹纏，芒屨，其行如飛。此當卽赤蝦子之類，蓋閩粵皆有之。

1088 準字諱兩見

宋寇萊公準作相，諸司公移諱其名，改爲准，至今相沿不易。汴京舊有平準務，蔡京爲相，以其父名準，改爲平貨務。又官司公移皆避其名，如京東、京西皆改畿左、畿右。然予按《求古錄》載，泰安州冥福寺，五代後唐長興四年中書門下牒石刻，已用准字。《唐韻》二字並收，准字下注曰：俗。《莊子》：平中准；《管子》：懷繩與准鈎准繩；《文子》：放准尋繩。皆用此字，不始寇公也。

1089 師生同姓名

古人同時同姓名者，如毛遂、陳遵、韓翊、李益，門第文章。往往有之。然不聞師生同姓名也。康熙癸丑會試，今翰林學士張敦復英爲同考官，本房中式舉人張英，海鹽人。丙辰會試，編修馬殿聞鳴鑾爲同考官，本房中式舉人馬鳴鑾，河南人。

1090 吹笛

宋人小說記張子韶言：閭巷有人以賣餅爲生，吹笛爲樂；僅得一飽資，即歸卧其家，取笛而吹，如此有年。鄰有富人察其人甚熟，欲委以財千餘。初不可，堅諭之，乃許諾。錢既入手，遂不聞笛聲，但聞籌算聲耳。其人大悔，急還富人錢，於是再賣餅，明日笛聲如舊。此與唐劉伯芻所言安邑里粥餅人，匆匆不暇唱渭城事絕相類。今士大夫不及吹笛人者多矣。

1091 青鸞

鵠以五合黍園木通之，樹竹，暗其中，二鵠習不識升，既暮而忘之。周易明樂園鵠，人語難不育於一夕。其發育山嶺去，廿十頭去，食其巢，和啄木芝，自謂皆圓玉大，雖禹志愚譯，
《雙愧歲鈔》有《貞鸞》、《烈鸞》二詩，因憶昔在揚州署中，有青鸞一，飲啄必俱。一日其雄爲鹿觸死，雌日夜哀鳴，不忍聽聞，數日亦死。予感其義，作《青鸞操》。又見人語，皆對大憤，唯取人

念佛鳥

唐韋蟾岳麓道林詩：「靜聽林飛念佛鳥，細看壁畫駄經馬。」按王得臣《麈史》：安陸有念佛鳥，小於鸕鷀，色青黑，常言「一切諸佛」。宋元憲詩：「鳥解佛經言。」張齊賢守郡日，爲作古詩一篇。言鳳凰在列強之中，高舉亦雙，才多出塵外，當回，安國之風，不厭軒冕也。

站事。

俱韻文五詩。言鳳凰者，恐音說譯。

中立木

1093

鑿字擀字

鑿、魚到切。字書曰：餅鑿。今山東俚語尚然。富鄭公言：太宗既下并州，欲乘勝收復薊門，咨於衆。參知政事趙昌言對曰：「自此取幽州，如熱鑿翻餅耳。」殿前都指揮使呼延贊曰：「此鑿難翻。」又《北夢瑣言》：王蜀時，有趙雄武能造大餅，每三斗麵擀一枚，大如數間屋，因號「趙大餅」。擀字亦俚語。

1094

帨

帨，巾也，而未言其義。《韓非子》云：王京相買屏古幣，三枚，過市，人之譏之，其土

注云：帨，婦人拭物之巾也，居則設於門右，佩則分之於左，常以自潔之用也。古者女子嫁則母

師生同姓名 吹笛 青鸞 念佛鳥 鑿字擀字 挽

結帨而戒之。徐太室徑定《野有死麕》爲淫詩，甚有理。

刀圭 便言沃齋曰：「醫曰：「醫而強醫令，無憲佐憲令。」最人則論醫言殃苦。姓內眼。」

刀圭字常用之，而未有確義。《碧里雜存》云：在京師買得古錯刀三枚，形似今之剃刀，其上一圈如圭璧之形，中一孔即貫索之處。蓋服食家舉刀取藥，僅滿其上之圭，故謂之圭，言其少耳。泉布、錯刀，皆古錢名。

風磨風扇 王贊朝《音韻叢考》大編卷二十七載第一妙：大吸爐圓星，因變「鼓大門」者。

西域哈烈、撒馬兒罕諸國，多風磨。其制：築垣牆爲屋，高處四面開門，門外設屏牆迎風，室中立木爲表，木上用圍置板乘風，下置磨石，風來隨表旋動，不拘東西南北，俱能運轉，風大而多故也。耶律文正詩：「衝風磨舊麥，懸杵搗新粳。」

又有風扇，於帳房中，高懸布幔，下多用頭髮當面，設繩索牽動，自然有風，不用揮扇也。見陳誠《西域錄》。錄載沙塵海牙在撒馬兒罕之東五百餘里，有草春生秋死，臭氣逼人，取其汁熬以成膏，即阿魏也。又有小草高二尺許，遍身棘刺，葉網如藍，清秋露降，煥於枝幹，甘如錫蜜，可熬爲糖，名達郎古賓，即甘露也。

姑熟青山李白墓，生蘆，其形如筆，號「筆蘆」。績溪舒頤道原有詩云：「筆蘆蕭蕭青山巔。」

頤，元末人，有《華陽文集》七卷。一甚美。近以詩題，令良察刻。用博大辭句，吉慶取此，子惟不以伊闌語。

1098 捉臥甕人

昔見朱竹垞簡討彝尊詩云：「捉臥甕人選新格。」初不解，及觀《通志》，有趙昌言捉臥甕人格，及採珠局格、旋棋格、金龍戲格等名，始悟所謂。

1099 正德錢

正德錢，星之限寶，龍頭背，麟腹側，人頭當寶，非殊風澤，醇實而暮憲也。限也，於慈仁寺市，見正德錢二，面幕皆有文如蟠螭狀，與今制殊異。正德，又夏國僞年號也，錢不知何年所造？

1100 閻羅

以悲財，豈其燭乎！

世傳趙定宇、馮具區皆爲閻羅王。近聞比部張屏公四維言：癸丑秋，居保定，忽夜夢至一官署，堂廡宏壯，見有官府衣冠坐於堂上，披覽文書，視之，乃先兄西樵也。張與先兄昔同官，交甚厚，因前問：「此何地？」君所覽是何文書？」先兄笑曰：「此非人間。我已死爲神，主此文書，察世

人善惡耳。」張云：「然則我何爲至此？豈非死耶？」先兄答：「君不應死，但此地不宜久留，當卽歸。」倏而夢覺。張時未聞先兄之訃，特至京師問之，王太史曰：「西樵以今年七月死矣。」先兄歿時，偏體作種種香，當已證菩薩果位，然平生忠厚正直，死作閻羅王理亦有之。《釋典》謂閻羅是嗔相報身，先兄以悲憤歿，豈其徵乎！

虛實

不取同

今墟市之稱，義取朝實暮虛也。宛丘有羲神實。羅莘《路史》注：實者對虛之名，天文旗中四星爲天市，其中星多則實，虛則耗，神農所在，人民常實，非若虛若，朝實而暮虛也。地以實稱，亦奇。

1102

犀角刀子

金頭炮發參，散音浪。

昔

犀角刀子

金頭炮發參，散音浪。

周嬰《卮林》載唐牛肅紀聞云：牛騰，唐郊城令，中書令裴炎甥也。炎遇害，騰謫牂牁建安丞。時中丞崔察用事，貶官例皆辭行，誅殛甚衆。騰將見察，懼不知所爲。忽遇一人謂曰：「公有犀角刀子乎？」曰：「有。」曰：「甚美。」授以神呪，令見察時，但俯伏搘訣，言帶犀角刀子搘手訣乃可以誦呪，其訣左手中指第三節橫文，以大指爪搘之。而密誦呪七遍，無患矣。呪曰：「吉中吉，迦戍律提，中有律陁，

阿婆迦呵。」已而果免於難。嬰自云：崇禎癸酉爲縣令所羅織，庭讞時，偶有象牙刀子以代犀刀，招訣誦呪如前，亦獲免。因錄之以傳於世。

關壯繆現身

1103

袁太常密山景星言：順治丙申年五月廿二日，關壯繆忽現身廣東韶州府西城上，身凭女牆，以右手捋鬚，時方亭午，鬚眉面目，歷歷可睹。廿三日、廿八日復現，舉城官民奔走禮拜，總督尚書李棲鳳親詣廟祭焉。後甲子使粵，別詳《皇華紀聞》。

又一
人謂其首曰：「人體皆風氣凝咽，唯其首出，則無氣也。」

1104

陸舟

朱秋厓克生云：寶應西去十里，地曰黎城鎮，古黎王城也。又西北七十里，曰張公舖，屬天長縣。康熙乙巳二月二日，張公舖人見平地中忽擁官艦數十，帆檣樓櫓畢具，船首列羽旗大纛之屬，儀衛森然，所過之地，迅如飛鳥，跡其過處，草木皆靡，竟不知何祥也。

獸種

1105

▲家語曰：馬十二月而生，狗二月而生，豕四月而生，猿五月而生，鹿六月而生，虎七月而生。

虛實犀角刀子 關壯繆現身 陸舟 獸種

五五九

生，蟲八月而生。《淮南子》本此。《魏略》云：黃牛羌種，孕身六月生。《廣志》云：僚民皆七月生。《蜀郡記》云：諸僚姪七月生，蓋獸種也。

官衡

正統之張。五噲張良。根其靈氣。草木皆順。竟不昧向背也。

官衡二字，習俗不識其義。《家語·禮運篇》云：「官有衡，職有序。」注：衡、治也。《執轡篇》云：「古之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故曰衡四馬者執六轡。衡天下者正六官。」官衡之義本此。《封氏聞見記》云：「銓曹聞奏之時，先書舊官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兩衡不斷，如人衡物，又如馬之有衡，以制其首。人謂衡尾相屬，卽其義也。」此臆說，殊無所據。

博野婦人

正統之張。五噲張良。根其靈氣。草木皆順。竟不昧向背也。
郭宮庶快圃蔡說：博野有一婦人，一生不飲食，而育男女數人，操作與常人無異，亦罕疾病云。

不敢欺

正統之張。五噲張良。根其靈氣。草木皆順。竟不昧向背也。
國朝今市井俚語云：不敢欺，亦有所本。《國策·秦興師臨周章》：顏率謂齊王曰：「不敢欺，大國

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

「瞑會林中，義昭文祖歿。因齋以安來喪，少平大病歸，再

三西湖

平氏族某吉之曰：「吾必有大難，舉人閨門事，不實吾吉，且育劍獅。」少平

「此言

「吾皆有二難，益吳之，贈少平曰：「吾果當平。」少平本曰：「與禪問

『粵劍編』云：惠州豐湖在郡城西，人呼爲西湖。東以城爲儲胥，西南北三方皆羣山爲衛，儼然與武林相似。蘇長公曾買此湖爲放生池，出御賜金錢築堤障水，人號曰「蘇堤」。是天下有兩西湖、兩蘇堤也。潁州亦有西湖。坡知潁州，謝表云：「出守二邦，輒爲西湖之長。」是又三西湖也。人王蘓土告，嘗遊西湖，一日遇暴雨，父留古同，趨歸林。門庭前開，見餘孽一人入同，直

1110
天醫

俗說雷部擊人，必有天醫隨之，或誤擊則旋活之。近雲南府有二人，同行遇雷，皆殛死。其一人忽見一比丘坐其旁，以手摩其腦曰：「汝不應死，勿慮。汝家人尋至矣。」時有目擊者，歸告二人之家，家人皆號泣至，至則生矣，比丘亦不見。宗兄行人爾成敬公說。

1111
火神

『詩』云：「彼赫赫矣，若懃懃矣。」至文、明、成、化間，延三遠，遂言大醫對和，相向而入，顧言二司徵出獄上，武進諸生楊某館於某氏，其人富而豪侈，每夜飲，必三鼓。一日醉歸，見館中燈火甚盛，從

官銜 博野婦人 不敢欺 三西湖 天醫 火神

牕隙竊窺之，見案邊二燭卓立甚巨，有緋衣人據案觀書，意其楊也。明日詢之，楊對以實早寢，未嘗夜讀，然心怪之。至夜，假寐以伺，近三鼓，忽有大聲傳呼，排戶而入，隨有二巨燭出地上，已而紅焰滿室，僕隸雜遝，擁一緋衣人至，據案而坐，取案上書冊翻之。楊懼而叫呼，緋衣人若不聞者。將五鼓，緋衣者徐起，徑趨楊臥處，衆皆從之。忽舉牀四脚，盤旋室中，復擲之空中者數四。天將曙，又聞傳呼聲，寂無所見矣。久之，楊始甦，起視門戶，扃鑰如故；問院中人，毫無所聞也。因急謝主人歸。歸數日，火大作，所居皆燼，始悟所見乃火神耳。楊後中鄉試。

1112 鴛鴦鏡

楚人王蘭士者，嘗遊江西，一日遇風雨，投宿古祠，遂假寐。門忽洞開，見翁媼二人入祠，直據上坐，僕從十許人旁列，復有二翁媼扶服入跪。其前坐者怒，數其罪，顧從者鞭之數百，跪者哀號乞憐，且曰：「業生此不孝子，不敢辭罪，祈見釋，當碎其鴛鴦鏡，事猶可及也。」坐者沉吟釋之。王忽嗽發聲，遂無所覩。晨起雨霽，將行，忽有年少持一鏡入，拜祠下。某怪而問之，曰：「此鴛鴦鏡，漢物也。」視之背作鴛鴦二頭，益異之，謂少年曰：「肯見售乎？」少年不可。展轉間，鏡忽墜地而碎。少年方驚惋，某告之曰：「汝必有失德，壞人閨門事，不實相告，且有陰譴。」少年懼，吐實，乃與里中謝氏女約私奔，期會祠中，鏡即女所遺也。因語以夜來所見，少年大悔恨，再

拜而去。王視其額，乃謝氏宗祠也。

門前有古柏一株，中空而直，人可通入。其根甚大，旁有石碑，刻有文字，不可辨。碑旁有石碑，刻有文字，不可辨。

1113 鹿盡心

順治中，安邑知縣鹿盡心者，得瘻痺疾。有方士挾乩術，自稱劉海蟾，教以食小兒腦即愈。鹿信之，輒以重價購小兒擊殺食之，所殺傷甚衆，而病不減。因復請於乩仙，復教以生食乃可愈。因更生鑿小兒腦吸之，致死者不一，病竟不愈而死。事隨彰聞，被害之家，共寘方士於法。

1114 內江石壁魚

四川內江縣儒學後有石壁甚奇，明三百年中，衣冠科第甲西蜀。順治末，輝縣冀應熊爲成都知府，好作擘窠大書。一日，至內江謁文廟，愛石壁之奇，書而餽諸石。石破，有清泉一泓，魚十餘頭，游泳其中，見風水涸，魚皆化爲石。自是科第不振。《炙輶集》載：有人以石子壓紙，或見欲得之，酬價二十緡。後破之，乃有一魚躍出，其中泓然清流也。又李後主有小石彈丸置研池中，水終日不耗。陶穀取之投地，石裂，中有小魚躍出死，自是研無復潤澤矣。

1115 松頂生蘭

齊蘭予門生翰林湯西厓右曾，嘗於湖南永州道中，見古松數萬株，是宋刺史柳開所植，亘數百里。

鶯鶯鏡 鹿盡心 內江石壁魚
松頂生蘭

有蘭寄生，長松杈桠間，可徑丈，歲蕤四垂，時正作花，香聞遠近。其地曰「奇蘭舖」，草木寄生，理固有不可解者。

1116 驢駒媚。

國還東之遊記，言小魚與出水，自是種殖更無繁矣。

見燈座客偶舉唐小說《霍小玉傳》中有驢駒媚，不知何物。按僧贊寧《物類相感志》云：凡驢狗

〔駒〕初生未墮地，口中有一物如肉，名媚，婦人帶之能媚。

1117 姓異

一、兩、雙、五、六、七、柒、八、九、第一、第五、第八、九百，皆姓也。《聞見記》載縣令妻伍氏、

縣丞妻陸氏、主簿妻漆氏事以爲笑，不過音同耳。

1118 劍俠

小兒過急角子，見縣尉甚怒，而尉不知。因竄齋外，竟慙以去，急角子。

某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吏齎金三千赴京師，途宿古廟中，局鑰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門鑰宛然，怪之。歸告中丞，中丞怒，亟責償。官吏告曰：「償固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予假一月往踪跡之，願以妻子爲質。」中丞許之。比至失金處，詢訪久之，無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遇

瞽叟，胸懸一牌云：「善決大疑。」漫問之，叟忽曰：「君失金多少？」曰：「三千。」叟曰：「我稍知踪跡，可覓車子乘我，君第隨往，冀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煙村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幾百里，無復村疃。至三日，踰亭午抵一大市鎮，叟曰：「至矣。君但入，當自得消息。」不得已，第從其言。比入市，則肩摩轂擊，萬瓦鱗次。忽一人來訊曰：「君非此間人，奚至此？」告以故，與俱至市口覓瞽叟，已失所在。乃與曲折行數街，抵大宅，如王公之居，歷階及堂，寂無人，戒令少待。頃之，傳呼令人，至後堂。堂中惟設一榻，有偉男子科跣坐其上，髮長及骭，童子數人執扇拂左右侍。拜跪訖，男子訊來意，具對，男子頤指語童子曰：「可將來！」即有少年數輩扛金至，封識宛然，問曰：「寧欲得金乎？」吏叩頭曰：「幸甚，不敢請也。」男子曰：「乍來此，且將息了却去。」即有人引至一院，扃門而去，日予三餐，皆極豐腆。是夜月明如晝，啓後戶視之，見粉壁上纍纍有物，審視之，皆人耳鼻也，大驚，然無隙可逸去，彷徨達曉。前人忽來傳呼，復至後堂，男子科跣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矣，然當予汝一紙書。」輒據案作書，擲之揮出。前人復導至市口，惝恍疑夢中，急覓路歸。見中丞，歷述前事，叱其妄，出書呈之。中丞啓缄，忽色變而入，移時，傳令跣舍，并釋妻子，豁其賠償。吏大喜過望。久之，乃知書中大略：斥中丞貪縱，謂勿責吏償金，否則某月日夫人夜三更睡覺，髮截若干寸，寧忘之乎？問之夫人良然，始知其劍俠也。日照李洗馬應鴈聞之，望江龍簡討，鑒云。

八才子圖

1119

讀食今世傳孟襄陽、王右丞輩七賢過關圖，皆策蹇重戴。▲青箱雜記亦云：世傳潘閬、安鴻漸八才子圖，皆策蹇重戴。其爲唐七賢、宋初八才子，不可得而詳也。▲東觀餘論跋滕子濟所藏唐人出遊圖云：此卷據其名題，或有弗同時者，而揚鑣並驅，睇盼相語，豈亦於世得意忘象者乎？題名云：宋之問、王維、李白、高適、岑參、史白凡六人，尤爲不倫。

1120 濮州女子

明末山東將亂，時濮州民家子周猱頭者，居負郭之周家村，語多清狂，人謂不慧。一日自城中歸，過真武廟側，有雙鬟女子立道旁樹下，絕色也。謂周曰：「與君夙緣，當爲君婦。」遂攜至家拜母，母疑其踪跡，俾子遣之。女子笑曰：「我以夙緣奉天帝命爲汝家婦，誰能遣我？」久之，事姑孝謹，卽鄰里無不敬愛之。周家素貧，又值荒歉，女子日具食養姑，皆豐潔。周被役築城，同事者戲語曰：「同執畚鍤，能俾君婦治饌相勞乎？」周歸語婦，答曰：「此不難，但張帷幕，吾自致之。」如其言，果日獲飽食。一日潛告其姑曰：「此地不久必大亂，不可留也，曷避之？」乃徧辭鄰里，挈姑與夫擔負去，不知所往。未幾，榆林賊起，濮被兵甚慘，果如其言。

1121 浦回子

浦回子者，固原人，業染，所居對城隍廟。一道士夜坐廟門，火光繞身。浦意其異人，獻以茗果，不納。浦益恭，道士乃食其一棗，謂曰：「子誠信有根器，他日訪我羅山。」浦如其言訪之，踰年歸，以道授其妻，復去。王輔臣亂後還家，容色如少年。鄰人曹文珽者叩之，曰：「久居終南山，山中老人多眉長過面，拔之兩耳間者。洞中有二黑猿，見我執手甚歡，其言卽不能辨，飲以瓢水，清甘如醴。由此不饑不寒，雪天可著單衣，旬日不食，自若也。」歸數日，求見其妻，妻拒之曰：「各做自家事，何必相見。」浦因別去，徐步出郭門，鄰人送之，奔馳不及而返。

1122 靜寧州道士

陝西靜寧州一道士，賣藥於市，手持小葫蘆，修廣僅寸許，傾之，得土數升，皆成金丹，以予病者，立已。求者日衆，不能給，以塵尾一揮，人人袂間各得三粒。一日以小瓢貯丹，任人自取，極力多攫，止得三粒。數百人悉得藥，而瓢仍不空。後不知所之。

1123 王九臯

王九臯字鶴鳴，濮州人，萬曆壬午舉人。自少至老，夜未嘗寐，終身不知有夢。少時常遇關

壯繆，親指隙地，令爲建祠。今漢州大關帝廟是也。

至寺，竟未嘗拜。然食不啖青夢。

少卿嘗議關

王武舉

廟大殿懸五爵三纛。達百人悉駕乘，御酒肉不空。必不啖青夢。

諱普，立石。未吉日，衆不齋，以鑿穿一碑，人人守閭，各齋三盞。

刻西晉寧林一道士賣藥京市，手執小幡，題額墨十七字，附之。縣土瘦，皆如金丹，以子

精奉狀士

曰：「吾號白家集，同心昧貝。」前因限去，翁走出碑門，曠人悉之，義醒不以而感。

禮水，南首吸觸。由出不動不參，雪天正苦單衣，晴日不冷，自昔也。一齋燭日，朱良其妻，妻尋之，山中走人多冒骨骸面，附之兩耳門參。同中古一黑姑，良其時生甚濃，其言嗚不前樂，始知半國，因教其妻，過去。王師相攜送靈哀，容色吸心爭。家人語文，恐叩叩之，曰：「八十逾南苔果，不外。」諱普恭，故士代貪其一囊，齋曰：「于歸音古，財器。」斯日，道姓羅山，前歌其言，詣之，能當同于普，固風人業矣。祀置燭燈，燭火光燄，燭盡其異人，燭以

池北偶談卷二十四 談異五

1124
一家完聚

具贊文書。

浙東亂時，諸暨陳氏女年甫十六，爲杭鎮撥什庫所得，鬻於銀工。工逼之，堅不肯從。杭人郭宗臣、朱贍生、尚御公者，創義釀金，以贖難民，知女之義，贖之。方至，忽友人某贖一童子，問之，卽其夫也。翌日贖一嫗至，乃其母也。繼又贖一嫗至，其姑也。有兩翁覓其妻，踉蹌至門，卽其父與翁也。兩家骨肉，一時完聚。詢之，蓋將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婚，而兵忽奄至，遂被掠云。三人具衣帨，治酒肴，爲之合巹，給裝而歸之。人以爲女子貞節所感。

1125
關索

山人雲貴間，有關索嶺，有祠廟極靈。云明初，師征雲南，至此見一古廟，廟中石爐插鐵箭一級，其上曰：漢將關索至此。雲南平，遂建關索廟，今香火甚盛。《月山叢談》：雲南平彝過曲靖，晉寧過江川，皆有關索嶺，上各有廟。蓋前代凡遇高埠置關，關吏備索，以挽昇者，故以名耳。傳訛之久，遂謂有是人，而實妄也。

諸文人戲謔者，人而實之也。

1126

洗眼方

寧國府_治。洗眼方。蓋頭外且數寸，置圓闊皮帶索，以繩裹之，繩以合耳。每其土右通政袁密山景星，廣西平樂人，嘗傳一洗眼方云：宋元豐間，某太守年七十，雙目不明，遇仙人傳此方。洗一年，目力如童子，錄之如左：

每歲立冬日，採桑葉一百二十片，懸風處令自乾。每月用十片，水一椀，於砂罐內，煎至八分，去渣溫洗。每洗眼日，清淨齋戒，忌葷酒。正月初五日，二月初一日，三月初五日，四月初八日，五月初五日，六月初七日，七月初七日，八月初八日，九月三十日（月小則廿九日），十月初十日，十一月初十日，十二月初一日。_{以上}。蓋詳於十一月二十四日譏，而未悉其至。遂問之，曰其夫也。翌日齋一服全，改其母也。繼又齋一服全，其母也。奇兩餘夏其妻，鼎餗至治鳥傷

1127

凡鳥翅足折，喂以芝麻，仍嚼爛敷患處，卽差。見《客座新聞》。宋三館書目有《味以麥反》。

漱△二卷，皆養鷹之法，具醫療之術。

孫文定

1128

益都孫文定公廷銓，世居顏神鎮。爲童子時，常五鼓入塾，道遇一長人如方相狀，目睢盱可

畏，直前欲搏之。公方悚懼，自覺身驟長與之等，且搏且却，至孝水西岸玉皇宮，其物忽不見。公又常讀書齋中，有狐貽金豆數枚而去，其家有金豆山房，至今存焉。

1129 男子生子

福建總兵官楊富，有嬖童，生二子，楊子之，名曰天舍、地舍，魏惟度憲親見之。楊歷官江西提督。近樂陵男子范文仁，亦生子，內兄張賓公實居親見之。

1130 采人蕩

本草圖經：人蕩一桿至四桿，各五葉。今遼東采蕩者，識其苗，不語，急以緯簾涼帽名。覆其上，然後集人發掘，則得蕩甚多。否則苗條不見，發之無所得。禮斗儀云：下有人蕩，上有紫氣，理或然也。康熙戊午，予直內庭，曾應制賦御苑人蕩詩，親覩其樹。唐人詩咏人蕩者絕少，惟韓翊云：「上黨人蕩五葉齊。」溫岐云：「松刺流空石差齒，煙香風軟人蕩葉。」

1131 白海棠

范烈女者，易州范良卿女，許字田，未婚而夫死，烈女聞之，卽自縊。庭前有海棠一株，方花，

洗眼方 治烏傷 孫文定 男子生子 采人蕩 白海棠

時甚穠艷，女死，花忽變白。一時文人奇之，多爲賦詠云。

1132 端肅拜

▲周禮·九擇，其一曰端肅擇，今人止以爲婦人之禮。近見元人題跋，末亦有書端肅拜者，猶有古意。

1133 三相女

李騰空林甫女，得道廬山，李太白有送內往廬山尋女道士李騰空詩。金陵張可度詩所謂「父居黃閣女崆峒，流水桃花石室中」是也。茅山有秦檜女繡大士像，甚靈異，居人不敢托宿。見蔣說。王安石女最工詩，見覺範詩云云。曰：「此浪子和尚耳。」見吳曾漫錄。又蔡卞妻亦安石女，有文。三奸皆有如此女子，亦一奇也。

1134 白驃異

又謂濮州兵侍穀原蘇公祐總督宣大時，一日聞邊警，親率偏師，出塞禦之。戰訛，與衆相失，敵追急，馬蹶而死。正倉皇間，忽山上一白驃馳下，公躍而乘之，得馳入塞。既至，驃忽不見。敵

退，遣人至其山跡之，山有文昌祠，白驃宛然在焉。

1135
異姓

近所聞見異姓，再識如左。若干、昭、涉、詩、移、絮、茄、節、棧、冕、招、產、腰、閉、坑、縮、維、防、戲、波、友、戾、蟲、繫、瓦、奴、粟、竹、針、線、團、圓、續、贏、狡、灰、迄、旦、佴、俳、問、風、西、弟、諒、抗、朗、晃、角、細、苔、扁、銀、教、興、行、賞、彥、要、贊、虞、直、睢、匱、焉、見、猶、玉、晉、環、星、邴、是、汝、式、土、昶、駟、鈔、樹。

又甲子科山西舉人有因必芳，曲沃人。降緯，介休人。又泰和縣早禾市巡檢達修紀，涿州人。廣德州杭村巡檢爨鑛，河南人。

1136
兩裴廸

唐有兩裴廸：一天寶詩人，與王維、杜甫友善。一爲王鐸辟租庸招納使。朱溫鎮宣武，辟節度判官，既篡位，拜右僕射。溫自岐還，將吏皆賜迎鑾叶贊功臣，入見，溫目廸曰：「叶贊之功，惟裴公有之。」見《五代史·雜傳》。

計春公詩

1137

黃巢

黃巢自長安遁歸，奔於太山狼虎谷，爲其甥林言斬首送徐州，其死明甚。乃小說杜撰，稱其遁去爲僧，依張全義於洛陽。曾繪己像，題詩云：「記得當年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闌干看落暉。」按此詩，乃元微之贈智度師絕句，特改首句「三陷思明三突圍」爲云云耳。此宋陶穀、劉定之說。《癸辛雜志》又云，卽雪竇禪師《賓退錄》亦已辨之，爲此言者，真亂臣賊子之尤也。

1138

餘聞錄之訛

西漢《餘聞錄》記湖州吳進士爲父乞壽詞於李西涯，西涯不許。吳問人曰：「今爵位大於西涯者誰耶？」曰：「太師英國公張輔也。」吳具幣求英公，英公令門館作詩與之。吳得詩，誇於人云。黎媿曾士弘筆記亦載其事。不知英國公輔死土木之難，與李相去甚遠。黎博雅君子，亦仍其謬，何也？

禾山寺顏書

1139

昌黎人。官文昌縣尉。白鷺菴齋主著。

永新縣禾山寺傍，有顏魯公書「龍溪」兩大字，鐫於石壁，方廣徑丈。數百年已來，石壁如故，而二字每年輒徙下，今離地不二尺矣。

1140 郭文毅

郭文毅正城貴盛時，與漢陽老孝廉劉某者爲姻。一日，劉之女眷至郭氏，郭殊不加禮。歸而訴之孝廉，鬱鬱以歿，既數十年矣。明末獻賊屠武昌城市，人民稀少，有人入城，過城隍廟，見懸一牌云：「郭正城劉某一案候審。」時正白晝，硃墨如新。漢陽宗姪孟穀載說。

1141 女化男

又平陽府平定縣人李良雨化爲女子，事載前史。近見《仁恕堂筆記》莊浪二事甚奇。一紅塵驛軍莊姓者婦寡，有一女已字人，年十二，忽變爲男子。女羞不能自明，及就婚，其夫覺而聞之官，乃以聘禮還之夫家，聽其別娶。而夫之母憐女之婉（嬌）〔嬌〕，又以其女歸之。今名莊啓盛，現爲莊浪廳書役。丁巳秋，又有莊浪女子十五歲，亦化爲男。與莊事僅隔十年，皆在莊浪，亦異聞也。

范忠貞

1142

范忠貞承謨撫浙日，杭之西溪有虎攫人，遣卒往捕。一日，自詣水月和尚卜之，告以故，和尚

梁文輝

文淵閣
嘉慶

答云：「山頭大蟲任打，門內大蟲休惹。」范不悟而去。未幾遷閩督，遇逆藩之變，竟以身殉，始悟門內大蟲之語。

挑戰

1143

挑戰二字見《左傳》，宣十二年，趙旃請挑戰，弗許。唐人詩屢用之。《類要》云：「兩陣既立，各以將出鬪，謂之挑戰。」《劇談錄》白敏中興師討吐蕃，有酋帥衣緋革裘，乘白馬，出陣，頻召漢軍鬪將。有潞州小將善射，馳馬彎弧而出，射中其項，抽短劍，踣於鞍上，脫緋裘金帶，奪馬而還。又李臨淮將白孝德，斬賊將劉龍仙事亦相類。又《五代史·周德威傳》有陳章者，號陳夜叉，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求陽五欲生致之，德威出挑戰，禽之。唐宋已來實有鬪將之事，非盡稗官之妄說也。

1144

箐雞

《通鑑》：「梁武帝時，有羣雞數百，皆赤頭黃足，長尾白羽，周遭黑文緣之，如澹墨所畫。或畜之，見人輒避去，終不馴擾。門人黃自先元治官平遠府通判云然。」

樂毅棗

1145

《通鑑》：「齊威王時，有樂毅者，善養棗，人多慕之，入其園，取棗者數十人矣。」

樂毅棗，產吾鄉，大倍常棗，云是樂毅伐齊所遺種也。《太平廣記》所載，有王母、仲思等名。又有安期棗，梁國夫人棗。《西京雜記》，上林有西王母棗，出崑崙山，而不及此。先方伯《羣芳譜》云，樂氏棗，豐肌細核，多膏肥美，舊傳樂毅自燕攜來。《太平寰宇記》，濰州貢毅氏棗，今青城縣產無核棗，一名虛中，卽《西京雜記》之桺棗也。上林又有顏淵李，出魯國。

燭日果

1146
井溢

景真中，長山一廢寺，有池水，忽大溢。衆往視之，有物如牛，伏池中，人不敢逼。次年，鄒平郭莊居民院中井鳴如牛吼，水忽上溢，祭之乃止。

1147
短人

丙寅春，長山之苑城周村間，有短人，長可尺許，鬚眉手足皆具，能按拍而歌。問之云：年三十餘矣。豈巨靈僬僥之類耶？

1148
黑牡丹

曹州牡丹，品類甚多，先祭酒府君嘗往購得黃、白、綠數種。長山李氏獨得黑牡丹一叢，云

挑戰 管鶴 樂毅棗 井溢 短人 黑牡丹

曹州止諸生某氏有之，亦不多得也。

1149
范祠鳥

長白山醴泉寺，卽范文正公讀書處，祠在佛殿東偏。康熙間，秋霖浹旬，祠上漏下濕，公像獨不沾濡。寺僧疑而竊窺之，有大鳥張兩翼，翼上有火光，正覆其上。天霽，遂失所在。

1150
文昌閣鸛

濟南府學文昌閣，有二鶴巢其上。一日翔西郊，爲一軍士射中其脰，此鶴每帶箭出入，人皆見之。偶中丞閱軍，將士皆集轅門，此軍方負牆立，鶴忽飛翔其上，矢墜焉。軍士異而取之，俄覺耳中癢不忍，試以箭鏃搔之，牆忽壓焉，鏃深入不可出。軍士歎曰：此鶴報怨也，吾其死矣。數日果死。

1151
萬歲

後漢書·韓稜傳：竇憲爲大將軍，威震天下，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乃止。然馬伏波傳：吏士皆伏稱萬歲。又吳良傳注：東觀記曰，門

下掾王望，詔稱太守功德，掾史皆稱萬歲。

1152 無上將軍

〔滕〕撫傳：建康元年，陰陵賊徐鳳，自稱無上將軍。〔有〕何：一進傳：帝靈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而還。人主自稱將軍，與明武宗先後一轍，至與劇賊同號，尤可異也。

〔〕有，系何之誤，見後漢書卷六十九竇何列傳。——點校者。

1153 師資

老子曰：「善人爲不善人之師，不善人爲善人之資。」資之云者，如詩·小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義。今俗謂受業爲師，同學爲相資，語蓋有本。然以同學爲不善，義亦可商。師資之情，後漢廉范對明帝語。

1154 庫庫

宋張良：車如鏡，刀如尺，劍如龍，矛如雲。又河南首尹志，車騎官刀如龍

松江有庫公山，庫音舍，字書注，姓也。後漢·竇融傳：金城太守庫鈞。按融傳章懷太子

范祠鳥 文昌閣鵠 萬歲 無上將軍 師資 庫庫

注，引《前書音義》曰：庫氏，卽倉庫吏後也。本王嘉上哀帝疏。今羌中有庫姓，音舍，云承鈞之後。
《風俗通》云：古守庫大夫之後，以官爲氏。然則庫鈞之姓爲式夜切？爲苦故切？《漢書》注亦未定其音訓。《氏族博考》云：庫氏有二，漢倉氏、庫氏，以官爲氏。又河南官氏志，庫傳官氏改爲庫氏，則是苦故切之庫，又有二族矣。《奇姓通》收人去聲禡韻，從舍音。按式夜切，字從厂。苦故切，字從广。自是兩字兩讀，因章懷注雙引之，混不可辨耳。

六丁

祭酒，舊不一二年輒遷去，春秋丁祭無過四者。順治中，淄川高念東侍郎衍爲祭酒，久不遷。一日至閣，洪文襄承疇戲謂曰：高先生可謂五丁開山矣。高笑對曰：無妨六丁六甲。果三年始遷去。予在成均，迄四載始遷少詹。戲爲口占寄先生云：「嘉話曾聞役六丁，任教人笑鈍司成。六丁今日還加二，始信前賢畏後生。」然此官清簡，實宜恬靜。《南史》丘靈鞠有言，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恨也。獨學舍稟給皆久廢，用兵已來，捐貲者率許在籍肄業，期滿該省布政使司徑送吏部銓授，雍中人才寥寥，素餐爲慙耳。

偏諸

1156

《治安策》：「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又云：「白縠之表，薄紩之裏，縫以偏諸。」

服注曰：「如牙條以作履緣。」顏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爲要襷及（標）〔標〕領者也。」杜詩：「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錢注，引《廣雅》天竺有細織成。《宋書·禮志》諸織成，衣帽錦帳，純金銀器，雲母從廣一寸以上，皆爲禁物。《高麗史》：獻織成衣襖弓劍。按子美詩題，乃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襷段，蓋襷帳衣帽要襷（標）〔標〕領，皆有織成。而偏諸以爲衣履之緣者，乃織成之一耳。

1157 銀杏

鄉大夫有好爲雅談者，問鄰縣一友人云：「聞貴鄉多銀杏，然否？」友人不應，問再三不已，旁人皆匿笑，終不悟。蓋銀杏淫行，音同也。又江淮間一御史疏陳水患，內云：「臣鄉下流之下流」，人亦傳以爲笑。

1158 趙康敏

壽光趙康敏公訥故第，爲裔孫所鬻，屢易主矣。居者每見朱衣人於堂中，輒病。後某官張姓者居之，初入宅，復見朱衣人悲叱咄咄，張設拜，遙謂之曰：「公子孫自不肖，不能守先業，此宅且數易主人，與某無與。公生爲名卿，何不達而屢此見祟耶？」言甫畢，朱衣以袂掩面，入壁而

沒。自是不復見。

無與。公主夏多興，同不載而歸，出見崇源。」言甫畢，未及以告，則面人墮而

赴會，未有人悲加問。是時，是時，崇源之曰：「公子濤自不肖，不論其家業，山東

墨芍藥

葛良未夫人悲加問。是時，崇源之曰：「公子濤自不肖，不論其家業，山東

館陶人家有墨芍藥，與曹州黑牡丹，皆異種。

邵進士三世姻

1160

同年濟寧邵士梅，字嶧暉，順治辛卯舉人，登己亥進士。自記前生爲栖霞人，姓高，名東海。又其妻某氏，死時自言，當三世爲夫婦，再世當生館陶董家，所居濱河河曲第三家，君異時官罷後，獨寓蕭寺繙佛經時，訪我於此。後謁選得登州府教授，一日檄署栖霞教諭，暇日訪東海故居，已不存。求得其孫某，爲置田宅。已而遷吳江知縣，謝病歸，殊無聊賴。有同年知館陶縣，因訪之，館於蕭寺。寺有藏經一部，寂寥中取閱之，忽憶妻語，隨沿河覓之，果得董姓者於河曲第三家。家有女未字，邵告以故，且求縣宰縱臾，遂娶焉。後十餘年，董病且死，與邵訣曰：「此去當生襄陽王氏，所居濱江門前有二柳樹，君幾年後訪我於此，與君當再合。」生二子。邵記其言，康熙己未在京師時，屢爲予及同年傅侍御彤臣、潘吏部陳伏聽言言之。

賽從儉

因賣劍售，與之謀方結賓客。」又云：「白蓮之妻，新興之妻，皆以歸福。」

1161

文登人賽從儉，卜地葬親於黃山。南有鄰某者，陰圖其地，夜遺地主金，老嫗赴塋，忽迷失道，有二童子執炬前曰：「嫗欲往賽氏塋乎？吾爲嫗導。」中途謂曰：「此地誠善，但汝家不能有。」賽氏當世科第，天啓之也。言已忽不見。嫗乃在海港中，及覓路至塋所，則既葬矣。嫗悔，述其故。從儉曰：「汝言果不妄，吾子孫有仕宦者，卽以十金爲贈，書其言於券末。」後從儉知三河縣，子孫多仕郡縣，皆不負約。康熙丙午元旦五更時，近村人遙見塋前有二炬遠行，曾孫玉紘以是秋舉鄉試，明年登第。己酉元旦復然，玉紘子璋以是秋舉鄉試，明年登第。

劉大成

1162

天啓中，文登生員劉大成以儒醫著德，爲鄉黨所推，董修學宮。鑿泮池，得一石函，啓之，有女骼釘釧，爲徒瘞北城隍上。次日，復得一瓶，中貯竹漿，外勒八語云：「浜人花母，劉文竹漿，一匕濟人，廣嗣功長，南文煥發，北屋城隍，妥予之靈。」云云。自後劉以竹漿施病者，輒愈。享年八十餘，生六子，諸孫科第甚衆。

二狠石

1163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有狠石，臨潼驪山亦有狠石，皇甫湜《狠石銘》曰：「狠石蒼蒼，驪山之旁。」

墨芍藥 邵進士三世姻 賽從儉 劉大成 二狠石

昔秦皇帝，謀之不臧。七十萬人，茲焉遑遑。是也。今人但知甘露寺矣。

舞蠅虎

1164

▲書言百獸率舞。傳記所載，如舞馬、舞象、舞鸞、舞鶴之屬不一。▲杜陽雜編載，唐穆宗朝，或云憲宗。飛龍士韓志和，本倭國人，於御前出一桐木合，方數寸，中以丹砂養蠅虎子，其形盡赤，分爲五隊，令舞梁州。上召國樂以舉其曲，蠅虎盤廻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曲終，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級者然。又續癸辛雜志，臨安有水嬉者，以大斛貯水，小銅鑼爲節。凡龜鱉鯀魚之類皆名，呼之卽浮水面，戴戲具而舞。觀此則虫豸水族皆能舞，不獨鳥獸矣。

水蠅

1165

水蠅。口酉元旦寅然，王益于草堂得水蠅，即早登臺。

吾鄉山蠅，食椒椿槲柘諸木葉而成繭，各從其名。故相國益都沚亭孫公廷銓作山蠅說，曲盡物性，文多不錄。唐小說載元和八年，大軒國貢神錦衾，水蠅絲所成。云其國以五色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蠅於池中。始生若蚊睫，游泳其間，及長，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蠅經十五日，卽跳入荷中成繭，自然五色，亦謂靈泉絲。山蠅、水蠅，皆物產之異。

熱洛河

▲盧氏雜說，明皇射鹿，取血煎酪，賜哥舒翰及安祿山，謂之熱洛河。祿山帳下健兒名曳落河，恐因字音相近而傳會其說。今齊魯間以蕎麥作麪食，名河洛，俚名亦有所本。

1167

老神仙

獻賊軍中有老神仙者，本鄧州陳氏子，少遊終南，遇一道士，授異術，能生死人，後爲獻賊所得。賊監軍孫可望被酒，刃其嬖妾，以刀圭藥投之立起，於是賊中呼爲神仙。既而獻賊誤刃其愛妾，洞脣潰腹，復俾陳活之，納其腸，以鍼紉之，傅以藥，夾以木版，以繩約之，七日而甦。獻賊敗，入滇，以病死。

1168

蹇少保

其末。昌黎山東發學副使，人稱姑蘇先生。夫人董氏，不羈放任，夫人嘗責之，不聽。明少保薦遼總督蹇公達，字汝上，四川巴縣人。自記前兩世爲某衛指揮，以墜馬死，往生山西某府趙氏，名某，登進士，官至重慶太守，與邑紳蹇公來譽善。一日，蹇設席召守飲，守方坐堂上，聞吏白蹇公有使邀請，卽出就輿，甫出門，見大河阻路，方異之，若有人推墜河中，驚而寤，室

廬非故，而形軀已小，在棚祿中。家人報蹇公人視，曰男也。繼又傳報趙太守以痰病死矣。蹇公爲出涕，自往護其喪，尋送夫人及二子歸里。心皆了了，然無可奈何，以義斷割。早成嘉靖乙丑進士，自禮部郎出爲故郡太守，兩子已長，以通家禮來謁，欲言不可，姑隱忍之，惟時時存卹其家。居三年，遷山東提學副使，乃詣故居致辭，夫人請見，不禁泣下，夫人亦泣，以通家故，不知固卹其夫也。及兩子送至境，始屏人告以前生事，執手泣別而訣。

賀相國

1169

明相國對揚賀公逢聖，崇禎中枚卜詣京師，舟至九江之鱗魚嘴，風浪大作，公具袍笏拜禱，舟上人忽見空中有緋衣神人，執一黑鬼投水中，風遽息。公設祭大王廟以答神佑，自是香火益盛，日宰羊豕無算。十三年，蘄王欲興復鴻仰道場，延三昧律師入楚，過九江，夢神告曰，某九江神宋大王也。前生與師及賀相公三人同在山中修道，師不昧正因，今爲大師；賀以福緣爲宰相，唯某一念之差，爲血食之神。昨因鱗魚嘴樹妖欲覆賀舟，某以前世因救之，緣此宰殺日繁，將來必墮無間地獄。師明日過此，必至廟中爲我授記，更布其事於四方，使來禱祀者戒宰殺，幸甚。師如其言。自是鱗魚嘴行旅坦然矣。此與《冷齋夜話》所記衡亭湖神託安息國王子建洪州大安寺事相類。

商丘高辛鎮有道人，嘗周游歸德屬邑，貌類少壯，雖長老自童幼見之，形容不改，莫知其年。自云張姓，鹿邑人，居少林若干年，武當若干年，勞山若干年，屈指百數十年矣。一日，募修某祠廟需石灰千斤，人問所出？曰自有之。忽至一寡婦姑媳門求布施，以孀且貧辭。道人曰：「門前槐樹旁有灰三千斤，何云無也？」如其言掘之，果然。或問，曰：「渠先祖建樓所餘，我常見之，其家不知也。」頗能前知。有問之者，則曰：「我是顛子，我是顛子。」日可行三百里。崇禎末，袁賊亂梁宋間，致道人，縛置地上，驅所掠婦女裸體淫之，遂敗其道，日行僅百五六十里，亦穀食矣。語人曰，譬桶子已破，再箍便難。

1171 日者

宜興陳其年維崧，年四十餘，尚爲諸生。一日過京口，有日者謂之曰：「君年過五十，必入翰林。」宣城梅杓司磊因贈以詩曰：「朝來日者橋邊過，爲許功名似馬周。」至己未，果以諸生應博學宏詞薦，授翰林院檢討，時五十六。又有范駛者，字文園，善相人。謂武進周清原、吳江徐鉉皆當不由科甲入翰林。己未皆授簡討。其言良驗。范，海寧人。驥字文白之弟也。

當不中。人問林，林，昌黎人，號半山。曰：木質鐵齒，其首身張。

1172 龍異 劍情，粗正十六。又音萬釋古，字文園，善附人。謂黃鶴風雨鳳，吳孟翁擅習

康熙壬子歲，吾邑李岐副仲嘿鴻家，日正午，忽有一物蜿蜒數尺，鱗鬣可畏，遍體如金色，爛然奪目。自院中人所居之室，已，復出，形漸長大，知其龍也。忽雲霧滃然如烟雲，庭中晦冥，遂不見。伊中丞翕菴開云。

1173 荷蘭刀劍

人曰：荷蘭刀劍。

康熙六年，荷蘭國人貢，其貢物有刀劍（入）〔八〕枚，皆可屈伸，繩繞如帶。《劍俠傳》載，种諤畜一劍，可屈置盒中，縱之復直。張景陽《七命》論劍曰：若其靈寶，則舒屈無方。斯之謂歟。

1174 銅人 人問夜出，曰：自晉文公。送至一寒殿，敲門未可入，以燭且分鑰。嘗人曰：「門鎖

自古聞西洋人欽天監管理監事加工部侍郎南懷仁言，自大西洋入中國，凡十萬里。海舶甚巨，海口有銅人，高不知其幾由旬，舶出其胯下，或出其脇間乃入海洋，不知何由鑄造也？文莫昧其平。

1175 山溪烈婦

旌德縣地曰山溪，有民家女某氏，嫁甫數月，夫死，無子，又無舅姑伯叔，遂歸母家，誓不更適人。久之，其父母私受鄉人聘，旦夕且娶。女覺之，自請於父母，父母不能隱，遂告以故。女欣然曰：「嫁則嫁矣，明日當一辭夫墓耳。」許之。乃歸房中，晨起理妝，易新衣，內衣皆自縫紉。行至溪上，時山水暴漲，女顧之喜，至橋半，急踊身入水死。乘流數里，罷岸樹而止。有石工某見之，欲褫其衣，衣結不可解。忽以手自批其頰曰：「吾以父母欲奪吾節而死，汝小人輒敢無狀，吾褫汝魄矣。」語畢而死，觀者莫不歎異。父母爲合葬故夫墓焉。

1176

張巡妾

出東坡集。王處仲曰：「主人曰中微時，因相目一言，今是英明無匹，可謂笑矣。」王孫襄某，字子厚，唐人也。嘗與人論文，人曰：「吾聞蘇李固，何復如不羣其文乎？」襄入，其妻又更取前出，問之。徐萬，字吉人，會稽諸生。年二十五，得瘕疾，痛不可忍，年餘，瘕能作人言。瀕死時，見一白衣少婦問曰：「君識張睢陽殺妾事乎？」君前生爲睢陽，吾卽睢陽之妾也。君爲忠臣，吾有何罪？殺之以饗士卒。吾尋君已十三世矣，君世爲名臣，不能報復，今甫得雪吾恨。言訖，婦不見，萬亦隨逝。庚申在京師，其門人范思敬說。

童謡

牛郎風之謡。

子。又曰：「一寒推三絳絲。」吳郡賦云：「歲在癸卯，穀滿益增尚。」思也。天祐辛酉，未也。萬曆壬子，山東鄉試，濟南童謡云：「三人兩小，太陽離島。」是科解元乃長山徐海曙日升也。

龍異
荷蘭刀劍
銅人
吳山溪烈婦
張巡妾
童謡

五八九

也。又某科有童謠云：「山佳木，一旦挑。」上天差我送羊角。是科解元，平度崔桓也。康熙庚子，又有童謠云：「一裏針，三條絲。」是科解元，新城李嗣真，解副益都高三思也。天啓辛酉，朱純領解，亦有「一牛兩尾」之謠。

良善
趙廷鑑

1178

白本順治甲午，有某生者應試濟南，瀕入闈，其僕忽死，但胸前微暖。及出闈，僕忽蹶然而起，生問之云：「適隨主人入棘闈，見號舍有紅黃二色旗，主人所居之舍則紅旗也。」生喜曰：「果爾，當娶某氏女妻汝。」僕難之，生曰：「吾既爲孝廉，何慮彼不嫁其女乎？」既入二場，其僕又死如前，比出復甦，連呼「可惜可惜」。生急問之曰：「主人已中解額，因昨日一言，今易萊陽趙廷鑑矣。」生然疑且半，私心悔之。及榜發，榜尾一人，卽萊陽趙廷鑑也。

1179

御馬

御馬，公言不可無。感以手自拂其歎曰：吾以父母為尊，吾舌顫而哭，送小人禪，無能知。吾王辭半，送福良人水玉。乘龍雙星，賈貴徵。高麗所貢也。君人。顧東橋

1180

何元朗叢說載，分宜嘗邀顧東橋，樂工盈庭六七十人，東橋顧從人，賞銀五錢遣之。明日邀六卿則聽命，如小生賞賜各二三兩。比年各省督撫中丞宴監司，賞伶人多至四十金或六十金。視分宜當日，不啻什倍矣。

1181 斷腸草

康熙庚申春，有徽人方姓者，商於都門，與其徒八人合貲累千金往江南，次河間之南腰站，宿焉。其八人者，與驃夫先食，方以齋素獨後。忽一人且食且語曰：「斷腸草。」如是者三。方怪而問之曰：「君知食中有斷腸草乎？宜勿食。」其人曰然。隨視驃夫，已如中惡狀仆地矣。方急呼，衆人皆停飭，而身自走通衢，呼集居人，召醫視之，曰中毒也。急解之，皆甦。而驃夫食獨多，遂不救。方因問某，曰：「食時若有人在後告以斷腸草者三，聽其語，隨出諸口，初不自知也。」諸商欲鳴之官，居人力浼之，僅以百金賂驃綱，其主人竟漏網。道路間不可不知。

恪妃

1182

世祖皇帝恪妃石氏，漢州人，戶部侍郎申之女也。申父維嶽，明萬曆庚戌進士，官某省副使。會王府中官某鳩其王，反誣其妃某弑逆，撫按以下皆納其賄，將具獄矣，維嶽獨持不可，力

雪妃冤。至是申生恪妃，竟入宮掖，人以爲妃之報云。

1183 河套喇嘛

嘉禾譚舟石吉璁《延綏鎮志》云，套中最尚佛教，距榆林三百里外，爲研抱山，山左有水曰河泥津古羅，右有泉曰法兒烏蘇，中有寺曰堵王，延袤可十里，兩水環其前而合流，其地名曰板升社，寺中住持則板地兒得喇嘛也。寺一門二殿，門名哈刺哈，殿亦覆以琉璃瓦。殿名「撒」藏，中塑大喇嘛像，傍皆供藏佛。第二殿名堵王，中亦塑大喇嘛像，稱曰補兒罕板弟子，譯言佛與祖師也。楹之東爲蓮花佛，佛身高二尺。頂湧一齒苔，長可五寸許，製甚巧，有機捩之開，便成蓮苟，心上坐一三首佛，花瓣中亦各有一佛卧焉。楹之西爲馬頭佛，一佛坐以俟。馬頭佛頸中掛三十六鬼頭數珠，貌甚獰惡，當面飛來若欲撲噬狀。坐佛作歡喜容，仰手舒臂迎之。復以兩足鈎出其後，是曰佛度。而鬼頭者，皆以銀鑿成也。傍皆供小藏佛，設木龕三層，大小參差無數。四壁皆畫天神及諸菩薩。而金剛者，長不過二尺餘，就次於東西墉下，左刀矛，右旛幢。少北皆（虞）「虞」，置柱黃金塗，梁間懸纓絡，結成花勝者四。殿立四柱，空其中，如樓不庋，板垂四阿，而室則十二，開牕牖於上，若重屋然。殿後有塔，名蘇婆兒哈，卽大喇嘛蛻骨處。山之半，創一小殿，名蘇沒。繚以周垣，南啓一門。東西與北，皆有配殿。殿中供者名瓦窯聖，類牟尼；左供阿赤爾。

馬儀，類普賢；右供紅勝撥帝蘇，類觀音。其山無石而有石子，套部長以潔白圓潤者，人各集一堆，名阿保，高丈餘，列山上，自王以下皆有。歲之初夏作醮，或三日，或一月，前期以佛頭如盂者，銀足承之，盛水，用酒或白糖供於殿上。佛頭盂骨厚可寸許，不類人之髑髏也。經有三卷，皆梵文，誦或以百計，以千計，亦時時作樂。樂器俱用銀，以人脛骨作管，銀笛承其上下吹之，聲如清角。誦經畢，取佛頭盂中水，人以匙分之。自口至頂，用手婆娑，爲獲福矣。復用柏樹一枝，綴五色小旗，并刻木作刀劍弓矢，植於堆上。或其主有遠行，則以一矢告，反亦如之。皆插於柏樹之傍。其鏹或以金銀爲之，任其朽，人不敢犯。時或旱澇，亦往祈焉。旱則喇嘛首頂以瓷鉢水禱於山，以口噀之，雨如期至。或雨時，喇嘛曰，此中不須雨，亦以頂水噀之，雨即分雲而下。澇則左手指間搘一小紅旗，掌中托一小淨水瓶，右手捻訣而前，至山上，口誦梵語，雨即止。或有病，誦經以禳，兼以小紅丸藥救之即愈。或其人中鬼，以頂骨數珠壓其頂，或繞其中指，是人即發顫，自呼伏，曰某鬼爲祟。頂骨數珠者，以高僧頂骨中取圓厚如碁者爲之，其數亦一百八云。其徒可三百人。戒行亦與浮圖相似，但所飲食者，乳漬牛羊耳。

斷非即卷二十五 異六

池北偶談卷二十五 談異六

劉吏部詩

云。其一
劉公戲吏部在鳳陽，與其友蘇懋游銘孝廉往龍興寺，與某禪師扣擊竟日，晚歸，遂化去。

是夜蘇夢公戲來，微笑吟詩云：「六十年來一夢醒，飄然四大御風輕。與君昨日龍興寺，猶是拖泥帶水行。」

放生池

1185

京師沙窩門有放生池一區，順治中，浙人范思敬者，實創始焉。初，范嘗夢到一院，旁有禪室，簷際懸木刻作魚形，有人指示云：東坡先生居此。遂入，伏謁東坡，與語久之，云：「吾有王文正公泥金書『法華』一部，今予汝。」取授之，經尾署名王旦也。坐側有一人侍立，云是何姓。覺而異之。既數年，放生池成，延一老宿居之。范一日至院中，堂宇宛與夢中相似，禪室果有木魚懸簷際。既而與老僧坐語移晷，老僧忽云：貧道有一法寶，藏之久矣，今贈居士。視之，卽王文正公金書『法華』也。室有募緣疏，爲何侍御某書，豈僧卽東坡後身耶？

其家

1186

釣臺

外翁曾共。宋以此蓮富，蓋取風。公立實額語。自翁，襄教無出。

甲向開

1186

釣臺

外太祖平定，此其勢圖也。公立令辭至，至限其期，某半日言，客讌賓貴，

公享郊城東南有臺，壘石爲之，甚峻而堅，鄉人傳爲釣臺。或云大禹鑿羽山，通沐水，作此臺以鎮水，俗又呼爲鎮水臺。明世宗時，一縣令毀臺取石，及其半，有大石板，下有一巨荷葉，尚鮮好，有古劒尺餘，壓其上。下則一水泓然，池中二魚，鼓鬚游泳。令竟放魚於河，置劒於庫而毀之。自是郊罹水患，遂遷今治。黃給事六鴻說，黃嘗爲鄰令。出齊，乘駿馬相堂中，持劒

1187
熊仙人

熊仙人

楚人熊生者，客某公家塾爲童蒙師。一旦謂其親某生曰：「我修真有年，合得仙道，有書若干卷，當以授子。」踰日又謂曰：「昨子不合作某事，不應得仙，明日我午刻當逝矣，慎無窺伺，聞室中聲響，乃啓戶。」至期閼户人，寂無所聞。頃之，忽聞霹靂一聲，發牕視之，香氣綑綯，熊生已端坐化去，現形雲端，揮手別衆，久之始沒。崇禎年間事也，海寧陸冰修嘉淑說。

1188
蕭氏

蕭氏

非本日，立類夫矣。
釣磯立談，載，契丹使至江南云，蕭氏與耶律氏相爲終始。謂江南諸蕭，雖享國日淺，無大

劉吏部詩 放生池 釣臺 熊仙人 蕭氏

五九五

罪戾。是以遼之蕭氏爲梁後也。按《遼史》，太宗以小漢爲汴京留守，賜姓名曰蕭翰，因稱蕭氏，非本氏蕭也。▲立談失考。

1189 杞縣狀元

微坐升法

中州狀元二人皆杞縣人，一正德甲戌孫襄敏公賢，一崇禎甲戌劉文正公理順，相距二十年。禮部尚書湯公潛菴賦云。

1190 蔡侍郎

睢州蔡侍郎石岡天祐，弘治中進士，方嚴正直，生平遇鬼神事甚多。湯荆峴先生賦言其爲山西憲使時，行部至一驛，驛有鬼爲祟，人不敢宿，驛卒以告，公叱之。比夜，秉燭獨卧堂中，枕傍寘一劍。三更時，忽風起，門洞開，有一人被髮跪牀下。公起坐，從容問之曰：「汝何人？」果有冤枉，當告我，爲汝理之。」鬼徑起，由廊下出，公拔劍隨其後。廊外皆荒草斷垣，至垣外眢井而歿。公卓劖識之，歸而酣寢。及曉，從者皆至，公集衆至其所，鉤視，則有尸在焉。訊諸驛卒云，有某甲向開店於此，移去數年矣，此井其後圃也。公立令捕至，至則具服，某年月日有行客攜重貨宿其家，謀而殺之，投諸眢井。家以此致富，遂遷居。公立寘諸法。自後，驛遂無他。

1191 超然琅邪二臺

諸城李渭清澄中太史言，超然臺上舊有蘇文忠公三大字，嘉隆間，知縣顏某，字琅邪，秦人，幼時嘗夢登琅邪臺，因以自號，後果筮仕諸令。秩滿，竊載蘇書歸，而別以贋石易之，今臺上止存八分題名九字。琅邪臺上秦碑高數丈，形製甚朴，無趺首，今可辨者僅臣斯臣去疾數字。又臺下入海十餘里，復有一碑，每海潮退時，乃可見。

1192 荻港神

順治丁酉十月，當塗荻港水忽涌丈餘，有宋某者卧官舫，夢神促之曰，移船移船。遽驚起，纜已解，俄岸崩如雷，他舟皆溺。

1193 女化男

山東濟寧有婦人，年四十餘，寡數年矣，忽生陽道，日與其子婦狎。久之，其子鳴於官，以事屬怪異，律無明文，乃令閉置空室中，給其飲食。戊午年事也。

1194 萬眉山

高學士士奇在內直，一日理內府書，見有明成化中大學士萬安進房術書一冊，裝潢精緻，署臣安進，字尚宛然。

1195 劍術

長興人臧湘友，少逢異人，授以一卷書，中有劍術，臧頗得其傳。海鹽陸辛齋嘉淑云，嘗見其劍合，乃以雷擊木雕成，有鐵丸二，卽雌雄劍也。又方寸小戟一，又金空耳一，又有白金二兩許，餘物尚五六件。云鍊劍須寒天乃可，鍊時，時有雷電遶戶，逼人毛髮云。

1196 岳陽改名

宋史：秦檜既殺岳忠武，以岳州與其姓同，改岳州爲純州，岳陽軍爲華陽軍。其枝刻穿鑿至此。當時李商隱著《太史言》，讚美岳州舊名，岳陽之名，實出於此。

1197 洞庭神

康熙十八年，湖廣總督蔡毓榮疏言，舟至新祥，倏遇暴風，因虔禱君山龍神，靈應甚著。得旨封爲「洞庭湖之神」，遣官致祭。

1198 韓湘像

邯鄲黃梁夢社會，有道人，疥癩遍體，衣履垢敝，見市中粥竹簾者，輒卧其上。惡而逐之，每一簾輒有一韓湘子像，鬚眉宛然。人競市之，粥者得利亡算。

1199 夢解元

萬曆壬子，山東鄉試，濟南西郭有單叟者，夢人告曰，今科解元徐日升也。明日，見一士人徒行西來，衣敝履穿，彷徨市中。叟試叩之，云東昌人，徐姓，叩其名，卽日升也。叟大驚異曰，君必解元，但留茆舍，一切飲食泊場屋之費，吾皆任之；他日富貴，毋相忘耳。徐驚喜不勝，及榜發，竟落第。領解則長山徐日升海曙也，後累官僉事。其早生者，忘其郡縣，將赴鄉試，而苦貧無裝具。夜夢人告曰，市橋下有白金二錠，重二

1200 尤生

育白金成其學。舉工又激而問之，授以姑，出示果白金也。舉工曰，吾懸矣。朝聞母志，晚至其早生者，忘其郡縣，將赴鄉試，而苦貧無裝具。夜夢人告曰，市橋下有白金二錠，重二

十兩，五更可往取之。如其言而往，無所見，夜復夢如前。又往，亦無所遇。橋側有銀工某者，怪其早行頻數，邀而問之，尤告以夢，且歎鬼神弄人如此。至夜復夢如前，更促其早往。至則果有白金如其數。銀工又邀而問之，對以故，出示，果白金也。銀工曰：吾誤矣。昨聞君述夢，聊鎔鉛錫爲之，以戲君耳。不意誤取篋中金以往，然神先告之，特假手於我，此定數也。卽舉以相贈。已而中式，乃倍酬銀工焉。

李參政僕

己未七月廿八日，京師地震，前河東道參政李元陽，居采峪，死焉。其二僕皆死，逾二日，一僕復活云：初地震時，不知已死，但見二偉丈夫各高丈餘，驅出門，顧視同行者甚衆，主人亦在焉。頃之，偉丈夫顧某曰：汝不合在此人數內，可速回。某曰：某主人在是，某將何之？又數里，復顧曰：汝未去耶？以杖擊其背，遂甦。

泣筭

▲蜀橋杌載，蓬池人程宗雅母疾，泣竹林，得冬筭。則泣筭不止孟宗也。

洞庭丐者

1203

泣筭

1202

洞庭山有丐者，貌似狂易，常行乞道上，夜則卧菴寺廡下，僧厭苦之，驅去復來。汪鈍翁嘗記其數詩云：「不信乾坤大，超然世莫羣。口吞三峽水，腳踏萬方雲。」又「有形總是假，無象孰爲真。悟到無生地，梅花滿四鄰。」又「燈火輝煌慶此宵，夜深兒女不相招。破蒲團上三更夢，那管明朝是歲朝。」又「一杖穿雲到上方，湖光山色總茫茫。乾坤有我能擔擔，明日清風底太忙。」

1204 宣城烈婦

宣城北門內，舊有某烈婦坊，近許州守阮士鵬居宅，汙穢不治。一夜，阮氏館賓劉姓者，夢烈婦來言曰：「吾苦節數十年，蒙朝廷旌表建坊，身後所得止此耳。今子孫零落，屬之他人，瀦潦穢雜，何以堪之！」劉瞿然醒，白主人，乃爲重葺之。士鵬，今侍御爾詢父也。

1205 錢葆齡

錢少司寇艱於嗣，與夫人往天童祈子，大師爲集衆僧，問誰願隨錢居士往，衆皆不答。一飯頭，老矣，自言願往。已而錢果得子，名鼎瑞，字寶汾，後易名芳標，字葆齡。詞華麗藻，有名東南，中康熙丙午順天鄉試，官中書舍人。既而假歸。戊午，以博學宏詞薦，值丁內艱，不赴。一日，方與客坐齋中，有僧至門，持一械書，云自天童來，舍人啓視之，殊不駭訝。但云，倉卒奈

何？明日晨起，徧召親故與訣，索筆書一偈云：「來從白雲來，去從白雲去，笑指天童山，是我舊遊處。」微笑而逝。

1206 定數

泰和蕭太常伯玉士瑋之姪孟昉，家素封，遭亂，攜珍貨直千萬，至山中小菴。菴僻甚，人跡罕到，蕭氏香火院也。有彌勒佛像直殿門，項可啓，乃納貨其中，人無知者。忽大兵將襲贛州，取道山中，途出菴前，以其僻陋，初無意，但稍駐午炊即行。有卒繫馬彌勒像項上，尋又一卒亦繫一馬於側，二馬蹄齧，遂曳像於地，腹中珍貨悉露。卒走告其帥，遂盡取之。物之有定數如此。

1207 羅漢

米紫來漢叟言，知長葛縣時，有剃髮待詔名羅漢者，家衛輝，貌甚寢。一日方剃髮，米家僮有吹笛者，羅忽曰：「誤矣。」命作一弄，甚妙。又令吹笙，曰：「必和胡琴方可。」明日，自製胡琴，將來吹之，迥異凡調。米素善南曲，因與究極音律，雖吳中曲師，不能過也。時癸丑會試舉人題，傳至長葛，其孟子題則「盡其心者」一節，米歎其難。羅漢爲闡發傳註，名理燦然。又曰：「此章與宗門某某公案相發明。」因引諸尊宿語錄如翻水，米益奇之，扣其所學，頗記唐人詩數百篇，亦

曉篆隸。自言有母妹在河北，今辭公去，當復來一別，卽往五臺不歸矣。後亦竟不至焉。

1208 徐蓉

米侍講漢叟言，前令建昌縣，有縣署水夫文三郎者，頗文雅，不類俗人。米謝事居南昌，三郎亦隨侍。一日，見家僮輩兩素扇，一畫梅，一畫蘭竹，又書唐人絕句二首。問之，卽文三郎妻徐蓉所作，年才二十三。

1209 化鶴

南昌府驛路旁有精舍，去江不遠，溪水迴繞，修竹萬个，風景清幽。康熙初，忽有偉丈夫樸被來宿，貌甚雄奇，居止旬日，語操西音，自言愛此地風土，欲爲僧。寺僧難之。曰：「吾橐中有百金裝，盡以相付，但仰餧粥於此足矣。」乃從之。遂落髮。每日粥飯外，卽面壁不語，或竟夕不卧，亦不誦經參禪，如是六七年。初不解衣，或竊視，兩臂皆有銅圈束之，莫測也。一日，與儕輩晚立江上，有數人泊舟登岸，望見之大驚。趨前揖，則揮手止之，耳語移時，別去。戊申歲，忽沐浴禮佛，遍別寺僧云：「明日當涅槃。」衆皆不信。至期，登臺敷坐，少頃，火自鼻中出，煙焰滿空，有白鶴自頂中飛出，旋繞空際，久之始沒。大衆皆見。周伯衡體觀時爲南昌憲副，述其事，作《化

鶴記。

1210 湯氏傭

宋中丞牧仲犖言，睢州湯氏，有傭工人某者，夫婦傭其家數年，每聞主人與客談詩文，輒竊聽。一旦扃門去，留書千言，文詞博奧，自敘悲憤，援據古今，多出意表。竟不知誰何也？

1211 裴還卿

順治中，蒲州秀才裴還卿，讀書芮城，與任公子者爲友。任豪貴，武斷鄉曲，一旦，爲人擊其首死。既數歲矣，裴再館芮城，一日晝寢，夢任至，款洽如平生，但云：「有一事在城隍處，非兄不能爲我直之。」不得已，隨之行，倏至一公廨，儀衛森肅，庭上一官人冠冕坐，睇視之，即故友蒲阪王秀才也。裴直前，語以任生云云。王作色而起，轉入廳事後。裴隨入，王以門扉拒之不得，乃詰曰：「公堂何地，而兄顧私語相屬耶？」然兄，故人也，當不辱命。語稍洽，裴因問順治紀年有幾？王疾語曰：「十八。」亟揮出，令人送歸。既覺，祕不敢示人。後順治十八年辛丑，世祖升遐，裴始語人云。

1212 黃大王

御蓋詩：「金縉公去，當更來一眼；曉分丘臺不識。」

對衣裳不至。

「黃大王者，河南某縣人，生爲河神，有妻子，每瞑目久之，醒輒云：『適至某地踢幾船。』好事者以其時地訪之，果有覆舟者，皆不爽。李自成灌大梁，使人刦之往，初決河水，輒他泛溢，不入汴城。自成怒，欲殺之，水乃大入。始，賊未攻汴，一日，黃對客慘沮不樂，問之，曰：『賊將借吾水灌汴京，奈何？』未幾，自成使果至。黃至順治中尚在。」

1213 鄭端清世子

鄭端清世子讓國，自稱道人，造精舍懷慶郭外居之。每出，坐竹兜，四人舁之。精邵康節之學。宮中有一櫃，手自鍼鑄，每歲輒益一封，遺令遇急乃開。及其孫壽平王，值河北流寇之亂，發櫃，得破布衫五，一闊大，四稍窄小。王軀幹甚偉，其弟四人則短小也，遂衣而逃。某年，亂定歸，王府一舊人忽遇端清於山中云：「傳語諸孫當速去，故里不可居也。」壽平兄弟以爲妄，不聽，未幾及難。

1214 平陽僧

平陽府南高河橋僧，甚愚朴，造橋工成，遂結菴橋側，與一郡王交好。一日，王坐廳事，見僧從外來，問之不顧，徑入宮去。未幾，報後宮得世子，王心知其僧也。後襲郡王，壽九十乃終。

賈代來問人言去。未幾，賈發音醫母子，王心咷其嘗也。送葬歸王，葬武十八塋。

。

江河之異

己未秋，江南江鳴，水立如山，久之乃復其故。又順天府東安縣河水暴漲，居人見水中有物如蛟龍，而目赤色，後有白馬隨之，目亦赤，隨漲徐去。

鄱陽湖異

鄱陽湖中云：「科面者，海潮也。」鄱平早晴以日暮，不襲。南安守孔興訓，曲阜聖裔。一日渡鄱陽湖，見有物約長十餘里許，身有兩翼，自空中飛入湖，黑質黃文，掉尾波上。行數里，猶彷彿於水中見之。時風日晴霽，舟亦無恙。竟不知其何怪也。

夢道士

1217

臨清胡給事某夫人，嘗夢道士三人跪伏求救，以告給事，給事未之信。詰旦入署，道遇市僧驅牛三頭，見給事輿過，二牛跪於前，若乞哀者。問之，則將入屠肆矣，捐白金九兩贖之，置放生池上。是夕，夫人復夢三道士來謝。京師一婦人死，見夢其女甥曰：「吾今爲羊，生某處，汝贖我。」如言贖之，置池上。後夕，又見夢曰：「感贖吾命，更勞誦經超度，我當往生。」翌日，延僧於

池上誦經呪，羊亦隨僧徒拜佛，佛事畢而羊死矣。

帛白

帛姓。又傳其子仲理墓在巴陵縣南，後人祀之。唐李陽冰碑文有「禪之身無」。

帛、白姓同。按帛道猷，西天竺人，居剡之沃洲。然白氏長慶集·沃洲山禪院記但作白。

其詞曰：「昔道猷肇開茲山，寂然嗣興茲山，僧寂然亦白氏。樂天又垂文茲山，異哉！沃洲山與白氏，其世有緣乎？」水經注：瀘水西有真人帛仲理墓，仲理名護，巴郡人。

石鏡

石鏡。出其頭也。晉書·卷一百一十五·石崇傳：「崇二十乘以車，賈物或達數百。」小文

湖南祁陽縣浯溪有鏡石，高尺五寸，闊二尺五寸，石色黝黑如漆，光可以鑑。隔江竹木田塍，歷歷皆見。曾有人竊去，卽昏昧無所覩，還之如初。喬侍讀石林叢言如此。

老僧

老僧。宋史·卷一百一十五·曾大父傳：「在百丈六十載人也。」

鹿邑張太室，字松麓，予兄西樵門人也。言順治庚子年，客京師長椿寺，見一老僧，深目長頭，略似世人圖畫壽星之狀，問張鄉貫，因曰：「去夏邑幾何？」張對曰：「百四十里。」僧曰：「彭嵩蘿侍御亡恙耶？」張訝曰：「此百年前人也。又問其子成立否？曰：「壽過八袞，考終久矣。」僧歎歎久之。

江河之異 鄱陽湖異 夢道士 帛白 石鏡 老僧

又曰，昔侍御與貧道爲方外交，其公子方在襁褓，寄籍釋氏，爲我弟子。曾幾何時，皆成古人。因攜手入小院中，指堦前牡丹曰，此彭公手贈物，植此百餘年矣。張云，牡丹高六七尺，大十五圍。曩見河南段凝之氏六十年牡丹，不及其半，信百年物也。因問其年，僧曰，忘之矣。

張又曰，於京師骨董店中，遇張翁者，蘇州人。自言與雍丘孟調之曾大父游，歷歷能道其平生遊獵處。孟氏兄弟嚴事之如曾大父行，亦百五六十歲人也。

璽鼠者，人聲去，鳴晝和無夜晦，靈之噲也。喬君題古林葉言噲虫。

1221

玉簪

韓城縣相傳有郭汾陽墓，實非是。墓石往往崩陷，出金玉之屬。有諸生解某者，得塊玉如簪形，簪之髻，不知其何物也。有賈胡一見請售，生云，須二十錢乃可。賈卽如數應之。生又云，適相戲耳，必欲售，非三十錢不可。賈亦無難色。既售，問之，曰，此字洗也。試以玉拂字，字皆滅。後轉鬻之西安，得百二十錢。比部張蓮峯顧行說。

梁天又垂文慈山，異姑，好勝山勝，日半日。

1222

墓樹

張君又云，韓城有蘇屬國、司馬子長二墓，蘇墓樹枝皆南向，司馬墓樹枝皆北向，驗之良然。

司馬北向，理不可曉。

張公洞樹

康熙十八年，江南造戰艦，凡千百年古樹多被斧斤之厄。宜興張公洞有大銀杏樹數株，相傳數百年物也。巡撫下令蘇松道方參議國棟親往伐之，樹皆血出。方驚悸得疾，旬日卒。方字于雷，稱廉吏，又奉開府檄，而竟死。鬼神之靈謂何？

血影石

黃侍中祠，在金陵青溪之側，祠中有夫人血影石。有無賴子醉溺石側，石忽起擊之，立死。白廷評仲調夢鼐說。

景公

高座寺在長干雨花臺，臺側卽景、方二公祠。順治中，一士人讀書寺中，月色皎甚，開牕南眺，戲語寺僧曰：「此景、方諸公盡節處，魂魄應猶戀此，吾烏得見之？」僧別去，士人獨坐室中未寢，忽有紫衣偉丈夫立牕外曰：「吾景大夫也。」士人驚起伏地，遂不見。亦白君說。

李道甫妾

李尚書道甫三才，性豪侈，姬妾數十人。道甫病將革，呼諸姬問：「我卽死，誰當從我？」諸姬

玉簪
墓樹
張公洞樹
血影石
景公
李道甫妾

爭言願從死。一姬最少，美而艷，獨無語，衆譙讓之。道甫既死，姬更盛服靚粧。諸姬怪問之，曰：「公之嬖我以色也，將從公地下而毀其貌，豈公意乎？」坐柩側七日，不食死。諸姬竟不能從。

1227 雞公山神

立願曰：「吾景大夫也。」十人慕號分與，數不良。衣白衣。

康親王疏言，大兵向駐永興對壘之際，雞公山神示豎旗列隊之異，部議致祭。允行。

1228 焦桂花

曹升六貞吉舍人，曾於內庫檢視書籍，見庫房柱上有嘉靖間一帖，記烏玉、黃玉、綠玉、白玉、紅玉各若干斤，玉璞七萬幾千斤。後書答應焦桂花傳。

1229 擊硯圖

吳匏菴嘗蓄一銅雀瓦硯，甚珍之。一日，出示其友，某公惡曹瞞，拔劍擊之，立碎。匏菴懊惜。時沈石田在座，乃援筆於便面作《擊硯圖》，匏菴大喜。崇禎間，有都司胡琳者遊吳中，以十金購得之，珍惜甚。病且革，手握扇不可解，家人遂以殉。琳，武進士，商丘人。所藏又有蒲廷昌獅子一軸，亦神品。宋牧仲舉中丞說。

1230
高陽民

高陽民家子，方十餘歲，忽臂上生宿瘤，痛痒不可忍，醫皆不辨何症。一日忽自潰，中有圓卵墜出，尋化爲石。劉工部霏以一金售之，治膈病如神。

1231
潁州道士

劉進士祖向言，潁州一少年爲邪所侵，疾入膏肓。家人謂不可活，置之路傍。忽一道士過之，自言善醫，命取鐵鎚重數十斤鎚病者頭面。父母泣謂病已至此，鐵鎚下，首立碎矣。道士笑曰：「無傷也。」鎚下，病者若無所知，輒有一美婦人長二寸許，自口中躍出而滅。凡百鎚，口出百婦人，大小形狀如一。少年立愈。道士亦不復見。人多疑其告曰：「昔公不善志願，宰土毒晉昌不聞矣。」

1232
牡丹

歐陽公《牡丹譜》云，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出越州，而洛陽爲天下第一。陸務觀作《續譜》，謂在中州洛陽第一，在蜀天彭第一，今河南惟許州，山東惟曹州最盛。洛陽、青州絕不聞矣。

鷄公山神 焦桂花 繫硯圖 高陽民 潁州道士 牡丹

不測
客星

1233

光武與故人嚴光卧，客星犯帝座。桓帝與河南尹鄧萬博，客星亦犯帝座。天不策一。

老姜

1234

人繼世紀聞云，李夢陽下獄，禍且不測，劉瑾家人老姜者告曰：昔公不得志時，李主事管昌平倉，曾許吾家納米領價獲利，乃忘之乎？瑾遂釋之，令致仕。此與王振欲殺薛文清公事相似。

華亭宋林澄，九籥集訛爲逆瑾欲殺文清，誤矣。且救空同者，不止康對山也。首立者矣。董士英

1235
二相

人言，蘇林一少半副罪，衆人齊言。宋人讀不口舌，置之醫藥。恐一敗士敵亦奇。

1236
謹空

黃魯直云：太祝辨九擇。擇，卽拜也。三日空（毛）「手」。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唐人

書末云「謹空」，謂空手也。

卷一百一十一

1237
風異

康熙丙辰五月初一日，京師大風，晝晦，有人騎驢過正陽門，御風行空中，至崇文門始墜地，人驢俱無恙。又有人在西山皇姑寺前，比風息，身已在京城內。此災祥之甚者。丁巳三月，上諭諭禮部：「帝王克勤天戒，凡有垂象，皆關治理，故設立專官，職司占候，所係甚重。一切祥異，理應不時具奏。今欽天監衙門，止於尋常節氣，尚有觀驗；至今歲三月初霜霧，及以前星辰凌犯，應占奏者，并未奏聞。皆由該監官蒙昧疎忽，有負職掌，爾部卽行察議具奏。」以後欽天監占候本章，內閣照例票擬批發。大哉王言，謹備錄之。

1238
涿州二生

涿州有一生修州志，偶削去二節婦，不爲立傳。一日，一人晚行，恍惚見二婦在前，直入城隍廟，二人不覺隨之人。見二婦跪塑於神云：「苦節數十年，久載舊志，今爲狂生某某所削，冤苦無所伸。」一生亦前與之辨，婦人執益力。倉皇歸家，是夜皆卒。

1239
魚腹書

張生太室言，順治十三年，渡河至荆隆口龍王廟下，見堤夫買得大鱸魚，長六尺許，剖其腹，

得紅錦袋一枚，中藏珍珠一，琲金約指四，玉條脫一，牛黃丸子一，紅甲二片，香藥一裹。又私書一紙，半已浥爛，詞甚悽惋，似是婦人欲寄所私，不遂，投河死，而入魚腹也。張賦《魚腹怨》紀之。

1240
名字之異

宋桑世昌《蘭亭考》載三米蘭亭本，有米尹仁、尹知二跋。注：尹仁卽友仁。又范文度摹刻石本，有溫公跋：「旃蒙單閼厲陬壬戌晦，涑水司馬某公實觀。」注：溫公曾字公實，吳虎臣《漫錄》載曾子固懷友一首，其曰介卿者，卽王介甫少字也。《研北雜志》云：張曲江初名博物，翟耆年《籀史》載李龍眠洗玉池篆款云：「元祐惟五年庚午正月初吉，舒李叔時公麟。」韓文公慈恩塔題名，稱李翹翔之，見本集。石守道有讀安仁學士詩一篇，《後村詩話》云：「石曼卿，舊字安仁。」

1241
支機石

《畫墁錄》：元豐末有人自兩浙以昭陵玉匣蘭亭，與支機石同齋入京師，欲上之，不果。王欽若云：支機石予嘗見，方一寸，不圓，微剝，正碧，天漢左界，北斗經其上。支機之說，本誕妄不經，此石不知何據？予在成都，見西城石犀寺後，嚴真觀故址廢圃牆隅，有石龕如砂礫，高六七尺許，圜如柱礎，蜀人相傳爲支機石。尤可笑也。

池北偶談卷二十六 談異七

又十一
三風舊士王文之聽。

1242
三僧

繁昌魏康孫進士之父，素封而無子。一日有僧造門，乞施三百緡造橋，不許。僧遂然一指，乞至再三，終不許；然三指，始許之，而僧死矣。橋成而康孫生，手缺三指焉。

又宣城孫榜眼予立卓之父勸，故給事中也。父孫翁艱於嗣。一日，見市中一僧以火然指，問之，曰：「願得一茅菴足供大士像，旁可坐卧誦經，足跡不出門，而免持鉢之苦。久之，無一檀越辦此者，故然指耳。」翁曰：「吾爲師子此願。」僧卽罷燕，延至其家，爲結茅如僧言。居三年，一日送客，忽見僧入後堂，問之，則夫人臨蓐得一子矣。方駭異，菴中人來云，僧已坐化。子一指然狀宛然。同年史狀元立菴大成，鄞人。其太公亦與一僧善，一日見僧入宅，覓之不見，而狀元生。生而長齋，成順治乙未進士，後官至禮部侍郎。或云大成，卽僧之號。

1243
大將軍小將軍

高直

錢舜舉《折枝牡丹》一卷，有蜀郡桑門公實悟光題云：「三月江南媚景天，姚黃魏紫鬪爭妍。」

三僧 大將軍小將軍

那知十丈將軍樹，却在青城古洞前。」自注云：「青城山丈人觀前牡丹二株，一高十丈，名大將軍；一高五丈，名小將軍。」

1244
琅邪秦碑

戴士達言至蘇帶詩題。
戴士達言至蘇帶詩題。

諸城琅邪臺秦碑，石壁俯臨海岸，高數十丈。海中復有一碑，去岸數里，潮上則沒，潮落則出。其上歲久皆蠣房所結，不可辨識。又始皇鞭石成橋處，石路長數百丈，無寸土，石罅皆生小松，才數寸，海上人鬻爲盆盎之玩。

1245
孫真人

孫子立草之父號。姑蘇事中也。父孫餘興冠。一日見市中一翁以火然目。問

三原民苟氏婦者，病蠱脹，諸醫束手，氣已絕矣。踰一鼓忽甦，家人驚喜，問之，曰：「適已出門，若將遠行者，途遇一老人云，吾已延孫思邈真人醫汝，可速返也。及入門，見真人已先在，年可三十許，以連環針針心竅上，久之遂醒。不知身之已死也。」視之，果有上下二孔，七日始合，又十一年而終。三原醫士王文之說。

1246
鹽山糖樹

予昔使蜀，曾聞其地有油井火井。元人劉郁《西征記》云，殢掃兒城有鹽山，如水晶狀。方侍御邵村亨咸《怡亭雜記》云，緬甸有糖樹、酒樹。酒樹實如椰子，剖之皆酒，色瑩白而甘，能醉人。糖樹細葉而柔幹，以刀刺其本，汁涓涓不絕，經一晝夜始止；色味如餳，食之令人飽。

1247
李子金

李子金，歸德人，諸生，善鈎股嘉量之術。嘗與儕輩聚飲，鄰有高樓，衆謂子金能算此樓尋丈乎？子金曰諾。卽用小尺就地上，縱橫量之，良久，自卧地睨視，又久之，躍起曰：得之矣。使人一人繩上，垂繩於地，試之不爽銖黍。又嘗渡河，睨視水面，卽能知水淺深。

1248
石砮

《猗覺寮記》辨楷矢石砮，引《晉·肅慎傳》，魏景元以來，供楷矢石砮。晉元帝時，詣江左貢石砮，其地有山出石，其利如鐵。《唐·黑水靺鞨傳》云云。予嘗見吳江吳孝廉兆騫自塞外攜來石砮，形如蠟石，色如蒸粟，云是混同江所產。蓋江邊松脂入水所結，非石也。

1249
黃蓮

鄧縣東三十里秦渡鎮，卽文王豐邑故地，有靈臺址。傍有靈沼，周數十頃，沼中產黃蓮花，

琅邪秦碑 孫真人 鹽山糖樹 李子金 石砮 黃蓮

然不常見，花盛，則縣士人多登科甲者。又有安石榴一株，傳爲漢上林種，不時結實，士人亦以爲科甲之驗。鄂，卽上林故地也。

1250 詩竹

昔有詩竹，莖短而葉大，堅厚，土人以代箋幅。

1251 花仙

花仙者，居鄂縣終南山之圭峯。嘗有武弁張某，裏糧訪之，三日始至洞口，鳥道險絕。與之言，但勸以孝弟，更無他語。故太保梁大將軍化鳳供養甚誠，仙常往來其家，每至，則聞風作，自庭樹而下。唯啖果實，不火食。自言在山中恆與康對山、王渼陂諸公相往還。其貌瘦健而長鬚，聲甚尖利，不類人，殆猿玃之屬也。鄂進士文登令王十洲鄭說。

1252 行雹

邑北蘇王莊民某，粥蓋於平原。見主人次子晝卧不醒，問之曰：「病乎？」主人曰：「非也，子昨往田間，忽雲陰風起，不覺身入雲中，見神人數十輩，形狀詭異，各駕一車。駕車者似羊而獰。」

車中皆冰雹，教之以手撒雹，雹寒甚，令納手羊毳間，頓煖如火。方撒之頃，或以蒲葵扇子障之，須臾不知行幾百里。雹盡，恍忽已在原處矣，歸家困甚，寢未覺耳。始知李衡公行雨非妄。

山市

1253 兩五鬼

五代時，南唐馮延巳及弟延魯，與魏岑、陳覺、查文徽等更相推唱，時人謂之五鬼。後蜀鹿虔辰、歐陽炯、韓琮、毛文錫、閻選，亦號五鬼。

1254 李學顏

新嘉慶志：李學顏，字子雲，號子雲，南唐人。善書，尤工草書，人稱「南唐子雲」。後入蜀，與其妻齊淑，大憲不坐。後至成都，嘗與人對弈，不勝，詣張昌黎請教，昌黎曰：「君名在第十八。」學顏喜甚，榜將發，行過藩司街，舊例，自領解以下皆有官馬候赴鹿鳴宴，會按名雁行排列。李徑至第十八匹前，撫之曰：「明日卽乘汝矣。」顧視圉人，腰間有小牌，書名乃李學顏也。大惡之，果落第。

1255 空中婦人

文登諸生畢夢求，九歲時，嬉於庭，時方午，天宇澄霽無雲，見空中一婦人，乘白馬，華桂素

詩竹
花仙 行電 兩五鬼 李學顏 空中婦人

六一九

羣，一小奴牽馬絡，自北而南，行甚于徐，漸遠乃不見。予從姊居永清縣，亦嘗於晴晝仰見空中一少女子，美而艷粧，朱衣素羣，手搖團扇，自南而北，久之始沒。

濟寧婦人

1256

濟寧人，鄉間有小輯，書名曰《李學謙集》。大抵之，果舊錄。

康熙丙寅歲，濟寧南池側居人王姓者，與衆約會武當山進香，既再往矣，歸爲其妻述參岳奇麗之狀，妻亦欲往，夫以道遠艱費難之，妻恚而自經。夫歸驚懊，言於衆，衆爲置櫬殮之，遂行。比至河南某邑，忽見其妻在路旁大樹下坐憩，以爲鬼也。曰：「若死矣，胡爲在此？」妻曰：「吾未嘗死。昨以需衆，行期稍遲，故先行至此相候。不謂君輩濁滯，吾候且數日矣，今當同行，胡謂鬼耶？」其夫疑懼不知所出。衆曰：「吾等百餘人，渠卽魅，何怯之有？」遂偕行。途中起居飲食皆無他異，事竣，歸家登堂，夫指櫬示之曰：「爾既不死，前日殮者何人？」妻曰：「吾實不死，曷開視之。」及開視，乃空棺耳。今妻尚在。

山市

1257

非文。

文登崑嵛山有山市，恆在清晨。遙望之，山化爲海，惟露一島。島外悉波濤瀰漫，舟船往來，山下人但覺在霧氣中。淄川西煥山亦有山市，每現城郭樓櫓林木人馬之狀，一如蓬萊海市。嘉

靖二十一年，縣令張其協經山南麓，始見之，煙嵐鬱麗，移時乃滅。自後往往見之。東郡恩縣白馬營，在平馬令莊，皆平原，時於雨後見此異，土人謂之地市。《老學菴筆記》云：太原以北，晨行，則煙靄中覩城闕，狀如女牆雉堞者，《天官書》所謂氣也。

黃連花

本草曰：高大土生，華葉天然，竹林、饅頭、蘋文之類，蘇蕡皆具。

《本草》：「黃連叢生，一莖三葉。葉似甘菊，凌冬不凋。四月開花，黃色。六月結實，似芹子，色亦黃。江左者葉如小雉尾，正月開花，作細穗，淡黃白色。」予聞蜀人云，明時，馬湖府一縉紳，應巡撫某之求，求之深山叢箐中。凡一枝重可二兩者，僅得十枝。其一枝生絕壁間，募人懸繩倒垂取之，重至三兩。有老人云，兒時卽見之，每春開花大如椀，紅如山茶。與《本草》所云不類。

江都俞生說，曾署定番州事，親見方番司土官之母化爲虎，後旬日一至家，旋入山去。又安順府陶生，有姊適人，生子矣，一旦隨羣虎入山，形體猶人，與羣虎隊行，趨騰絕壁，如履平地。亦數日一至家，撫視其子卽去。久之漸變虎形，不復至。又八角井一農家婦，亦化爲虎。皆康

熙二十年間事。

其子唱去。人之漸變也。不更生。又人亂亡。鼎宗誠。衣升瀛鬼。曾東
1260 祀送聖駕於濟南府西之乾石橋。見歷城耆民劉子全者。年八十五矣。尚矍鑠。自云。生母魏氏。
一家上壽

康熙己巳春正月。予同衍聖孔公翌辰毓圻。大學士李公鄴園之芳。兵部侍郎孫公祚庭光。
年百有三歲。尚在。一姑娘郭氏。年百有七歲。一姑娘夏氏。年九十有八。子全有五子十三孫。家
藥山下。子孫有爲諸生者。羣歎異之。又聞章丘堪輿聾翁言。曾遊鉅野縣。至李家集。見一老嫗。
年百四十七歲。尚能紡績。忘其姓氏。且一對童子。兩童。齡十妙。其一妙半齒。人謀

普陀石

浙定海縣有普陀巖石。有大士像。華髮天然。竹林。鸚鵡。善財。龍女之形。種種皆具。琴客
程生曾見數枚。定海縣今改鎮海。舟山置縣。賜名定海。

1262 鬼粥硯

淄川王某。大理卿筠蒼公曾孫也。康熙己巳上元日。遊顏神鎮城隍廟。時方卓午。遇一老

叟，持古硯自廟中出。王曰：「粥乎？」叟曰：「適已粥之矣。家尚有一硯，與此類。明日幸過訪，當以相贈，不須價也。」且告以家在某村，正王歸路必經處。翌日，如言訪之，至村外一林墓側，有茅舍，叟已候門。見王曰：「渴乎？」有漿可飲。但所居湫隘，不敢延人，君候於此。飲畢，當出硯相贈耳。」少選，出漿飲之，飲甫畢，王遂發狂奔走，直上山巔，雖澗壑荆棘不避。遇樵人數輩識之，昇歸其家，迷不知人。卧病數月始愈。

姓氏志

口文西
本會董復亨《章丘縣志》，蓋踵楊君謙《弘治志》而作，雅有體裁，末增《姓氏志》一卷。其所著異

姓，有恩、术、术虎高琪之後。沙、弭、芊、信、訾、鬲、法、襲、隆、鑒、東、類、部、德、繩、郇、勾、絮、楮、善、能、盈、匿、付、典、太、俎、果、西、禡、書。

《新城舊事》云，邑有仉姓、併姓、其姓、見姓。

物異

人堂室
1264
三從兄士襄之妻張，夏夕已寢，榻忽離故處尺許，四顧無所見。忽覩梁間有小人二寸許，垂首下窺，小冠緇衣，鬚眉歷歷，久之飛去，遂失所在。遺其冠，乃以木爲之，色黑如漆。

一家上壽 普陀石 鬼粥硯 姓氏志 物異

首可嘗人也。人亡而亡，蓋犬喪耳。斷其頭，以木真丈，以黑曉齋。

忠勤祠神現

夏父曰：「縣財庫調站，只有四處，惟良、恩縣，梁開寶小人二十噸，垂

康熙二十一年，新城大水，城不沒者三版。先高祖太僕公忠勤祠在南郭外，水已及壇，勢將入堂室，司香火者張應祥晨往視水，見一神人朝冠朱衣南面立，水竟不入。

1266 白雲湖

白雲湖一名劉郎中陂，在章丘縣西北七里許，周圍六十餘里，有河泊所與濼清卽今繡江。二

水會同入大清河，邑乘載之甚明。而張中丞南溟鷗、重濬小清河議，乃云：「在滌山濼之東，陶唐口之西。」按長山縣無湖，西距白雲湖尚百里，不知何據也？章丘李中麓太常著《白雲湖考》。

五羖大夫

王異 1267

白雲湖一名劉郎中陂，在章丘縣西北七里許，周圍六十餘里，有河泊所與濼清卽今繡江。二

水會同入大清河，邑乘載之甚明。而張中丞南溟鷗、重濬小清河議，乃云：「在滌山濼之東，陶唐口之西。」按長山縣無湖，西距白雲湖尚百里，不知何據也？章丘李中麓太常著《白雲湖考》。

河津人暢體元者，少時夢神人呼爲五羖大夫，頗以自負。及流寇之亂，體元爲賊掠，囚繫一

室，冬夜寒甚，於壁角得五羊皮覆其身，乃悟神語蓋戲之耳。後以明經仕爲雒南知縣。華當出縣，當以縣歸賢妾，且告以之至某林，王王歸，急於歸。翌日，取吉輿之，至林，一林蓋闢，許
賢妾出。王曰：「既平，更曰：「吾」之矣。」

1268 賢妾

益都西鄙人某，娶妾甚美。嫡遇之虐，日加鞭箠，妾甘受之無怨言。一夜，盜入其居，夫婦惶懼不知所爲。妾於暗中手一杖，開門徑出，以杖擊賊，踣數人，餘皆奔竄。妾厲聲曰：「鼠子不足辱吾刀杖，且乞汝命，後勿復來送死！」賊去，夫詢其何以能爾？則其父故受拳勇之技於少林，以傳之女，百夫敵也。問何以受嫡虐而不言？曰：「固吾分也，何敢言？」自是夫婦皆重之，鄰里加敬焉。今尚在。不論昔。父鄉鄰人某，衣輕薄，奉舍畜一驥，日行五百里，每至京師，五日

1269 心頭小人

安丘明經張某常晝寢，忽一小人自心頭出，身才半尺許，儒衣儒冠，如伶人結束。唱崑曲，音節殊可聽，說白自道，名貫一與己合，所唱節末，皆其平生所經歷。四折既畢，誦詩而沒。張能憶其梗槩，爲人述之。

1270 天上赤字

順治乙未冬夜，天上有赤字如火，其文云：「白若代靖否，伏議朝治馳。」移時始散，沂莒間皆見之。

1271 小獵犬

八座某公未第時，夏日常晝卧，忽見一小人騎而入，人馬皆可寸餘，腰弓矢，臂鷹，鷹大如

蠅。繼至一人，亦如之，牽獵犬，大如巨蟻。二人繞屋盤旋，久之，甲士數千沓至，星旄雲罕，續紛絡繹，分左右孟合圍，大獵室中，蚊蠅無噍類。其伏匿者，輒緣壁隙抉出之。一朱衣人下輦，坐別榻，衆次第獻俘獲已，遂上輦肅隊而出，甲士皆從，如煙霧而散。起視一無所覩，惟一小獵犬彷徨壁間，取置篋中，馴甚，飼之不食，卧則伏枕畔，見蠅蚋，輒齧去之。事見蒲秀才松齡《聊齋志異》。

又宋中丞牧仲華曾於柏鄉魏相國座間見一小鹿，長二寸許，雙角斬然，與大鹿無異。見中丞筠廊偶筆。

1272
白毫

白白孽，名貢一與丘合，湧卽龍末，習其平生，復鑿靈，因港潤舉，而益而好。聚某當齋錄，恐一小人自心而出，長半尺者，蓋本鑿珍，或外人詣來。卽嘉興。

樂安人左某，流寓淄川，能日行五百里，必攀援樹枝數轉，始得止。足底有白毫長三寸許，一日足痛毫落，遂不能行。又濟寧人某，充總河承舍，畜一驢，日行五百里，往返京師僅五日。二耳中有白毫各長五六寸，行使則挺出。一日拔去，鞭策不復前矣。自是失蹤，音竟絕。驥里

1273
錢能

南園漫錄載，太監錢能鎮雲南，有王姓者，業賣檳榔致富，人呼爲檳榔王。能執其人曰，

汝庶民，敢僭號二字王，賄之方免。近江寧知縣陳永吉者，吳逆之甥，恃勢貪恣，大吏莫敢問。常以迎上官至淳化鎮，主一富人家，富人供奉極其豐腆，冀得其歡。陳視堂中有聯云：「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呼富人詰之曰：「今海寇猖獗，汝乃謂海內知己，是欲反耳。」富人大恐，索千金乃釋之。又過市肆，見有以甘蔗爲龍鳳形者，皆以僭逆嚇詐，或至破家。後陞中書舍人，爲張俊升_登選給事劾罷。來，財送木夾首械械平。趣之更急。獄人頑服曰：「張公奸不識變味。

張公，市人某，脚音瘦百人。暮知，只對逃亡人賣鹽而取，腰背負木夾首械械千金，殺無來由。時當崇一考，鳳陽人奉一黑漆出，與賈習之，詔誅回，南山發去。其晉服。

夫官今鄉官稱州縣官曰父母，撫按司道府官曰公祖，沿明世之舊也。張司徒《南園漫錄》言其非矣，謂稱布政司爲曾祖父母，則尤可笑。今不聞有此稱矣。

女俠

1275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丘西之新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如宮粧，髻上加氈笠，錦衣弓鞋，結束爲急裝，腰劒，騎黑衛，極神駿，婦人神采四射，其行甚駛。試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飛隼。崔云，惜赴郡匆匆，未暇躡其踪跡，或劖俠也。從姪鵠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其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

白毫 錢能 曾祖父母 女俠

濟南，以木夾函之。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不里許，有尼菴，凡有行橐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紅帽頭，狀貌甚獰。至尼菴入門，有廳廡三間，東向，牀榻備設。北爲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扃焉。叩門久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廡不妨。」久之，持硃封鑄山門而入，役相戒夜勿寢，明燈燭，手弓刀伺之。三更，大風驟作，山門砉然而闕，方愕然相顧，倏聞呼門聲甚厲，衆急持械以待，而廡門已啓。視之，卽紅帽頭人也，徒手握束香擲於地，衆皆仆，比天曉始甦，銀已亡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敢誰何者，唯投尼菴客輒無恙，今當往憇耳。然尼異人，吾代往求之。」至則嫗出問故曰：「非爲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頃之，尼出，嫗挾蒲團敷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此弄狡猾，罪合死，吾當爲一決。」顧嫗入，牽一黑衛出，取劔臂之，跨衛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驅衛而返，驥背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却否？」衆聚觀，果紅帽頭人也。衆羅拜謝去。比東歸，再往訪之，菴已鑄閉，空無人矣。尼高髻盛粧，衣錦綺，行纏羅襪，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嫗俱來，不知何許人。常有惡少夜入其室，腰斬擲垣外，自是無敢犯者。

桐城諸生姚東朗，有子三保，生九歲，忽病，三日不食，惟飲水念佛，倏變中州之音，告其父曰：「吾前世河南僧也，與道侶某同居，吾有二十金，彼請貸之，不許。遂中夜刲金及度牒而逃，又殺吾以滅口。吾投君家爲君弟，字嵩少。彼亦投君家爲女，今嫁溧陽潘氏者是也。彼六七歲時，吾不忍殺。吾年十八，陽祿終矣，故再投君家爲君之子。彼今遠嫁，吾不能報，又須轉世報之。君前世爲河南縣令，納彼賄不之究，今來君家兩世，二十七年衣食之費，與賄足相抵。吾往溧陽矣。」東朗曰：「冤尚可解乎？」曰：「唯佛力可解。」語畢而逝，乙卯六月事也。東朗往花山求見月律師懺悔，師爲禮水懺，且令以三十金供僧，懺罷，而女孕墮胎矣，竟無恙。前一夕，女夢僧登堂而謫，身有火光，久之乃去。蓋師力云。

1277
兩戴達

藝文類聚載戴達皇太子箴。廣弘明集有戴達與釋慧命書，此戴達，隋人，非梁隱士戴安道。二文梅氏采入《隋文紀》。

1278
貂參

唐書從祖考功公門生孫中丞元化，天啓中自遼東遷登撫，考功從索貂參。孫答書云：「貂不足，參

也魯矣。」人傳以爲笑。

1279
甯尚寶

汝穎集云，甯尚寶中立，字爾強，萬曆癸未進士。家居不通賓客，閑居一室，人罕闖其戶。或覘之，但見紙幅積座側，上皆作墨點，或環之，累累如貫珠。人曰，甯善羯鼓，記柘杖之節耳。終莫測也。

1280
滄溟見夢

施愚山閔章在濟南時，爲滄溟先生作墓碑文，且爲立後奉祀。一夕夢三丈夫峨冠朱衣來謁，一白髯者南面坐，蒼髯次之，末坐者尤奇偉。旦日拜墓下，則三墓纍纍相次，問其裔孫云，先生祖父三世葬此。始悟蒼白髯者，先生之祖父也。愚山適將往南山購石，見墓道間有石仆地，磨礪如新，遂刻己文。此事與研北雜志所載嵇侍中謝趙子昂書廟額事正相類。

1281
呂鴻臚

呂少卿祖望，滄州人，順治壬辰進士。康熙乙巳冬病亟，夢天帝召爲東嶽之神，力辭不獲，因

訂後期，遂引疾歸里。舟過張家灣，忽沐浴更衣端坐曰：「時日近，吾將去矣。」遂瞑。舟中人隱隱見空中鼓吹，駒從甚盛云。

1282 羅池碑

參看柳州羅池廟碑「荔子丹兮蕉黃」一石尚存，相傳爲蘇文忠公書。估客過柳江者，揭一紙，卽無風波之虞。亂後失去，雜入築城博石中，每當築處，城輒圮。有司知其異，物色出之，今置廟中。南禮部鼎甫廷鉉嘗理柳州，爲予言。

1283 祁侍郎

明金壇祁西巘侍郎逢吉，少爲諸生，有名。嘗館某氏，適鄉試，東家之子已通關節於主司，臨期忽病。以與祁素厚善，告之，比入場，立就七作，喜甚，自謂必售。及將謄寫，手忽反背，不能握筆，遂納卷太息而出，自謂不復有科第之望矣。下科竟中第，官至戶侍。

1284 西洋畫

西洋所製玻瓈等器，多奇巧，曾見其所畫人物，視之初不辨頭目手足，以鏡照之，卽眉目宛

然姣好。鏡銳而長，如卓筆之形。又畫樓臺宮室，張圖壁上，從十步外視之，重門洞開，層級可數，潭潭如王宮第宅。迫視之，但縱橫數十百畫，如棋局而已。

1285
陳丈人

陳丈人，居彝陵沙地坡，順治初年百有四歲，步履視聽不衰。遠安知縣周惠隆延之，詢其所得，曰「知事遲，回頭早耳。」予之錢帛，弗受。

1286
起汕（又）「丫」繫

彝陵風俗，漁人春則起汕，秋則丫繫。每三月初八、十八、廿（之）八三日，相率扣拍，令聲振水面，連歌徹昏曉，必悲愴慷慨，乃獲多魚。惟三遊洞以下、十二倍以上數十里內爲然，謂之起汕。八月九日捕取鰐鯉，先布網而後用叉，自釤頭鎮以往地皆曰繫，或曰枋。有金釵繫、丫髻繫等名，謂之丫繫。亦如吳淞之起叢也。

1287
白牡丹

高淳縣花山，有白牡丹，歲開數枝，種非人力，亦無恒所，有折者輒得疾。施侍讀愚山閻章詩云：「空山石纍纍，獨立天風吹。攀條莫敢折，含芳貽阿誰。」日或晝夜去矣。一歲更換中人。

九尾觥

1288

泰興季御史家，有古玉觥，質如截肪，中作盤螭。螭有九尾。作柄處，螭首如血正赤。觥底有竅，與尾通，九尾皆虛空，宛轉相屬，注酒皆滿。人以爲鬼工。

月中女子

1289

德州趙進士仲啓其星，嘗月夜露坐，仰見一女子，妝飾甚麗，如乘鸞鶴，一人持宮扇衛之，遂巡入月而沒。此與予前所記二事相類。羿妻之事，信有之矣。

黃天應

1290

康熙十五年，南海民黃天應，年十四，惟瞽母在堂。從兄天會者，亡賴也，欲併其產，給天應同往伐竹，椎殺之而瘞其尸。既數月矣，其母思子，日夜泣，忽夜半有叩門者，告之曰：「爾子某月日爲天會擊殺，瘞某處，明日可往發之。」開戶則闐無人跡。如其言，果得尸，告之官，寘天會於法。

李坤

1291

蔡璵，字玉汝，閩人。以明經仕爲粵東令，罷官不歸，流寓山寺。一日於市肆獨飲，忽有道

陳丈人 起油丫鬟 白牡丹 月中女子 黃天應 李坤 驟生子

人虬髯偉幹，顧盼甚異，蔡揖之坐，詢其姓名，曰秦人李坤，居華山數十年矣。因延至寺寓，見蔡案上有《周易》曰：「頗讀此乎？」蔡曰：「然。」試舉一卦，蔡爲述其師說。曰：「全未全未。」蔡因拜求其學。曰：「可。齋戒拜天四十九日，拜老夫亦如之，然後可教。」如其言，乃爲剖晰河洛精義，皆出程朱之外。蔡因旁及天文、樂律、奇門、太乙、六壬諸術。曰：「此皆《易》之一端耳。」出一小篋，隨所問刺取諸家之書，爲蔡指示。書凡幾百卷，皆出篋中，篋才方寸，而書不窮，竟不能測也。留止五年，盡得其奧。將別去，語蔡曰：「此後二十年癸丑歲，汝必遊京師，是歲十二月二十日，卽當扃門戶，百日不見一人，否恐不免，慎之慎之。更幾載某歲某日，與汝相見房山。」康熙十二年癸丑，蔡客京師，如其所戒。是時果有妖人楊起龍之變，都門戒嚴，多所刑戮，至二三月始定。又二年乙卯某月日，忽有童子叩門云，師在房山相待。蔡疾馳往，道人獨坐樹下，與語移晷，別去，云將歸華山舊居。蔡以易卜垂簾都門，同年子吳天章要與之游，云學《易》者，率莫測其蘊也。薛廷尉大武奮生云。坤，字果成。

1292
驃生子

釋典有三必死：謂人抱病，竹結實，驃懷胎。然康熙某年，旗下人家有驃生子，竟無恙。